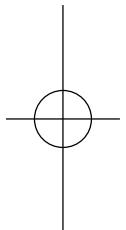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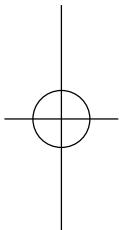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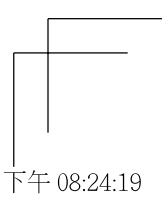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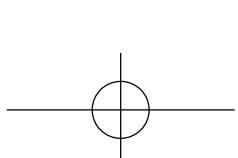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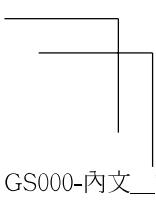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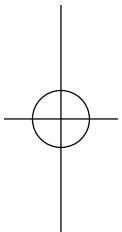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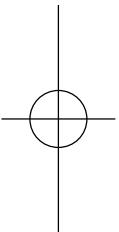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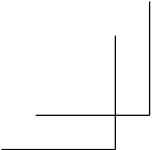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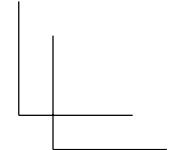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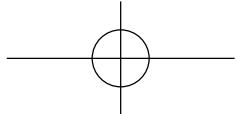
# 妄想限界：白夜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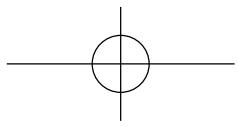
杉原夜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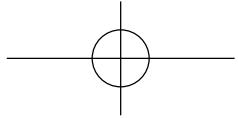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更生文化設計





一  
三  
彩色插畫  
魚圓  
100 頁彩色插畫  
詭異童話  
封面 · 本文插畫  
快樂多多胺





## 「肌膚之親」

忽然向你提及這一詞彙的話，最先映入你腦海的會是什麼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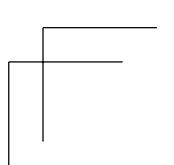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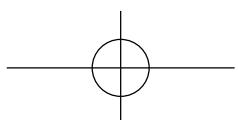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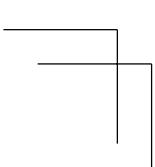
不會真的是何等不可描述的限制級場景吧。如果只是在公共場合與誰相撞的話，又何嘗不是一種肌膚之親？字面上的涵義，本就是有兩個人類的皮膚相互觸碰。甚至大概可以完全不是人類，只要是皮膚與皮膚之間的接觸都能算作同等。

那麼，自己與自己的皮膚……不，這倒反而不是自己需要考慮的範疇了。

就算是討論到「親近的動作」，究竟什麼才算得上親近的動作？端莊正式且彬彬有禮的舉手投足顯然因過分的拘謹而難登正確答案的寶座，那又該是什麼？非得是某種肌膚之親（甚至我指的是以性行為的角度為起點）嗎？若是發展到了極端親近的下一階段，是不是最信任的人之間反而可以做某些無法與旁人進行的奇怪的舉動？譬如說，推心置腹的交情，甚至可以向你坦白謊言，甚至可以對你展露出自己的缺點、弱點，那些就連自己都不願承認的自身瑕疪。

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拜託，真的會有完美的人存在嗎？

那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完全不完美的人？真的會有比我還要廢物的廢物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嗎？如果我便是不純不潔且全身上下不存在一點優點的社會底層垃圾之典範，究竟會不





會有誰持資格與我一較低下，爭奪倒數第一的寶座？

「我說了放手……拜託你……」

這女生顯然在與白夜進行某種皮膚接觸層面的親近行為。

她明擺著已向白夜闡釋了真心實意。

白夜也自甘向對方顯露出自己最狼狽不堪——不、次數已經嚴重超出界限，直到就連處於弱勢、正被欺凌的她也能如同經驗老到的過來人一樣演戲般展現自己「受害」的模樣，好似自己在這種場合下唯一能做的便是滿足對方的優越感，盡可能迎合對方，做一個最專業的被欺凌者，最職業的被欺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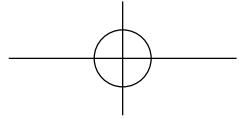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所以白夜與她互相則為披心相付的交情，不然還能是怎麼？



……啊、你說我演戲給她們看，刻意表現得好像我很不安、很惶恐，這也算是一種謊言？

那她們找那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因為我沒有借給她們連我自己也沒有的水筆，將我堵在這裡，又算幾種意思？這樣的話，我與對面這幾人果然也算不上朋友吧。就算她們都在沖著我笑。

我也挺想自己給自己的臉掛上微笑的。但首先，我並沒有那樣的情緒。  
其次，我並沒有那樣的膽量。你說我膽怯？我根本沒必要膽怯，我早就學會了太多了，我



知道就算你畏懼什麼事，那件事也不會因此轉向好的一面。你永遠、永遠都終究要正面迎接它的到來。

**而事情的走向，幾乎永遠、永遠不回朝著你想要的方向發展，直到某一天的某一刻起，你甚至都忘記了自己究竟期望什麼，到底渴求著什麼樣的展開、什麼樣的結局。你已經不確定是否自己仍舊期盼結局的到來，渴望著結局之前的過程早些結束，越早越好。**

你會逐漸麻木。「放棄掙扎」一詞僅適用於你處於困境之中。顯然這並不通用，因為對我來說，「困境」與現實生活作整體完全都找不出像樣的區別。我自懂事以來又經歷過什麼困境？你是說我經歷「過」困境？我自從走入困境以來，不記得自己又在何時踏了出去。

困境是恒久長存的，就如同現在我也仍身處困境一樣。大概，我的人生就是差不多這個道理：你無法獲得你想要的，你無法避開你不想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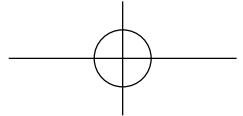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所以，你不再想要獲得什麼，也不再嘗試避開什麼。

「向瀨同學，連你自己也沒有水筆用真的很可憐啊，我們也感同身受。但為什麼不再去買幾支呢？上課的話沒有帶筆該怎麼記筆記啊？」

「我全都記在腦子裡了，不用記筆記也沒問題。請你放手……」

面前的女生抓住她手腕的那只手掌施了使她感到更為脹痛的力。

「既然如此，我們說好的你要請我們吃午飯這件事，又怎麼會忘記了呢？就這樣的腦瓜，



你真的會記得午休是幾點開始嗎？你該不會其實上課一個字都沒聽進去吧。」

「水筆……我之前的三支水筆，明明都是被你們給拿走的。」

試圖堅定而清晰地說清這句話。清晰是清晰了，但是堅定個屁啊，抖成這樣的嗓音表現出你很好欺負嗎？

白夜，你是不是根本不打算反抗了，你只是迫切地盼著給對面的施暴行為火上澆油吧，你這樣毫無底氣毫無用意的衝撞到底有什麼意義，到底存在任何意義嗎？

後面圍著的幾個看戲的女生也好似懶不住嗤笑般發出譏諷聲。

「能碳，哪有染頭髮的小太妹學習好的，她就是不想請我們吃飯這點其實誰都清楚吧？」

「是啊，我們也是看你一個人孤零零的很可憐，才要好心好意過來和你做朋友的。你這麼不近人情，連這點感激都沒有，到頭來這麼回報我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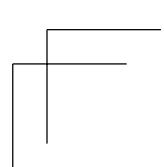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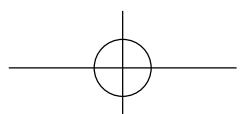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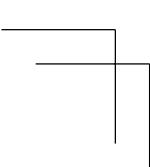
「走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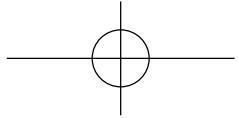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但我們都是善良的人啊，就算向瀨同學你這樣我們也不會離開你的。機會多少次都是會給你的，今天的話就先讓我們好好地相處一下吧。」

自己的手腕被朝著與自己回家方向相反的方向使勁扯去。

白夜緊咬著牙。「放手，不要再惹我了，滾」——雖然很想這麼喊出口，但果然自己還是沒有那樣的膽量嗎。

接下來該發生的，就是所謂「肌膚之親」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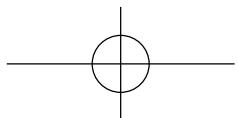
哪怕自己反應再快一點、逃跑的速度再快一點，至少……至少不會在今天放學被她們給堵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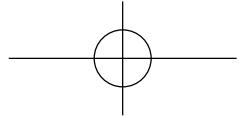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但上次因為逃離得太過倉促，左腳的扭傷到現在都還沒痊癒。

白夜知道接下來她們會對自己做什麼。還不至於進行留下明顯外傷痕跡的舉動，現在的教育機構對霸凌一事嚴查嚴管，若是留下傷口的話她們很快便會暴露。比較流行的方式是電擊槍，更甚還有逼迫吃下噁心的無法描述也不願回憶起的那些自己切實生咽下去過的並非食物的東西。偶爾還有將你丟進裝滿冷水的浴缸裡，把你牢牢地踩在腳下，就這樣維持兩分鐘、三分鐘……窒息？如果你嗆水了，就會給你三秒或者兩秒的喘息機會，再將你踩回浴缸的水中。你忙著咳嗽沒有真的呼吸到什麼？她們可不會管你的體驗怎樣，反正就算是在水裡窒息嗆暈了，又不會真的就這樣死了。你自己跳河都不一定淹死呢，搞不好幾分鐘後就被人拖上來強行又把你搞活了，那這種幾秒十幾秒的缺氧暈厥又怎麼會要了你的命？

就算真的快要鬧出人命了，直接換下一種方式便可。我可以給你列出不下20種不重樣的霸凌手法，全部都是不留下肉體外傷卻遠比刀劃針刺煙頭燙要痛苦無數倍的虐待方法。這樣，還有什麼辦法說服相對而言還比較有權有勢的人，讓他們相信自己確實是遭到霸凌了？沒有任何辦法嗎，就讓他們這麼繼續猖狂下去嗎？

唯一的令老師有理由相信自己遭遇屬實而並非捏造的方法，是自殘。雖然並不會次次有用。說難聽點，就算是看到你手上佈滿傷痕，那些年長者首先想到的卻真的是你有過自殘行





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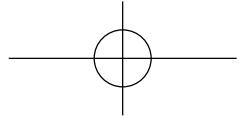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他們想錯了嗎？他們並沒有想錯啊，這你又能怨什麼？你身上的傷確實是你自殘導致的，那你也指望其他人該有什麼不同的想法？讓他們自欺欺人還是怎樣，還不如模擬招傷把自己給招暈過去，再自己找個什麼熱源將自己燙傷，然後再有意無意讓對方注意到。他們因為嫌麻煩不想管怎麼辦？

你問我這些，我該怎麼回答？我該向你回答若是到了這一步，就真的不存在任何辦法了嗎？就這麼簡單的答案，你聽了有沒有滿意？

但是一批人就算是被帶走教育，也會用更加難以被發現的、更加殘忍的手段施行報復。就算鮮有在被一通嚴厲的說教後打退了堂鼓的，也很快便會有下一波人注意到她，趕上來成為新的施害者。

這就是她們常形容為「受害者光環」的奇妙氣場吧。經由一個人言行舉止中流露而出的氣質便可說明她的性格與經歷，而自己這種早已不會再微笑、總是耷拉著肩半睜開眼的無精打采的模樣，那種一與人談話便會口吃說錯日常用語的人，那種無依無靠根本沒有朋友、整天放學後便只能徑直趕回家，也不會享受生活也不會駐足觀察周遭人事的人，真的需要被詢問嗎？「喂，你是不是經常受欺負啊。」

是的，我經常受欺負。小學以來便是。因恐懼與孤獨而被迫留級上了四年的初中也是。現在高中，自然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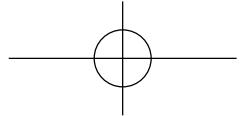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那我也能欺負你嗎？反正你已經被欺負了那麼久了，再被欺負也沒有任何區別吧。」他們的心中定是如此為他們自己辯解開脫的，「但我們不一樣啊。通過你滿足了我們的需求之後，我們便有更多的精力去走上更好的人生啊。你可是大英雄，你犧牲了自己，讓我們多少人獲得了快樂，滿足了欲望。我們也應該感謝你啊，要讓你發揮出被欺凌者，最大也是最標誌性的價值。所以，為什麼不快點感謝我們啊，我們可是尊敬了你最適合的活著的方式啊。」

「求求你、我今天……真的得立刻回家，我有很重要的事得做……」

這樣乞求。乞求啊……乞求的話，也不至於使用這麼不堪的哭腔吧。掉眼淚？哭能解決什麼啊，我真的是服了，一路走到現在，真的相信眼淚能解決任何問題嗎？哭哭啼啼只能激化困境，讓自己更加痛苦，自己應該做的是全力反抗，哪怕因此受傷，至少讓對方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至少讓自己這條本就沒有活著的意義的生命以自己的選擇進行下去。那為什麼不會這麼做？

「重要的事情？你每天都有重要的事情吧。這樣總是沉迷於自己的小世界，向瀨同學，你可是永遠都不會交到朋友了！」

「哎但我們還是可以勉為其難做你的朋友的，不管什麼重要的事情至少先放下自己的私事和我們去建交吧。唉，擔心什麼呢，我們可不會對你拳打腳踢的，朋友之間怎麼能留下傷



口呢，那樣的友誼也太脆弱了吧。」

該向何處求救，自己還逃得開嗎？**自己**有希望回避接下來**已經被自己所預知到**的那些展開嗎，如果預知的是確切的未來，人真的能改變確切的未來嗎？不求神、求了神又會有什麼作用？

周圍沒有能幫助自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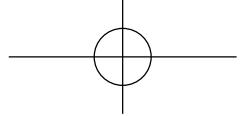
事實上，眼見這一幕的人已經夠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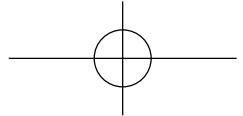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但絕不會有人因此駐足，嘗試幫助自己。

那樣的行為也沒有好處，現在她們因為一個暫時路過的行人見義勇為而退卻，未來她們便會以更加暴力的方式在對自己更加不利的場合做出更為惡劣的行徑。你以為你幫助了我，其實我也只會因此傷得更重，只不過是在你無法親眼目睹的未來。而你，還沉浸在「我幫了一個女孩子啊」這種不實而個人英雄主義的自我感動裡，不知道你的一時見義勇為會對我帶來多麼黑暗的未來。你以為你自己是誰啊，救世主嗎，就想著要來幫我嗎，你真的是來幫我的嗎？

……不，我不應該這麼惡意地揣測他人。

畢竟也沒有任何人真的來幫助自己，不對嗎？





那這樣……真是太好了啊。大家都能心意相通，清楚一時的插手只會讓後面的事態更加糟糕。對，正是因此，才不會有人來幫助自己。

目擊到這一切卻毫無猶豫直接走開的路人也好，同班明明一天醒著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同度過卻只會遠遠地看著探討狀況甚至聊起風涼話的同學也罷，她們其實都是在內心深處真切地為我著想的。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對我而言都是好人，都不想讓我因此受更重的傷。

這樣的話，我應該感謝大家才對。我不應該在想到這種「真相」後還含著淚擺著副受委屈的表情才對。反正笑一笑的話，對現狀也不會有什麼改變。大概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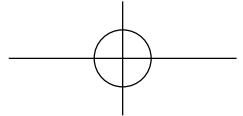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行了啊，向瀨同學今天說的有重要的事，是來找我一起去辦件事情。」

白夜聽清了這是誰的聲音。這來自於自己的後方，同時也是先前其他女生的後方。十幾步遠的地方，一個女生的堅硬且冷淡的語聲。

「黑羽同學？哎呀，今天向瀨同學不方便與你辦事了。如你所見，她可是改變心意打算與我們一起去玩，再怎麼也比跟你去處理亂七八糟的瑣碎事要高興得多。你是不是更想和我們一起去玩啊，向瀨同學？」

白夜一邊流著眼淚，一邊點頭。

「那就對了嘛。黑羽同學，你看向瀨同學的意願也表明了，你真的還要來叨擾我們的愜



意時光嗎？可不要不識好歹了。」

「噢，這樣啊。」被稱黑羽的女生掏出手機，「她們拒絕妥協。你們來吧。」掛斷電話，「你們沒什麼時間了，我有幾個體育部的男生朋友，他們一分鐘內就會趕到現場。我只想要向瀨，沒心情找你們麻煩。」

顯然，團體為首的女生沒把黑羽的威脅當做隨口而來的胡話。她皺緊眉頭，鬆開已經持續數分鐘緊緊抓住白夜右腕的手，放走她的順便還用腳尖狠狠地踢了一下白夜的左腳。

「唔呢……！」

好痛、鑽心的疼痛。偏偏是被她們看出來扭傷了的部位。她們為了給這一刻做準備，究竟偷偷觀察了自己平常的動作多久？原本是打算在高抬貴手放走自己的時候做出這一動作的吧，現在只是相對提前。反正，未來不會因此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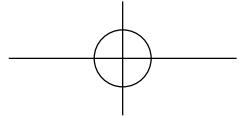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先前便已經闡明的事實：我沒有朋友。

因此，這個姓氏黑羽的人不可能是自己的朋友。

她只是從小學三年級轉校進自己的班級以來，一路都像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般跟著自己，最終進了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的人。原本因為自己初二結束後選擇了休學一年而誤以為終於能夠甩掉這個陰魂不散的女生，沒想到她居然故意期末考交白卷因而順理成章地留了一級，最後依然與自己同屆畢業。

高中因為分班的不可抗力而不再有那麼多的見面機會，但只要逮到機會便絕無可能放過

### 三



自己)。

沒錯，要說那群人只是一時興起的霸凌者的話……這個黑羽諒璃，才是真正的一輩子都可能要纏著自己的，真正以欺凌白夜為取悅途徑的混蛋。

「向瀨同學，那麼跟我走吧。請問諸位同學還在瞧什麼呢？你們好像還有自己的樂子要去享呢，難道是我猜錯了？」

「那我們也就先走了。向瀨同學，**下次見了**，明天中午需要做什麼不需要我來提醒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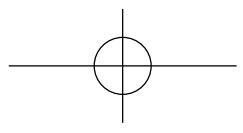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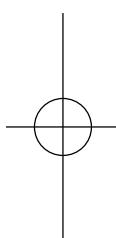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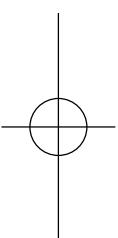
「就她那腦瓜子能記住就有鬼了啦，能~~忘~~。」旁邊一女生刻意挑釁道，「純粹的傻子，也就配被我們關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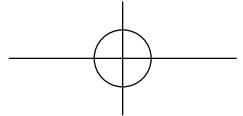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也是，不過提醒到這個份上了，再會忘就該放棄治療了吧。懲罰遊戲？」她們幾個女生扭頭離去了。

黑羽抱著胸，目送那幾個女生遠離，然後頭也不低地問仍跪坐在石磚地上的白夜：「還不站起身，很喜歡躺在地板上嗎？」

白夜並未苦惱，只是靜靜地放任眼淚流淌，手掌捂住了自己因跌倒而擦破的膝蓋。道謝。「你……又想幹什麼？」道謝完畢。

「我想幹什麼，還由得到你來問嗎？」諒璃冷笑，「快站起來啊，我可沒多少耐心。」白夜好似從諒璃身上瞧見了曾經自己的模樣。





曾經的……自己？是為什麼會這麼想，究竟哪裡相像了？自己與諒璃，本就是……絕對不可能友好相處的……

「……」

但現在，必須聽從諒璃的命令，這是白夜的條件反射行為。

因此她顫巍地站起身，儘管口中仍舊重複著剛才面對那幾個女生時的說辭：「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

（明明是在說實話。）

時間短暫地靜止了一瞬。只感到臉上一涼，伴隨著酥麻而整個人再度跌坐到人行路面上。

「這一巴掌讓你記住，你只能被我一人欺負。再記不住的話，我不介意用一張記過去換你幾塊淤青。」

（明明都是你們在針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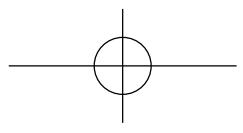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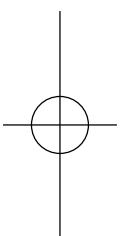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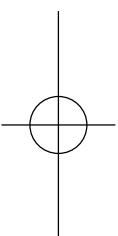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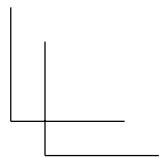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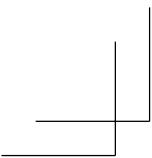
白夜伸手捂住自己的左臉頰。冰涼的瞬間逐漸化作火辣辣的疼痛。再次艱難地起身，保持不斷搖晃的身體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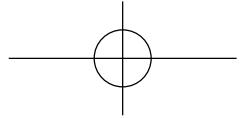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可是……為什麼卻好像，錯的永遠都是我？）

啪——相較之下不輸前一次的聲響，於白夜的另一半臉頰炸響。

「說了多少次扇完你之後要說謝謝，這是教訓。」

白夜喉嚨裡不受控制地爆出哭聲，卻又被她全力抑制而住。





(就好像，錯的真的始終都是我自己一樣。)

「該說什麼？」

「謝謝……謝謝黑羽同學……」

(就好像，我拒絕承認這種簡單易懂的道理，儘管我並不清楚，其中何物算作「道理」。)

「再見。去做你要做的事吧，我還有自己的事要處理，你耽擱我夠久了。」說罷，黑羽轉身便走。

空無一人，僅剩自己的街道。連店家都沒幾處，完全是先前那幫人為了堵截自己而專門做好準備要將白夜引到這條路上來。

(就好像，我真的那麼愚笨、無知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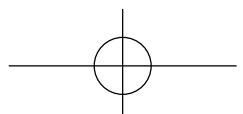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現在，這裡也只剩下白夜一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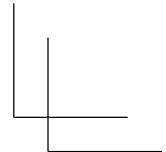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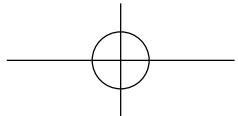
又是這樣孤立無援的場合。已經徹底習慣了，已經不會去難過了。大概如此。

為什麼偏偏是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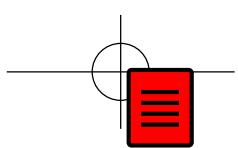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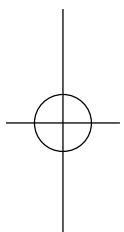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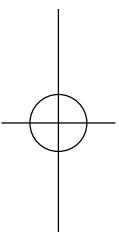
這種屎一樣的人生，能儘早結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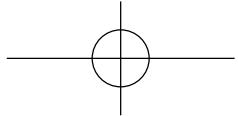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白夜雙手緊緊捂住被扇得通紅的臉，低著頭，蹲坐下去。渾身顫抖、渾身發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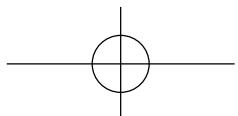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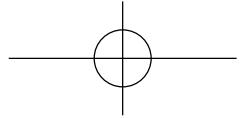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她也未做任何其他舉動，僅僅是低聲地抽泣著。  
許久。





『妄想限界：白夜今明』





## 第零章 · 無法抗拒，因為這是命運

2032年2月3日，距離《仄岬-Online-》(TBO)公測開服已經過了二天。運營商在宣發之時的承諾震驚了整個當代遊戲界甚至一般社會。雖然這樣的未來本就指日可待，但誰也未曾料到人類史上第一款腦機介面的Virtual Reality遊戲會在2032年初開放公測。要知道就算說法上是公測，這種新聞也不是開玩笑的。如果在遊戲技術方面實現了直接通過腦部進入資料世界與全世界進行聯網，用不了多久相同的技術便會運用到各行各業相對的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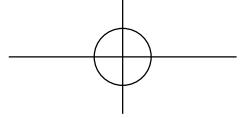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這幾天電視上的新聞幾乎是滾動播出與「腦機介面技術成真？」、「VR遊戲未來5年走向預測」、「遊戲已經實現虛擬化，商界辦公是否終將移至雲端」、「媲美真實世界的遊戲體驗真的會和當今電子遊戲一樣好玩嗎？」、「虛擬世界的成功或將引起新的行業危機」此類題語引人注目乃至危言聳聽的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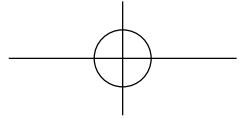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月星開發公司給予了玩家二項不論怎麼聽都像是誇下海口的無真實性承諾：

1. 遊戲體驗將與現實近乎一致。

僅僅是三條內最容易達成的這一條，也令人感到驚奇不已，新鮮感炸棚。

(有人專門採訪過如果是遊戲內受傷的話是否會與現實一樣疼痛，開發部門則表明將視





情況而變，絕大多數情景下將會是現實痛感的四分之一。一開始猜想玩家的受傷種類會有多麼豐富，就開始擔憂會不會出現嚴重的使人莫名受傷的Bug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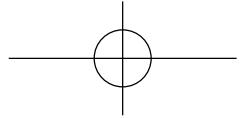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2. 遊戲有超過一半的元素不由製作組決定，而是由一位極其完善的量子算力△（人工智慧）系統掌舵推進。

遊戲現在的題材是在電子遊戲界極其復古（也可以說是老掉牙）的劍與魔法，但一聯想到這回會是玩家親自成為角色進行自由度極其豐富的打鬥，就會令人莫名地熱血重燃。加上於是△進行遊戲設計與更新，遊戲系統本質上的潛力是無限的。

這不光是說玩家可掌握的技能有無限的可能性，就連系統既定的限制都不會毫無在日後突破的可能，而△自行創造出的地圖則可以在伺服器存儲容量允許的範圍內最大限度擴展。比起遊戲世界，月星更像是另一個宇宙——被神明所創造並長久眷顧的與人類所處的世界截然不同，卻近乎完全相似的，這般奇妙的宇宙。

那麼，玩家可以通過想像力改變遊戲的系統嗎？製作組給出了肯定的答覆，但又跟進了一條發言：遊戲的△絕對公平，因此會將所有通過想像力達成的元素趨向平衡。這一點究竟將如何達成，以及通過什麼形式達成？記者們沒有獲得明確的答案。

那麼，△是否知曉何為絕對公平？想像力之間是否有優劣強弱之分？雖說這兩條也不存在確切的答覆，但聯想到再強大完善的△總要建立在人類編寫開發的基礎之上，前者的



答案大家也猜得十之八九。

至於想像力是否有強弱之分……

在白夜看來，這是肯定的。但若是在網上發表類似的言論，會被熱心的網友們指責得無地自容的吧。雖然這對白夜而言已經造成不了任何額外的傷害，但她更是對惹是生非沒有特殊的興趣。

3. 這條是令人感到最為不可思議且細思極恐的地方：在月星內遊玩時，遊戲世界的流動速度會是現實世界的 $\frac{1}{4}$ 倍，且玩家不會在遊戲內感到時間流動的異樣。

這是什麼概念？在遊戲內遊玩了一整天後，回到現實，你會發現時間只過去了10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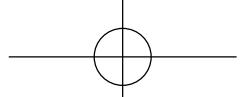
現實裡不間斷連續遊玩一小時，你可以在遊戲裡體驗到整整六天，將近一周的時間跨度，且周遭的畫面、你所感知觸碰的一切都與現實極為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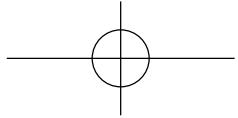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製作方使用了何樣的黑科技將人腦的最快反應速度最大化利用，什麼誘導睡眠、激化潛意識的猜想似乎都飽含漏洞，但……如果這條承諾是真的，整個世界的運行方式都可能改變。

這指的不是月星的遊戲世界。

被改變運行方式的會是現實世界。

如果你遇到了做不會的題目，你可以將原本一小時的做題時間花在遊戲內。於月星世界中，你擁有整整 $1\frac{1}{4}$ 小時的時間去做你的作業，順便再吃一吃平時根本沒錢吃到的美食，看





一看完全不會有機會出門因而本該永久錯過的美景，甚至再去打幾隻怪升幾個級，這還擔心什麼遊戲沉迷？現實生活不就完全與遊戲結合起來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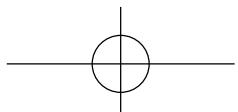
倒不如說，這遊戲內部的體驗幾乎就是現實生活的升級版。難怪有社會學家已經開始討論虛擬世界的成功會對社會的運作方式產生何樣不可逆的負面影響，這不是廢話嗎，遊戲世界比現實強多了啊，現實世界最後會淪為一個只是用來短暫地進食、飲水、排泄洗澡（真的需要洗澡嗎？）的替代場所。人類將不必再把大部分精力耗費在現實世界，再在空閒之餘去玩自己想玩的遊戲——月星或類似的系統若能廣泛普及，遊戲與現實對人類的重要性不就要完全反轉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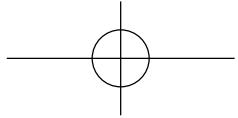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而且人類對於金錢的渴求也會急劇減少。如果在遊戲內可以只花虛擬貨幣體驗到可口的美食、舒適的體感、恰到好處的溫暖的陽光甚至沒有淤泥與蟲豸的青草……

但、人類總會想方設法地將這種地方也化作下一個令人痛苦不堪且毫無自由可言的人間地獄吧。

因為，想到會讓時間加快（倒不如說減緩）的遊戲世界，白夜首先想到的甚至是進去做作業，這是何等悲哀的人生？

甚至……或者可以說，那樣完美的地方，自己若是想逃避這個污穢不堪的世界，但求一方清淨……要是真的能夠進入這樣的遊戲世界，體驗與直至今日天淵之別的生活（生命），那該多麼夢幻啊。





這三天內，運營商將會每天在全世界範圍內發放1000位測試名額。

總共將會有3000人幸運地獲得參與公測的機會。

公測將持續四天。也就是說……從公測開始到遊戲正式發佈，其實只是相隔了一周時間。

白夜一天都不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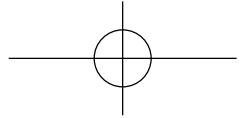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今天是參與公測最後的機會。

若是無法獲得公測名額，日後遊戲高昂的費用自己無論如何也高攀不起。這已經不是53000日元的本體價格的問題了，還要考慮到公測附送的腦機儀器是她絕對不可能負擔得了的超過640000日元的天價。

「不，你們的思路其實都偏離了最關鍵的點。花這價錢，是因為一旦獲得了這台儀器與這款遊戲，就相當於獲得了144倍的壽命，去體驗比現在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的生活。」論壇上目前最高贊數的評論如此說到。

那篇帖子是在討論是否會有人甘願花費如此高昂的價格去買回一台遊戲機玩MMORPG（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然而網友的普遍結論為TBO已經不是一款遊戲了：這是改變世界運行法則的鑰匙，是通往人類未知未踏的新世界的入口。

白夜完全不敢去想像此類發言意味著什麼。



幻想一下，若是自己受夠了現實世界的一切痛苦，往月星裡躲個一個月，躲到直至自己體感已經過了30天，終於重拾了活下去的動力，回到真實世界，結果現實裡僅僅過去了……多久？

現實10分鐘的144倍相當於月星1天，月星的30天便是現實300分鐘……

才過去了，五個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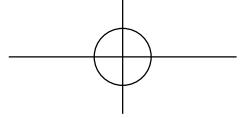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那樣的話自己已經不是逃避現實了，她將等同于成為月星世界的住民。她將不是通過遊玩TBO重拾活下去的動力。她將是在月星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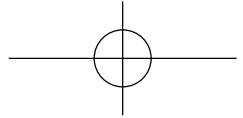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一旦獲得了這台儀器與這款遊戲，就相當於獲得了144倍的壽命。」

目前的贊數已經超越一百萬。要知道這可是日本人才常用的論壇，全世界範圍內究竟已經有多少人聯想到這一方面？若真的會給世界以及人類帶來此般巨大的變化，不說是否現實，大量機構會因此極度不滿的吧，製作組的成員不擔心自己小命不保嗎？再不濟遊戲伺服器也會被攻破的吧。

公測第一天才過了幾小時，伺服器就先後崩潰了4次、被嘗試入侵9,548,718次（關於這裡面有多少次是成功的，運營並未公開，但業界推測至少也有小幾百），但之後入侵成功的次數就急劇減少，直至近乎沒有任何人類駭客依然有能力攻破程式的哪怕一道防線。

雖然沒有人知道這家遊戲公司是如何迅速地解決入侵問題並順帶修復了一切安全性漏洞





甚至未來可能遭遇難題的安全隱患……有某些人推測，一切防禦機制都是控制遊戲本體與程式反覆運算的那個△—系統所改造的。現在那△—已經學習了足夠豐富的入侵手段與慣用方式，常規甚至絕大多數非常規的入侵途徑已經不可能再起效了，此刻那個△—建立網路防禦的速度比人類研發新駭客手法還要快得多，甚至會越來越快。

要想阻止這家公司繼續推進這款遊戲的發售，最佳手段可能是暗殺成員並定點爆破他們的伺服器。但他們的伺服器座標在哪？是否有備份伺服器？沒人知道啊，不知道的話怎麼去阻止他們？還不如敞開雙臂迎接嶄新世界的降臨。

真的罵娘中二。但「BO」的到來已經勢不可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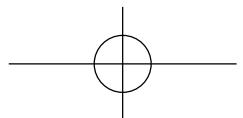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人類的未來將被一款MMORPG所改變，這便是客觀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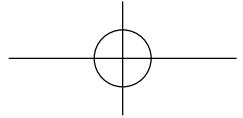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白夜想要進入月星世界。

唯一的途徑……是通過公測入選。由於近乎完全隨機的概率，知曉究竟有多少人參與了結果如同抽獎般的公測報名的白夜對此已經不再抱有希望了。

……但至少，讓我幸運一回吧。

我的這一生，已經足夠不幸了。至少，神明若是真的存在的話，眷顧我這單單一回……真的也不可以嗎？





施捨給我吧，不管是神明也好，哪個人類也好。

她閉起雙眼，默默祈禱，默默向著自己曾經並未相信過的神虔誠地祈禱。

因為，與月星無關的、自己于現實世界的未來……那骯髒而不堪模樣，已經快模糊得徹底望不見任何事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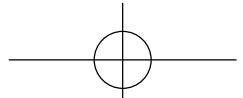
若是真的抽到內測資格的話，白夜會用自己的生命去將這款遊戲玩到極致、玩到彌補一切不甘，發揮這款遊戲最大的價值。雖然這也只是隨口說說，但白夜的願望至少在此刻是無比堅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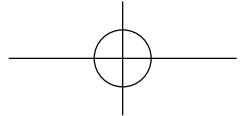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僅此而已。

若是抽不到內測資格的話，白夜將會無緣TBO，就此錯過月星世界。  
那樣的話，……她也會獻出自己的生命。

不是為了別的。她只是終將決意自殺。

畢竟這樣的人生，換做其他人來過，他們真的不會也選擇自殺嗎？  
但如今……月星世界的誕生，彷彿是顯現于自己這段不堪回顧的人生中最耀眼的光芒。  
是希望？才不會是那麼毫無實質意義的東西。對白夜而言，那是新生。





沒錯，那會是自己所追求的生命。

除此之外，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

今天是最後1000位名額的發放日。

結果其實在兩小時前就已經公佈了。

只需要再點一下滑鼠的左鍵，就可以查詢到公測資格的入選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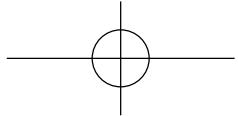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兩小時了，她始終未能鼓起勇氣，按下那按鈕。

大概猜得到結果會是什麼。

在按下滑鼠，進入下一個頁面的瞬間……自己的死期就已確切敲定了。比起最後的希望，這名單或許更可能是死亡宣判。大約是1比三百萬的可能性吧，也許更低，但永遠都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計的概率。命運永遠能以看似忽略不計的概率將自己的生命推向更悲苦的那一側，這就是自己的一生。

好事是輪不到自己的。

自己生來便是為了其他人的快樂而存在的，專為他人墊腳的被傷害者。那些施暴之人怎麼可能會被譴責呢？他們也沒做錯什麼啊，社會永遠都需要像白夜這樣的人被踩在最底下



羞辱、蔑視。只不過好巧不巧，人選是白夜。

無法抗拒，因為這是命運。

至少，讓我幸運一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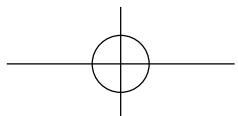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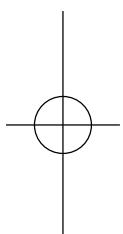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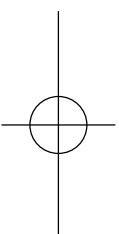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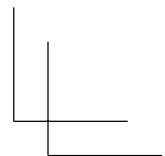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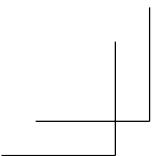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我都已經……將這種路給走過來了啊。  
神明，讓我獲得資格。讓我能夠……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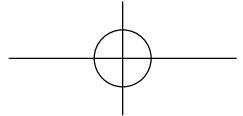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僅此一回，請讓奇跡於我的生命中發生吧。

該前進了。

不然，永遠都不會知道結果啊。

「《月星-Online》公開測試成員(入選名單)」。





點下滑鼠，這行早已預載入完畢的字便彈射式映入白夜的視界。

下面都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姓氏，而姓氏後方並非名稱，而是對應的居住國家／城市……以及一串自己申請時填下的，只有填寫人才會知曉的字母／數位文字串。

白夜的號碼為904b547d，這是「運命」（命運）的unicode編碼。之後也會成為自己用來啟動遊戲的身份辨識碼。你說被人盜用怎麼辦？那不會，因為填寫時會用到兩串字元，後者將會成為啟動碼的後半段，進入遊戲時只要輸錯5次或者同時輸錯3個以上字元就會將這條啟動碼永久銷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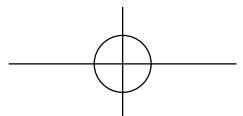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說實話，到這種時候還依賴命運的安排不會令人感到很可笑嗎？如果命運真的偏袒自己，甚至哪怕在某一刻偏袒了自己，她還至於會像今天一樣，將一切都寄託在一款遊戲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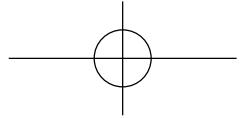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而且說到底，就算是 $\frac{1}{n}$ 倍的壽命，活得多姿多彩的某些衣食無憂的人真的會去管嗎？他們都不會想去承擔可能存在的隱患或者那些陰謀論裡提到的風險吧。

究竟什麼人會把自己的信念全都拋到虛擬的事物上啊，究竟什麼人會啊？我自己嗎，我自己？

是啊，我自己就會啊。

不需要專門找什麼904b547d，哪怕Ctrl+F全域搜索便行，要不了三五秒鐘。但自己更





想親手劃動頁面，尋找自己的姓氏。

要找的是，「向瀨」。乙列應該會有。

全名是向瀨白夜，只可惜這頁上僅會對你的姓氏作公開。或許這也是為了保護被選中的用戶不遭受非必要的騷擾吧。他們的使用者資料庫真的還沒被入侵過嗎……？

一千人的話，乙列會這麼靠後啊。翻了那麼久，都已經到乙列了，還沒找到乙列。

……乙列？

乙應該排在乙後面才對。

那、……自己的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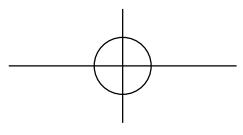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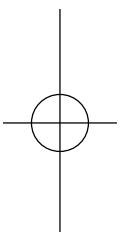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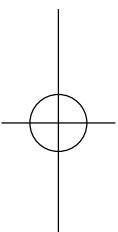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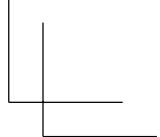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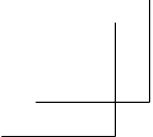
白夜心中一沉。她緩慢地朝著上方原路翻去。乙列總共並沒有多少姓名，其中主要為日文與英文姓氏。沒錯，大約二十幾人的乙姓中，並未出現「向瀨」這一姓。她多次反覆，儘管知道想要見到卻並不存在的事物並不會突然蹦出來與自己打個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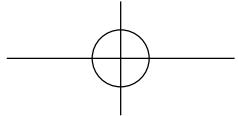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沒有「向瀨」。全世界都沒有姓「向瀨」的人獲選。

自己沒有入選。

不可能。

明明都已經祈禱了僅此一次的奇跡了，怎麼可能沒有入選？！





Ctrl+F，輸入「向瀨」，沒有任何結果。那「白夜」呢？沒有任何結果。「904b5」，沒有結果。全都沒有結果，無論輸入什麼都沒有結果。

于數千萬人中挑選三千名幸運者頒發公測資格。

白夜……沒被選上。

哈哈……

自己，果然還是沒被選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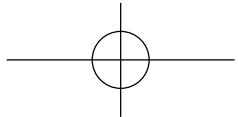
最後一次從頭到尾地讀了一遍獲選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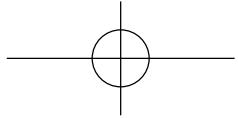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肯定了自己的姓氏未曾出現。就連與「Mukase」近似讀音的字形都不存在。  
這是冷冰冰的事實，接受吧，你沒被選中。

你不是那一千個幸運的玩家。

那麼該提問了：你想在哪一天，通過什麼方式死去？

「要是真的尚且還有自己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我希望沉入深海。」





因為那裡是自己所能觸及的，離天空最為遙遠的場所了。

白夜恨神，假設神明切實存在的話。現在的她才意識到，自己寧可輕信此世有神，不然她將失去唯一能夠被自己所怪罪、譴責、憎惡的物件。

甚至已經無力去恨那些欺凌自己的人了。

無力去恨並不足以幫到自己的那些無能的老師、袖手旁觀的同班同學、除了維持溫飽的錢什麼都給不了自己的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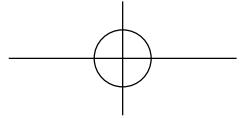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只得去恨神明。

所以，她絕對會選擇……離神遠去。沉沒於黑暗而寂靜的深海，孤獨而絕望地一個人死去。

但自己並沒有輕而易舉如此實現目標的途徑。她知道橫濱的遊覽船是一個自己能夠負擔得起的選項。畢竟都要死了，餘下的錢也沒有任何用處了，買張單程船票也不用擔心負面經濟後果。

船票剩下的錢就不拿去揮霍了。雖說父母真的沒有幫上自己任何忙，甚至是將自己往死亡的懸崖邊沿狠狠推了一把，但……留下這些自己尚未花完的錢，他們至少也能去幹點有用吧。

……哪怕飽餐一頓也好啊，他們很久沒享受過像樣的晚餐了。至於我？我都要死了，



管那些虛假的滿足感做什麼？美食……美食也無法滿足我。我所要的，這個世界給不了我。這個世界無能為力。這個世界從始至終都是完全不公平的。

包括她沒有獲得月星的公測名額也是。隨機抽選？隨機抽選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憑什麼自己要和那群隨便怎麼都好的人以同樣的權重去抽這個對她而言能救命的機會，製作組知道這款遊戲對極小部分人意味著什麼嗎，儘管這樣也選擇隨機抽選嗎……？

都說了，世界是不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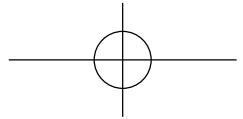
人生來便是不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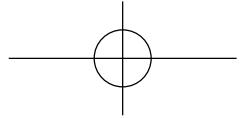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她的人生，尤其為此。沒有人曾來拯救自己，沒有人會來拯救自己。

只會有愈漸增多的痛苦，相互累積、重複疊加。要終結這樣的痛苦，就只有早點死去才可行啊。

想到這裡，便不會再對這世界有半分的留戀。

白夜顫顫巍巍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不知為何，感到有些無力。全身精力渙散的虛弱。再次坐回了椅子上。雙臂撐在桌面上，捂住臉龐，想要痛哭一場，卻連一滴眼淚都流淌不出來。





翌日，傍晚時分。

白夜翹了一整天的課。但老師不用擔心，這會是她這輩子最後一次翹課了。以後，她將再也沒有能力翹課。

同時……也不會有能力再去上課。

自己終於要離開這骯髒不堪的世界，遠離那些披著人臉的惡魔了。

好似早早猜到白夜打算做什麼般（不過，怎麼可能會提前預料到啊），黑羽諒璃在今天中午的時候試圖向自己打過好幾通電話，但白夜一次都未選擇接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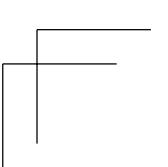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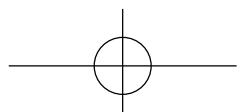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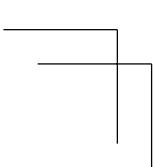
最終，「你該不會不敢來學校了吧？」幾秒過後，「還得勞煩我親自到你家找你？」收到了這樣兩條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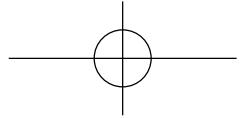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白夜沒有回信。她相信對方知曉自己會怎樣去回復，倒是省去她打字發送的功夫。自己沒被月星選中，所以自己的死期早已敲定。

所以……

她望向身前的大海。游輪航行時帶動的波紋，朝著船尾的兩側掀起染上霓虹色彩的黃昏水色，夜風濕潤，帶起海水那代表性的腥味，持續提醒著她的鼻腔：自己正身處輪船露天甲板。

有些暈船，所以目光不由自主飄向更遠方被灰塵所微微遮掩的城市景象。偶爾由海水折





返的黃昏光線總會使她短暫一陣眼花。

從這裡跳下去的話，會被立刻救上來的吧。

但如果是在船尾，趁著周圍人不注意，果斷立刻縱身一躍的話……這樣的概率，便會縮小。

只要在自己淹死之前，他們未能將自己營救上來的話——

雖然那樣，就失去了跳海自殺的意義了。說到底，屍體被炮燬之後，也會浮上水面的吧。河道且是如此，含鹽的海水就更不用說了。

真是麻煩。

還有那群可能會將自己救上來做人工呼吸心肺復蘇的人，他們也真的很麻煩。

在我還未想過自殺，還希望堅持活下去的時候，怎麼不見你們來救我，一個個的都將我推向今日今時的田地？為什麼都不能讓我安詳地死去，為什麼連自殺的自由都不能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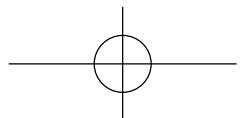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準備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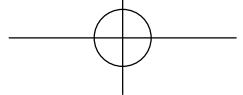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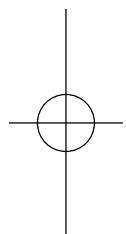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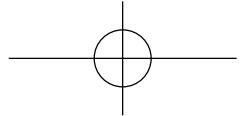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最後看一眼這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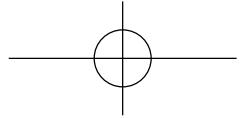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不知為何，腦海忽然浮現小學四年級時的一幕。放學後，諒璃被三個隔壁班的男孩子（記得非常清楚是三個男生）圍在教學樓走道盡頭的牆角。

他們指著她大笑。

他們在用皮球砸她的後背，他們在用腳踹她的屁股、小腿，甚至那雙僅僅被她用來護住







了腦袋的小手。

白夜能在遠處瞧見諒璃身上的傷口，紅得滴血的擦傷，不論是誰看了都會心疼吧。這使得白夜不忍直視。

但她……還是站得遠遠的，目睹了這一切。站在原地，安靜地，僅僅是掛著擔憂與害怕的神情，卻未曾嘗試尋求周圍其他同學幫助，也未挺身而出，就是那樣——站在原地，看著眼前的場景持續發展，看著自己袖手旁觀。

她永遠都不會明白自己當時在想些什麼，明明自己就算犧牲自我也該上前去保護諒璃，明明這是理所當然的友誼，是她們一人手把手說出口的約定。

然而自己……卻，選擇了怎麼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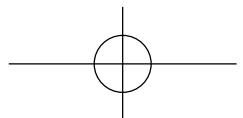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那時，白夜與諒璃的視線短暫地相撞。下一秒的記事，白夜只能回想起自己狂奔逃離了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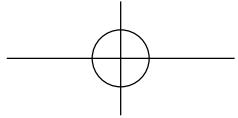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事實便是如此。

白夜與諒璃二人之間的友誼，在那一個傍晚結束了。

那天黃昏的陽光非常燦爛，雲彩被染成橙紅，微風中的晚霞令人無比愜意。白夜並未享受那任何一切，而是逃回了家中，用被子罩起了全身，哭了整整一晚。

在諒璃成為第一個霸凌自己的施暴者前，二人經歷的先是互相間整整兩個月的窒息至死





一般的沉默。

所以，諒璃對自己的霸凌，白夜選擇了放任。直至情況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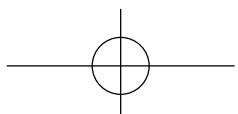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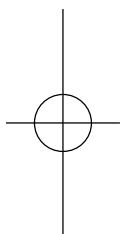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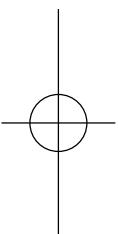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白夜更恨的，是那天無恥地選擇了靜靜觀望，沒有對那幾個男生進行任何阻攔的自己。至少不要讓諒璃知道你瞧見了那一幕啊。要看的話，要冷血的話，不要明著讓諒璃知曉她所珍視的友誼卻在她真正遭遇苦境時一文不值啊，不要摧殘諒璃的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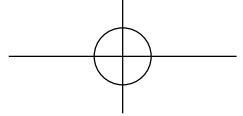
——我因此，永遠不會原諒自己。  
也不會憎恨任何霸凌過我的人。

「但，我罪不至此吧。要說是懲罰、報應的話，再怎麼……也該夠了吧。」

白夜的雙手，搭上了船沿的金屬欄杆。夕陽沉入西面天際，晚霞的赤紅終歸粉紫，夢幻而又恍惚。

現在起便是黑夜，不再有陽光的眷顧。很早就不再有了。真的，不向諒璃道歉嗎？那句欠了她這麼多年的道歉。  
反正已經要死了，多說一句話也無所謂吧。





「諒璣……」

舉起手機的同時，正好打進來一通電話，而螢幕上顯示的名稱為「黑羽諒璣」。鬼使神差？偏偏，在這種時候……

若神明真的存在的話，這便是給自己的，最後彌補一切的機會吧。儘管，一切早就彌補不到了。

但……既然如此，我絕不能再次冷眼旁觀。

我絕不能讓諒璣，這輩子都活在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的陰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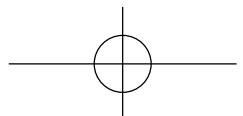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緊盯著來電姓名的白夜情緒愈漸激動，大腦像是劇烈發熱。終於，她猛吸一口氣並接起了電話，而後立即沖著話筒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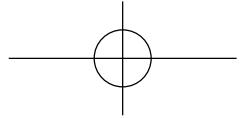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諒璣！——對不起，原諒我！——」

……

電話的那一頭，數秒、數十秒沒有響起聲音。

「諒璣……？說話、說話啊……」





「……是向瀨醬嗎？」

陌生的話語聲。

或者說，不知為何……感到有幾分耳熟，是很久都未曾聽到過的聲音，還是與過去、不知多少年前的過去一樣的口吻、語調。

不、不是什麼曾經的諒璃，這不是諒璃的話語聲。這語氣乍一聽比諒璃的年紀要大上數十歲。

「向瀨醬，我是黑羽諒璃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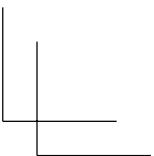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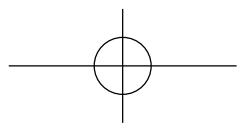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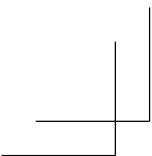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黑羽阿姨？！怎、怎麼……突然為什麼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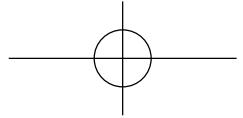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其實，我必須要轉達給你一件壞消息。這是我女兒臨終時的心意。她告訴我，一定要將這些轉述給你聽。」

「阿姨……？不、諒璃……諒璃她怎麼了、？」

電話那頭的諒璃媽媽控制不住地哭泣起來。白夜的心中死灰般冷寂。

「我的女兒諒璃……已經去世了。」





黑羽諒璃是在一場車禍中身受重傷，被送往醫院的途中失血過多而死的。聽說是金屬的車框斷裂並直接刺入了她的腹部，現場急救人員對那般的內臟撕裂根本無計可施。

失去意識前，她交付給自己心急如焚的母親最後的幾件遺願。其中耗費了最長時間的最後一件……與白夜有關。

因此，兩天后的2月6日，白夜收到了快遞。其內是NeuralLinker：《仄睡-Online-》所需要的腦機信號接收傳送聯網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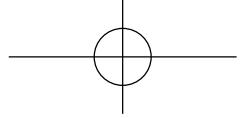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以及一旁的全球當今僅三千份的遊戲系統本地儲存卡。包裝盒已被拆封，NeuralLinker的接線雖然被整齊地纏好了，卻也未見封帶。全部跡象都表明，這是一台安裝了二手TBO的一手腦機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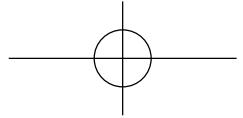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這台腦機設備的原主，是黑羽諒璃。

沒錯，昨天的名單中實際上出現了「黑羽」這一姓氏，可過於在意自己未被選中這一事實的白夜根本沒有心思去在意其他人的資訊。

「我的女兒執意要將這台設備轉手給你。我和我丈夫不玩電子遊戲，與其留著這台遊戲機放到壞掉為止，不如交給我女兒最珍視的朋友。」

阿姨，其實我們根本不是朋友，多久以來都不是朋友——想要將如此解釋道出口，卻偏偏知曉空氣的閱讀方式。既然諒璃已經不在了，那繼續將這個謊言給營建下去，又有什麼





不好？

所以，「抱歉，這種時候了我卻什麼都做不了……」給予了這樣的答覆，「我會永遠記得諒璃。」

「我的女兒還向我道出了一段資訊，可惜我未能理解。她說：‘向瀨的生年月日，以及我的生年月日，這就是鑰匙。向瀨醬，你能明白諒璃她最後的話語包含什麼涵義嗎？」

「啊、阿姨您說的這串數字，難不成……」

「向瀨醬能理解它是什麼含義嗎？」

「……嗯。」

遊戲帳號的註冊驗證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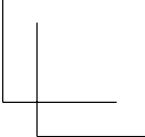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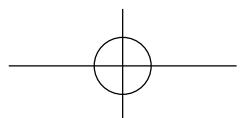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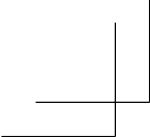
諒璃用了白夜的生成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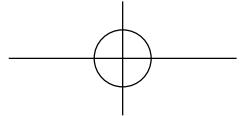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為什麼。

「所以……最後你成為了那三千名幸運者之一啊。」

一想到黑羽代替自己獲得了公測的資格，不知為何……心中反倒好受了許多。

但現在，也不用去糾結那些不再有意義的事物了。





因為——現在的白夜，終於能進入月星世界了。

「到頭來……結局，是這樣啊。」喃喃自語著，將腦機設備頭盔抱在懷中。自己想起了誰嗎？那仍舊留存在記憶中的，來自久遠的過去的某人？誰會清楚呢。因為未來，本就是無法預測的。這一環，必然也屬於命運。

白夜不想再等。她要立刻進入月星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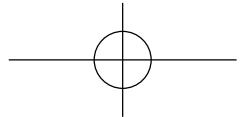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雖然……她幾乎可以肯定，諒璃已經遊玩過TBO，並且拿那行啟動碼註冊完了帳號。這令她開始擔心起下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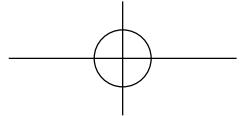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月星系統有一個特殊的遊戲規則，即進入遊戲的人將會被系統自動讀取真名並作為遊戲ID使用。假如你的名字叫佐倉櫻，你在TBO內的遊戲ID（公開顯示的名稱）也會是佐倉櫻。與之相同的，人物外貌在基礎方面也無法自由擬定，除了可以更換的裝備、時裝、飾品等（也就是說，你現實中的模樣會很大程度決定你在遊戲內的樣貌，完全沒有作假的可能性）。

說到底，為什麼要設計這種毫無隱私性的機制啊，就是為了以後將類似的技術投入工作領域而做準備嗎？那也不用在一款MMORPG裡測試這樣的功能才對。

白夜擔心的是什麼？

白夜擔心的是，如果諒璃已經註冊了帳號，既然這個帳號的ID與外貌沒有被更改的可能，那白夜有很大概率在進入遊戲時獲得諒璃的真實外貌體型，並且頂上「黑羽諒璃」的ID。





完全是要活成自己最討厭的人啊，這是從各種意義上而言。這句犀利的評價……唉，搞不好對這兩人恐怕都適用呢。

白夜將腦機頭盔穿戴上，正好套住了自己的頭型，算不上難受。新奇的體驗——接下來只需要接通有線電源，然後再平躺於床上，按下開啟遊戲的按鈕或大聲道出命令即可。勉強還算清晰而帥氣地喊道：「Link-St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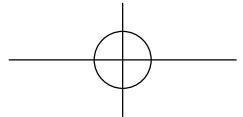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沒有任何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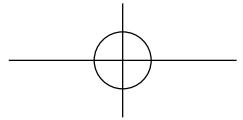
啊？那該是什麼？Burst-Link嗎？總不會用到這種與月星毫不相干的指令吧。

白夜滿臉無奈地戴著頭盔側過身，探手在床邊快遞箱內掏了半天說明書，提過來在手中翻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首頁的「Dive-Start」就是自己在尋找的指令。

那麼，現在自己需要知曉的情報已經足夠多了。  
此刻，她便要前往嶄新的世界。

「Dive-Start」。





### 《月星-Online-》

2032年初開放公測的人類史上第一款腦機介面的Virtual Reality遊戲。

月星開發公司給予了玩家三項不論怎麼聽都像是詔約的無真實性承諾：

1. 遊戲體驗將與現實近乎一致；

2. 遊戲有超過一半的元素不由製作組決定，而是由一位極其完善量子算力AI（人工智慧）系統掌舵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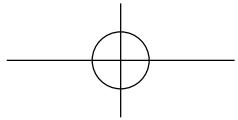
3. 在月星內游玩時，遊戲世界的流動速度會是現實世界的144倍，且玩家不會在遊戲內感到時間流動的異樣。

### 「TBO」

將《月星-Online-》標題中的「月星」讀作日語的「月星」（Tsuki-Boshi）後，加入「Online」，取三個相序母的遊戲名稱縮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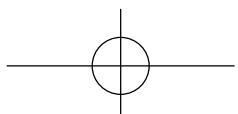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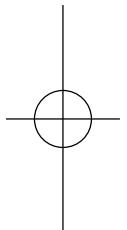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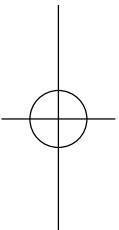
### 「NeuralLin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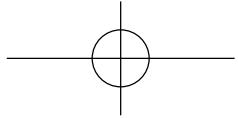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月星-Online-》所需要的腦機信號接收傳送聯網設備。



## 45 第零章：無法抗拒，因為這是命運

按下開機按鈕（有五秒的延遲生效間隔），或口頭道王指令「Drive-Start」後，大腦便會在信號指示下進入全沉浸式遊戲狀態。





## 第一章：這種善意，對不是免費的

白夜不會主動向任何人傾訴甚至提起有關她的過去。

畢竟……若不是某些無聊的理由作祟，這些都本該是陳年舊談了。自遙遠的過去，由那段此刻已顯得模糊不堪的記憶為伊始，她便已經是標準的被欺凌者。甚至由於她所遭遇的處境都從未有過什麼質地變化，過去究竟是何樣，具體發生了什麼悲劇……根本就顯得無足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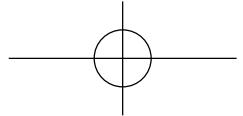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誰會關心從未產生過變化的歷史？歷史不正是因為擁有進步、產生改變，才被稱為有價值的事物嗎？既然不會發生任何改變，那它便稱不上所謂的歷史。

反正白夜的故事，雖說橫跨如此多的年月，卻也只是接連重複、周而復始的相同類型經歷。

不論何人都能輕易瞧出一件毋庸置疑的現象：她是受人無故厭惡的存在。或許有人會質疑，無故？自始至終不論跑到哪裡都會被厭惡的人，哪來什麼毫無過錯的說法？

「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那這句話轉變一下前後順序，不也照樣成立嗎？

白夜並沒有資格反對這類質疑。雖說這就好像有人真的對她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一般。實際上，根本不會有人關心她的處境，更別談是設身處地地嘗試解明她始終會被欺凌的根本原



因。

因此，不會有人知道最根本的真相。只有白夜本人對此有過無數夜、無數月的自我質疑，乃至自我檢討……乃至自我怨恨；到那最後，她所尋得的從不是最根本的真相，卻必然是最根本的自暴自棄。

所以？延續先前的問題：她究竟有做過令自己後悔至今的事嗎？始終追悔莫及，以至於能讓她堅信，這便是自己屢屢遭受欺凌的理由（哪怕她所臆想到的這一事恐怕並非真相）？

不論到何種場所，都會被自然而然地當做天生的受害者對待——這是白夜解釋為何自己會被霸凌的慣用藉口。

她分曉真相究竟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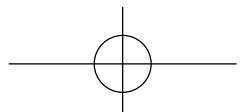
她清楚這一切都是對她曾經所作所為的懲罰，這一切實為名副其實的報應。畢竟，自從那一天起……她失去了面對那位女孩的所有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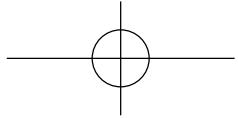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因為，她縱容了在那之後不斷發生在她本人生命中的一系列悲慘經歷。她一開始便是施暴者，是在那之後才成為了受害者。

這便是白夜所臆想，並逐漸堅信不疑的推論。虛假的真相。

自己必定是因犯下無可彌補之錯而遭受報應。

既然她深信於此，那推論的真假，以及成為受害者的根本原因……也許對她而言，都不





再重要了吧。

畢竟，這便是白夜潛意識中為自己所苦心營造的受害者暗示。

她從來都沒有必要成為受害者。

但她……自主選擇並接受了這條最壞的道路。就好似她期望自己便是這般存在一樣。

她簡直像是早就知道自己是在自我欺騙，陶醉在這系列根本沒有意義的自我悲情戲碼。也正因如此……沒有人能夠阻止她。

就連她自己也完全沒有可能阻止自己。

因為，包括她自己在內……從未有人意識到，她屢屢受害的真相，居然如此愚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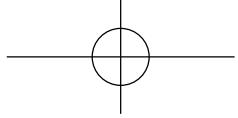
這條虛偽的自我暗示之路，本該如此不明不白地永遠延續下去，直到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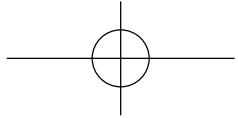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沒有必要走向支路，沒有必要迎來轉變。今時的白夜，早就不再期盼著這種並無實質的事情了。

……一切本該是如上所述才對。

或許，正是「那個人」的意外身亡，才會令白夜的內心第一次對她所強行相信的真相……產生動搖吧。

白夜並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否做足準備踏上這段未知的未來，前往眼前這個萬物都將被顛





覆重啟的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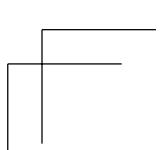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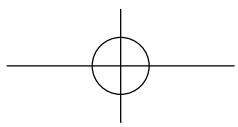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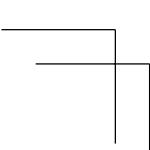
但現在……命運的指標已再度走動。  
未來——早已註定，卻無人知曉。  
瓦古至今，向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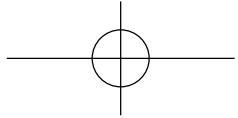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嗚呢、」

發、發生什麼了？自己此刻已經進入遊戲了嗎？

方才自己確實是念出了「Dive-Start」這一官方指定的遊戲啟動口令，但類似動漫中那種進入沉浸式VR遊戲的彩色光條視效或身份驗證動畫卻並未出現。可以說，白夜的眼前完全只是瞬間變得一片漆黑，接著中央跳出一行小字，寫的「NeuralLinker」以及開發公司、註冊版權之類的更小的字型。在這之後則是一個靜止的TBO遊戲海報。也沒載入條，響起一聲PSVita般的系統提示音後，畫面就被扭曲著拖進了一片純粹至極的白色光域。

所以，自己目前用雙眼瞧見的便是……《月星-Online-》的遊戲內部嗎？——說是「雙眼」卻也不夠嚴謹。進入遊戲時的自己其實閉著眼睛，但剛才那些畫面就像是直接在眼皮內部顯現出來一般毫無阻礙地進入了白夜的視線。雖說早有預想，但初次體驗沉浸式軟體的感覺還是過於新異了，過於陌生，乃至她不知此刻算是頭疼還是頭暈。這種直覺、經驗與現實





感官的強烈衝突甚至令她想當場嘔出來。

### 排除感官上的異常體驗——

面前的這乾淨到空無一物的畫面……呃、這真的是TBO的遊戲畫面嗎？白夜的詞彙庫存無法將眼前這光芒形容為其他事物，只得描述成整個世界化作一片炫目的純白。體感真實，卻並未傳來觸覺。單單是自己的大腦認為這一切都非常「真實」，且並無實證。

還未等自己有時間讚歎幾秒，忽覺大腦霎時天旋地轉，就好像整個靈魂被從身體抽取出來攬成了一團，撕碎又強行粘合在一起的體感一般。

這股眩暈感直令人更加想要作嘔。頭昏腦漲，大腦的最深處好似都在劇烈疼痛。簡直想死的痛楚——近似的體感只在先前在水下瀕臨窒息幾近昏厥時才有過。

不行、無法忍受……

這時，彷彿來自神明的話語聲，不以空氣為媒介傳播，而是直入白夜的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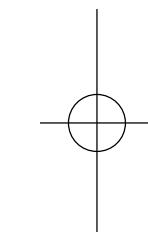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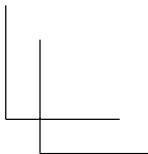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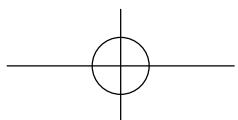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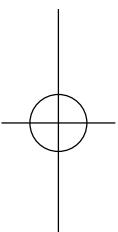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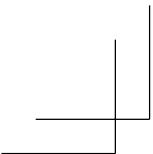
系統檢測到你的生命體征資料產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是否重新進行使用者生理資料適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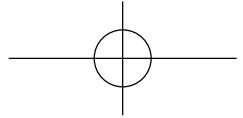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好……好的。」

自己……成功說話了。

儘管根本沒有張嘴。

進度0%、進度3%、進度91%……





「啊？」這才過了兩秒，載入速度也太……

生理數據已重新適配。歡迎回到月星Online，玩家黑羽諒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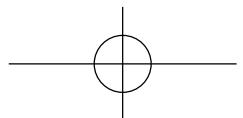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眼前的純白，逐漸朝著上下兩個方向分離為暗藍與暗藍。她可辨識出這兩種不同的暗藍。夜間？夜晚的天空？但過於幽藍了。那自己下方是什麼……螢光、這是藍色的螢光，這是什麼地方？自己……自己在哪裡？自己在、為什麼看不見地面？僅有藍色……自己在……呃？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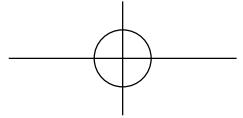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我、糟糕了、我這是在哪處懸崖的……！

往前不由自主地踏出了一步（白夜根本沒料到自己真的會踏出這一步，她還誤認為只在腦海裡想像一下這番操作並不會有實際作用），但想要收回腳的時候卻發現方才的想像已經不能再化作真實的動作，白夜就這樣一腳走出了崖邊，開始自由落體。

她免費了。

這下糟糕了，以後該怎麼跟人解釋啊？前腳剛踏進月星世界，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完成之前未遂的自殺。——話說回來，我的視力是不是變好了？！可以看見這片峽谷中很多的……沒有樹？一棵樹都沒有，純粹是一大堆石柱和岩坡。天空呢？剛才見到的也不是天空……等一下，天空到底是在面前還是在身後？自己可能，真的要直接摔死了……為什麼會在懸崖邊上、這算什麼奇怪的上線位置，純粹的隨機誕生？！





白夜朝著下方那片漆黑飛速墜去。

「唔哦哦————啊、！！」

倒不如說這是地面被自己的身軀重重砸到而發出的慘叫聲。白夜本人已經摔懵了，這種進入新世界的開場方式可真的是過於新奇，過於出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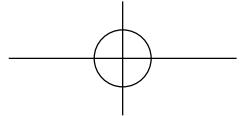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所幸十米高的小懸崖不至於讓早已成為虛擬角色的白夜摔得半身不遂。伴隨著就算消滅掉3/4也疼痛無比的劇烈撞擊，頂著小腿直接承受落地全部衝力的極致痛楚，白夜眯起眼睛瞧向了螢幕——或者說是，視線的左上角。

生命值。現在還剩下大約一半。還真運氣好，自己還以為既然那麼痛，再怎麼也該直接摔死了。

既然血量還算厚實……不、為什麼自己的出生點會是這種鬼地方？要人人都會在這裡出現的話那不是要摔傻一大半的新玩家啊，而且……而且十米高才摔掉一半血？再怎麼虛擬遊戲這也超過現實的範圍了，說到底一級玩家被低級怪物蹭幾下就會死這種事不該是司空見慣的嗎？真的就模仿怪物獵人的話也就不該扣半滴血了啊。

「怎麼……怎麼開啟菜單？」她抬頭向著空氣問道。沒有任何聲音搭理她。  
……暫時性的。

「我去，你沒事吧？！」



是背後傳來的一個女生的聲音。

白夜艱難地控制自己的頭顱轉過去90度，勉強瞧見了背後的身影。

凝神注視可以瞧見那女生頭上懸浮的棕色的三角游標，「和歌森勿棲」，這是上面的口。想必是真名。真實樣貌。長相普通，但卻真實得令白夜放鬆了警惕。無端地放鬆了警惕——反正如果對方抱有惡意的話，現在的白夜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如何戰鬥吧。

「我看你 當……就從我頭頂上掉下來了，你看你嚇得我……」白夜未去細聽，搖搖晃晃地艱苦起身，轉過去掃視地面，滿滿的都是水晶礦一樣的藍色寶石，「東西撒了一地。話說你、嗯？黑羽諒璃……桑？諒璃是名字對嗎，可以稱呼你的名字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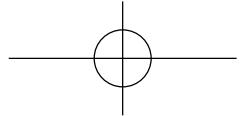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好直接……這就是社交牛逼症吧。

白夜搖了搖頭，卻不是回答她的疑問。她嘗試深呼吸一口氣，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類似停車場沼氣的氣味，卻更加刺鼻、更加清涼。香味劑？直接輸送到腦內的信號？這也太神奇了，居然真的連嗅覺都能模擬啊。

周圍好黑，完全是靠著藍色的螢光辨認景象。除了使用者介面無法用來照明的發光圖像保持著原有色彩，其他所有的物體幾乎都只殘餘其中深藍色澤。自己的視力確實變得更清晰了。

啊、……

她抬起雙手。這不是屬於自己的雙手，這太陌生了。自己真的……進入了「諒璃」的身



體？

或者說，不算進入她的身體……而是「盜用」了她的身體。但這只是個猜想：手頭沒有反光物件，白夜完全無法確認自己如今的樣貌是否與諒璃相同。

全身鏡、不……現在更重要的是搞清楚當前這個帳號的玩家資料長什麼樣，不然這地方怎麼看都不像是城鎮安全區，萬一就有野怪沖出來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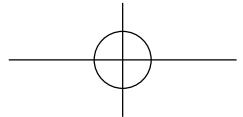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首先是功能表的開啟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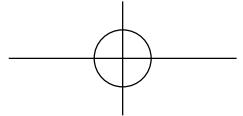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你知道怎麼開啟玩家菜單嗎？」白夜注視著遠處空無一人也無特徵的景觀，這樣問道。  
「開啟菜單？你是新玩家？不對啊，新玩家的話你是怎麼跑到毒沼礦穀來的？還有、為什麼你會從懸崖上掉下來、難道是自殺嗎？！」和歌森勿棲滿頭的問號，完全沒領會白夜此刻的真實狀況，「而且……喂，你、你都一路從主城走到這個礦區底下來還沒死，難道居然從來都沒有開過菜單？！我靠，真的是碰到高玩了，某種意義上你也真的是不得了的高手啊、……」

「不、不是……」白夜極為遲緩地搖著手，苦著臉解釋，「這是我朋友的帳號，她將帳號送給我了。」

「啊？！？一送、送給你？送你『BO』？我的……我的天哪，天底下居然還有這種好人……」

「她去世了。」白夜平淡地闡明了緣由。勿棲聽了之後「哇，原來如此」了一句，就卡殼





在了原地，半晌沒能說出下句話來。

「總之就是差不多這麼一回事。那個、請問究竟該如何開啟菜單？我有一些想要確認的資訊。」

「啊、啊？啊啊、啊—啊啊，對，只要用心聲默念Menu就可以。」勿棲的話語越來越緩慢，「……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心聲……？默念是怎麼默念。」白夜閉起眼於心中念道Menu，眼前出現了一列日文項目。

^開啟菜單 >

「就、就是，類似在心中想事情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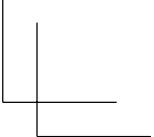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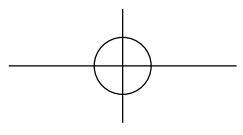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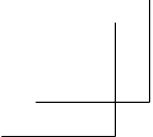
「知道，已經跳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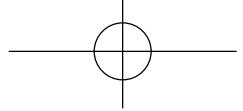
「噢噢、哦，好，沒問題的。用得開心！」

這個人……叫「和歌森勿棲」吧，亮粉色短髮的男孩子氣少女，雖然乍一聽話很多很健談開朗的樣子，但該不會心中是個社交恐懼症患者吧。

至少白夜就不需要擔心這種事。白夜根本懶得去在意社交方面的條條框框，別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根本就不關心，只要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就足矣。——故而，不會社恐。

「然後功能表應該會是英文的、就你可以那個、那個……好像是叫Aupsion之類的，進去可以改語言設置。改成日文。」





56

郵件 地圖 裝備 背包 技能 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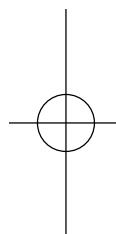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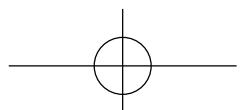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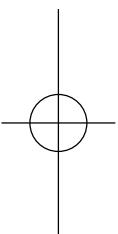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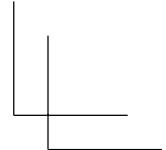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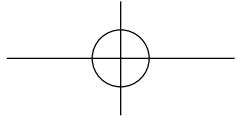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ID : 黑羽諒璃 #001

角色等級 : 12 級 (481/1687)

當前所在區域 : 佩蒂利亞大陸 · 艾茲維澤區域 · 毒沼礦穀 · 峽谷主礦區 · 東南 · A

白夜視線上下掃過所有行項，沒有英文字元。「我這裡好像已經是日文了。」  
「已經是日文了？！遊戲應該在註冊時沒有給予選擇語言功能而是完全預設為英文才對，不過註冊問話確實會根據你申請公測名額時的填寫位址提供日文字幕、英文語音……」「那些、好像我都沒有經歷過。」白夜碎碎念。遊戲體驗大打折扣了，甚至沒有最激動人心的填名字捏臉環節——呃、……但這些環節，好像本來就不會存在，至少在TBO會是如此。  
菜單。功能表的話……





- 雜記  
- 設置  
- 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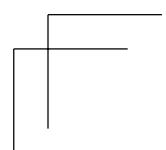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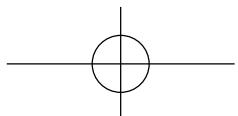
<選擇·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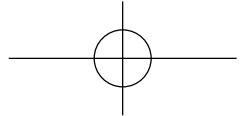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細膩角色等級：  
經驗值：481/1687



「基礎資料」

生命：1200+500  
魔法：200+0  
力量：40  
堅韌：  
智慧：  
靈巧：  
凝神：  
24 26 10





(怎麼又是這種猜啞謎資料體系……不過一想到是TBO這樣複雜的MMORPG，設定又好像合理了起來。這個看上去像點數分配，生命值魔法值後面出現了加號應該是後天裝備的影響，可其他五項像是基礎值點數分配，也就是無法被裝備加成。為什麼要把這兩種資料上下連在一起？是設計缺陷吧。)

攻擊力……攻擊力具體數值在哪裡有顯示？底下還有個「詳細資訊」的按鈕，裡面的話……

「涼琉璃，小心，有怪來了！」勿棲在白夜背後說道。

「那個、其實我叫……」

心中念道Close，菜單果然立刻關閉。白夜不知為何便想到伸手朝背後抓去，似是摸到劍柄一樣的物體，提出來一把雙刃長劍。

劍……啊，能不能換武器？現在去翻裝備欄的話肯定來不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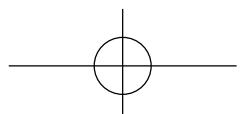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來著為飄浮在空中的紫色水晶塊，周圍環繞著小得多的水晶粒緩慢繞本體公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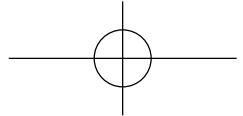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這個是……」

「你仔細看，是不是有『紫色詛咒水晶』的名字？」

「這名字怎麼這麼老掉牙……」

水晶「怪物」的身前逐漸顯現出一環光圈，其中心竄出一道紫色射線，朝白夜刺來。





白夜舉劍一擋，射線卻直接穿透劍身直擊她腹部。「呃咳、！」第一道射線由另一隻水晶怪物處射來，她在關鍵時刻反應過來這屬於魔法攻擊無法被物理武器阻擋，朝著側邊一閃，躲過一擊。

「這種怪物防巨高，你用魔法攻擊……不對，你是不是不會施放魔法？」勿棲自白夜後方幾步上前，抄出兩把看上去根本沒有劍刃的長劍，擋在白夜身前，「你看看有沒有辦法隨便轟個魔法出來。」

「火元素、我……對了這個遊戲有元素限制嗎？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元素啊。」

「啊、低階魔法照理說應該是會學幾個的吧？只要不是地元素魔法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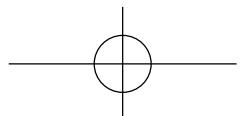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地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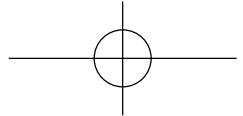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勿棲雙劍向兩側甩去，朝前猛衝，在抵達水晶怪跟前半步時於身前交疊雙劍，劍身相互撞擊，往前邊轟出一道肉眼可見的衝擊波。

這屬於什麼派別什麼武器……白夜略為驚奇。依靠劍身撞擊產生衝擊波？衝擊波的方向是憑藉什麼控制的？

「喝啊、！」勿棲將右劍猛擊向未被擊退的第一隻水晶怪物，略砍入其石制表面，再由左劍朝右劍劍身斬去，但聽「當」響一聲，水晶怪的表面炸散出碎石粉末。白夜凝神一看，方才那一劍衝擊便已斬去它 $1/3$ 的血量。

「如果可以幫我下的話……」勿棲揮劍擋開先前那只水晶怪的撞擊，又被另一隻擊中。





不過她看上去只是遊刃有餘地站穩，雙劍交叉反沖而去。又是「」的一聲，「當」的一撞，兩隻水晶怪都已殘血。

或是被金屬撞擊的響聲吸引而來，一隻全身散發著與周遭礦石如出一轍之幽藍螢光的蝙蝠形態怪物朝著二人一怪飛來。白夜見狀，舉劍便朝蝙蝠斬去，但不知是慢了半拍還是怎麼，被怪物順利避開。她趕緊斜著再接第二劍，卻因為揮動幅度過小而只是削去了蝙蝠一丁點生命值。

「熒、熒石礦蝠！」

「那個超好打，中一劍就砍死了，就是速度高！」勿棲對付起僅剩的一隻水晶怪。

「我沒能砍死、——」這回，趁著蝙蝠朝自己咬過來的那決定時刻凝神朝其一劈，蝙蝠被斬斷成兩半，爆出藍色的血漿摔落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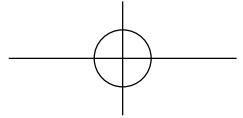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好血腥的特效、完全是按照真正的生物在做嗎……

「啊、你也幹掉了，恭喜！」

白夜緩慢兩步走到蝙蝠屍體旁，俯下身。屍體渙散出五彩的光芒，爆散於空氣之中消失無影。一個手掌大小的寶匣出現在白夜的視野內。

她意圖去取，卻聽勿棲在她背後提醒道：「如果你是在撿掉落物的話，會自動進你的背包。你直接去拿是摸不到的，我前期試過。」

果然——手直接穿過了寶箱的模型，好似那裡什麼都不存在。



「喔噢。」白夜傻傻地應道，「你來這裡是刷級的嗎？我不知道去哪裡刷級。」

「哇、諒璃你是應該才剛進月星世界吧，這、就就想著刷級？」勿樓口吻複雜，「應該好好地體驗一下呃……系統、怎麼說，就、環境，比擬真實的環境……」

「我剛進這遊戲的第一秒就從懸崖上摔下來了。完全沒有進新遊戲的體驗……可能是這個帳號的原主原本是在那懸崖附近登出的，然後我登錄後就是出現在那裡。我現在對這個遊戲什麼都不清楚，包括基本系統、資料計算方式之類的……一概不知。」

白夜在句末稍微頓了一下。**此時是**系統跳出半透明彈窗顯示怪物掉落了「蝙蝠血液×1」、「熒結黑翅×1」、「錫安×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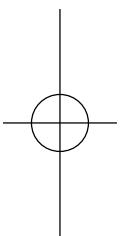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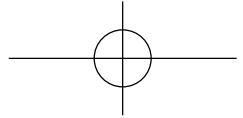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你那裡的情況還真的是非常難懂呢……」勿樓不自覺點了點頭，「乾脆就由我來跟你講解一番？還是你想自己嘗試弄懂，保持自我摸索的成就感。」

「後者吧。」白夜不想和剛剛認識沒多久的人過多交際。此刻**雖然未對勿樓坦白，但她只是想在問清楚如何保命後立刻開溜。**

「沒關係嗎？我看你對系統特別陌生。我只給你講一下註冊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也行，這樣可以多少彌補你沒法再遇到一遍的流程。」

「可以吧。嗯。」白夜含糊地答道。

真是無奈……好像要問清楚遊戲系統**是怎麼一回事**的話，確實有必要進行最低限度的交際行為。



**被當成伸手黨之類……**

爾後就更難問出答案了。

「我確實錯過了註冊的……」「先等等、……！」她的套話被勿棲豎起的一根手指給打斷：「先別出聲——嗯，好像是沒錯了。腳步靠近的回聲，你聽到了嗎？」

白夜疑惑：「有什麼聲音嗎？」

「嗯、……是、我猜是、那個傢伙，要來了……」勿棲放低嗓門，輕輕講道，「諒璃，我能問一下你現在幾級嗎？」

「12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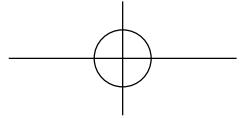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啊、那就糟糕了……」

**你說**，那個傢伙，？」聯想到這片礦區幽深昏暗的環境，白夜的第一反應是循聲守衛，  
「是什麼很棘手的怪物嗎？」

「沒錯……巡邏巨人，推薦等級是20級，看來我們兩個疊在一起都沒有勝算。」

白夜思考兩秒，詢問：「20級……是完全無法造成有效傷害？因為如果只是攻擊力高  
的話如果我們完全不被打中……」

「是那樣，那東西的防禦力比我的攻擊力要高出太多。我全走的血量和擊退能力，要跟  
那東西硬碰硬只會被打回復活點。」



「但那樣的話可以迅速回城……」

從復活點確實可以迅速回城，但被打死真的很痛啊，雖然疼痛只有現實的四分之一，但如果死亡是無限痛苦的話，再怎麼砍也會極其難受。提前聽我句忠告，你不會想在TBO隨心所欲死的。」

「只是死亡」的痛苦的話，我覺得我是無所謂。」白夜嘀咕道。

「啊？！可真的別，我新手期獨行死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帶著這回總該最後一次死了，結果但凡我沒成功盾反回去的攻擊都能砍掉我一大茬血，怪我真沒點多少防禦力。」

脚步聲愈漸接近，這會兒白夜也能清晰地聽出聲音來源的方向了。

兩人沒敢出一口大氣，屏息凝神思考對策。白夜見勿樓朝著岩壁方向稍作挪步，也踮起腳尖跟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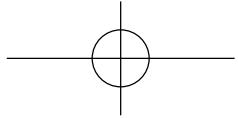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我不確定那傢伙是不是靠聲音辨位的。」

「啊、？」白夜無語，「所以為什麼要……」

「只是因為那個巨人每次都能在我戰鬥之後精准朝我這過來啊，導致我都沒法在同一個地方逗留超過三分鐘。」

「會不會是靠地面的震動……」白夜說出半句話。

那巨人已經從遠處的一根大型石柱後顯形。雖然步伐緩慢，卻已經露出警示游標。懸浮著兩行生命值，以及「危險敵人」的橙色標識。凝神注視，其頂端又跳出「螢光巡邏巨像」



的字樣。

這種毫無新意的名字，製作組需不需要誰幫忙給怪物起名啊？

「這我倒是沒想到。總之……呃」勿棲拿劍的手一抖。

「所以現在的話……」

「完全打不了。我們先撤吧。」

兩人撒腿狂奔。白夜只聽到後方傳來像是光線炮聚能一樣的聲效，趕忙問勿棲道：「這個怪能遠端攻擊嗎？！」

「可以！！」勿棲邊疾跑邊頭都不回地應道。

怎麼不早告訴我……！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朝著右邊一個閃身，不知道怎麼就控制著角色朝右前方翻滾過去。與此同時，一道藍白色的光柱與她的左臂極近距離擦過，末端打在前方岩障上，碎石伴著紅黑色的火光破散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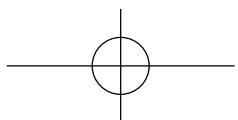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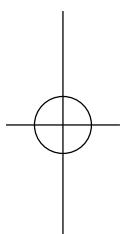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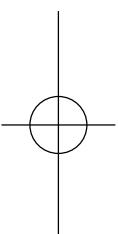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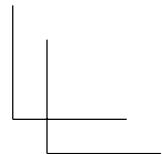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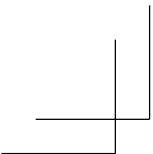
同時，自己眼中所見的一切影像，甚至自己的行動本身，都慢了五倍。眼前是系統提示窗跳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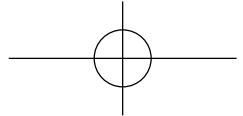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成就達成：光線追蹤失敗

達成條件：在快被光柱擊中的前 $1/8$ 秒閃避攻擊 1/1

獎勵：物理閃避率 +0.1% (永久)

「諒璣！——你沒事吧？！」





周遭速度恢復平常的瞬間，腦中已經飛過無數古怪念頭的白夜這才連忙自地上起身又跑。勿樓一個急剎轉身，兩把劍手中緊握就位。

「躲開了！」

「太好了、！」她一見白夜沒事，上前要拉白夜的手一齊跑走。

「你、你先走！」

「什麼？！別啊，現在不需要誰幫忙殿后！地圖前面有個彎道，從那裡走兩個人是可以一起逃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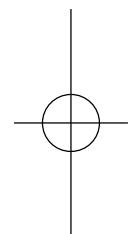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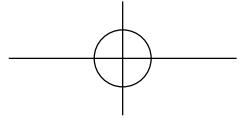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你聽我的、你先跑！我待會跟上來！」白夜毅然決然地轉過身去，後退幾步，雙眼直瞪那不斷朝自己緩慢邁步的巡邏巨像，「快點，你這樣站我後面會影響到我！！！」

勿樓一愣，三四秒沒能憋出一句自認為合適的回應。

白夜微俯下身，兩腿作勢彎曲繃緊隨時朝身體右側猛衝。見巨像在與自己仍舊保持一定距離的情況下又一次決定使用光柱攻擊，她立刻心中叫好，隨時準備進行閃避。

如果閃避能夠獲得成就，成就則能帶來永久數值加成……  
那麼只要通過不斷閃避敵人的攻擊，說不定就能獲得更多的加成。成就名稱後面有著羅馬數字的1，那就是代表還有更加高階的版本。可能是更小的躲避區間，可能是更高的成功數需求量。不管如何，白夜想要一試。

「諒璐你到底想做什麼啊！—你不是我這種血牛加點，你真的會被一炮直接轟死的！—」



可惡，不要吵我……！白夜腦中念道，卻未直言不諱。

——只要這次也成功閃避那個光線攻擊的話，想必十有六七會對下一項成就的獲取進程造成影響。

彙聚能量般的音效再次響起。這回的來源，是於白夜的正前方。

來吧，我會如同方才那次一樣及時閃開。用你的攻擊，為我貢獻遊戲進程的數值。光線自石像胸前逐漸轉為暗紅色的開口直射而出，見此白夜雙腳立刻猛勁蹬地，順帶上半身同時向右側扭去。伴隨著光線的灼熱破空聲，仍位於半空的白夜只覺得腰側冰涼，整片酥麻。尚未兩腳落地，這冰涼感便化作了滾燙的強烈灼燒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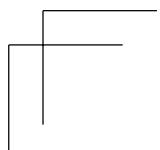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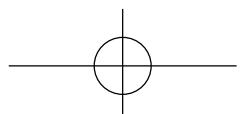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呃……！……嗚呢，疼、好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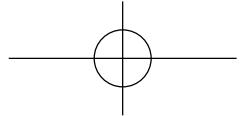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無法著地。腳在觸碰到地面的那瞬間就像被抽掉了骨骼一般，整個人重重摔倒在石制的地面上。

眩暈、疼痛。左側腰部被嚴重燒傷的灼痛，以及右半身著地摩擦造成的擦傷。雖然感覺確實不如在現實中受傷般劇痛難忍，但還是痛得令她眉頭緊皺。

視線左上角產生了變化。不、整個視界的邊沿都緩慢閃起了紅光。**自己的生命槽出現一道長長的紅條，直接吞噬了所有的綠色部分，好像正以每半秒丟失上限值八分之一的速度向左端縮窄。**

自己……可能是馬上就要死了。





僅僅是一擊未躲開，居然直接被打光了生命值。勿棲說得沒錯，連遊戲基礎操作都尚未熟練的自己根本不可能是這個高危險度怪物的對手。

「回復……！」

「哎、？」生命槽的最左端，忽然一道綠光閃出，將紅條僅剩的部分全部覆蓋回了綠色。方才經歷的灼燒感與擦傷……也僅剩下腦海中對應的印象，原先受傷的部位已不再持續產生實際疼痛。

抬起視線一看，勿棲正將一塊已經消失大半的紅色方晶懸舉於自己身上。這是……恢復用的道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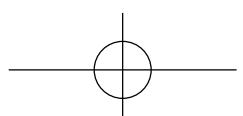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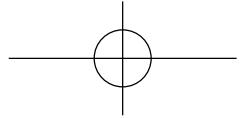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你到底在幹什麼！快跑！！」她丟掉快完全消散的方晶，向白夜伸出一隻手。

「啊——」白夜在短暫的猶豫後，還是將手搭在了勿棲伸給自己的那只手上，自己隨即被她一把扯起。

趁著巨像還與她們保持著一定距離，兩人迅速繞到岩障後方，沿著一條窄道匆匆逃跑。「確實好危險，那就是20級的高級怪物……攻擊力真高。」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啊剛才？！我都說了不需要你殿后，不要犧牲自己啊！！！」白夜咬了咬嘴唇，也沒遮掩，直接向勿棲坦白道：「我才沒打算犧牲自己。成功躲開攻擊的話，會得到數值加成。」





「是為了刷成就嗎……但、總之，就算你想刷成就，現在你的等級也絕對達成不了絕大多數成就的要求。像那種閃避成功類的成就幾乎沒有人會去主動嘗試，因為實在是試過的人太多了，失敗率也太高了！完全只能靠運氣，不要去主動刷那些東西啊笨蛋！」

「抱歉……下次我會在安全點的環境下試試的。」

「你、哎喲，唉……你是真的不理解我想要表達什麼……」勿棲歎了口氣，抬頭向著峽谷灰黑色調的上方望了一眼，「不糾結那些東西了，總之再怎麼我也該返程了。諒璃你打算回城嗎？」

「嗯。顯然。」

顯然，剛進入月星世界後的最佳落地場所，並不是這種遊蕩著能將自己一擊斃命的高危怪物的昏黑峽谷最底端。新手體驗近乎全無。

乾脆點：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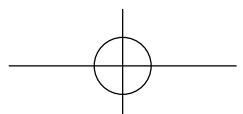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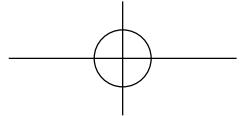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想必只要這個短髮女生還反應得過來白夜**實際為剛進遊戲的新玩家**，就能推想到這一環邏輯。

勿棲思索兩秒，詢問道：「那麼不介意的話，諒璃想要和我一起回城嗎？我覺得你一個人回去的話可能要被這些十幾級的怪折磨得夠嗆。」

「是的。可以一起回去。」白夜生硬地給予了答覆。

「那麼我們也該動身了。這裡太不安全，那傢伙還沒被幹掉，遲早還會找上我們。」勿棲





左右張望，隨即道：「你跟我來吧，我記著回去的路線。」

白夜跟上開始行走的武器，直截了當地詢問：「既然有20級的危險怪物，這片區域究竟是幾級的野區？」

「推薦等級14，你才12級。」

「推薦14，但卻會刷出20級的怪物……」白夜若有所思，「那你現在是……幾級？」

「12級。」

「這不是和我一樣嗎。也是比推薦等級低了2級。」

「所以我之前才跟你講，我們兩個合力也打不過那個巡邏巨人。」勿棲搖搖頭，「但是，至少我懂遊戲機制大致是怎麼一回事，諒璃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忽然出現在這種地方跟1級新玩家沒有任何區別。之後你在進入10級以上的區域前，還是得先熟悉基本遊玩方式才行。」

「嗯，我會的。但我想要知道，你的那對武器是……」

「你那麼關心我的事情呀。明明你都差點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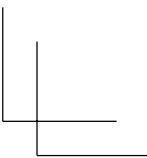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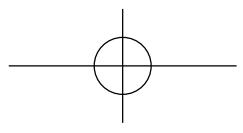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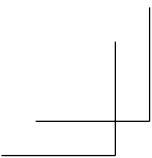
「並沒有很關心。」白夜不再說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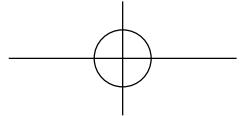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二人沉默著走了幾十來步。

勿棲回頭：「我的這對武器，諒璃很感興趣？」

「嗯。想知道。」乾巴巴的應聲。

跟前的勿棲隨即答道：「我這對武器的學名應該是：反沖雙刃劍。哼哼。」





「啊，沒有聽說過這種武器。」

「那是當然，因為這是我想出來的武器！」勿棲的語氣，聽上去有些小驕傲，「不過，諒璃的長劍很帥啊！是較為稀有的素材打造的吧？不過、該說因為這是……呃、諒璃過世的那位朋友打造的，所以你也不太清楚實情……嗯……」

白夜開始對TBO的裝備打造機制有些眉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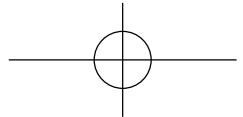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可以依靠想像力自己設計出曾經並不存在於任何遊戲的武器類型並使其出現于遊戲內部正常使用，甚至保證強度的同時被強行維持了平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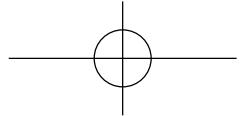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TBO內的玩家自由度難以想像地高……卻又被主控AI所精心管控，這般自我發展、自我平衡的遊戲系統就算放眼先前所有3A大作都絕無他例。

「嘍嘍對對對對，遊戲註冊時其實也沒那麼複雜，TBO給你自由設置的東西其實少得可憐，完全是讓你在進入遊戲後自行發展**自行決定的**。新手進了遊戲大都雲裡霧裡不知去哪裡幹什麼好，過來人試探了機制好久才總結出最初的角色自訂與後期**角色**發展間非常有限的關聯。」

勿棲的語氣，包括她所敘說的內容，讓白夜怎麼聽都覺得她已經算是個老玩家了。但……對方也只有12級，而且TBO自公測開始也只到第六天。算上對比現實世界時間流動的減緩，或許面前這短髮女生的真實游玩時長委實不可估量。

「那個……」為了確認勿棲的個人經驗是否真的值得聽信，白夜還是打算提前核實一下





勿棲的資質，「能再告訴我一件關於你的事情嗎？」

「嗯？什麼呀，註冊的事我會慢慢告訴你的。」

「其實是關於另一個話題……勿棲的話，玩月星已經多久了？」

「我是公測第一批入選的玩家。現實時間的話……每天都在玩，今天算是第五天吧。」勿

棲減緩腳步，腦中邊做著計算邊言道。

「那……不是現實時間的話呢？」

「哼哼，你猜。」

「就是猜不到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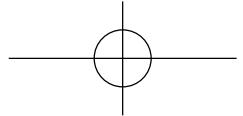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勿棲神秘地笑了笑，轉過頭說悄悄話般輕輕答道：「兩千三百多小時，這是我的真實遊

玩時長。」

這片世界由四大元素組成，分別為風、地、水、火。

遊戲之初，唯一能夠自主設定的選項便是與此息息相關的角色元素：在四者中挑選一者，使你的角色元素歸為其類。只可惜，註冊時沒有人知道這些元素都對應了什麼特點，完全只能憑藉猜想、見解、喜好去決定自己想要獲得的元素。

除此之外，遊戲在註冊時沒有起名、沒有捏臉，僅僅只給了你10個技能點數，去按你的



喜好分配給力量、堅韌、智慧、靈巧、凝神。

目前這五大能力點與具體角色數值的關聯尚不明朗，只知曉力量會影響物理攻擊；堅韌會影響物理防禦甚至魔法防禦；智慧則能影響更多的魔法防禦與一定程度的魔法攻擊；凝神則也會加強魔法攻擊，卻同時影響爆擊率、命中率、閃避率等一系列副資料；隨後你會發現，靈巧也會影響命中率與閃避率，順便提高你的移動速度和攻擊速度；轉了一圈，力量居然也能提高攻擊速度，而堅韌也能提高移動速度，看似只與魔力掛鉤的智慧居然也能提高爆擊率。這般複雜的關聯很難令人不懷疑五種能力點會相互糾纏影響，再一齊使你的角色資料產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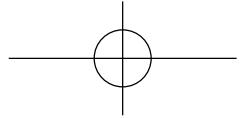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角色每升一級，便會獲得10個額外的點數。此後，最大生命值會相對地增加100點。而升級所帶來的提升截止於此。

與之相應，雖然生命值可以被角色的裝備所影響，五大能力點卻只能通過升級並分配點數增強，無法被裝備後天影響。裝備能改變的只有你的具體角色資料。

（說到底，比起謎語一般的五大能力點，玩家的角色具體資料才更有意義吧。而且勿棲也是這麼認為的。）

所以——白夜心中問道，這個遊戲練級會有多難？

雖然聽了勿棲所述說的就明白了。2000多個小時的遊玩時間，爾後才升到12級。據說這遊戲滿級是300級，不知道要玩幾萬還是幾十萬個小時方能抵達這遠在天邊的百位數。



已經順著開鑿在崖面的坡道走了不知是否有滿一小時。途中已經幹掉了七八隻蝙蝠、十幾隻水晶怪物和五六個端著礦鎬的矮人魔物。隨著海拔逐漸朝 0 攀升，身上散發螢光的怪物逐漸不再常見，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洞穴蝙蝠、毒蜘蛛類的普通怪物。

三光派的勿棲雙劍齊出，沒放過那些魔物幾次活路，一路上白夜跟在後面補刀撿了將近半數掉落物，光作為遊戲貨幣的錫安就撿了小五百。一看角色經驗條卻沒怎麼動，↑96/1687。按理說就算一隻怪只掉一滴經驗，也該不止 15 點經驗值了吧……

瞥了一眼所在區域的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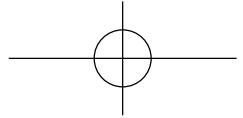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當前所在區域：佩蒂利亞大陸·艾茲維澤區域·毒沼礦穀·峽谷岩壁·上段·A

事實上……一路走過來，還沒見過有哪個地方存在區，白夜都懷疑是不是製作組壓根就還沒來得及分區。兩人正在向著地表行進——這也顯而易見。

「不用傳送水晶嗎？」白夜曾問。

「我也想啊……我們兩個的傳送水晶比較基礎款，必須要到迷宮以外的地方才能使用。」就在頭頂上方不遠的高度被紫黑色的霧層遮罩，不見正午天日。正因光線無法穿透濃霧，崖邊坡道一片昏黑，所幸牆側懸掛的礦井金屬燈內那橙黃色的昏暗火光照清楚了石頭坡道大致的輪廓，勉強不至於令人步子踩空。

「高級的非常稀有嗎？難不成是什麼怪物的掉落物？」白夜是指傳送水晶。既然有基礎



款，那也該有更高級的版本吧。

「非常貴，你可以理解為要出來打一天材料的話可能撿到的錢80%都貼給迷宮傳送水晶了。」

「這樣啊……」

白夜抽出長劍，斬落一隻尋常種蝙蝠。

果然，自己還是不喜歡近戰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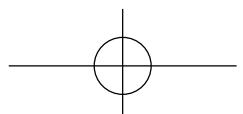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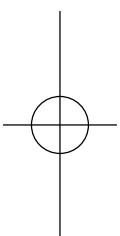
如果有**一把弓的話……**就好了。不需要花裡胡哨的特殊武器，**一把能射出箭的普通的弓便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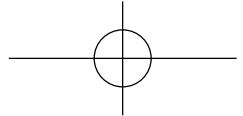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不知道在TBO裡要切換武器流派會有多複雜。畢竟前十級重要的點數分配階段不可逆，後期要升級也會變得困難數倍。更別提若是要從近戰轉職到遠端系，前期點數的分配可能完全就該是另一個大方向。要是有洗點用的道具就好了——但在這種自由度過高的模擬真實世界，「反悔」也會相對地極其昂貴吧。

對了，自從上次檢查經驗值以來，這還是自己砍死的第一隻怪來著。

趁此機會查看一下經驗值的變化吧？

經驗值：496/1687





「……呃，沒變。」白夜忍不住發出抱怨的聲音。幸好走在前面的勿樓與自己保持了幾步遠的距離，應該是沒聽見自己的嘟噥聲。

不然又要被她問「怎麼啦」了，自己現在不是很想與人交流。

方才勿樓已經將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大致講述了一遍。白夜成功將絕大多數都記在了心中。簡單點來說，五大能力點影響角色資料，但方式不明。

裝備可以影響角色資料，但不能直接改變能力點。那麼能力點就相當於白值，裝備是協力加成。

再者，玩家可以選擇四大元素風地水火中的其中一種元素，並以此改變自己的遊玩方向（比方說，修煉對應元素的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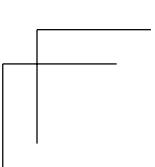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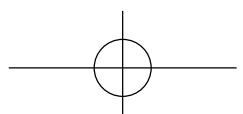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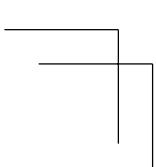
「話說……你的元素、我看不太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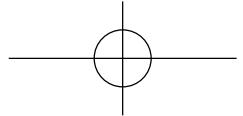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嗯？是什麼意思？」

「因為，玩家名稱的游標應該染上的是與元素相關的顏色，紅色對應的火、綠色對應的風、棕色對應的地，以及藍色對應的水。比如，你看我的是不是象徵地元素的棕色？」

「是這樣。」

「但我看諒璃你的游標是灰色，而且注意了好幾回都是一樣程度的灰色。不可能是光線原因吧。」勿樓饒有興致地盯著白夜頭上的玩家姓名游標看了半天，好像這顏色會因她直勾





勾的視線而突然轉變為紅藍綠棕的其中一者似的。

「啊、」白夜顯然更不可能知道這是為什麼。她到現在還沒能從自己的狀態列中找到「風、地、水、火」中的任何一個字。她的打算是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後於角色詳細資料介面仔細查詢。

……總之，搞清楚角色資料與元素選擇後，話題回到了有趣但自由度極低的遊戲註冊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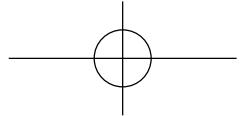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註冊玩家帳號之際，遊戲會自動讀取玩家的真實姓名與生理資料，並以此作為玩家的口與遊戲中使用的樣貌模型。有關自己的樣貌究竟是如何被程式讀取的，目前最老的一批玩家間流行的猜想是，儀器通過某種方式讀取了你腦中的記憶，包括但不限於：你照鏡子時所見到的你的長相，以及你對自己本人的整體個人印象。

這猜想乍一聽還挺有道理，但仔細想想就明白其並無說服力，因為再強大的儀器也無法辨識出自我欺騙的產物或從根本上錯誤的認知，可月星讀取外貌的方式準確細緻到令人歎為觀止；目前玩家圈內還沒有遭遇過角色樣貌與真人樣貌間出現顯著差距的錯誤。

「但我只在月星世界內才留了短髮喲。」勿棲擺擺手插道。

「是因為……不希望家裡人看到嗎？」

「家裡人倒是無所謂啦，主要怕是被朋友們看作怪人。我們學校的女生大多家裡很有錢，



濃妝豔抹的。我樸素點的打扮還無所謂，要真的留個男孩子氣的髮型就可不得了啦。」

「朋友……」朋友，這是白夜不會主動聯想到的存在，站在其他人的立場時也不例外，「你，認為那些可能會把你當成異類的人，也算得上朋友嗎？」

「嘛、朋友本來就是很脆弱的關係，倒不如說大家也有在相互利用的感覺。班級內的朋友圈——只有拽緊了小團體中其他人的衣袖才不會被所有人孤立，雖然幾個女生內部也很難維護出令人產生安全感的友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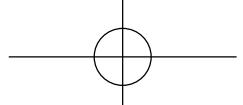
勿樓對友誼的個人見解引起了白夜的半點興趣。走在後面的她開始偷偷翻動諒璃的背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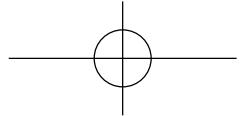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各種各樣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有何作用的素材。有植物、礦石、怪物的素材、藥劑……還有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只能通過圖示判斷出大概是某種裝備所需的稀有零件的素材。各種道具和素材的名字起得那叫個花裡胡哨，劍與魔法中世紀背景類遊戲內常見的那種不說大白話會死、語言完全不通的氛圍這不就完全營建起來了。

還是什麼「鐵礦石」、「煤礦石」、「堅硬的木枝·紅樹」之類的名稱比較親民易懂。但為什麼這些最基礎的素材卻都是持有數量相對較少的？

「所以這個帳號的主人，是諒璃現實裡的朋友嗎？」偏偏勿樓長篇大論中的這一句話被自己的耳朵精准地揪了出來。

「對了、我到現在還沒來得及說明。我的真實姓名不是黑羽諒璃……其實我之前跟你





說了你就該猜到了吧。我的名字……」自己的名字，自己當然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但……真的有必要將自己的個人資訊告知一個人才認識不到一小時的同齡女生嗎？既然  
程式允許自己頂著根本不屬於自己的名字到處閒逛，是否還要對過路人說明這並非自己真  
名？

「啊、是的……但因為也不知道叫你什麼，所以就直接喊了你的口啦。」

「那麼叫我白夜吧。」

白夜的嘴中不由自主竄出了這句答覆。該死，明明想好要先藏著自己的真名，怎麼就一  
不小心說出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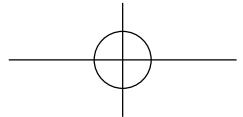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白夜桑？很特殊的名字啊。這是你的名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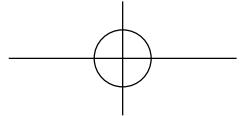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嗯……確實，或許算是個特殊的名字。」她倒也沒怎麼在意過自己名字的特殊性。

但……被一個並非要來欺凌自己的非親非故的外人稱呼為「白夜」，這好像還是多少年  
來的第一次。

不知為何，光是聽到身前的這女生直呼她名字，繫繩至今的雙臂竟然會稍微有些放鬆。  
有這種身體反應，意味著自己的內心深處還是期待著會作為「自己本人」而被他人認知、認  
同吧。

白夜無法理解她自己的邏輯。渴望被認同？為什麼，這樣的認同就算發生了又有什麼  
意義？作為「自己」？就算是作為諒璣又怎麼了，她也沒有多優秀，也不是天才。作為誰





都無所謂，被不被認同都無所謂，反正都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全名是向瀨白夜。」既然成為誰都沒有任何意義，那自己在姓名問題上遮遮掩掩也只是浪費精力。

「是很可愛的名字，羨慕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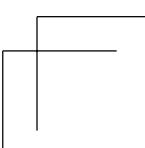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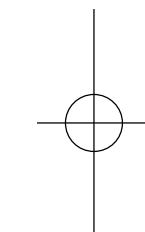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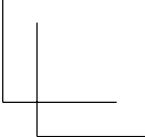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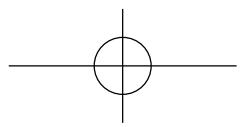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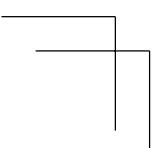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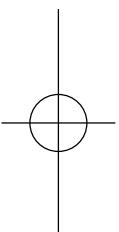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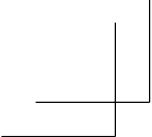
……嗨喲，自己怎麼這麼無聊啊。就因為這種事情就放鬆警惕？對面可是遊玩了2000小時的玩家，憑什麼如此關懷照顧一個和自己同等級，還自稱什麼都不懂的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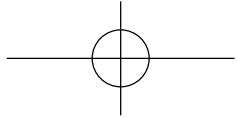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這種善意絕對不是免費的，絕對是個幌子；那這女生又是想做什麼？既然不是純粹為自己講述新手註冊的流程，那又有什麼其他目的？

白夜無法做出猜測，她只堅信這女生動機不純。怎麼可能會出現這種大好人，開什麼玩笑，就因為這裡是遊戲世界嗎？她固然把月星當做新世界，當做可能的天堂，但只要是牽扯到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她就無法放下警惕去信任對方。

所以，為什麼光是聽到對方喊自己的本名就大意地放鬆警惕了？不怕對面是在跟自己套近乎嗎？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想再去想那些了。  
我可以信任你嗎？這樣直接問出來會被當成神經病的吧，而且對方若心懷鬼胎也不會坦言真相。





所以只能靠猜想。靠一廂情願的第六感。

但，既然是遊戲世界……做出選擇時承擔的風險便遠不及現實世界的程度，而選擇錯誤所招致的後果更不會造成堪比現實的悔恨與痛苦。

若此刻確為代價與風險這般不足掛齒的場合……那就，至少讓我做出一次我所渴望至今的抉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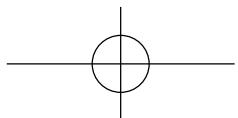
我想要試著信任此刻正走在自己身前的這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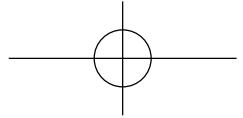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這個人，這個女生……她的名字是、

……「和歌森勿棲」。這還是白夜第一次在心中默念這女生的名字。Wakamori Nasu。  
還真是有趣的名字，不比自己的「向瀨白夜」要好討論多了？要是直接讀給她聽的話白夜還會以為這姓名對應的漢字是「和歌森茄子」。乾脆以這個為話題稍微進行某種程度的答覆？剛剛的自己居然完全沒想到如此絕妙的應對方式……

「哪有，你的名字不也能寫成‘茄子’嘛。」

成功回復了對方一句話：這便是白夜思考數十秒後進行的嘗試。雖然語氣極其乾癟，雖然已經隔了十幾秒，這根本已經算是冷場了。





「啊、噢噢！你是指我名字，勿樓，對吧？這讀音，自我介紹的時候很多人都猜寫成茄子呢，哎呀哈哈……真是太太太讓我頭疼了。」

這樣的話……算是成功的答覆了吧？白夜心中略為欣喜，卻也忐忑不安，不敢再去揣摩勿樓對她這句話的反應究竟算好算壞。

正在因陌生的展開而膽怯的白夜，忽然感知到由天際射入身旁峽谷中的一束光芒。不……這並不單單是一束光芒而已。四周的一切景象正在逐漸亮堂，視界也跟著逐漸開闊。

她默念打開了系統功能表，心中快速讀出她們此刻所在的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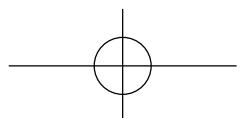
當前所在區域：佩蒂利亞大陸·艾茲維澤區域·毒沼礦穀·峽谷岩壁·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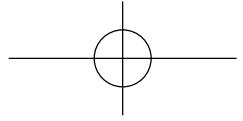
現在已經到峽谷的入口高度了。這便意味著……她抬頭仰望。自己的頭頂上方——那是一抹愈漸清晰的蔚藍。

撥雲見日般，籠罩頭頂的黑霧緩緩地散去。金燦燦的陽光自峽谷頂端撒下，懸崖石道原先昏暗陰森的氣息現今全無。

「是陽光……」

白夜似乎是好久未曾意識到，哪怕是單純的日光，居然也會成為這般令人心曠神怡的事物。





越來越接近了。瞧見月星世界藍天白雲的那一時刻。  
瞧見……這新世界的模樣。

不由自主地，白夜加快了腳步，直至已經感受不到上坡的疲倦，感受不到附近魔物的潛在威脅。

峽谷之間，卻是輕拂而過的徐徐微風。泥濘濕土的草香味，掠過頭頂的鳥雀發出的悅耳鳴叫。腳旁那深不見底的幽黑礦穀已經不再被白夜的注意所青睞。

因為自己的面前便是嶄新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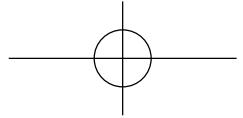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石道的結尾由瞧上去算是堅固的原木階梯銜接，引導著白夜順其臺階翩翩上行。日光，燦爛的日光，午後愜意的溫度，枝葉的陰影與沼澤野花交錯的光影畫卷，遠處偶爾蹦跳的小蛙、淺水灘之上漂泳的綠頸水鴨。自己已經記不清上一次見到野生的鴨子是何年何月。自己差點就誤以為永遠無法再瞧見大自然的真實面貌。

真實面貌啊……

……說的就好像，這裡是真實世界一樣。

這裡怎會是現實呢。

白夜張開雙臂，感受著濕潤的微風、感受著陽光的溫度、感受著滌淨心靈的鳥鳴鶴啼。



怎會是現實。  
現實永遠都不會這般美好。

紅樹林沼澤地，身旁是深不見底的昏暗礦穀。上方為白雲面積占比恰到好處的藍天，腳踩於這虛擬的大地之上，等待著她前去進一步認知、探索的，是這整個平行世界。

對白夜來說，這番或許對大部分人而言尚不完美的初次遊玩體驗，從此刻——又或許是從許久前起，便已無價珍貴。

「喂、喂！諒、……白夜，你跑得也太快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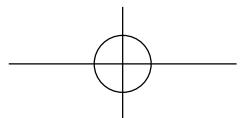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白夜緩緩轉過身去，雙手叉腰，得意地沖仍在爬上最後一階臺階的勿棲笑了笑：「是勿棲的速度太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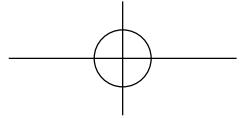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乾癟，甚至在常人看來都不包含情感的笑容。白夜已經嘗試做到最好。

再者——與先前的多少次都已截然不同。這次的白夜，並不知自己居然已在無意間展露笑容。

「要那麼快幹什麼啦，下次等等我啊。」

那麼……這便代表，自己的這次微笑，是「真實」的吧。  
真實，又為何物呢。





「那麼、你來追我。」

「哈啊？！」

「來追我。我要先跑了！」

「不是、等一下……讓我喘幾口、你是完全不知道累的嗎！！」

這世界尚未有大量的玩家涉足其內。

但回蕩在這片紅樹林中的，兩位少女的打鬧嬉笑聲，水潭被踩踏而飛濺的水花，野草因她們飛奔而過而微微彎動的搖曳——這些，僅僅這些，若僅是用以證明此世的夢幻，也已徹底足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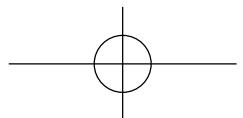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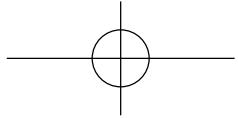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假如換做現世，人與人卻從未獲取展現分毫真實的權利與自由；那允諾人們流露出「真實」心意的虛擬世界，不該才是無可置疑的現實世界嗎？

只不過，白夜尚未意識到這層理念。

勿棲與其他的老玩家也未意識到這層理念。

事實上，在《月星-Online-》的世界裡，那段極長的歲月中都未曾有人認知到這層理念。





但這永遠都不會代表著，她們於月星的世界中抒發而出的心意為虛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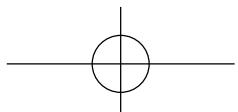
因為，「世界」從來都只是個載體而已。  
人們的「生命」，才是此世真實存在的唯一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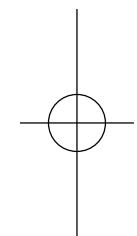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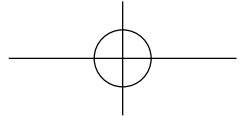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優妮瑟的生產工業街，白夜將背包中的荒原弒人兔素材取出大半，置於面前防具店的視窗櫃檯。身為NPC的老闆簡單檢查了一下白夜呈上的素材，點頭予以肯定。

「這些材料……果然正好夠做一套我可以用的裝備。」白夜自言自語道。她方才同這家店的老闆詢問了各種魔物素材的用途。簡單來說，不同的魔物會掉落不同的特殊素材，而使用這些素材鍛造裝備時則會輸出隨機範圍的結果，但有很大概率會與素材本身的特性相符。

比如說，將大量荒原弒人兔的素材用於鍛造裝備，輸出的多半是可以預見的普通弒人兔系列防具，可能是上衣，也可能是下裝……但只要鍛造者在腦海中構思出了成品的大致型態，鍛造結果就會與此八九不離十。真的是但凡離開了月星世界都無法進行的特殊鍛造系統，光是設計起來就會耗費設計者巨大的精力吧。

月星的神明……那個高智慧>，究竟為創造這一切機制耗費了多少心血呢。但既然是人工智慧的話……果然也是不可能擁有人類的感情的吧。  
能夠理解人類的……人工智慧……





……這樣的事物，真的會存在嗎？真的會存在的吧。

畢竟自己，正是身於此處。畢竟月星所創建的NPC，就在自己面前，活生生地與自己進行著本是人類才能進行的對話。

「好……看樣子是沒什麼問題了。那麼黑羽小姐，明早九點你就可以來俺這兒取貨。」老闆照說，一邊拾起一片皮革端詳，「小姑娘為什麼對增加移動速度與閃避率如此執著？我們人類通過神之視野所能瞧見的那所謂‘閃避率’可並不是自行發揮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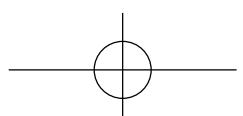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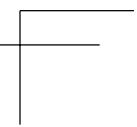
老闆的意思也就是，角色資料裡的那個「閃避率」並不是由程式自動計算躲避成功率，而是會在角色本人嘗試閃避時易化閃避動作，包括增加對閃避成功方式的直感、那一刻自身的反應速度、對身體的緊急控制協調程度之類的輔助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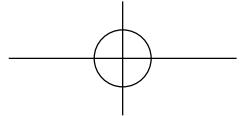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若是自己不打算進行躲閃，縱使是100%的閃避率，也會百分百被命中。

——所以最後，還是得白夜自己來做出閃避的動作。

她對此並無怨言，僅僅是需要擔心的事情多了一件而已。但現在的白夜除此之外幾乎無事可操心，這樣也只會給予她一項明確的目標：練習自己的閃避能力。

刷成就永久增加閃避率、打造裝備疊出額外閃避率、嘗試學習被動技能觸發閃避率增加的效果……雖然根據老闆所說，荒原弑人兔系列裝備無法直接增加閃避率，但這是自己如今能打造的最為理想的物理防禦起手裝備。諒璃背包裡現存的其他素材多少會對移動速度或閃避率產生負面影響，那樣就會本末倒置。





老闆方才推薦自己去隔壁一家專門生產飾品的商鋪定制能夠增加閃避率與移速的掛件。這些飾品只要額外裝備在防具上便可發揮功效，類似於給予其額外的資料。

這樣的話，這兩天在這附近收集的紅樹葉與諒璃所擁有的荒原遷徙陸行鳥的素材便可有用武之地。

接下來的短期之內，白夜就要朝著不斷收集相關魔物素材，嘗試先用裝備數值疊高閃避率的方向前行了。

「沒事，只不過是我的執念。」白夜最後簡單地回答了老闆的疑問。

「俺也只是好奇，黑羽小姐當俺沒問便是，抱歉啦！」老闆一抬手，豪爽道，「俺要開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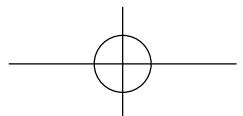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白夜愣了愣神，在老闆轉過身後才聲如蚊吟般嘟噥道：「謝謝老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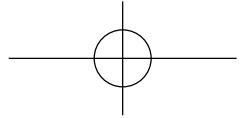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追求移動速度與閃避率。執念。難不成是什麼難以啟齒的怪異的緣由？

她當然瞭解自己究竟在追求什麼。並不單純是對移動速度和閃避率抱有莫大的興趣或喜好。

白夜所做的這一切，只是為了……守護住自己最後的心念罷了。

於是，在這異世界的祥和午後，白夜慢行於優妮瑟的街道，打造了自己的第一套遠端武具。豔陽之下，她握緊手中反射著光輝的精良鐵弓，陷入了過於長久的沉默。她已經永遠都看不到了吧……我身處這裡、活在這裡的模樣。





沒事，諒璣。

我會守護好最後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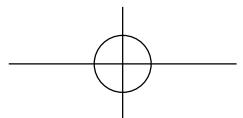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寬廣結構的三座和風古宅，四方展開，整體圍繞著一座正中挺立了一棵高大粉白色櫻樹的花鳥庭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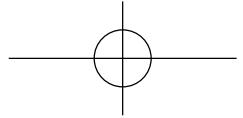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石磚地基之上的櫻木屋敷，再以灰藍色的磚瓦砌成屋頂。頂端三角結構的宅院高牆上端，匍匐姿態的青年正處於無法被旁人所觀測到的隱身狀態，手握同樣因隱身技能而藏匿起來的念寫相機。

終於等到了目標女生的出現。身影現身的角度與背景近乎完美無瑕，凝神專注地快速對焦完成。須知事項？非常明瞭。隱身解除的唯二條件如下，被他熟記於心：

1. 自己被他人所觸碰。不論是魔物、野生動物，還是玩家。
2. 自己施放主動攻擊或觸發類技能。使用相機的無傷害攝影功能則不歸入此類。
3. 超過隱身技能本身時限。自己的隱身等級已是4級，持續施放時長是8分鐘。若是持續時長結束，至少也得等到30分鐘後才能再次施放——那樣就太晚了。

久禮夏月緊閉起眼，皺眉數秒才再度睜開。這樣自己的目光便可更加敏銳。





只要位居這個場所就絕不會有人突然竄上來摸到自己，而面向其他玩家的隱身技能已被他修至極高等級，可以連續隱藏月星時長半小時而不抵達時長上限。

就算那女生不曾在此期間現身，他也有充足的時間溜之大吉，並在技能冷卻結束後再度來到此地。

而自己並非被通緝的危險犯罪玩家，就算在她們的公會建築附近閒逛也絕不會引發警報。所以，自己的處境絕對安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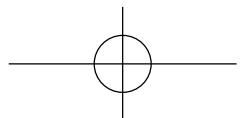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只需要照下那女生的一系列畫像，他的目標便可達成。解開和服，換上日常服裝的身姿……在大街上拍攝的話，按下快門的瞬間便會解除隱身技能效果；而一經顯形，自己便多少可能被旁人抓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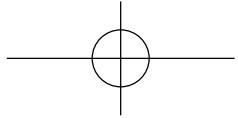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夏月也知道自己的所幹的是雷區跳舞的危險行徑。在TBO內，只是偷拍的話還不至於到遊戲內犯罪的程度，但他可不想被貼上可疑人物標籤。

所以，不論如何……一定都要小心行事。公會建築是那女生七天有四天都會出現的場所，而今日則為她必然現身的日子：月星世界的星期四。

對齊畫面中心，將那女生框在預覽框正中央。按下快門，——接著，便可完成拖延了幾周的任務。

隱身狀態在手指按入快門鍵的瞬間解除。近乎是與此同時發生，一道黑與白相間的拖影於自己面前自下而上地飛閃而起。





「什、」

「遊戲截圖 1-5-36-3 × 1」

夏月餘光留意到自己上空正有一人氣勢凶煞地朝自己方向俯衝而來，根本來不及看便直接施展出輔助技能，自藏身的牆頂朝著公會建築外界方向飛躍而出。一發子彈出膛的聲響，他心中暗叫這下完了——但單發攻擊，自己早已跳開，絕無可能打中自己。

未料到這子彈的移動軌跡於半途戛然而止，眨眼卻分裂為四道均勻直線展開的翠藍色光線，前三發分別射穿兩片牆瓦、一發打萎了下方外景的一小片花草，第四發則正巧打在夏月的腿上。他悶哼一聲，踉蹌屁股著地，轉過身邊爬邊起地繼續逃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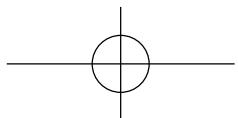
居然是魔法子彈、甚至分裂後依然直接穿透了自己裝備的護甲？！開什麼玩笑，作為遠端這也太作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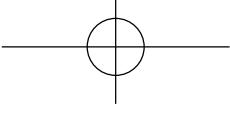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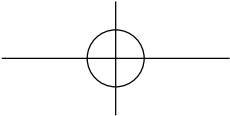
要銷毀證據嗎？來不及了，已經被盯上了，還談什麼銷毀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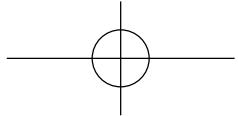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雖然可以將膠片拋棄並使其自主燒毀，但這麼冒險甚至翻車才得來的寶貴收藏，決不可在這種時候丟棄。為此，他甘願冒險逃跑。

「……」

雙手手持一把通體漆黑的火繩槍的弓道服少女並未高呼喝令夏月停住腳步。見這舉動不軌的男性玩家只是慌忙逃竄，她一言不發地從衣袖中抖出水分裂彈，用像為弓弦上箭般的姿勢般將其裝填進槍口。屆時，黑色槍體上端的火繩自主引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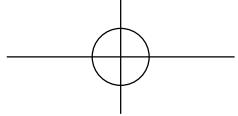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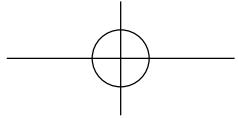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事實上，剛剛夏月在起身時刻意留了個心眼，特地花了大約幾幀抬眼觀察了對方的玩家標籤。

藍色「○」與倒三角游標，對應水元素真實玩家，姓名「月見花綾鸞」。他知道這是誰：公會津風禮社中唯一的遠端主「○」玩家，這下自己是直接惹到了職業天克自己的硬茬。

仍在靜待最佳攻擊區間的綾鸞不緊不慢地雙手抬穩火繩槍，今時才蓄力衝刺，高速追向了已逃出50多步遠的久禮夏月。

現在，兩人間的距離只相隔5步了。





## 白夜的遊戲筆記

### 「佩蒂利亞大陸」

目前月星世界最主要的大陸，也是唯一有玩家活動的大陸。圍繞著大陸中心空無一物山脈的是佩蒂利亞的八大主要區域。

### 「五大角色能力點」

TBO 玩家的五大可自由分配能力點，每抵達新的 1 級都可獲得 10 點資源值。種類分別為力量、堅韌、智慧、靈巧、凝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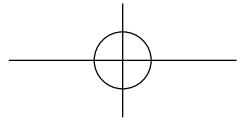
五大能力點各自對應的具體提升效果皆不明朗。

### 「錫安」

月星世界的最主要貨幣，簡稱「ZN」。

在這裡擁有足夠多的錫安幾乎就等同于在現實擁有巨額錢財吧。除了沒有辦法真的在月星世界內吃飯喝水上廁所。

雖然與葉賴錫安（Elysian）區域的名稱相似，但它的名稱實際取于葉賴錫安的超級火山「錫安山（Har Tsiyon）」。



NPC 會在錫安山附近的鑄幣廠鍛造與管理錢幣，但由於殺死魔物也會有錫安掉落，這種錢幣應該不是NPC們的一手發明。

### 「成就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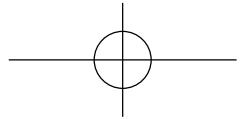
TBO 為玩家設計了一系列的成就。當完成了時常刀鑄的成就要求後，系統會為玩家獎勵與此項成就相關的「玩家屬性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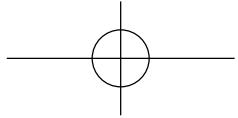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警方說，閃避類的成就會增加玩家閃避率，速度類的則是移動或攻擊速度。

成就獲得的獎勵往往微乎其微，但是是少有的永久性提升。

所有玩家共用同一套成就系統，進度人人獨立。

除了部分基礎成就，絕大多數的成就都是隱藏狀態，唯有達成條件後才會出現在**玩家資料**中。





## 第貳章：無需期望，偽世之中美夢無存

現實中的白夜其實是從來沒用過弓的。自己為何會選擇弓作為主要武器？她對此只能回答：一時興起。

但在自己決定修煉閃避技巧，並且付諸實踐的那一刻起，她便意識到持有一把輕型的遠端武器在實戰中意味著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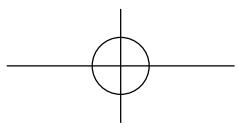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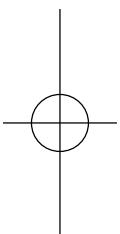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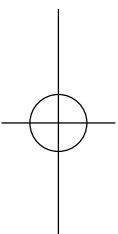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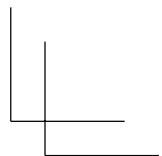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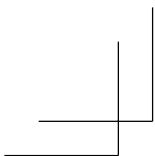
說真的，若不是《月星-Online-》的系統會引導你做出基礎的武器使用動作，白夜都從未想到真正的射箭不僅僅只是將箭身貼在弓弦上一拉一松這般簡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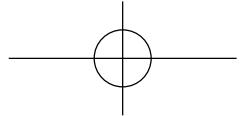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現實世界的弓可要比這個要難用多了哦。」

「我確實是有聽說複合弓的弦非常地緊……」

但白夜確實沒想到，在玩家的手臂力量會被五大能力點所增強，且痛苦類實感只留下了四分之一的這遊戲世界中，拉弓射箭也不是什麼輕鬆的活。至少，就算只是進行普通射擊這樣的動作也無法被視為忽略不計的消耗。

已經嘗試熟悉了整整兩天（當然是指遊戲中的兩天。從白夜進入TBO算起，現實世界怕是只過去了20多分鐘吧），白夜可以說自己成功將射擊動作刻入了自己的意識之中，但她都沒敢去思考換做現實的話自己的手臂此刻會有多酸痛。「實在是太累了——」說著這樣的





話休息了幾分鐘後，體力卻又完全恢復；除去了肉體上的疲勞與痛苦後，果然自己也沒有了逃避練習的藉口或必要。

除了說……自己一直打到現在，怎麼殺的都是些野生動物？不是說好的要刷幾批魔物來練習嗎？歸根究底，已經兩天過去了，自己的經驗值這是才漲了一百左右……果然是因為野生動物根本不加多少經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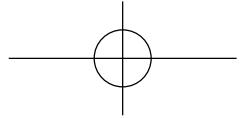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魔物其實也加不了多少經驗，只有初見加的最多。」聽聞白夜道出如上牢騷，勿棲立刻回應道。

白夜握緊弓身的左手無力地垂下：「我想要強調的不是這個啊……」

「沒有辦法，畢竟不知道為什麼，在『BO』裡增加經驗值就是很難。你看我都玩了多久了，小幾千小時啊，結果這才練到了幾級。」勿棲攤了攤手，「生產業玩家比我們還要倒楣。目前獲取經驗值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殺掉什麼有生命條的玩意兒，這自然也包括野生動物。……甚至是NPC。但我想也沒多少人會去殺NPC吧，畢竟是和我們近乎一模一樣的存在，真的經常被誤認為真實的人類。總之就是……現在獲取經驗值的方式只有‘殺某個生物’一條。」

白夜接道：「所以……不管是採礦、釣魚、鍛造、種田，都不會增加任何經驗。」

「嗯。」勿棲點點頭，「現在『BO』有不少生產業玩家幾乎是吃飯上廁所外全勤線上，給活躍在最前線的攻略組玩家提供目前已經算是很高技術力的物資和裝備，但他們的等級仍然還是個位數。」



「怎麼說，這都有些誇張了。甚至可以說是過分……吧。」

「是啊，很過分呢。」勿樓的語氣聽上去並不像有多麼煩悶，「不過既然是活在另一個世界的話，等級啊殺怪啦之類的也不會成為我們的全部，對吧？我一直都是這麼想的。哈哈，怕是在安慰自己。」

就算被陽光直射的炙熱感被大大削減，正午的日照卻還是太刺眼了。要說到艾茲維澤區域北部地帶的話，對比現實世界，最接近的生態環境恐怕便是非洲大草原了。在熱帶草原上練習箭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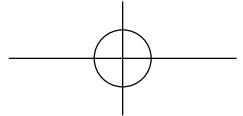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但這裡真的……好像沒有幾個能稱得上魔物的生物。」目視著不遠處泥濘的沼澤中蹦躂的土蛙與盤旋的紅蜻蜓，白夜評價道。

勿樓將她那無刃的劍搭在肩上：「艾茲維澤盛產的確實是野生動物啦。」

同樣是無法自然生成于安全區範圍內的實體生物，野生動物能夠進入安全區，而魔物則會被阻擋在外，無論如何都沒法對安全區內的物體或生物造成任何影響。

同樣地，在安全區內的玩家（或其他生物）也無法對安全區外的生物造成任何傷害。使用定時炸彈之類的途徑除外——只不過雖說這樣的途徑能夠遠端遙控殺死怪物，卻無法因此獲取任何經驗值。

反正正常打怪能夠獲取的經驗值也夠少了，在外頭埋一堆地雷和陷阱之類的，人再躲到



安全區裡一躺，撈撈素材……這也不失為一種生活方式。

「但是……」白夜垂頭喪氣地說道，「我打夠青蛙和蛇和犀牛了，我要這麼多皮革和肉有什麼用處。」

勿樓豎起一根手指：「反正過幾天就動身前往竹內了嘛！在薙峯霞林區域刷怪和這兒可完全不是同一種體驗喲。」

薙峯霞林……竹內町。

是啊，過幾天勿樓會帶著白夜前去登門拜訪（當然是遊戲中了）一位她在遊戲中結交的好友（聽說是保持了很好的關係？）。

記得是叫天下茶屋還是、嗯……想不起來具體的姓名了。但白夜主觀上也認為那並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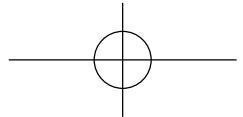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畢竟這是勿樓的好朋友；不是她的，也不會成為她的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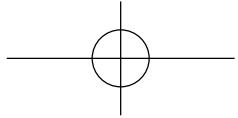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或許如此。

或許白夜只是存心想讓自己與其他玩家的關係按照這樣的套路發展罷了，簡直是毫無目的的自我孤立。

「真的有很多竹子嗎？」過了一會兒，白夜忽然提問。

「嘍哦，雖然是叫竹內町，但竹林之類的都只是在村子的北邊。薙峯霞林主要是楓林、松樹林和石林……話說石林算樹林的一種嗎。因為那地方絕大多數面積都常年大霧，只有北





部相對而言能見度比較合理，所以竹內町實際上是坐落在距離區域的北邊界相當近的週邊地帶。」勿棲耐心地向白夜解釋道，「因為只有北部才有大片大片的竹林，那裡的主要安全區就被命名為‘竹內’了。我想是這樣的。」

「你想是這樣的。……事實呢？」

「嘿嘿，不知道。」勿棲抬手摸了摸腦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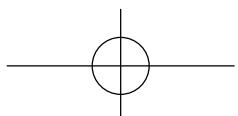
白夜聽後也只是白了她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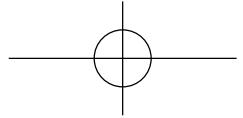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目前大陸上的主要生態區與對應城區，白夜已記下大半。但考慮到TBO的世界在被△持續更新，想必過不了多久就會誕生出全新的可活動區域。（嗯……或許是這樣？）

西南部：盆地區域「艾茲維澤」，也就是白夜與勿棲現在所處的大型區域。安全區為優妮瑟鎮，玩家人口為全遊第三（目前約500人）。主要為紅樹林、沼澤。地下區域為目前全玩家加起來都沒徹底探索完畢的毒沼礦穀，據說其中有一部分蜿蜒下行一路延伸至地熱層，普通玩家根本無法繼續深入。

正西部：荒原與沙漠地帶——「亞穆路陀」。安全區為洳圖裡城。主要為荒原，據說周邊有綠洲，腹地環境極其乾燥惡劣。腹地周遭三天兩頭的大型沙暴使得深入沙漠挑戰性極高。  
**最北部海拔稍高的區域有著大片草原。**

西北部：高原區域，名字忘了。「倫卡由旬哦。」勿棲提醒道。有安全區，太繞口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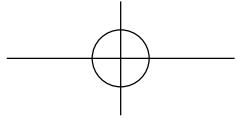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似乎也不是基於日語或任何歐洲的語言。風雪肆虐，但也有純粹的山林地帶。野生動物群體主要有犛牛和各種羚羊岩羊，給人幽靜祥和軟綿綿的感覺。不知道這裡會有什麼樣的魔物？正北部：針葉林與冰雪地帶，叫什麼名字來著，是俄羅斯文嗎？「普萊洛達」，勿樓再一次提醒道。白夜的腦子裡記的全是莫斯科和企鵝。有關那個區域的具體情況並沒細聽。

東北部：湖泊區域「塞壬」。最大安全區為水上城市佈雷姆，玩家人口為全遊第一（目前約1000人）。大片的湖泊連結成天然水庫，在靠東南的地帶坐落著大片氣候溫暖潮濕的原生態叢林，多多納雨林，而北部則是氣候相對寒冷的針葉林地帶，某片大型鹹水湖泊甚至被無數的大小瀑布圍繞，聽著就宛若仙境。叢林中心聽說倒懸著一座瑪雅金字塔般的建築。塞壬是白夜現階段最想去的地方。

正東部：美妙奇幻的古森林地帶——「姆歇戎」。沒有大型安全區（為什麼沒有安全區？這似乎是八個大型區域中唯一一個不存在任何安全區的區域。勿樓說攻略組至今也沒調查出其中因果）。不論是生態與地貌都充斥魔幻色彩的地帶，雖稱得上是森林，代替普通樹類的卻是色彩斑斕、形狀奇特的大量巨型蘑菇。聽說那裡同時存在著最多種類的魔物，是各種蟲類與飛行魚類生物的天堂……呃，白夜的地獄。

東南部：也就是薙峯霞林，白夜與勿樓的下一站。主要安全區為日式名稱的竹內町，家人口為全遊第二（目前約800人）；除此之外，竹內不遠處還坐落著一座名為「」的村莊，其同樣為安全區。勿樓告訴過自己，那裡的腹地林立著直上直下的山崖與石柱，底部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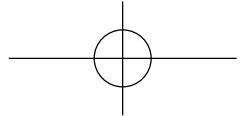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是地形險峻，遍佈溪流，濃霧彌漫的松林。由於玩家的平均等級都還很低，移動方式單調，明明擁有全游第二高人口城市的這裡卻有幸成為全遊玩家探索度最低的區域。正如勿樓所說，那裡最大的安全區竹內町坐落在濃霧區的邊界，甚至都不位於松林內部。

**正南部：斑駁陸離的豐沃之地——「葉賴錫安」。**安全區為卡邇玻什。擁有大片的花海與臨海的火山。據說那附近有不少溫泉和其他地熱景觀。遊戲設定上，最初將錫安結晶轉換為魔力導體的技術便是在這裡被發明出來（反正和普通玩家無關，只算是TBO的背景故事……吧？白夜是如此作想的）。雖然白夜對這塊地方同樣很感興趣，但聽勿樓講那裡幾乎全部都是高等級區域；就現在的勿樓與白夜，兩人攜手都會寸步難行。

**大陸中心：**很遺憾，沒有世界樹也沒有浮空島。整個月星世界由西南至東北為溫暖氣候，由西北至東南為高海拔地形，在那最中間據說是一系列高聳入雲卻連雪都沒多少的山脈，沒有特殊的地形與生態群。由於缺乏特色，大家從大陸中心橫穿至其他地帶甚至都不會背負多少風險。若要不繞路直接前往塞壬，白夜將必須途經此處，翻山越嶺。

「如果時間允許……同時精力充足的話，我還真的偶爾想嘗試一下不借用傳送廣場前去另一個區域。感受一下月星世界的沿途景象。」勿樓說道，雙手扶著後腦勺，邁著大步朝前踩著野草。

但一人目前的所在處是大陸最西南部的艾茲維澤。這可比去最西部的荒原還要遠，遠得



離譜，光靠走路的話換算成現實都要不止兩小時時間。

「這我可不幹。」白夜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勿樓的提案，「都有傳送廣場了，一秒就能到竹

內吧。」

「所以還是日後再考慮吧。」勿樓攤手道，「先整到一匹馬或是陸行鳥再說吧。」

「這裡都沒有呢。」

「紅樹林地帶只有巨量的兩栖生物，巨蛙彩龜烈焰鳥之類的倒是挺常見的……」

「彩龜之類的動物能飛嗎？」

「烏龜怎麼可能可以飛啊，天上要是飛過去一個巨型烏龜那可太離譜了。」

「嗯……」白夜並未對勿樓的打算發表任何感言。

騎著遷徙鳥的話……應該也會很快樂吧。但在旁人眼中可就太傻了。還是找些更靠譜的途徑才對，譬如直接傳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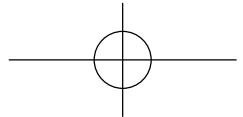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果然，結果又跟普通的RPG遊戲一樣變為依賴傳送點位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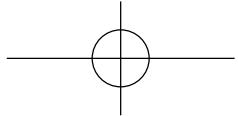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在竹內町待上個幾天就前往塞壬區域吧。比起和風主題的竹內，白夜想花些時間好好地遊覽那些自己平生未有機會拜訪的異國城鎮。塞壬的佈雷姆便是其中典型。

——就算回到了現實世界，她也不可能有任何機會去日本以外的國家。

因此……至少在這虛擬的遊戲世界中，她想試試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

這麼想著的白夜，偷偷地瞥了一眼身前活力十足的勿樓。不知在白夜前往塞壬之際，她





是否也會隨行。

「就算不跟我一起，也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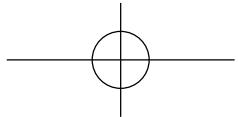
「嗯？ 白夜有在說什麼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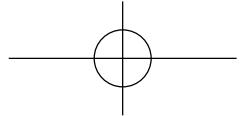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自言自語罷了。」白夜輕描淡寫地搪塞過去，閉起雙眼。

**反正孤獨一人也只是她的常態。**就算勿樓不跟著**自己繼續旅行**，她也只是**又回到先前的環境而已。**

沒錯，她也不需要什麼同伴。白夜自始至終都只會是孤單一人。

但不知為何，完全不知為何，白夜心中似是渴望著勿樓能同她一起去佈雷姆。  
簡直不像是自己。自己的心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 端末行動

## 勿樓與某名玩家



> 今天帶那位向瀨白夜去逛了優妮瑟的生產街，她把裝備什麼的都定下來了。花了不少現有的素材。  
不過聽她說她這個帳號的原主似乎完全沒打算走遠程或純物理，所以系統背包內的很多素材都派不上用處。

> 我們打算在36號就動身前往竹內町！

真的嗎，太好了！我等你們等得激動死了，空房間我  
也已經整理好了，你們拎包入住就可以。 <

> 和伊碳是我的神！感激零涕了。

是感激涕零，快好好回去學國語。 <

> 你今天鼓搗竹光石的結果如何？

不過聽你沒有主動匯報進展，我猜多半……很慘澹？

是啊，毫無進展。感覺浪費了一天。 <  
不過我這裡也沒什麼好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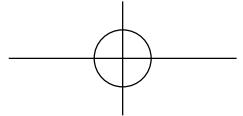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今天的課要在下午才開始，算是一週比較閒的一天。 <  
我估計可以玩到5月底才下線。

> 哈哈，我請了病假在家玩的。

勿樓君……你都請了快一週病假了吧，不怕被老師抄家嗎？不知道的還以為活潑可愛的和歌森同學徹底病臥在床高燒41度快病危了呢。 <

> 別批評我啦，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優等生，那種誰愛當誰去當啦。

月星 - 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 1年 5月 3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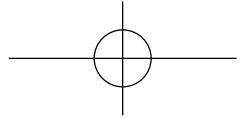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 端午行動

## 勿樓與某名玩家



- > 和伊碳的話……這次回到現世，打算去勸說你爸媽嗎？  
懒得管，他們是死是活都不關我的事。哦，如果是前者的話說不定我會下趟館子慶祝一下。 <
- > 別這樣啦，我知道你對自己父母抱有非常巨大的不滿，但他們畢竟還是給你提供了一些優良的生活條件……至少在以前是這樣，對不對。  
給牛放養餵最好的草，甚至讓牛聽歌陶冶下情操，幾年後牛被殺了端上餐桌，你想要牛感激之前所受到的一切待遇嗎？  
當然我也知道自己給出的比喻根本上就有問題，但你理解我的意思即可。 <
- > 有時候還是必須得做出些個人信念上的犧牲的呢。  
我不想再談論這些事情了。至少今天不要。這破石頭除了發光和對沖火元素以外估計就是什麼作用都沒，我不想研究了。 <
- > 至少別把現實世界來的情緒帶到TBO裡來啦！不然就徹底完蛋了！  
需要我再多給你準備些基礎礦材嗎？  
稍等。 晚點再討論吧，一堆客人來了。 <
- > 嗚嗚，好。（對方未讀）

月星 - 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4 日



累死了，過度勞累。這可比去上學還要充實多了，就是打心底感到全身都快累垮掉了。  
現實裡的自己真不會因此產生肌肉酸痛嗎？應該是不會的吧。

白夜最後是在優妮瑟鎮的某家旅店臨時過了一周夜，每天早出晚歸地探險、刷怪、打素  
材、賺錫安，如此度過了於月星世界的首周。

現實世界此時已經流逝了多長時間？她甚至未曾考慮過這種因素。她已經不想再考慮  
有關現實世界的任何事情了。

「不過，我們還是得在現實世界進行真正的進食、排泄行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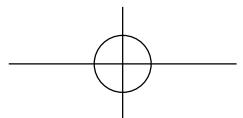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啊啊、啊？什麼？！那畢竟還是吃飯啊，白夜你居然直接統稱為進食行為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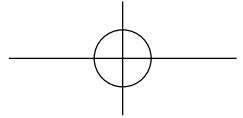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當初的勿棲就像是從白夜嘴中聽到了不得了的反現實主義發言。事實也的確如此：要說  
TBO 中有一小類反現實玩家的話，白夜必然是其中一員。

月星世界內無需洗漱，而沐浴也僅會提供精神上的享受：只要進入旅館類型的建築，戰  
鬥時意外受的傷、衣服上沾染的泥漬血跡等便都會煙消雲散；生命與魔法值回歸最大值，她  
體內的負擔僅會剩下一日奔波也該積攢下來的疲勞。

「就算是月星世界這種不需要基本日常行為的地方，也必須還是得按時睡覺啊。」

「我個人覺得是因為在遊玩的過程中你的大腦在程式輔助下使用了144倍的反應速度，  
而這144倍的時長畢竟不是憑空出現的。假如現實只是剛剛過去了一分鐘，你的大腦也在這





段時長內清醒運轉了體感層面的兩個多小時。要是你認為自己已經醒了十幾小時，不管是什麼樣的時間流速也肯定會感到疲勞。」

「是的。」白夜無可奈何地應道。

她脫下旅行裝，換上睡衣，仰面躺在床上回想著上面這段談話。

房間裡有一面全身鏡。

這面全身鏡的存在，也終於讓她認清了自己所使用的這個玩家帳號的真實境況。

自己頭上顯示的□（也就是對外顯示的玩家姓名）為「黑羽諒璃」——通過詢問其他玩家（並收穫懷疑與茫然的目光），這項的真假已經非常明確。

而四處都有出現的反光物件（不光是這面全身鏡）都向她說明了有關這個帳號的第二重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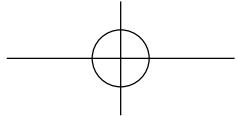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她，確實是在使用諒璃的外貌。

或者說，她的意識在初次進入遊戲後，便被強塞進了諒璃的身體內。

真正的諒璃已經死了。她永遠不會再回來使用這個帳號。只要不經轉手，使用這具身體的只可能是白夜。

而只要不購買全新的帳號，白夜就無法使用其他的身軀（其實這單指她自己的身體），只能待在諒璃的身體內，繼續將這款遊戲給遊玩下去。

「諒璃……」



自己最討厭的存在。

又或者說……是最珍惜的存在？  
亦是懷抱著最深重的歉意的存在。

諒璃。她已經永遠離開了。

那一刻，就連最後的道歉……都未能成功傳達啊。白夜得知實情的時候，諒璃早已離世許久。來不及說上半句臨終對話，如此遺憾將永遠刻印在白夜心中。

明明在那之前還活生生地在那裡欺凌我啊。為什麼突然就離開了？為什麼就這樣死去？「明明一直都在對我惡言惡語，甚至還動粗打我。到頭來就這樣消失了，這就是命運本身在玩弄我吧。對我開這麼一個長久而痛苦的玩笑，到頭來又是為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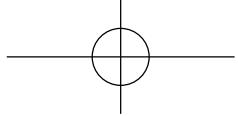
神明大人，至少發生一場奇跡，讓諒璃回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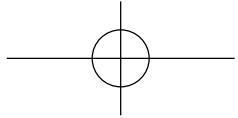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哪怕她是這般討厭諒璃，希望諒璃永遠消失……

但，那也絕不是以死亡的形式。這種事情，實在是太過突然，太過唐突，太過殘忍了。為什麼偏偏是失去生命？就算那樣，白夜也不會好受分毫，她只會更加痛苦，更加絕望。

那最討厭的人永遠消失卻又是為何會導致白夜經歷如此下場？就算這麼問了，白夜也不知道該如何解答啊。

自己早就對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毫無認知了。





總而言之，諒璃與自己的事情……想要劃上句號的話，也已經太晚了。上天已經強行將這件事翻篇，不顧白夜的意願，更不顧諒璃的性命。明明就算不那麼早迎來結局也是可以的，明明自己都堅持了那麼久，忍受了那麼久，經受如此多人的欺凌……結果，結果卻……

⋮⋮⋮

她於床鋪上側過身，蜷縮成一團。閉上眼睛，又是那天黃昏夕陽下，身著校服，擺著高高在上的態度，低頭俯視自己的諒璃。那是白夜最後一眼見到諒璃。

不知多麼久遠的過去就該傳達完畢的歉意……嗎。就算那樣，也沒有證據證明諒璃就會仁慈地原諒自己啊。傳遞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歉意，根本是自己的  
一廂情願，不會有任何作用。

犯下的錯，一旦使自己以外的人受害，便會永遠在自己的心中留下痕跡。

哈哈，到現在這種地步了，我居然還在想著傷害別人會如何讓我自己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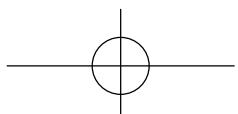
白夜閉起沉重的眼皮。感受得到，其內有眼淚打轉。她不會准許淚水流淌而出。  
無法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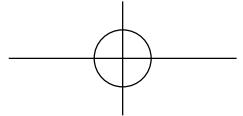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深夜，就算是在這月星世界內，就算已經勞累過度了，卻仍舊無法入睡。

輾轉翻身，好似瞧見了自己臥室的白漆天花板。再一晃眼，卻只是旅店的木質結構。

就算來到月星世界，卻還是無法徹底擺脫自己心中的陰霾。

甚至，只要自己仍舊用著諒璃的身體，就會更自責，更愧疚，更遺憾，更悲傷，更痛苦。





時至如今，這具諒璃所留下的，與她本人別無二致的軀體……反倒會成為白夜發自內心想要保護好的，象徵諒璃曾經真真切切活過的最珍貴的事物吧。

「我會盡一切可能不讓你的身體受傷的。」哪怕她知曉，這類行為也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但……至少讓自己這麼做。就算沒有原因也好，這便是白夜的決心。

呐，我說。

我的靈魂，現在就在你的身體內部對吧？我正用你的身軀活著，好好地活著。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臟甚至都還在跳動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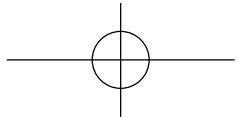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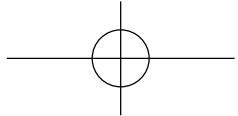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那麼，你……究竟能否聽到我的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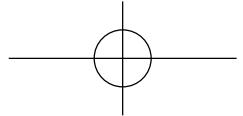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諒璃。

於是，白夜一覺睡到了自然醒。

精神……算得上半個充沛吧，至少身體已經完全感受不到疲倦了。

不知道在這裡睡完再回到現實世界，會不會就不需要在現實世界的晚上睡了呢。那樣的話，自己一天就會多出整整七小時了，去做什麼都好啊。甚至能用來打42天TBO。





整理完隨身顯示類道具的白夜穿上旅行裝，站在全身鏡前，打量著諒璃的樣貌。「今天的你也很漂亮啊。」

明明是剛到大好年華的女孩子，卻因那種意外離世。所謂命運無常，難不成就是這一回事嗎？

她抿起嘴唇，提起置於門旁的長弓，開門走出了客房。姑且確認一下玩家角色狀態吧。生命值已完全恢復。經驗條沒動（睡了一覺，數值顯然不可能改變）。今天的目標是最後刷一波本地的特產素材，不求稀有度過高的材料，只為了離開本地後不需要三兩頭特意跑回來摘這裡最常見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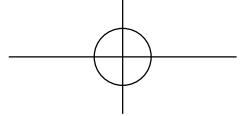
「先去找勿棲。」她自言自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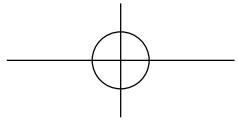
話說回來，諒璃曾使用的武器類型是長劍啊。

自己理想的武器是弓。這會需要靈巧方面的資料提升。所幸諒璃先前並沒有專注於輸出方面的提升，至少還是給靈巧點了26點，已經算是五大能力點的第二高值了。

加點方向完全脫離基礎力量值也不現實（儘管效果不明，力量低於20的話肯定也很不妙吧）。一通分析下來，白夜只是覺得那20點堅韌和10點智慧點得非常浪費。若是她自己的話，必然會只留下5的堅韌和5的智慧，剩下的20點全都分給靈巧，讓靈巧成為自己12級時第一高值的能力點。

但這也只是以假想過去的立場來規劃了。現在自己已經來不及更改先前已經分配好的能





力點，而她也不想只為了這總數20點的重配去製作工序極其複雜的洗點道具。

在資料、背包內容為與裝備之外……好友列表裡一開始就有很多的亂碼好友，白夜只得花半天去刪除了那些雖然很感興趣身份，但已經無法辨識名稱的好友。

個人筆記也完全損壞了，成了一大堆天書。同樣失去了作用，但這些她卻未去花時間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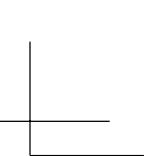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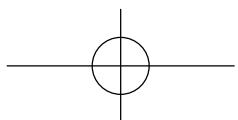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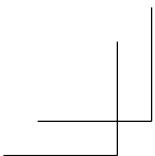
因為……太多了。她不知道諒璃是多喜歡用筆記去記錄各種事情，聽說有用筆記寫日記的，也有用筆記記錄NPC發佈的任務的，還有記錄代辦事項的……她不清楚諒璃為何會有幾千篇筆記，根本不可能一篇篇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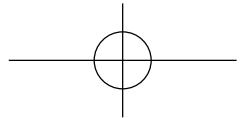
所以現在只能將那幾千篇亂碼擱置在自己的角色基礎資訊。

白夜又看了眼自己的角色基礎資訊。

當前角色等級：12級  
經驗值：1683/1687

「基礎資料」  
生命：1200+400  
魔法：200+0





凝神：	24	靈巧：	26	智慧：	10	堅韌：	20	力量：	40
-----	----	-----	----	-----	----	-----	----	-----	----

自己快要升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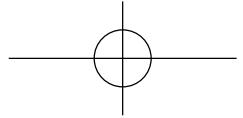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搞不好今天就能到達13級。這樣就能獲得10個新點數，她已經打算將8點分配給靈巧，2點分配給凝神。在20級之前，她可能會保持這套方案。

畢竟由於五大能力點所帶來的效果不確定性過高，加上裝備系統表面就已經足夠壓倒性的數值加成，幾乎所有玩家都會依靠裝備來提升強度。在這方面，白夜不打算做個例外：憑藉字面名稱去加給靈巧，至少不會偏離自己的預期效果太多。

她比較心疼的其實是自己的技能庫。將慣用武器替換成毫不相干的新流派，這意味著先前諒璃習得的一系列劍術戰技自己都無法使用，放眼未來恐怕也絕無用武之地。

《選擇：技能》

- 〈不支持當前武器〉 戰技「蓄力豎斬」└▽5
- 〈不支持當前武器〉 戰技「雷光一連斬」└▽4
- 〈不支持當前武器〉 戰技「高熱聚能」└▽1



〈不支持當前武器〉 戰技「准騎劍法・多重疾馳刃」LV6  
〈不支持當前武器〉 戰技「准騎劍法・背刃招架術」LV2  
〈不支持當前武器〉 被動技「預測招架」LV2  
被動技「引標舞踏」LV3  
魔法「雷咒」L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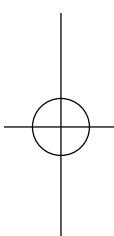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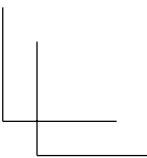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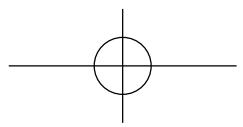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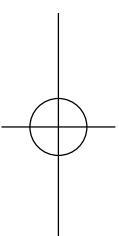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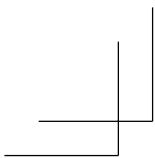
眼前螢幕整一片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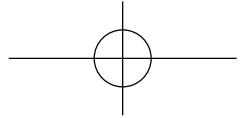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諒璃完全沒打算修魔法技能的策略倒是很被白夜欣賞。只不過，白夜此刻心中是多麼甘願諒璃再學幾個魔法。現在自己除了雷咒什麼都用不了，而自己對魔法毫無興趣，不打算打造相關的裝備，不打算點更多的智慧，也不打算疊更高的魔法攻擊。

至於所謂「雷咒」，只是從自己手掌處橫向召喚出一道小型閃電直線劈向正前方，無貫穿無群傷無附加異常狀態；除了性質上是魔法攻擊以外，傷害近乎與自己蓄力射擊持平，還得耗費魔力值，乾脆就當是自己沒這個技能也罷。

而被動技的「引標舞踏」允許玩家在普通攻擊後更快地恢復全部移動能力（讓玩家進攻後感受到的疲勞與肢體慣性略微減小），總體而言如果自身毅力夠強的話也算是無用技能。

所以，在獲得新的與弓有關的戰技之前……白夜只能憑藉自身能力去平A怪物了。好就好在遠端武器在擊打弱點時會有比近戰武器更高的傷害加成，爆擊率也會翻倍。這樣看來，只要自己足夠專注，還是有可能大幅減輕刷怪壓力。





(還是說，「壓力」反而比先前要更大了呢……要打起十分精神去玩RPG遊戲什麼的，還真是難以想像。有點職業電競玩家的既視感了。)

不過角色資料裡有一堆現成技能也並不是全無好處：只要是手持任何可以被當成近戰斬擊類武器使用的物品（比方說，開刀的箭矢也能算），白夜便能夠施展諒璃所習得的戰技。雖然白夜到現在也只是瘋狂地使用雷光一連斬和多重疾馳刃，其餘的技能都太難掌握，就算滿足條件施展了出來也不會派上多大的用場。

雷光一連斬，效果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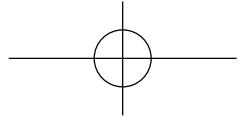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單手快速揮舞手中武器2次，每次造成普通攻擊100%的近戰物理傷害 + 普通攻擊20%的雷元素魔法傷害；

遮罩本戰技範圍內全部生物4%的閃避率。只命中單個生物時8%概率造成麻痹「▼」。造成……雷元素傷害。勿擡之前為自己做過講解，身為混色元素的雷元素甚至都不是七大元素之一，這份連克制鏈都不清楚的魔法傷害，對白夜而言也只能是畫蛇添足。

相比之下，能夠用來在日常生活中劈砍植物的多重疾馳刃就擁有更高的泛用性。

**單手** 快速揮舞手中武器5次，每次造成普通攻擊35%的近戰物理傷害，且**每次攻擊爆擊率+5.5%**；

**施展此戰技將默認會在每次攻擊時向前移動30釐米，站立施放將會導致每次攻擊爆擊率-5.5%**；



用以施展此戰技的武器只會在第一次命中任何實體時消耗耐久度。是能在採礦時事倍功半的戰技呢，艾茲維澤區域必須知道的一百條實用小技巧之一。諒璃該不會也是在這種場合下使用多重疾馳刃的吧……

^選擇・裝備

武器

精良鐵弓 · 3 改

遠端物理攻擊 + 120

近戰物理攻擊 + 35

射擊成功率 + 85%

裝弦效率 +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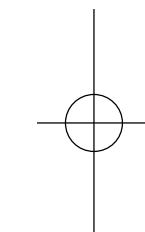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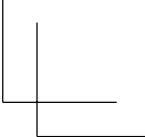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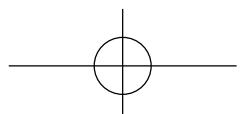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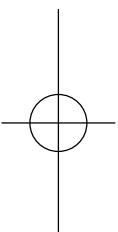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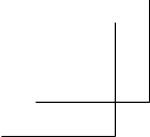
移動速度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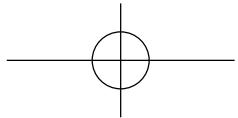
衣著

荒原弑人兔皮革衫 ≈ 遷徙陸行鳥羽飾 · 原種

物理防禦 +55 +0  
魔法防禦 +20 +5  
抗穿甲 +5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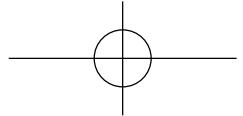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幸運值 · 白晝 & 乾燥 +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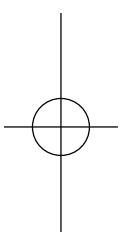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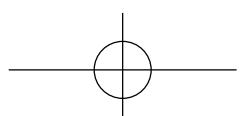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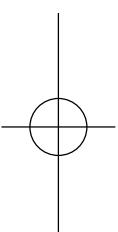
移動速度 +0 +2%	近戰閃避率 +0 +0.5%	遠端閃避率 +0 +0.5%	荒原弑人兔皮革裙 // 遷徙陸行鳥羽飾	物理防禦 +55 +0
魔法防禦 +20 +8	抗鎗甲 +5 +0	幸運值 -白晝&乾燥 +0 +12	渴水種	
移動速度 +0 +1.8%	近戰閃避率 +0 +0.5%			
遠端閃避率 +0 +0.5%				
遠端暴擊傷害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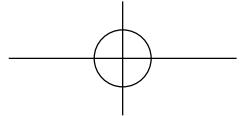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這邊要改的太多了  
放在了文件“段落01”



特殊：通過指環進行瞄準時，該裝備的遠端精準度、遠端爆擊率、遠端暴擊傷害數值加成翻倍。

遷徙陸行鳥徽章（上衣） - 原種	幸運值 - 白晝 & 乾燥 +15
移動速度 +3%	近戰爆擊率 +1%
近戰閃避率 +1%	遠端閃避率 +1%
螢光晶吊墜	物理防禦 +5
物理防禦 +10	抗遠端物理防禦 +10%
螢光晶耳環 L & R	增益效果時長 +10%
物理防禦 +3 × 2	
抗遠端物理防禦 +8 × 2	
增益效果時長 +5% × 2	





成對獎勵 - 抗遠端物理防禦 +3  
成對獎勵 - 魔法防禦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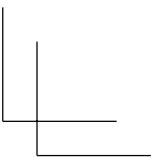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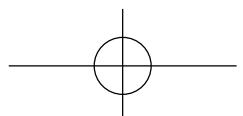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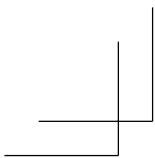
主要都是疊了物理傷害，接著換上了手頭所有的可以增加移速與閃避的裝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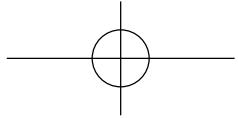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這個遊戲的衣物類裝備可以在其上額外增添飾品，進一步增加裝備的屬性值——這使得豐富自由的裝備搭配成為可能，且上手難度極低。

總而言之，只要有素材並到武具店或者點鍛造技能，多麼意想不到的裝備都能打造出來。像渴水種的羽飾，便是並未出現在武具店參考清單裡的隱藏物品。可惜渴水種陸行鳥需要前往荒原腹地才能罕見地遇見，湊齊保證鍛造成功的素材數量更是要將入手難度翻倍。最近的荒原離優妮瑟鎮不算太遠，但也要在月星世界裡長途跋涉兩天左右才能抵達大型荒原安全區「洳圖裡城」。雖然這換算成現實世界也只不過20分鐘不到，但對TBO內的玩家而言可是實打實的兩天長途之旅，在沒有坐騎的當下還是留在艾茲維澤紅樹林生態區籌備資金比較理想。打造裝備所需的錫安數量高得離譜。換下原先劍士用近戰裝備，打造了至少是能遮體的一整套遠端裝備，使得本就不富裕的諒璃小金庫雪上加霜。

幸好用來作為掛墜與耳環墊腳料的陪襯素材「大地結晶」被曾經顯然是去荒原刷了一大群遷徙陸行鳥的諒璃順帶捎回了十分可觀的數目。若是需要用到大地結晶的場合，白夜短期內還沒必要再次前往荒原採礦。

對應荒原的素材名「大地結晶」……白夜忍不住有端聯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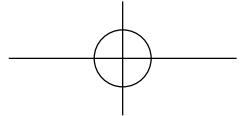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而普通礦石種類的話……貫穿紅樹林中部的毒沼礦谷內簡直求不應供，閉著眼睛地上摸一把都能撿出銅礦，可以說白夜現在是除了家裡有礦外一無所有了。

最初兩天，白夜並沒多光顧10級以上的戰鬥場所。對剛剛才用背包現成素材強行到武器店捏了一把精良鐵弓的白夜來說，**依靠**誰都不知道有什麼用的等級數位去刷高等級區域根本不現實。

熟悉了操作之後，白夜也能再度進入礦穀刷怪刷礦。

不過就算到了現在，白夜也只是又下去了兩次（第一次有勿棲的陪同，第二次則是陪同了一個白夜忘記姓名的比自己水準更菜的男性玩家，甚至沒留聯繫方式），將這精良鐵弓換湯不換藥地升了兩次級。每次攻擊力才+10點，甚至連令人看了摸不著頭腦的近戰物理攻擊也一併一級加了5點。白夜對弓兵近戰可毫無興趣。

就現在而言，手上的鐵礦、銅礦、煤炭之類的已經每種有了小幾百份。怪物方面，白夜也刷了不可勝數的螢光蝙蝠（洞穴下方最常見的身軀附著螢光礦石的洞穴蝙蝠）、洞穴巨蛛（任誰都能想像這些蜘蛛大概會是什麼樣）、潛行擬態蛇（外觀極其類似于普通岩石的節狀長條蛇類怪物，靜止蜷縮于岩壁石牆旁時像極了一坨碎石）、警笛幽目（會在黑暗中露出幽綠色巨眼的半人高古怪結構生物；如果靠它太近，它便會發動光線攻擊）、吊垂採收者（這名字聽著還以為是什麼會釣魚的精靈，但這實際上是從岩壁上方悄無聲息探下細長勾爪進行劇



毒突刺偷襲的危險怪物；近戰玩家可以通過在頭頂揮舞武器以杜絕偷襲風險，但對白夜這樣的純物理遠端而言，浪費彈藥提前清空前上方區域的對策並不理想）。

各個種類的怪物對應的稀有素材數量雖還尚不充沛，白夜卻也對自己可能需要的材料做了一番考據，會用到它們稀有素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且她也並不是選擇擺爛式玩法乾脆什麼都不刷：她的確試著用巨蛛的感官細胞與幽目的眼組織去製作一些感覺會與閃避率、速度、遠端攻擊力有關的裝備或飾品。成品或多或少確實有相應領域的提升，卻並不媲美陸行鳥分支飾品的性能，戴在身上也只是徒增重量，加的一點速度全都給貼回去了。

「那麼……到新的區域之後再去看看那裡的生物會不會掉更加合適的材料吧。」這是目前可行性較高的計畫之一，也是白夜正在遵循的最優先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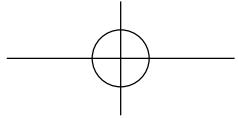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到不同的區域多看看，也相當於進行一回走馬觀花式的遊戲內旅行。順便刷刷那邊的怪，開開生物圖鑑和素材圖鑑。

首先是那個什麼雜、什麼林的竹內町。

其次是塞壬的佈雷姆。

在此之外，還需要去什麼地方看看嗎？白夜懶散地坐在床邊，於腦海中無聲地想像著其他七個區域的風景。

該退房去尋找勿棲了。畢竟，今天便是啟程之日。



昨日的佈雷姆市東城區，被人工河渠所環繞的巨大歐式樓宇，設計成教堂般的外表，其內實則是由玩家團隊營業的雇佣兵組織。

身著與周圍玩家裝束格格不入的農服，行走于邊廊的女子打了個長長的哈欠，懶洋洋地走進了組織負責人之一的接待室。

「好久不見。但下次至少穿得體一點吧？現在可是要給你交代新的客戶委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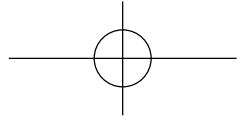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是好久不見。這樣，我已經徹底進入養老模式了。」女子毫不客氣地將木質椅子拉過來，一屁股坐下，「那段時間你們也太忙了，左手一堆單子右手一堆委託，最後天天讓我和其他執行者去追著大陸那頭的人幹。我來這裡可是單純研究生態環境的。」

「說是生態環境，據中野所描述，你家雖然是在安全區外，附近半公里內居然一隻魔物都見不到，這手段可不止殘忍了。」

「魔物和玩家還是不一樣的。我對和別的玩家打照面這種事情可真的沒多大興致。」

「那做完這單你就再去休假半個月吧。反正直接將物件給殺了就行，也算是對她行為的警告。不需要浪費過多口舌，直接上去幹架。」

「你說得還真是容易啊。就算只是見面就不由分說開幹，那也何嘗不是一種打照面……」



女子瞅了一眼負責人從桌面上劃來的玩家資料，「但、你叫我去殺這個人？為什麼？」

「這對你來說也是報仇吧。」

「對我來說也算報仇，這說法完全沒錯。但我也沒興趣替中野和今井報仇，倆疊起來都沒能打過一個遠端玩家，這只能證明他們是真的菜啊。而且，據說他們也是惹事在先。」

他只是輕笑幾下：「真的不感興趣？你作為與組織簽約的雇傭兵，不想和竹內町專門接見血活的有名人士比試一場嗎？」

「我又不是走輸出的，對單挑真沒大興趣。」

「這次任務能圓滿完成的話，報酬是能夠增加植物合成概率的特殊組合用工作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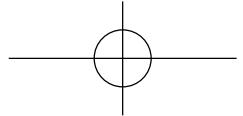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你說的真假？」聽聞對上自己胃口的稀有設備，女子略微精神了點。

「聽說是卡邏波什的新科技，試驗品。還未對普通玩家開放購買管道，我也是通關係才從一個有幸自NPC那兒換來這個工作臺的玩家手中買下了它。既然有這種稀有的報酬，你說不定就感興趣了吧？」

「我正式考慮一下這次委託吧。」女子用食指關節輕輕敲著桌面，「要是我完成任務，你沒把你說的這東西送我手上，我可就真的永久辭職了。」

「我有食言過嗎？委託的事情，再考慮一下吧。」

女子起身，做出抓起玩家清單的手勢；紙張在她手中徒然消失。與此同時，她的眼前彈出了獲取道具的提示視窗。



「玩家「月見花綾鸞」簡報 × 」

想起身旁這位負責人所承諾的特殊工作臺，女子咽了口口水。  
確實感興趣，這一單自己接定了。

「這可不是為了給那兩個蠢貨復仇，他們倆怎麼死怎麼輸關她什麼事。  
「對了，小方。」即將走出接待室前門時，背後的負責人再次開口。

女子轉過頭：「還有什麼關鍵情報？」

「不、最近不是有那個什麼流行感冒嗎？我這兩天喉嚨有點痛。你不是學醫的嗎，能給我推薦什麼比較容易買到的比較有用的潤喉糖嗎？」

「哦這啊。不想吃藥的話你去看看你周圍便利店有沒有賣龍角散吧。  
「那種蜂蜜檸檬糖沒什麼用處嗎？我看也有減輕嗓子疼痛的藥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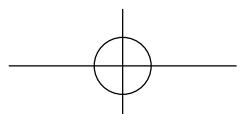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那種也就圖個樂呵，看功效還得是龍角散。我先走一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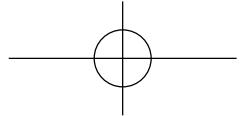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非常感謝。」

負責人滿懷感激地目送了女子離開。  
頭上懸浮著金色游標的玩家，口為「方聆弦」。

他要沒記錯的話，她的玩家等級已抵達21級。說不準她有偷偷練級，現在可能已經是更高的數字了。

不知道，能否成功戰勝那位同樣已經突破20級大關的綾鸞。





踏出旅館大門，正朝著樓梯下行時，白夜忽然被一個女性聲音叫住。

「那個、請問……」

「嗯？」白夜偷偷白了一眼，轉過頭瞧向從旅店內追出來的那名女性玩家。這是誰？她真的是來找自己的？

可是……為什麼找自己？為什麼偏偏是自己？

這女生的頭頂是與勿棲一樣的棕色游標（說明她的帳號也是地元素），玩家口上野明依。

白夜的眼神一晃，嗯？玩家口是上野什麼來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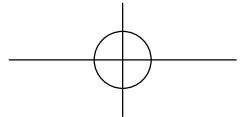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十分抱歉打擾了，請問你的那副耳環是怎麼打造出來的？真的很好看所以我還是忍不住想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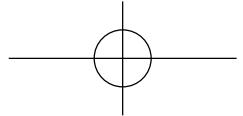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哦。」她抬手摸了摸掛在自己耳垂上的耳環，「刷礦，首飾店。」

「啊好的、—請問，普通的防具店不行嗎？」

「不行。」她乾癟地答道，「你去首飾店看看。這條街上就有一家，我有去看過。」

「十分感謝！請、請問你也是新玩家嗎？那、那個就是……因為我只見過綠、紅、藍、棕、金、紫六種顏色的姓名，你的姓名游標是灰色，是沒有元素屬性的意思嗎、？請問、？」





怎麼才能做到無屬性？！」

唉，沒完沒了了。

白夜歎了口氣，轉回頭去打斷道：「那什麼，抱歉，我還在趕時間。我得先走了。」

「嗚呢，對不起！打擾您了。」

「沒事的。」

那頭頂懸浮著棕色倒三角游標的少女不再說話，卻將雙手於胸前握緊，緊緊地皺著眉頭，凝視正走遠的白夜許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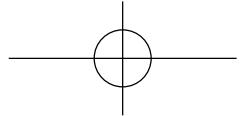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黑羽諒璃……少女陷入沉思。

這女生的名字叫，黑羽諒璃……？

勿樓並不和自己住同一家旅店。她這兩天一直在往裝備鍛造屋裡丟礦石原料，加工一批得花費個把小時。為了能增加鍛造出稀有裝備的可能性，她還專門去接了幾個鍛造NPC頒佈的任務，增加與NPC之間的好感度。

「但你之前都說了，NPC是智慧AI，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動軌跡，甚至喜好與記憶，並不是系統既定的程式元件。」

「可是好感度系統是真實存在的喲！不過這件事實恐怕NPC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之前還有玩家閑著沒事找了幾個NPC聊天套話，得出結論是似乎只有玩家才看得見對應NPC與



### 自己的好感度數值。」

所以在這之後……白夜也開始嘗試前往同一家道具屋，與老闆娘多少說兩句話，就為了以後講不定就有只針對自己的商品打折。

真是好笑，自己跟真人都沒有這樣的社交習慣，反倒對NPO說的話是越來越多了。或許是因為知曉對面只是△，反而不用在談話時強行給自己生造交際壓力。

這片世界由四大元素組成，分別為風、地、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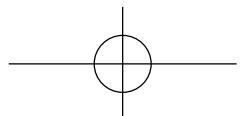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遊戲之初，唯一能夠自主設定的選項便是與此息息相關的角色元素：在四者中挑選一者，使你的角色元素歸為其類。只可惜，註冊時沒有人知道這些元素都對應了什麼特點，完全只能憑藉猜想、見解、喜好去決定自己想要獲得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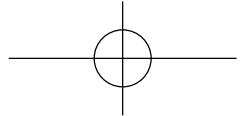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所以，不論是勿樓還是白夜，都不清楚寫在白夜玩家資訊中的「星」元素代表著什麼。之前勿樓也有說過，每種元素都對應著一種顏色的玩家游標。白夜頭頂的灰色游標代表的並非「無元素」，而是……兩人壓根沒從別處聽說過的「星」元素。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元素……我還一直以為這個遊戲只存在六種元素。」白夜的回憶中，勿樓曾如此邊揉著鼻尖邊跟自己道。

「六種？可是你之前跟我說的……」

「是的，遊戲只會讓你從風地水火之間選擇一種。但是有極少數的人會被強行轉成△。」





元素或者‘月’、‘元素’，沒人知道是為什麼會那樣，條件完全不明，而且也無法改回之前自己選擇的元素。」

「是……遊戲的隱藏特性吧。極少數的玩家獲得特殊有限元素屬性。」

「我們討論下來覺得肯定是那樣。但白夜你的‘星’元素，我從來都沒見過。甚至聞所未聞。雖然‘日月星’確實是一組相關名詞，但……我玩了那麼久的TBO，頭一次見到你這個元素屬性，某種意義上也非常不對勁。你到時候要去問問遊戲客服嗎？」

「不想去跟遊戲客服打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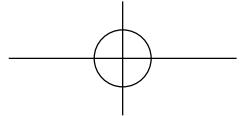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那，對了！你可以去問NPC啊！很多NPC知曉就連玩家都不知情的非公開系統資訊，所以跟NPC聊聊第七種元素的存在，搞不好會獲取有用的情報！」

「是這樣呢。」

後來白夜有嘗試過尋找武具店老闆、雜貨店老闆、書店老闆、魔法師公會接待員，甚至優妮瑟鎮的魔導院接待員（嗯？等等、魔導院？似曾相識的稱呼），但都沒有結果。她好不容易壯膽問了幾個魔法師公會的玩家，卻只有一個人說自己確實有聽聞過存在第七種元素的傳言，但具體資訊他也一問三不知。

所以調查有關‘星’元素資訊的計畫……算是落空。

「但是沒關係！」勿棲那時拍了拍胸脯，「我要去竹內町找的那位元朋友就是元素專家！她是專門研究用魔導物質儲存元素能量並在一定時間後釋放利用的玩家，接觸的元素種類比



普通單元素流玩家要全面得多，肯定知道些有關「星」元素的事情。所以，白夜現在也對竹內町有了興趣。

她忘記要至少問一下對方姓名與元素屬性了。不過白夜對別人的姓名打不起興趣。

「別忘了她叫茶屋和伊哦。」

結果後來勿樓就直接把這一資訊強送進了自己的耳朵。

唉。只要見到勿樓的那個朋友，應該就能搞清楚「星」元素到底是不是稀有元素種類了。這樣，白夜也至少會對自己應該選擇的魔法發展路線有個頭緒。雖然，自己對魔法的興趣不能說是只有一點，只能說是完全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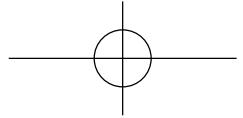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不過，月星世界總共存在七種元素屬性啊……

的確，如果是「6」這個數字會相當奇怪。但凡有超過4到5種元素屬性的遊戲，多半至少也會有7種元素。白夜記憶中並不存在只有6種元素的著名遊戲。（但很多的Galgame中似乎存在6種元素的設定背景？警方說，四個基礎的加上一組聖暗。不過那種也無法同世面流行

### 三 型MMORPG系統相提並論。）

**鐵匠鋪**，購買或鍛造武器的場所。這就是勿樓昨日跟自己定下的見面地點了——就在自己的旅店斜對面不遠，真是方便。晚上睡覺推開窗戶大喊一聲「勿樓晚安」還能讓勿樓懶尬好幾小時。

當然，自己怎麼可能那樣做。



「啊、」

白夜朝此走來的期間，勿樓正抱著一大堆破銅爛鐵（低等級無用裝備）從斜對面那家旅店旁的鐵匠鋪艱難出店。

「啊噉！白夜早、早嗚哦哦！」

下臺階的時候一個沒走穩，勿樓懷中的垃圾武器落了一小半下去，發出當當的金屬撞擊聲，不絕於耳，極其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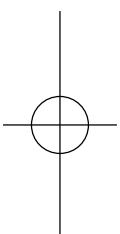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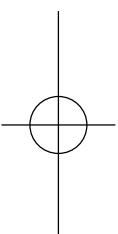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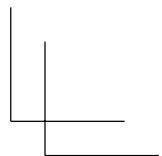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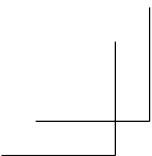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對不起我昨晚設置的數量太高了」仍然不斷地有長槍短劍從勿樓的雙手中漏出砸下，「我打算把這些都賣給雜貨店去補補成本……」最後，就左手右手各一把彎刀，其餘的裝備陸陸續續全都在路面上歸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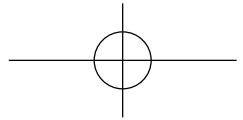
白夜只感到無言以對：「你這真的……」

「唉——嘿嘿。」

月星世界無法在玩家系統背包中存儲大件的裝備。這包括了武器本體（甚至某些消耗型武器的彈藥）以及上衣、褲子、鞋子等需要穿戴的裝備。這代表除非拎在手上（衣服）或插在劍鞘內、別在腰帶上（武器、攻擊類道具），玩家就無法帶上大量的各式裝備與彈藥。

所以……最後系統背包成為了只能存儲掉落物與藥品類、功能類道具的專用場所。要有人打算玩初始裝備無傷流的話，可能他直至最後都沒必要打開系統背包。





除非他要用水晶或卷軸傳送到哪個場所。無傷流不也沒規定不允許快捷傳送嘛。

「但我、還是刷到了一把稀有的劍！你看這個、」

「嗯……？」

白夜接過勿棲遞過來的那把劍，握在手中。刀柄握把舒適，刀身重量可觀。只可惜這把劍沒有帶武器類型名稱的劍？嗯……但是、——

欣賞不來除此之外的特性。

「名稱是……‘沼陷掠影’，名字裡沒有帶武器類型名稱的劍？嗯……但是、——」

武器：

沼陷掠影



- 近戰物理攻擊 + 230

- 近戰爆擊率 + 3%

- 近戰暴擊傷害 + 5%

- 近戰追擊速度 +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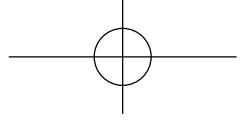
- 衝刺時長 + 0.2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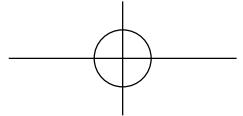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 衝刺速度 + 10%

劍氣：掠影翠芒

- 該武器揮動時斬出劍氣，20%概率造成6.0s的嘲諷眩暈狀態（輕）

- 射程 0.5m





- 照明等級 2

「對，完全沒錯……就煉出一把來，我一刀流得配一對才能發揮最佳效果。只靠NPC幫忙鍛造的話估計想造王第一把來會夠嗆。」

「讓我仔細讀讀……上到230的近戰物攻，半米的劍波，20%加上6秒輕毒。是那異常狀態的劍……但我看不出好不好，首先我肯定不去用，我已經打算全身心練刀了。」

「我打算再想辦法合成一把至少能對標的劍。實在不行就只能一把好劍一把壞劍拼湊著先用了。」勿棲言下之意，幸好角色裝備系統完全不嚴謹，不論誰拿起什麼武器都能直接上手用。就算是一手拿劍、一手拿刀……按道理也是可行的。

偽·螺旋劍那樣的嗎。白夜朝著別處瞥了一眼，真的會有人無聊到以劍為箭，拿著把刀將劍射出去嗎……。那樣的弓兵簡直都不是近戰弓兵了，根本就是邪教弓兵啊。

「那麼那麼、準備出發去竹內町了嘛？」勿棲興奮地握拳問道。

白夜將沿路掠影遞回了勿棲手中，點了點頭：「嗯。迫不及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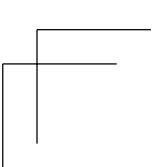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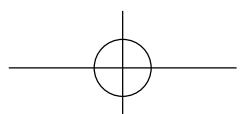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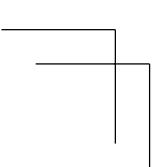
「哎呀呀，白夜的語氣和表情可一點都不像迫不及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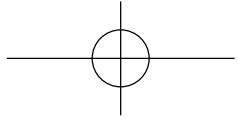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嗯……？這種東西你還能靠眼睛看出來？」白夜下意識頂撞道。

勿棲沒因白夜的說話習慣而感到不滿。此後，她只是冲著白夜咧嘴笑笑，一邊拉起白夜的手。

「啊……」

肌膚之親。





「竹內町有很好吃的神戶牛哦——」勿樓的表情神秘兮兮的。

「什麼跟什麼……」白夜撇過頭去，「我想那種應該不叫『神戶』牛才對……」

勿樓笑笑：「不要在意這些詞彙上的小細節啦。比神戶牛肉還好吃的神戶牛肉真的很贊！」

「你說的這兩種應該是同一類食物……而且我對牛肉什麼的也談不上感興趣……」

「總之，我會帶你品嘗一下——牛肉的極致！現世就算有錢也買不到的最頂級的牛料理一生的熟的都非常可口……事事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去中心廣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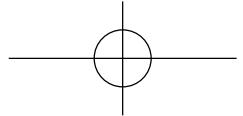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優妮瑟鎮的中心廣場……也就是艾茲維澤區域唯一的傳送廣場。站在那裡的傳送方碑前便可以直接傳到薙峯霞林，不然從艾茲維澤徒步過去簡直太嚇人了。

不然，走路幾天都到不了。白夜都不敢去想沒法當天吃上什麼神戶牛的勿樓會有多麼悲傷。

「直接傳送呢。跟普通的RPG遊戲一樣變為依賴傳送點位旅行。」白夜再度評價道，只不過這回是直接將想法說出了口。

「主要是如果直線走的話，中間還得橫穿那片花海，就算是我都不敢隨便到那塊高等級區域浪。」

「唉，你說過那裡都是超高危魔物吧。那裡的推薦等級到底是……」「30級。」勿樓聳了聳肩，「然後就是，我都跟你說了好多次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啦。你



從來都沒好好稱呼過我。」

「……嗯。」白夜草草地點了頭：「不早了，我們要不先走吧。」

「唔唔哼。」勿樓老大不滿意，但她似乎已經習慣了白夜平常的外冷內熱，最終只是哼唧一聲，輕輕扯起白夜的手腕，帶動她前行起來，「你啊，你可要跟好我了，不然會迷路。」

「……我都被你抓著了，還能怎麼不跟好你。」白夜慢吞吞答道，腳下步子不斷加快，「而且這個城鎮我已經算很熟悉了。**通向中心廣場的路線要記得更清楚，再怎麼也不會迷路，這是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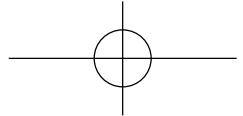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還真的是特別認真地回答了我呢。」勿樓歪了歪頭，「白夜，你到雜峯霞林之後打算去野區逛逛嗎？雖然確實是大霧彌漫啦……但霧中的松林真的超美，特別有氣氛。」

「雜峯霞林……哦。製作組為什麼會起這樣的名字啊，完全不懂。」

「不感覺很高大上嘛？都是日常不怎麼會用到的字，拼在一起表達了，充滿濃霧的像是被剪開的石林，這種地區資訊。」

「只感覺在賣弄辭藻。」白夜的腳步不自覺間已經快過了勿樓，近乎成了扯著勿樓往前前行，「而且明明魔物的名字都很爛大街式毫無特色地普通，地區名稱那麼花裡胡哨會產生設定術語的割裂感。」

「我其實一直想問問的，白夜在這之前玩過的MMORPG遊戲很多嘛？」  
「MMORPG？全沉浸式的話這是第一款。」



「那肯定啦。」勿樓攤了另一隻手，「畢竟TBO壓根就是第一個全沉浸式MMORPG。沒人在這之前還玩過別的。」

兩人已經踏入了中央廣場。傳送平臺近在眼前，只需要多走個……百來步就到了。看來還不是那麼近。

由於到達傳送平臺時會不可避免地中斷那時候在進行的話題，白夜所幸完全不說話了，生拖著勿樓打算強行走完這怕是要一言不發的百來步。

路過時還聽到一女一男兩名玩家的交談。他倆自傳送平臺方向而來，一路甚至是毫無避諱地牽手前行，還正巧與白夜勿樓擦肩而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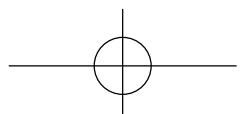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後來想想還是好可怕，上次那只粉色的史萊姆真的鑽進我的內衣了……我花了好功夫才徒手把它一點點揪出來，滑溜溜的根本握不住，要不是有裡美幫忙我就真的T了耗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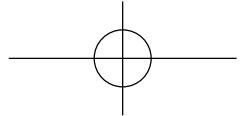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被失控的魔物騷擾時要是真的耗盡T反而就會死亡回城了吧，倒不用太擔心。」

「萬一被鎖血還吃了個控制debuff了怎麼辦啊，沒有隊友的話我不是永遠困死在那裡了嗎？」那種情況要是一直沒人路過救我就真的得硬登出才行了……」

那對男女玩家逐漸走遠，對話沒法再聽清了。白夜皺了皺眉，問道勿樓：「之前你的上衣被獸人給扯飛……」

「那次倒確實不擔心啦。雖然修復上衣花了一點材料……要真的被爆衣的話我可以一把劍擋在胸前，另一把劍用來砍怪。」





「唉，這個遊戲為什麼要把玩家的私密部位跟那裡的那種呢……也還原出來？雖然因為沒有直接掃描玩家本人的那些……呃，『部位』，導致和本人的有所差異，但……這也太暴露了，這再怎麼玩家的臉長得還是跟現實裡一模一樣啊。月星Online真不是個不分級的遊戲嗎？」

「哎呀，因為是模擬現實的世界……在此基礎上還不會被現實法律約束，大家都放開了，就會顯得成人限制的內容全無忌諱地被展現出來，這麼看著確實會像不分級遊戲，但……哎呀，地球Online不也是個實打實的不分級嘛，比月星又多了。」

「荒誕現實……」白夜並未說完，她發現傳送平臺這回是真的近在咫尺了，立刻後悔自己方才開口說話。

好不容易似乎誕生了什麼話題，這下就要被削停了。又不能莫名其妙和地都到目的地了還繼續聊下去……說到底，會糾結這種問題的自己也真是無可理喻。

「那麼我們開始傳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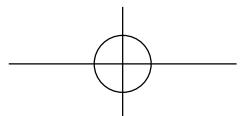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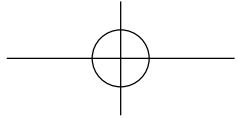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好激動、馬上就要見到和伊破了！」

「嗯。」

「嗯，——說點，嗯，以外的話啦。」

「想不到說什麼。」而且，白夜對什麼神戶牛、什麼天下茶屋地上和伊都沒有興趣。白夜





138

想去的只是佈雷姆而已。

「拿你沒辦法啦。記得傳送的時候，就像開功能表一樣，心中要默念『竹內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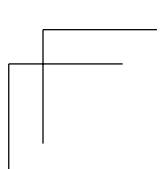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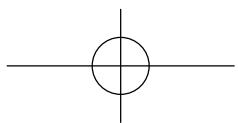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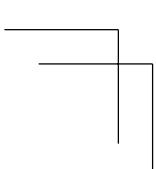
「好的。」除非強迫症使得自己忍不住去念其他地名……不過就算如此，也能立即靠那裡的傳送平臺回到正確的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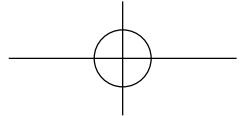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別多想……是時候開傳送了。

竹内町 竹内町 竹内町 沒反應。

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難不成遊戲是出Bug了？這還能出Bug？一天多少玩家要用這傳送台啊，剛剛那倆男女不就是從這裡下來的嗎。這Bug還會單向觸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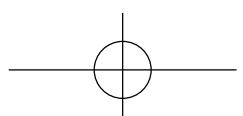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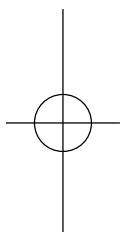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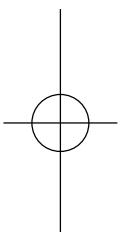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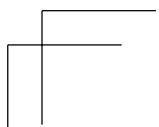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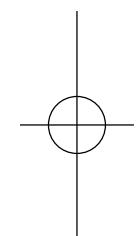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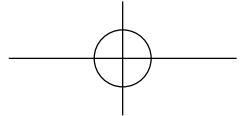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所以……是自己腦子裡的自言自語聲有口音還是怎麼？要不試試加上城鎮名字？什麼林……替什麼林、霞什麼什麼……完蛋，這怎麼可能想得起來啊，製作組是來報復社會的嗎。

要是勿棲提起一嘴還能複述，要白夜自己回想起來壓根做不到啊。哦對，好像是那個呃、什麼來著……總之先試試看吧。

踢瘋霞林竹內町  
踢瘋霞林  
竹內町  
踢瘋霞林竹內町  
踢瘋霞林  
竹內町  
竹內町





竹內町竹內町竹內町竹內町竹內町町町町町的神戶牛肉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

正方形的傳送平臺邊沿現出一圈淺藍色的光澤，並在眨眼間向上抬升溢光，逐漸由光牆將平臺中央框成一塊豎長方體空間。

隨著光線減弱、牆面消散，面前的街景已截然不同。

白夜向前踏出步子的同時抬頭一望，不同艾茲維澤的藍天白雲，而是灰濛濛的烏雲壓日。不像之前優妮瑟鎮的空曠，光是廣場上就逗留著沒法一眼數清有多少名的玩家。赤色磚瓦竹松綠、黑白點綴又有落葉沾染般令人安心的灰棕調街邊小攤屋簷。整體古色和風的街道，最高樓宇不過五層磚瓦建築。城鎮上方，黯淡的純白色陽光勉強打亮了幾塊雲層，成為僅有的微薄自然光。

「我還以為白夜你真的跑錯地方了，嚇我……」傳送台前的幾級階梯下方，滿臉擔憂的勿棲在見到白夜身影瞬顯於此後立刻松了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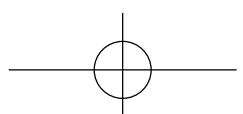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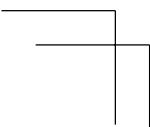
「嗯……遊戲有Bu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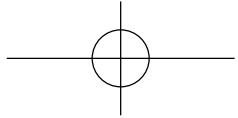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是傳送沒有正常觸發嗎？」

「也可能是我不經意間染上了什麼方言口音。」

「嘆——」勿棲沒忍住，噴笑出來。

「你笑什麼。」





眼前……這算是白夜抵達過的第二處月星城鎮了。竹內町，問她對竹內町的初印象？

第一感覺，城景的亮度簡直像瞬間快進了時間般，暗了一大莊。像極了真實的東亞天氣。

第二感覺，飄來的各種小吃的氣味確實令對進食並無訴求的白夜都感到胃部空空。

現實世界的自己因為將近乎全部的存款都挪去買船票了，回家自然只得餓了一天多的肚子。期間只勉強吃了點家中的存糧，但平日實在是把那些乾糧都吃膩了，就沒去多啃。  
應該問諒璃的母親要點吃的東西的。算了，搞得自己跟打算去乞討一樣。可惜自己當時只是匆匆地將設備抱回家就開始玩月星，根本沒心思想自己該不該先吃個飯。

所以講，能在月星世界體驗到空腹感，更多的會不會是因為現實中的自己的確處於沒吃饱的空腹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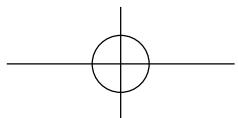
但這樣的話，就算在月星吃飯並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也不可能緩解真實的饑餓感吧。像是望梅止渴。或者甚至不如望梅止渴……自己知道月星不存在真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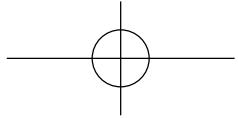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哇啊——我已經有三周沒來過這裡了！」勿棲激動地就差跳著往前了，「白夜可就見世面了吧？我沒記錯的話你好像到現在都沒去過紅樹林以外的地方。」

「確實我一直都在鎮子周圍活動。」白夜居然沒在這旁人聽似只是半句話的回應後接上任何東西。

不知道這個什麼林的魔物會不會擁有和艾茲維澤的魔物截然不同的攻擊方式。

白夜在那之後先後完成了「光線追蹤失敗二」（閃避光線類攻擊5次）、「千鈞一髮三」（閃





避近戰物理攻擊50次)、「千鈞\*一」(閃避近戰物理攻擊100次)、「重力與風速全然不在話下二」(閃避遠端物理攻擊5次)、「重\*風\*二」(閃避遠端物理攻擊50次)等成就。

加上剛開始的光追一和諒璃在之前就已經提前完成的千鈞一、二，以及重風一等閃避類成就，自己的物理總閃避率在白值的5%上總共增加了0.9%。在此之上，遠端物理閃避率額外增加0.6%，近戰物理閃避率額外增加0.8%。

總得來說，還是微不足道的地步。而刷接下來的幾個成就全得靠疊成功次數；刷到後面幾個50次100次的成就時，要不是偶爾有閑著沒事幹的勿樓幫忙站在白夜後方隨時準備扔恢復方晶和生命藥水給她用，白夜早就已經死回城鎮不知多少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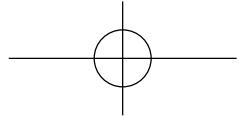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你那表情……該不會是在想怎麼刷成就吧？」

「嗯。」

「完全猜對了、不是，你的心思也太好猜了！」勿樓略有些無語，「總之安全最重要，這幾天你儘量不要趁我不在單獨行動。這裡玩家人口基數比優妮瑟鎮高了很多，玩家犯罪行為也普遍好幾倍。你在竹內町這種安全區雖然見不著魔物進來襲擊住民，但玩家與玩家之間可是能正常造成傷害甚至致死的，可別忘了哦。」

「這種我當然記得。我……也不會跟人刻意起衝突。」

只要有人刁難自己的話，首先百般順從就能解決大多數的問題。若對方變本加厲，自己也絕無可能還手。這樣看來說不準又會演變為自己單方面受欺負的局面……



但……反正死亡之後也只是滿血回到了城鎮。雖說白夜自從進了TBO後還一次都沒死過，但真的被人給打死的話也不會是什麼大問題。

反正這裡被欺凌的損失可以忽略不計。

自己只需要打怪練級就能獲得自己想要的一切。自己不需要去理會那些進了遊戲還會想著玩家與玩家之間PvP打打殺殺的人士。

而且……在TBO這種超模擬完全沉浸式遊戲內，真的會有人去刻意PvP嗎？不是什麼深仇大恨的話，絕對不會輕易動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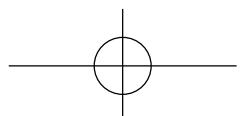
畢竟……好不容易逃離了骯髒的現實世界。這裡再怎麼也是人類期盼無數年月的一方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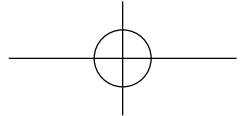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就連白夜這樣的人都會想到要好好珍惜月星世界的存在，只將美好的回憶留在月星之內。更別說其他比起白夜要心理更為健康的一般玩家，理應會更加珍視玩家社區的和平氛圍，真的要出氣的話打個人型魔物也和打真人沒有多少手感上的區別，任何TBO玩家都不該有理由去傷人甚至殺人。

「總之和伊碳也很會照顧新手玩家的。白夜這段時間和我一起借住在和伊家裡可要大飽口福了喲。」

和伊啊……

玩家「茶屋和伊」，勿棲在久遠的過去結交的玩家朋友，一直保持相互間的聯繫直到





今日——白夜根本無法想像只靠遠端交談，僅會偶爾見面的友誼究竟是如何維持下來的。

恐怕這就是其他人所擁有的，自己無緣享受的「運氣」吧。

聽勿棲說和伊花了所有遊戲內積蓄買下了一塊竹內町邊沿區域的店鋪，將樓上改造為住所，樓下則對外售賣日式點心（甚至還賣熱騰的鯛魚燒和冰淇淋大福，果然在TBO內製作與保存料理會比現實世界要容易太多啊），而和伊本人也是靠賣點心賺了不少的錫安，現在在日常範圍內已經實現經濟自由了。

「日常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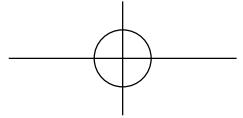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因為某些稀有的情報真的貴得離譜啊……只能靠那些真正身纏萬貫的大富豪玩家從NPC手裡買下並解鎖那些情報，再分享給其餘玩家了。除此之外，有些稀有的寶石一旦出現在了與原產地無關的地區，價格最後面就會安上一個零甚至兩個零……可以說是恐怖至極了。」

「就這麼住在別人的家中嗎？」

白夜的意思顯然是這樣聽著並不禮貌。人生地不熟……不管是誰，都不會希望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玩家忽然住進自己花重金購下裝修的家裡吧。

「和伊跟普通的玩家不一樣，她最盼著有人能到她家留宿了。放心，我在這幾天也一直有跟她聊起關於白夜你的事情，她也很想和你正式見一番面。」

「但果然……還是會很不自在吧。」白夜微微低下頭，「啊、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我還是她。



生人，總歸還是不方便。」

「哎呀，遊戲內嘛，都是無所謂的事情。都進了MMORPG了，沒多少人會在意那些現實世界的禮儀啦。大不了不爽直接把人趕出家門然後給住宅開個不歡迎非好友玩家的結界就行。」

「茶屋小姐真的不會介意我住過去嗎？」

「別想太多了啦。不管你覺得她會不會開心，我都還是會住進她家的。既然你覺得都添了麻煩了，那多添一點也不差啦。」

「怪異的邏輯。」

「我腦子不好，不知道怎麼勸你……嘿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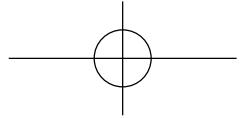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我知道了。總之我也確實給她準備了慰問品，是勿樓你告訴我她喜歡各種特產礦石。」

「她可是個實打實的寶石愛好者，要是你捧著礦跑來送她她不可能不高興的好吧！和伊是超級大宅女，足不出戶就每天賣點心，你給她帶別的地方的特產這可比錫安要更能獲得她的芳心喲。」

天色這麼暗，就是不下雨。要是下雨的話這裡搞不好會更好看。

進月星世界以來都沒見過這裡晴天以外的氣候。嗯……確實，陰天也算是晴天之外的天氣吧。就是為何偏偏是悶著不下雨的陰天呢。

二人就這樣頂著昏暗的烏雲天，跟隨四四方方的紙面街燈沿石磚路走了不知多遠的路程，



石磚路兩側的房屋整體層數越來越少，路也逐漸變得狹窄，分岔巷的數量逐漸增多。遠離了竹內町的中心區域，玩家的數量果然也有減少，但在街上成團結對的這些身披裝備背掛武器的人群，怎麼看都不是月星原住民NPC。

果然，這就是第二大城市與第三大城市市內玩家數量的斷崖式差距嗎……

千步開外之處便是一旁豎插著「和果子茶屋」字樣高大木牌的木質結構和式房屋。由於木牌表面正對著路前路後，被TBO修復了度數的白夜很遠就瞧清了那字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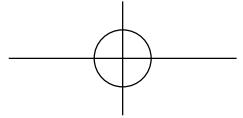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白夜剛欲再次開口，某種武器開火的聲音令她短暫一愣。

隔了一排建築的相鄰街道，一聲沉啞的槍響伴隨著屋簷燕雀的逃竄式飛起傳了半片街區。已被逼得走投無路的久禮夏月正朝著玩家密度更高的區域逃跑，腳點著木箱都能躍上屋簷的他卻根本躲不開身後月見花綾纏的追蹤子彈。

這女的到底怎麼做到的能把單發攻擊力和穿甲靈<sub>聯</sub>這種強度？而且在此之上這移動速度也太離譖了，是磕了加速Buff嗎？！

上子彈的時候是邊跑邊上？跑那麼快，上彈的時候聯手都不抖一下這算練了多久？！真的是練習出來的嗎？簡直強迫症到瘋了的程度，這已經不是高玩了這根本就是偏執狂另





類吧？！

夏月回身舉起相機，調至攻擊模式聚焦到螢幕只捕捉到綾燐一名玩家的程度，加緊按下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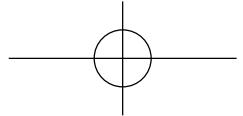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隨著一張膠捲飛彈而出自主燃燒起來，綾燐高速追趕的步伐略一踉蹌，卻只是令她產生了連跌倒都不至於的短暫減速。她甚至都沒有瞥眼去瞧瞧自己的血條。她知道這種疼痛程度絕不可能令自己受到致命傷害。

可PVP實戰經驗接近零的夏月就占盡下風了。有兩次他明明都飛身翻到屋簷那一頭，綾燐發射的子彈還能穿透屋瓦，甚至繞過屋頂，輕鬆命中自己身體的隨機部位。

雖說自己對這時不時來一發的子彈擦傷已經麻木了，但……自己的血條已經被打沒一半多一點了，這下還沒等自己躲到安全自閉小角落，命就要先交代給後面那女玩家。

乾脆投降吧——不對，就這樣停下來絕對會被直接射穿要害的，那樣可就不是擦傷問題了。她這種移動和攻擊速度怎麼可能等得到自己喊投降，這根本就是沖著要殺自己來的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夏月上房時踩翻了一片瓦，順手就朝後擲向了連木箱都不用墊直接就打算躍至半空開火的綾燐。她一瞧是塊磚，雖然對準了卻也沒開火，而是用火繩槍的槍身瞬間使勁揮劈砸碎磚塊，接著因失去前沖慣性而落回地面。她單眼微閉，抬手對準屋頂就是一發追彈。



「啊呃、……」

完全沒料到綾鸞會省下這發彈藥而稍稍減緩攀越速度的夏月被直接擊中後背，順著另一側屋簷就翻滾下去，砸在了路面上。

「怎、怎麼回事？！」

一位身著女僕騎士外觀款式鎧甲，身材體格卻在鎧甲對比下尤其嬌小的少女被這險些砸在自己頭頂上的一具大活人給嚇得心臟差點驟停。她下意識地護住了自己的裝甲，後退兩步。但還沒站穩腳步，幾發散彈就自上方屋頂處翻越飛來，冰雹似砸下。

「呀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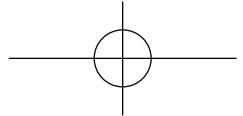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一發流彈好巧不巧地打中了少女的裝甲。雖然因單發分裂而削弱了穿甲能力子彈居然成功地反彈開來，少女的裝備卻也自中彈點起顯現出幾道巨大的裂縫，接著眨眼間碎裂成片、煙消雲散，露出了其中常服。

「哎……？ 我的……我的裝備……啊、啊啊啊、！你，你！你還我裝備！！我好不容易才撐到這裡的、都是因為你才……！！」

因為耐久徹底耗盡而損壞且無法再次修復的裝備。搞不好還是花了不少功夫才到手的——就這樣在安全區被莫名其妙地打碎了。

「可、可惡……誰讓你留這麼點耐久才跑回來修，我幫不了你了……！！」

「啊、」夏月一時無法應答，只是給少女投了個她肯定沒領會的同情目光，轉頭撒腿便跑，



兩手扒開開了正攔在路徑上的勿樓和白夜。

「我靠你幹什麼啊！」因天降香瓜而看戲看得正起勁的勿樓一被對方波及，立馬回頭就罵，但還沒罵出下一句，又有一道黑白相間的拖影便從二人之間竄過，這回直接將勿樓給撞得摔了出去，白夜還是反應快才躲開了這第二回撞擊。

勿樓揉揉屁股對著那倆背影痛：「我的媽一個個都趕著去投胎嗎那麼急的啊、老娘就站在這裡說推開就推開？！」

「還我裝備、等下！——流氓、混蛋！——站住，還我裝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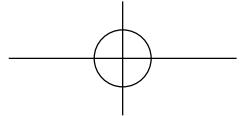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頭上懸浮著赤紅色游標，如今已然只穿著常服的少女玩家眼淚都快急出來了，跌跌撞撞地追向了高速跑走的兩人。跑至白夜身旁時，一行寫著「神來社詞音」的玩家口就這麼從眼前飄了過去。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發生啥了？」遠處和果子店內，聽到一連串不同響動的茶屋和伊好奇心炸棚，直接跨上活板門就想翻出店鋪瞧瞧到底出了啥事，這還差點被拌了個狗啃泥，「咦咿，這不勿樓君嗎？！勿樓！」

「啊、和伊……哈哈直接撞見玩家打架了。小事小事。」

白夜呆呆地愣在了原處。她完全沒預想初到竹內町的首日就會遭遇這種**玩家間的仇恨式PVP**。

她看得十分清楚，不遠處的夏月一被換到平地硬拼移速的場合，終於無法再與綾樂拉開



距離。她瞧見了綾櫻從容不迫的填彈。她甚至看清了那發出膛的子彈。

她也瞧見了那自空中砸下正中並砸碎子彈爆散出火光的，漆黑鎖鏈直連附近某個屋頂正上方的巨大連枷。

綾櫻受到這完全處於預料之外的干擾，卻也沒有愣神，直接快速填上另一發子彈，朝著斜後上方某處立即開火。

連枷的鏈條急劇縮短，又被不知是誰的原主操控揮動。子彈的邊沿順著鏈條彎曲軌跡一路擦上，在最後關頭被彈飛出去。連枷縮小成普通農具大小，退回至屹立屋頂尖角上方已數秒的那女性玩家的手中。如此武器召回手中，僅僅是立足尖端的那玩家卻連身子都沒慌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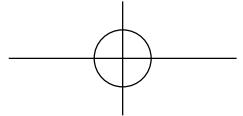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綾櫻眉頭一緊。這個玩家絕對不是什麼簡單貨色。她為何會盯上自己？為何會選擇直接在這種地方干擾自己並發動攻擊？難不成她是這男生的同夥嗎？

遠處，和伊扶起了跌坐在地的勿樓，而白夜則跟在那位神來社詞音的嬌弱少女身後意圖趕來這片混亂的現場。夏月仍舊半摔在地面上，卻不是因為無法逃離。他舉起相機，隨時準備發動下一次攻擊——這回圈入的目標物件，是在場其餘全部六人。

否則，剛剛自己一次性惹怒了如此多名玩家，不論她們誰向自己起了殺心，他都將死在這條路上不可。

屋頂處，那外貌二十有餘的女子聲如洪鐘地發話：

「月見花綾櫻，你迫害塞壬暗殺者公會的成員後還企望全身而退嗎？我奉命前來制裁你，」



友情建議你直接投降受死，省我精力。」

「什麼？」她好像提到了哪所公會的事情。為什麼找上自己？自己甚至沒能聽懂她此行的目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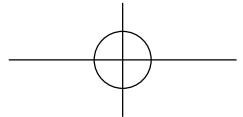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綾欒將火繩槍槍口對向後方舉至身側，略微一鞠躬，接著便兩腳踏開，抖出子彈裝填入管，抬起槍體瞄準上方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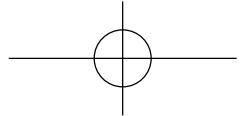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方聆弦」嗎？不認識。沒必要認識，我會用這把火繩槍擊敗你。

「煩請賜教。」這般輕語。

「呵。」

未等綾欒扣下扳機，駐足屋頂的方聆弦不再佇立原處，抄起剎那間增長數倍的連枷，伴著自屋瓦縫隙中憑空誕生瘋長的無數新生枝條飛躍而下，直沖石磚路面上已蓄勢待發的綾欒。





### 「七元素」

TBO 玩家註冊帳號時可以選擇的四種元素屬性，以及三種無法自由選擇的特殊元素屬性。元素類別包含風、地、水、火、日、月、星。

任何玩家都只能掌握一種元素（除非使用非源自自身的特殊手段），並習得與之相關的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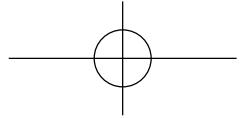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據說在玩家在註冊並決定自身元素屬性的同時會被系統讀取思想，並依此對玩家後續數值擬定框架。

有極少數的玩家會在選擇自身元素後被系統強行修改為日或月元素。

由於星元素玩家數量極其稀少，具體獲取方式完全不明。在公測第一天，甚至沒有任何玩家發現星元素的存在。

### 「道具」與「素材」

玩家的一切裝備、武器、消耗性道具、彈藥等都必須隨身攜帶，其擁有自身重量並佔據必要的空間。



怪物掉落的大部分素材為不可直接使用的純素材或半成品素材，這些都會在拾取後自動進入**玩家**系統背包。

玩家可以在任何時候從系統背包裡取出素材放在手中把玩，對準素材心中默念「收納」後便會再次收起。

任何可以直接恢復血量的道具都無法被收納。

任何與生物表皮接觸同不接觸時性質不同的物體都無法收納（如武器與裝備）。

任何可以造成直接物理與魔法傷害的物體都無法被收納（碰撞傷害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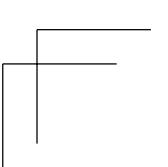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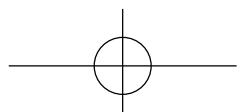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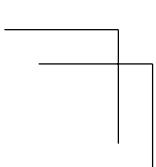
貨幣「錫安」被視為怪物掉落素材，也會被收入玩家背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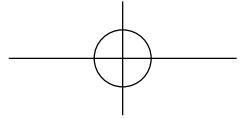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與素材不同的是，玩家需要走到怪物掉落的素材邊緣才能拾取成功，而怪物掉落的錫安則是瞬間進入玩家背包（無視距離）。

獲得素材與錫安時會有系統彈窗提醒。獲取需隨身攜帶的物品（裝備、武器、消耗性道具、彈藥等）時不會有彈窗，但仍可從菜單查看這些物品的名稱與屬性數值。

素材實際上被系統視為儲存在魔物類生物的系統背包內，因此魔物、Boss等皆不會掉落現成裝備或消耗性物品。

由於系統背包不支援玩家穿戴與使用的裝備，只要玩家本人願意並有能力，理論上玩





家可以隨意使用任何種類的武器並在熟練度達標後習得相關的戰技。魔物的素材可用于鍛造、合成、改造、附魔四大強化程式中，理論上相同的素材也會因為各種因素（甚至是隨機性）誕生出不同的物品。

說起來……在月星世界，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物品是一件較為尋常的事情。

### 「戰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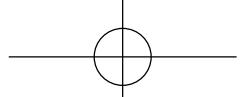
玩家對某一細節非常執著或固定動作熟練度極高時，可能會覺醒與其有關的「戰技」。戰技效果不一定完全等同於玩家所想的效果，且可能會與其他人的有所重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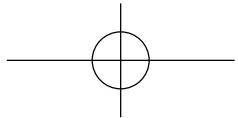
但是，獨一無二的戰技在玩家屬於司空見慣之物，基本每名玩家都至少會有一兩個只有自己習得的戰技。另外，烹飪、垂釣、強化程式等被動技能的習得方式與戰技幾乎相同。若想升級戰技，唯一途徑便是多加使用（或觸發）並增加此戰技的熟練度。

### 「系統外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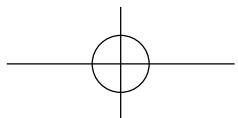
TBO中的主要戰鬥與行動方式皆為「系統外技能」，即系統不會給予說明，需要玩家自行操控身體的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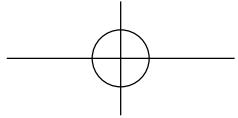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玩家所使用的戰技相當於暫時突破身體極限的系統瞬間接管。





儘管如此，在戰技施放過程中改變些微動作與順序雖非常困難，但也並非全無可能。戰技與魔法最大的實質區別是戰技為瞬間施放並出現冷卻；魔法施放後不會有冷卻，但施放前會有讀條（前搖），進行吟唱會加快讀條的完成進度。





### 第三章：避離塵世，怯懦者皆能和睦共處

午後溫暖的陽光照入室內的白磚地面，反射出柔雅的光輝。半開的窗戶吹入這間病房的徐徐春風。室內乾淨整潔，甚至寂靜得令人有些難以呼吸。唯一發出聲響的儀器，幾秒前才被人為關閉。

「小方，不要自責了。」

「我沒有在自責。她本來便是無論如何都救不回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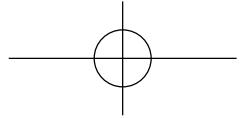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身著綠色醫裝的女性已在床旁佇立許久。氣餒？心灰意冷？不、她與面前那具尚且溫熱的屍體並無多少交集。她曾是負責為此人進行顱內手術的主刀醫生，此人曾為她的病人，僅此。兩人的緣分這般簡單淺薄，那為何自己會去共情？

為何自己會覺得自己是在共情？面前的這女生……她可是已經死了。

自己為什麼要與死人共情，自己沒有救活她。自己一開始就知道沒有辦法救活她。

卻還是自命不凡地接納了這位病人，揚言就算是醫學界成功率低於千分之一的手術，交由她手也必然會圓滿結束。

自己究竟是哪裡來的臉去那般狂妄？自己只是想看這病人最後死在自己手中嗎？  
「還是趕快打電話通知家屬吧。但這、怎麼這麼突然？大清早直接進危險狀態，根本就



來不及緊急執行手術……」

「做多少次手術都沒用的。」女性深深地歎了口氣。她的目光瞥向一旁儀器已悄然熄滅的螢幕。之前于此上方畫著一條毫無起伏的翠綠色橫線。那代表著病人的心跳。

——人死了，就回不來了啊。

最後的最後，她自以為已經傾盡所能，已經行了最大的善，到頭來又幫助了誰？又挽回了什麼？

這已經是極限了。她很久以前就抵達極限了。但這，甚至都不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人註定一死。有的人遭受意外，命懸一線，恐怕還能有幸被從黃泉路口拖回來。

有的人，自危在旦夕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會在不久後的將來死亡了。自己當然、當然、當然清楚這麼通俗易懂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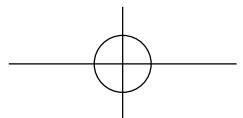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有些事情，不論怎麼努力，結局就是無法被改變的。——這是她所認知到的，有關現實世界最殘酷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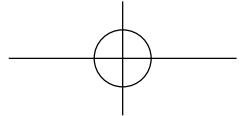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已經……多少次了。多少次無視真相。

多少次嘗試去拯救他人，嘗試去引發奇跡……：

多少次失敗。

多少次正如同今日的結局，這般淒涼而令人絕望的場面。  
——人死了，就回不來了啊。





「該怎麼辦？最後放手一搏，死馬當活馬醫嗎？」

「已經來不及了，我們浪費了太多時間。而且，病人確實已經去世了。」她沉緩地搖了搖頭，背過身去，「聯繫護士運送一下病人吧。」

「還是要送去……手術室？」

「送去太平間。」

「那什麼……小方，你真的要辭職嗎？再考慮考慮吧，你這種水準的主刀手術醫生，咱們醫院永遠不會嫌多。」

辭職申請書已遞上朱墨院長的辦公桌面。在數秒的沉默後，院長未讀申請表格，而是插著手滿臉嚴肅地問上了這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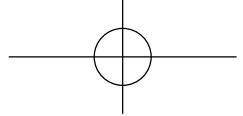
聆弦早已不想再做深呼吸。她瞥了一眼院長身後的窗外，接著飛速轉回目光，卻無法直視院長深邃的雙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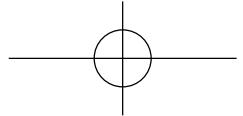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心意已決……抱歉，朱院長。」

「不打算帶薪休假嗎？時長可以是一周，甚至一個月，由你來決定。」

「真的很感謝朱院長的照顧，我已經好好地考慮過。恐怕以後我也會轉行，不再踏上醫者之路。」

「既然是如此堅決的意願，看來我也不好勸留了。」朱院長將後背沉入皮質座椅，「我會





批准辭職。但、小方，但凡你在未來的哪天回心轉意，仍想操刀救人，電話聯繫我，我會為你安排職位。如若你不願再從事手術主刀職位，也可以負責其他科室的大夫。」

「真的很謝謝朱院長。如果我日後恢復過來……會再聯繫您。」

聆弦起身鞠了一躬，道了聲「有緣回見」，便轉身離開了院長辦公室。朱墨院長沉默不語，目光長久落在那張列印於A4紙的辭職申請。這家醫院最有前途的神經外科手術醫生，就這樣離去了啊。

青年有為，但年輕人考慮的畢竟還是全面，趁着尚未年過30這最後的黃金機會，離職轉行尋求自己真正嚮往從事的職業，恐怕才是最適合方聆弦這種人的道路吧。

為何會自願選擇放棄醫者一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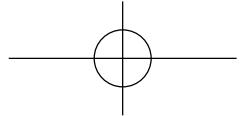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就連方聆弦自己也已經不太清楚了。

是因為……自己在內心褻瀆了自身的責任，「質疑了自己的本職」嗎？

並不是因為她無力將那些註定將會死去的人親手救回來。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從事醫學數年來，自己見到的並不算多。但那些慘痛的過去，無可彌補的遺憾……歷歷在目。

「小方，這種問題我覺得雖然聽著不太禮貌……」她的同事曾在聚餐時找過這般話題，「你有後悔救過哪位病人嗎？」



原本同事的話語是影射那些被醫生傾盡所能治好後卻反告醫院操作不當的白眼狼，或許還同時代表了那些病人家屬醫鬧、頑固而三番五次不遵從醫囑而再度訪院之人。恐怕聆弦都清楚她想知道的是是否存在這幾類人。

「有啊。」聆弦握著酒杯，歎氣。

「我之前也有遇到過那種蠻不講理的病人，非說醫院還能做到更好，都已經大半夜給執行緊急手術了……」同事無奈地笑道，不過還是抱著好奇心追問道，「小方遇到的那位元病人是怎樣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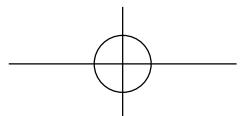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啊啊、都是過去式了。就是每當想到還是會不甘，還是會自我懷疑。我也不太想回憶起那幾位病人之後的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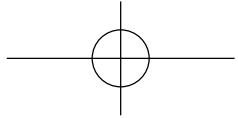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是會這樣的啊……」

醫者閒暇，且是功成名就，但縱是為社會奉獻大量心血，原註定化作悲劇卻成功帶來的轉折不可勝數，事後憶起的卻多為遺憾。數人舉酒痛飲。

從此以後，一晃一年。若必得尋得一詞概括方聆弦在此期間的每日生活，只能是「無業遊民」吧。

但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在虛度光陰。多少次爭分奪秒地去在某些場合中爭取某些結果的生





活節奏早已不再是聆弦所追求之物。她已對養花種樹頗有心得，在仍操手術刀之際便已試過去培育一些植物，卻因醫院工作時間毫無規律與各種突如其來的特殊繁忙時段而導致她經常會隔兩三天才得以回一次家。栽培的鮮花，往往會在幼苗期間便乾渴而死。後來她有嘗試在後院安裝自動灑水裝置，可卻導致雜草蔓生，淹沒了本該茁壯成長的花苗。

現在的情形可不同往日了。除了外出購物或作為健康顧問走訪人家，她幾乎可以一直留在家中照料自己親手從種子形態種下的花草樹木。

不管算不算得上適合新人的高存活率選擇——她種了許多許多，小到薔薇杜鵑石榴，大到番茄金桔檸檬……雖說還未結出足夠她補充維生素來源數量的果實，每當瞧見水靈靈的小水果悄然誕生，她都會感受到又一絲的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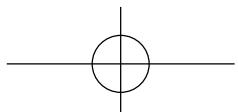
聆弦一手提著水壺，一手抱著健康報告表格，於自家後院的花圃果架間慢行慢觀。眼前這些各種各類的植物們便是自己的孩子了。職責所在……簡直是放棄了曾經的偉業，此刻追求的僅為實無意義的一方清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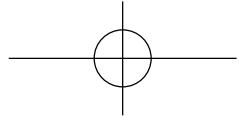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為什麼不願再當醫生？」

不僅是周圍的親朋好友。每每在深夜臥床輾轉，她也會這般自問。  
——因為，自己的職責便是救死扶傷。

而那時的自己，居然會對救人產生後悔的心理。

這可是違背職業道德，違背我本心的情感。我為什麼會那麼去想？……聆弦永遠都無





法摸清正確答案。

是因為那位全身 60% 面積三級燒傷的傷患，痛苦地邊抽泣邊求自己讓他直接死去，不要再嘗試救他的緣故嗎？

聆弦本是為了為人帶來希望才會去救人。

她無法理解為什麼救人可能會給對方帶來原本沒必要存在的痛苦。  
死去……真的一定會是最壞的結局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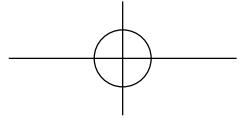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活著，真的永遠都會比離開要美好嗎？難道一個活在充斥著肉體痛苦、被病痛恒久折磨的無所期望之世的人，真的沒有追求解脫的權利嗎？

為什麼？明明對方已經求自己讓他死去了，為什麼還要本著「救人治病」的名義去給他帶來那麼多額外的、成倍的痛苦？這種違背對方心底意願的做法，真的不算目空他人的偽善嗎？

總是又憶起那位患有高血壓與腦溢血的年過懸車的老人，女兒本該遠走高飛追尋大好前景，卻因要照顧他而回到這個城市。老人在某天私下詢問聆弦，是否可以謊稱他已好轉，能夠回家，好讓女兒安下心來，回歸事業。

自己救回了一個人後……他真的會因為活了下來而感謝自己嗎？

救下他，對他周圍的人而言真的算是好事嗎？這真的會是他所期望的未來嗎？這真的會是聆弦本要一生追求的所謂「奇跡般的另一種結局」嗎？



如果不單純是借助病痛為藉口，想要以一種更加直接的方式解決痛苦的根源呢。如果只是單純想要逃避，甚至不再為自己留下一絲希望呢？

說不定，救回哪個一心求死的自殺者，會使得他憎恨自己一輩子，直到他再次嘗試尋死。並不是所有人在自殺失敗後都會不再自暴自棄，打起精神昂首挺胸重新做人。聆弦反復複見到過一位大學女生五次，前四次回回都是自殺未遂。第五次初見她是在救護車前。發現的時候已經流光了超過40%的血液，還磕了一整瓶止痛藥。他們沒能給她救回來。

病人在病房內尚且歸醫生護士所照料。

病人出了醫院，不論醫院裡的誰都再也顧不了他們意圖做什麼。

說實話，真的要說最難聽的實話，前四次救她的時候，明知她還是會自殺的，為何還要去做？為何不順著她的心意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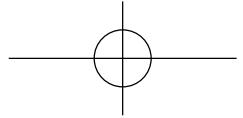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最壞地：把這些用來救她所花費（浪費？）的時間騰出來，去救一些還有意願活下去的人，不好嗎？——她永遠都不會原諒曾經如此設想的自己。

違背本心。

離經叛道。

但這又有什麼錯？有些醫生根本已經不清楚自己是否在治病救人了。

救的人太多，被辜負了太多，有的人看破塵世一心向善、無視負面回饋，但也有的後淪為了自身指令被設置成「一定要救人，不論結果」的任務執行機器。



方聆弦不認為自己已然歸伍後者。她必然更不可能是前者。那自己……究竟，是懷有何樣心境的醫生呢？

自己，果然無法忽略那些非她原先所期望的怨念恨意。

正因如此，自己沒資格稱自己為年輕有為的天才外科醫生。她其實很清楚。傳統意義上的施救，本就時常會背離個體真正追求的「拯救」。這便是真理，人盡皆知卻不願被她所承認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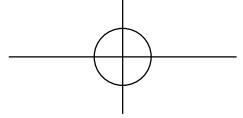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選擇背叛醫者之道？抑或是選擇背叛患者真心的訴求？行醫究竟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使患者幸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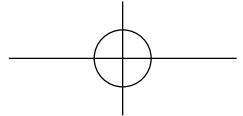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聆弦恐怕背叛的不是醫道，也不是患者的心意。聆弦或許是背叛了**自己**最不該背叛的東西。

她背叛的是她自己。

「因為……我後悔了。」聆弦一邊用水壺為花朵們灑水，一邊抬頭望天，「我後悔救下他們了啊。」

天穹蒼藍，淡薄的白雲偶遮住那刺眼的豔陽。夏蟲連鳴聲響，微風帶著恰好的溫度拂來，





隨小巧的蜜蜂與蝴蝶於後院的花草叢間曼妙飛舞。

藤條蔬果纏繞苗圃的木架之上，果實有的是新生的嫩綠，有的已經展現出初黃初赤……若是這種美好的退休般的日子一直持續下去，自己恐怕也會過得太自由輕鬆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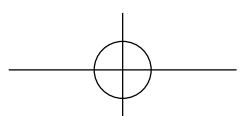
都快懈怠了啊，不光是醫術——是指園藝種植外的一切社會行為。休息得足夠了嗎？其實這是此刻她該去想通的事物。自己從來都不是那種滿足於「懶散慢節奏」的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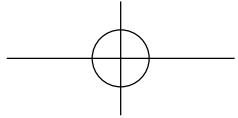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所以，她給了自己又一次「機會」。極為渺茫，乃至近乎可能性全無的概率，但凡落中，都稱得上又一場「奇跡」，卻不再是發生於救死扶傷的過程之中。

不過若是「這種事」真有可能成為現實……這將會是她期盼踏入的全新生活方式（或是說，只算其中一種）。

不知為何，命運總是會在聆弦決定轉換心情的時候順從她所做出的選擇。

因此……正如同上述時日般的又一祥和清晨，早起的聆弦開啟了房屋門前的信箱，隨即意識到自己獲得了《月星-Online-》的公測資格。





「這位小姐姐——」

途經這每日必會見上兩三眼的教堂式建築正門口，聆弦僅是提著兩大袋草藥與蔬果自集市朝著城外走去。

話說，這座大型玩家公會建築本就坐落在佈雷姆的東郊。就算是在玩家人均大戶的這座水上城市，此類節省錫安的定理（或者說……「遊戲攻略」？）也仍舊效用。

一般玩家根本就負擔不起城中圈的房租或地皮售價；只要地方稍微偏僻點就可以花一半的錢買到四倍甚至八倍大小的地塊，建起更加華麗大氣的房屋或是花草繁多、區域劃分精妙的庭園，還能避免過多人流間接帶來的叨擾，何樂而不為？

總之，聆弦所鐘意的居住地點甚至都不在城郊，而是坐落在完全不屬於佈雷姆城管轄範圍的野外地帶。於是乎在出城回歸自己那間坐落于安全區外小別墅的過程中，她不論怎麼繞路都會多少撞見幾家公會。聆弦確實也對這些喊口號發傳單的招新行徑見怪不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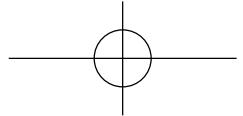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這位小姐姐、等……請等一下，您有興趣加入星懸業火公會嗎？」

是名負責推廣拉新的女性玩家，頂著個中文名「趙伊朦」，游標藍色。既然是自己國家的人，隨口搭幾句話應該沒啥問題吧。

「中國玩家嗎？」方聆弦稍停住腳步，轉頭問道。她手中還提著那兩大袋水果蔬菜，手

酸得要死。

「啊、是的……星懸業火是咱們中國玩家建立的公會，目前成員也有20餘人……」



恰好自己並未加入任何公會，要說聆弦對這些推廣內容完全沒有興趣那也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自己如今等級還不足以踏入花類聖地葉賴錫安的高危險度區域，若是有個靠山組織提供援助，自己說不準也能有效提高升級效率。因此她打算追問一番。

「多少成員我是無所謂。我一般在遊戲裡也就種種花研究研究藥品合成之類的。你們公會一般成員的主要玩法有什麼講究嗎？」

「我們是類似暗殺者組織的公會。」

「你說你們是……暗殺者？殺什麼、殺誰，我猜應該不是魔物？該不會是玩家吧。」

「沒錯，我們會聆聽來源於不同區域各路玩家的暗殺請求，並決定接受其中的哪些委託，再由公會成員對委託暗殺的目標進行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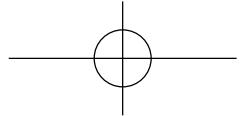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是要將對方殺死嗎？」

「是這樣的。」

「哈哈，你看我像個會殺其他玩家的人嗎？」聆弦提了一提手上的蔬果，「你們公會的立意倒是挺別致挺有意思的，不過我沒法加入。」

「要考慮先加入公會的聊天系統嗎？在一周後做決定也不遲。現在加入公會的話有專門為新人提供的獎賞，50,000錫安。」

「哇，你們錫安真的是不嫌少對嗎。買一個蘋果才花30錫安，一袋普通的蔬菜種子在150錫安上下。聆弦在野外的那棟別墅因為不在政府管轄地帶內就不需要買地皮而節省了一



大筆開銷，但建材和建築團隊人工費零零散散花了大約四十多萬錫安，這都算她玩了那麼久遊戲幾乎全部的進帳了。

謹慎買房，小心丟失全部血汗錢。可以說聆弦在這遊戲裡甚至還沒在現實世界中富，每在想要購買新裝備新特殊配方時，她都會發現怎麼自己又TM身無分文了。在月星買菜的時候也沒覺著自己有多窮啊。

現在好了，只要加入一個公會，躺著賺五萬。果然，開接受玩家委託的公會就會月入百萬是嗎……？

聆弦對暗殺他人結梁子豎仇家一點興趣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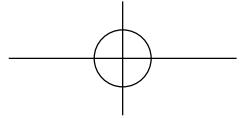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可她確實需要一筆數額不小的錢去購買全新的連枷。目前缺的是正好五萬少一點，要她自己去砍怪刷錢的話怕是要花上個一周多。

「這筆錢是進公會就拿嗎？還是說要完成什麼新人指標？」

「你會需要接一樁暗殺委託，一般會是特意留給新公會成員的低難度委託，物件等級平均比暗殺者要低上五級左右。」

「差了五級？TBO現在玩家平均等級多少，才9級吧，這差了五級對面是得有三四級這麼低了啊，那不純純是在欺負新手玩家了嗎？你們這種性質的公會真的不會被人團結起來打擊報復嗎？」

「我們的公會成員很多等級都到10級了，20多人團結在一起也不是什麼能輕易擊敗的公



會。再者……我們並不是任何委託都接受。一般公會高層決定暗殺的對象都是在玩家圈內名聲較差甚至有過玩家犯罪行為的公敵。畢竟正因如此，才有人會冒著TBO實名制遊玩被直接無障礙開戶的風險去花錢請我們代以制裁對方。」

「道理是有點道理，但我還是不認為在這種人人真名的地方該有任何理由去從事‘代人殺人’這一行當。說是說這裡的玩家就算死了也能無限復活，可是死的時候也會有真實死亡的體感，這和真的殺人了只有一個後果惡劣程度的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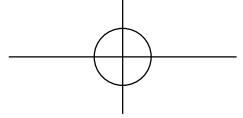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小姐姐可以加入我們的公會先觀望一下，我相信你至少也會有部分改觀。我們可真不是代做髒活的三流玩家小團體，我們幹的都是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好事。」

「劫富濟貧我姑且信了，除暴安良這種標籤就別隨便給自己貼了。總之，五萬錫安，一分不少？」

「是的，但也一分不多。我們公會就算小姐姐你想的再不濟，也是憑藉名聲和成員素質才如此蒸蒸日上，連欺瞞外人這種事都是從來不做，更別講還自己踩自己腳，欺負自己家新人。」

「你們公會我會記住的。」思考幾秒後，聆弦決定先給她們畫個餅，「但我得先回家切菜了。明天我再回來看看。」

這女生聽後非常喜悅：「那真是太好了。希望明天能如約見到你，不管怎樣，先謝謝你啦！」





170

聆弦閉著眼笑笑，點幾下頭，繼續拎著菜踏上回家的路程。

招新的女生這才愈發覺得喜出望外。若是這位叫做方聆弦的玩家能夠加入她們公會的話……

天哪，我操，簡直難以想像她能為公會帶來何樣的貢獻。設想一下吧！如果她圓滿完成了高難度的玩家委託、增長了公會的聲譽與威望、為全公會成員提高進賬數額並因此改善遊戲體驗……全然不在話下，如果是剛才這位玩家的話絕對沒有任何問題。那些暗殺委託對她而言肯定也是信手拈來，根本不需要加以懷疑！

因為……她頭頂上方那金色的游標，絕對沒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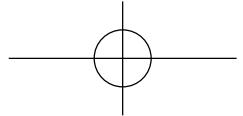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這位方聆弦是持有「日」元素祝福的玩家。風地水火四大基礎元素之外，僅有不到5%的玩家擁有日或月元素，而她便是那極少數者中的一員啊。

而且這女生並未告知聆弦自己已經習得了較高等級的「情報看破」魔法。在方才交談的過程中，她已經查清了這方聆弦的真實等級。

14  
級  
○

「星等級」，就連星懸業火的公會長也才恰好14級而已。目前全月星等級最高的「四輪之王」赤坂，不過32級，而這已經是全TBO任何其他玩家都無可企及的天花板了。

而這位名為趙伊朦的招新負責人，她才7級，只有剛才這位方聆弦的一半（甚至可能都不多一點）。



14級，這是什麼概念……這已經不是高玩的程度了，這根本就是TBO狂熱愛好者，除了玩這遊戲現實裡基本什麼都不做了的程度，至少也得是這樣。

因此，如果方聆弦能夠加入這所公會……

一想到這裡，這女生今晚可能做夢都會笑出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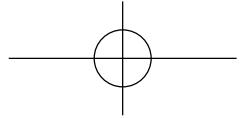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月見花綾纓，你迫害塞壬暗殺者公會的成員後還企望全身而退嗎？我奉命前來制裁你，友情建議你直接投降受死，省我精力。」

無言應答的綾纓將火繩槍槍口對向後方舉至身側，略微一鞠躬，接著便兩腳踏開，抖出子彈裝填入管，抬起槍體瞄準上方女子。

「煩請賜教。」這般輕語。

「呵。」

未等綾纓扣下扳機，駐足屋頂的方聆弦不再佇立原處，抄起剎那間增長數倍的連枷，伴著自屋瓦縫隙中憑空誕生瘋長的無數新生枝條飛躍而下，直沖石磚路面上已蓄勢待發的綾纓。  
……必須提前閃開。毫無壓力。好在剛才追獵那手持相機偷拍遠城清喜的男玩家時，自己就已熱身到大差不離的程度。要是直接進入正式PVP狀態，不說占了身體早已進入狀態的



優勢，至少也不會立刻落入下風。

聆弦心中冷笑，她料想綾鸞必然會誤以為自己占了戰鬥熱身的便宜（或者說……她會嗎？）；實際上在來之前，聆弦早已喝下好幾瓶輔助戰鬥的藥水，且還屠殺了二十只人形小怪，打完就飛奔至此，甚至運氣好到四肢尚未再次僵硬就遇上了自己送上門的綾鸞。**三**這自己還不得滿心歡喜地接下人頭？

但——可如果是暗殺組織派來的成員，或許不會傻到不熱身就來執行制裁。多少也是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準備的玩家，搞不好還借助了藥水效果——綾鸞沒多花兩秒就推想到這一層。現在讓綾鸞去使用戰鬥類藥品也來不及了，更別談她並不稀罕借助藥物BUFF效果的屬性提升去擊敗區區一位身份未知、來路不明的暗殺者。

我已料到你做足了準備，現在我將提前進入認真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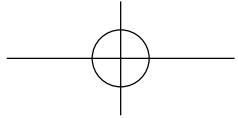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此刻的聆弦，也已意識到綾鸞推算出了雙方之間的熱身程度。看來，這下她們兩人要從同一起點開始打這場戰鬥了。

自此，三秒轉逝。火繩槍管中迸發出又一發穿甲彈，與半空中的方聆弦擦腰而過。

彈道干擾……？這種程度的瞄準難度，綾鸞自知絕無可能射偏。那只剩下了這一種可能性。

「看招啊！」

從屋頂俯衝襲來的方聆弦與閃避開火同步進行的綾鸞立刻進入近距離交火狀態，又在不經意中拉開數米長度，準備趁此間隙白衣袖抖出子彈的綾鸞卻被身前的聆弦立刻迫近。綾鸞



身側被這閃擊砸中，強忍住因疼痛而欲冒出的哼聲，瞬間揮袖，幾發子彈自內扇形飛出，立刻自燃爆裂為水元素飛彈。

聆弦身前地面上沖起兩米高枝條屏障，恰好抵擋飛彈濺射攻擊。她並未懈怠，不管如何先朝著左側翻閃，原先自己站立的地方與右側被兩發散彈分別貫穿屏障破空流過。「還是慢了！」聆弦手一招，藤蔓自她背後繞去直纏剛要穩住步子還沒法立刻後躍的綾鸞右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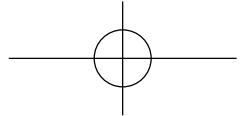
「……嗯。」

綾鸞壓下槍口就欲開槍，卻沒見槍尾有火線——這發還沒來得及填彈！她立即左手下舉，水花憑空出現繞旋指尖，只見食指一撥，天藍色魔法弩箭登時破出，切掉了藤蔓中部。又是左手微抬起，單眼一閉，再兩根弩箭朝著聆弦彈去。

被兩箭直逼面門的聆弦知曉不可能同時避開這精妙計算了軌跡的防禦反擊，甩來連枷便將一根擊斷軌跡，朝著不遠處觀戰狀態的白夜飛去。

白夜近乎條件反射地側身閃過，一晃眼聆弦的血條對比前一秒已經掉了約5%。不過順利造成傷害後的綾鸞卻也都沒來得及以那標準而優雅的一貫姿勢將彈填實；明明是剛被擊中的聆弦卻雙手抓緊前端剎那增大數倍的連枷杆身朝綾鸞疾馳拍去。在白夜看來，她這也打得太瘋狂了：聆弦就像是全然不在意自己被擊中後所產生的真實痛感，切切實實地就這麼立刻壓穩進退節奏反攻了回去。

她、不……兩人都徹頭徹尾地沉浸於對決之中。這場戰鬥可能不論是對綾鸞還是對聆弦



而言，都不單單是一場尋常而可再度重開的遊戲對局——在面前那二人的認知中，這便是真實的生死決鬥。

「——那種男人……怎樣都無所謂啦！」

咦咦——!? 根本的原因都不甩了嗎！?

「因為無論我從現在開始如何努力地生活，我都必須面對不破還和我活在同一個時代，這一事實的威脅！只要那傢伙活著！只要那傢伙還存在！我就無法得到認可！」

嗚咁。

對於最近一直拿絢和自己做比較的我來說，這句話非常扎心。

別說做什麼都敵不過了，就連第一次交到的男朋友也喜歡上她……。這樣確實，我也能理解她想要鬧彆扭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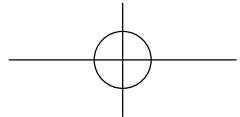
絢只是努力地生活罷了。為了幸福，向前邁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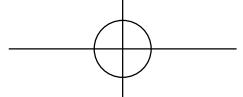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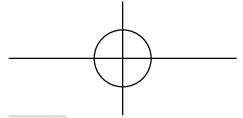
她的光輝——對凡人來說——太過耀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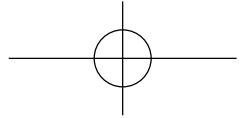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妳、妳想想，這都多久前的事了……。一直糾結也沒什麼好處……，就讓它過去了吧。繼續好好生活不是更好嗎……？嗯？」

所以，我的說服實在太空洞了。

這樣的說詞是無法傳達給小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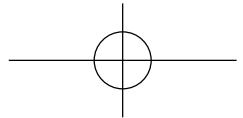
頃刻間二人便又過招數回。綾鸞心念：就算不用子彈也足以抵擋你的攻勢——冷兵器與槍身相撞，剛蹭出刀光。二人周身境況時而有葉片枝條被切散，時而不知自何處飛竄出水箭卻遭劈崩碎，旁人根本無法憑藉肉眼分辨出誰在前一秒不幸負了傷，又是誰在後一刻占了上風。只有一旁相機開鏡的夏月訝異地驚覺到一直都未傷幾絲生命的綾鸞血條在這電光石火間驟減了數段。

綾鸞卻仍不緊不慢地邊招架邊小步後撤，一面揮手大動作填著子彈，一面自白袖中甩出幾顆尚未點燃的備用彈藥。聆弦見此拼勁收回武器，將飛舞的未燃子彈撞了個四散。眨眼間，上完膛的綾鸞槍口已直指她胸前。聆弦暗叫不好，一道光罩於面前展開，半空分散的子彈被綾鸞一發散彈皆數點爆，伴著聚爆炸響，黑煙赤火四射吐裂間衝破了聆弦的光罩。所幸聆弦原本便未寄希望於此，早已將連枷以植物生長態橫擴數倍寬度，這才在被轟飛出幾米遠時不至於直接被削去剩下一半的生命值。

沒有理由再放任何程度的水了。再不迅速結束戰鬥，二人將會耗盡精力，淪落到互相剮蹭拼閃避技巧的PvP最終階段。除開盾防禦外，方聆弦不知招架招式的方法，一旦進入到那一階段，速度顯然要更勝自己一籌的綾鸞將會獲得得天獨厚的優勢。在那之前……必須在那之前由自己孤注一擲，給這場決鬥劃上休止符。

「接招、十秒內我就置你死地！」聆弦大喝道，驟然閃爍金色的光芒連枷瞬間被枝葉纏滿，其上毒花怒綻。





綾樂知曉對方要出殺招，無聲回道：「那便失禮了」，將黑身火繩槍掛回腰間，雙腳後蹬地，但僅下一秒身影便化作水浪憑空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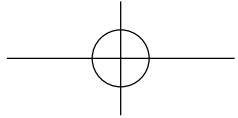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她可並未逃離。她出現在了較原先幾步之外遠的後方（甚至將觀戰的白夜與前來隨時要為白夜擋刀的勿棲夾在了戰局中間的位置），手中確然已不是那魔法弩或漆黑火繩槍，而是轉為一把槍身更加細長、外表機械感厚重、色澤顯著玉鋼般亮銀色金屬質感的看起來貴重數倍的槍支。其內是她提前上好膛且僅有一發的稀有魔法子彈。

這子彈的彈速將似雷光般迅疾，海嘯般兇猛。通俗形容，它擁有一發收割幾乎全部玩家甚至某些小型頭目魔物的超強破甲超高額單次攻擊力。但凡直線命中成功，面前不論擋著的是方聆弦還是其他自己的宿敵，被這發擊中的身軀不論所剩生命的高低都只會在致命處留下一處巨大的血洞，使之失去維生器官而瞬間殞命——只不過身為玩家的對方將會復活在記錄點，而非真實死亡。

綾樂內心可謂有超過十成的把握，但凡扣動扳機，聆弦將必死無疑。

但聆弦的前搖準備時長遠較自己更短。就現在自己所剩不到三分之一的生命值，不論聆弦的這單次殺技會分作幾段、每段輸出程度如何，自己都絕無可能扛住。

只有對面側的聆弦本人心中知曉，方才連續遠端召喚藤蔓攻守綾樂時已耗了自己的大部分魔力儲備。這次聆弦所吟唱的技能雖是輸出型重攻擊，卻根本不歸屬聆弦最強的那批技能，頂多算得上是個戰技而已。就算僥倖在魔力匱乏的吟唱減益下趕在綾樂前施放，也不一定能



夠將根本不知道有沒有點上根性的綾櫻一擊斃命。

二人都在賭一場自認為勝率低於五成的致命遊戲。綾櫻現在僅能做到雙手依舊不顫半分，心跳卻也有些許增快。聆弦咽了口口水，閉起眼，毅然要將決勝的最後籌碼全部寄託於此技之上。

就在一秒後，聆弦披光卷芒的身影直朝著對面綾櫻手中架著的那柄散發幽藍色凶光的不知名火槍槍口猛衝而去的那一瞬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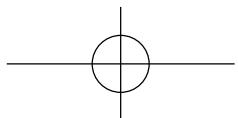
——一聲尖銳的女性驚叫霎時奪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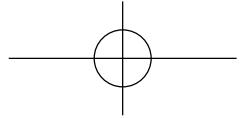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顯然，僅僅是看到有兩位玩家在自殺式拼命而大驚失色產生的尖叫根本不足以令打得關乎生死的綾櫻與聆弦慢下動作。這尖叫聲並不來源於觀戰女性玩家中的白夜、勿棲、和伊、詞音任一者，而是距離更遠的安全角落，一家掛著「藥水店」字樣的店鋪內傳來的聲音。

綾櫻收回即將子彈出膛的火槍，而聆弦也在衝刺而出的瞬間刹住了車，朝前跌撞幾步，硬生生收回了連枷。二人近乎是在同一時刻意識到，在她們附近發生了一樁不太容許她們繼續相互大打出手的壞事。

因為那一聲尖叫，就好像發聲者遭遇了某種驚悚且危及她性命的場面般。

雖說月星內的正常健康玩家絕無可能在遊玩過程中真正死亡，因而根本沒必要發出命懸一線時的那種尖叫聲——但正因如此，這聲音才顯得罕見、突兀、刺耳且令白夜像是過去在知曉自己要被欺凌之前那樣產生自禦性生理反應：腹部一緊、刺骨的冷流席捲了大腦，上





半身的後下側一股像腹瀉感般的神經衝擊，因感官霎時間變得極為敏銳而渾身痛苦難耐。

循著尖叫聲趕去的第一人是距離最近的神來社詞音。她一進入那藥水店內，尚未來得及詢問情況，便震驚得瞪大了雙眼。

事態如此：在詞音踏入店內之前，藥水店店內只存在兩人，分別是一位已經退到了牆邊，手中執一柄高大法杖，留著一頭顯眼的天藍色長髮的女性玩家（看她那恐慌無措的表情，方才的驚叫想必便是她發出的吧……）

以及，這裡還有一人。直覺告訴詞音，這裡必然還有一人。

也正是循著那天藍色長髮少女顫晃的視線，詞音的目光一路追隨而去，最終瞧見了倒在地上的那個人……那位、似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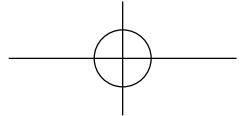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看來，在這之前，店內人數並未達到兩人之多。

店內的黑木地板上儼然是一大灘尚未完全乾涸的血跡，在那貨架間的陰影之中……有條貼著地板的手臂，五指無力地攤開，遠遠瞧去了無生機。

如果是死亡的玩家，屍體並不會留在原地，而是會連人帶意識一同被拋向他們上一次進行記錄的休息點。那麼就是有人受傷了？月星的玩家就算受到了流血攻擊也不可能會留在地形物件上停留那麼久的血跡。這並不是新鮮的血

因此，在叫道「有玩家死了！」後，詞音幾乎是同一刻意識到自己可能撞見了更加恐怖

### 三



的一幕。

「有玩家死了？那怎麼可能？！」和伊急急忙忙地闖進店內，隨即倒吸一口涼氣：「我……我的天、這……你、她……這可不是玩家，這……這是……」

地上那具女屍的身份並不歸屬於任何一名玩家。

長久負責對面和果子店生意，乃至近乎不會外出的和伊只看一眼那條暴露在屋外透入的光線下的手臂處衣著，便足以辨別這被殺女性的身份。

和伊用顫抖的兩指解開並提起了扣在腰包側帶上的高級恢復藥劑，但還沒完全舉起，就將它扣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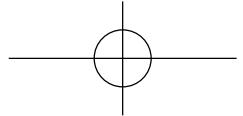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沒有用處，不論面前的人曾經是誰——她都已經死了，任何恢復生命的手段都不會再起效了。

「怎麼、是誰？啊、？！」勿樓、白夜二人隨即先後出現在和伊的身後。隱約瞧見內部的場面後，大驚失色的勿樓下意識地抬手遮住了白夜的雙眼，「受傷、不……她是……？」

「那個、我……看到了。」白夜輕道，想要扒開勿樓捂在自己眼前的那只手掌。

「這種畫面我不想讓白夜你看太多，撞見了也得少看幾眼。」勿樓頓了一下，「和伊碳，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了？」

店門外，因意識到有更重要的意外發生而不約而同休戰的聆弦、綾鸞二人一同闖入。夏月抓緊手中相機，悄悄躲在了店門敞開門扇的後方，並不打算進店一探究竟。雖說他們三人



已經是最後一批到達案發現場的玩家，卻能通過前面幾人響亮的談話內容將所發生的事件判斷出個大概。

映入眼簾的，首先是那並不新鮮的血泊。再然後，死者那標誌性的衣著裝束已經變相地指名了她的身份。

「莎娜姐姐……」綾櫻失聲念道。

勿棲已將白夜安頓在距離命案現場較遠處，正邊快步走向和伊邊詢問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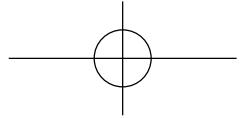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和伊破你……這個人你認識嗎？」

「她……」和伊幾字一頓地面對空氣答道，「是這裡的NPC老闆娘，莎娜·克蕾伊爾文。我們都叫她莎娜阿姨的，也算是小有人氣的NPC角色了。為什麼……為什麼、我從來都不知道她有結仇，但這……好端端的又怎麼可能會被殺？是意外嗎，意外事件？因為什麼？」和伊完全陷入了茫然狀態，手無足措地想要上前檢查情況。幾秒前大家如此高聲談話，若是人還保持清醒就早該應答了，這樣的話……除了死亡、對，也可能是昏迷了，也可能僅僅是失去意識而已……

……怎麼可能單單是失去意識。她早就意識到事實有多麼殘酷。

「不、不行……我得……」聲音捂著嘴巴，用前腦勺撞開圍觀的其他人，奔向門口。

躲在門後的夏月一見有玩家沖出來，瞬間一個激靈地擺出防衛姿勢，卻見只是那紅發的矮個子女孩自店內闖出，兩手捂著嘴蹲在了店門口的路面上。



夏月可不敢上前詢問她此刻的情況，這女生那件被她當作寶貝一樣對待的盔甲某種程度上還是因為他才徹底損壞的。先不說屋內那個月見花綾纓有沒有留意到自己還躲在這兒，他可吃不准這個叫神來社詞音的玩家會不會咬住自己不放，要求他作出賠償呢。

於是她肩臂緊貼藥水店外牆，繼續偷聽起裡面的動靜。屋內的綾纓朝店門口的方向瞥了一眼，面部卻未表現出絲毫情緒。

店內，茶屋和伊咽了口口水，鼓起勇氣決定上前確認地上那名死者的情況。

和伊刻意將自己的視線自地上大片的血跡處移開，緩緩地、邁著距離極短的步子，朝前走去——直到鐵證如山，再也無法逃避自己眼前的僅為一具死屍的事實。

最冷血的證據莫過於，這手臂連接的被稱為莎娜阿姨的上半身從頭部起算……只到腰部就截止了。簡單掃視四周角落，和伊甚至沒能找到腰部以下的身體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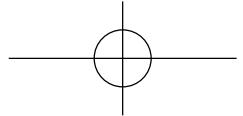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讓我看看。」

發話的並不是白夜一行人中的任意一者，而是站在白夜與勿樓後方，語氣平穩冰冷的方聆弦。

「啊、可是……她已經……」勿樓啞著喉嚨吞吐道。

聆弦並未予以理睬，只是自顧自用手腕撥開勿樓與白夜朝前走去。瞧見那僅憑一眼便已能確認死亡的女性時，她短暫地屏住呼吸。——又一次親眼瞧見死去之人。

如同曾經的那次一般，就算是在遊戲世界內，也未能逃過面對這般悲慘場景的命運。



兩次都是因為這種膚淺無聊的理由，兩次都是一條鮮活生命的逝去。單膝跪地，在不碰觸屍體的前提下細細端詳，沉默數秒。

「已經……」

面前人稱「莎娜」的女性已經死去。

回天乏術，無可逆轉；這便是一條生命的終結。

但……既然自己已然身處遊戲世界，方聆弦不會輕易再讓這類悲劇於此終結。儘管不是通過治病救人的方式，她也不會再在面對悲劇性的結局後就此離去。

正因她心念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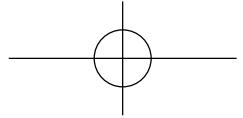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你們萬萬不要接觸她的身體。」聆弦嚴肅地向周圍數人吩咐，「玩家碰觸到NPC的血液與屍體會導致關鍵線索道具化而被永久破壞。事實擺在眼前，這名NPC是被人殺害的。」

白夜的思緒一恍。未曾料到，就算是在這本質實為遊戲的月星世界內，也會有人真正地永久死亡。

「那個、你說她是被人殺害、為什麼？誰殺的？！是怎麼才……」勿棲的滿腹疑問使她焦急萬分。

和伊連忙點頭附和道：「她昨天還在好好地賣藥，今天就這樣莫名其妙死了……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啊。」

在這種時機下，就算能查出真相也為時過晚。可方聆弦知道，勿棲跟和伊現今的連番詢



問可不僅是出自失控的好奇心——她們二人語氣中摻雜的，顯然是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未知情況時的恐慌。

「各位還請保持冷靜，請容許我先調查一下案發現場。」

聆弦將右手手掌向前舉出，對準地上莎娜阿姨屍體的方位。掌心，金黃色的柔軟光暈若隱若現。

這是讀取物件身體狀態的技能。就算是物件已經死亡，也能推測出生前所遭受的皮肉傷與經受的病痛。以聆弦的性格，她必然會學這種醫者該有的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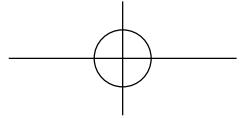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死者腰部被大型近戰武器一刀斬斷，根本沒有反抗痕跡。能推測兇手只斬了一刀或一斧，或其他武器，但必然範圍可觀。因為——」

她的目光死盯在死者上方近處那整整一層都被削斷的藥水貨櫃。數種藥液溢成一灘狼藉的混合物，現仍在自櫃架上不斷滴落。

若不是如此致命的肢解傷害，搞不好溢到地面上已與血液相互混結的那些恢復類藥劑還能救她一命。可惜，究竟是誰會幹出這樣的行當，絲毫未給她留下半點存活的可能？

「可、為什麼會有人要殺NPC？是誰殺的？！是、是其他的NPC嗎？」

「不排除這一可能性。但……」聆弦的眼神冰冷，她慢慢起身，轉頭瞧向右側結帳櫃檯上老闆娘的一袋實體錫安幣與攤開的帳本，「會不會，是玩家犯案？某位玩家殺死了NPC，這並不是不可能。」



勿棲極為不解地追問道：「玩……玩家？！我們玩家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一點好處也沒有啊？！」

門外靜靜聆聽著一切的夏月眉頭一緊，瞳孔縮小。他抓緊掛在胸前的相機，腦內剎那間便閃過了無數怪異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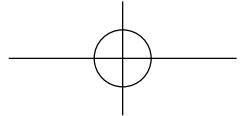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如果這場殺人案真是玩家所為，既然距離案發時間尚不久遠，現今恐怕就是追蹤對方痕跡的最後機會。

能夠狠下心殺死NPC，這樣的人一定對人類存在的意義有著自己的見解。為何不殺身為真實人類的玩家？為何只殺明明是人工智慧的非玩家角色？他對此是怎麼想的？

夏月所執意深思的疑問再一次出現了被解答的可能性。來到此月星世界的他自打一開始就是為了領會到人類為何會身為「人類」，為何與「非人類」的事物相異。既然這個人或許擁有獨樹一幟的觀念，哪怕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都迫切地想要洗耳恭聽。

綾欒立刻便察覺到一直都躲在門外暗處的夏月忽然快速逃離了店門口。可將夏月的小動作收於眼簾的她並不決定上前追趕。正如這個方才還想將自己給殺了的方聆弦所言，兇手不論是NPC或玩家，都擁有能使用近戰武器一擊斬斷莎娜阿姨身體的能力。綾欒雖然因為這場戰鬥對聆弦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極差的第一印象，卻不至於因此愚昧否定這名高等級玩家的見識與經驗。

使用大型近戰武器，僅瞬間就讓莎娜阿姨一命嗚呼……那個只會偷拍女生，一碰到事掉



頭就跑的久禮夏月顯然不具有這樣的本事。他跑出去不管是趁亂借機逃走，還是為了什麼別的目的，既然與發生在大家面前的這樁殺人案無關，綾樂便不想再去多管。

相比起清喜被這男玩家偷拍……自己所保護的區域有NPC被人殺害，一心只願守護這方淨土的綾樂絕不會對此袖手旁觀。與此相比較之下，一個單純行事齷齪的小角色無足輕重。

心思不在店鋪內眾人身上的聆弦並未留意門口的動靜，仍繼續調查著屋內的痕跡。月星世界與現實世界不同，與普通網遊又不同，屬於夾在中間灰色地帶的擁有許多安全缺陷的地帶。這裡不存在監控或諸如此類的事物，也並沒有玩家出入商店的系統記錄。

所以不僅沒人能夠得知這家店鋪的玩家訪問歷史，就連這場殺人案是否真是玩家所為都無從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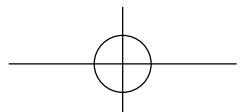
「茶屋和伊，你說你一直在這塊工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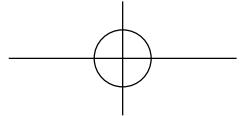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對、對的，我的店鋪就在這對面。」她的目光朝店門外望去。此時的和果子店正無人值守，僅剩那幾格關東煮還在冒著熱氣。

話說自己的「和果子茶屋」立牌好像被剛才的流彈射中了兩次，現在「果」字上面的「田」已經只剩個葫蘆形的窟窿了。和呆子茶屋。

「在你印象裡，只考慮NPC交際範圍，這家店老闆娘有什麼仇人嗎？」

「莎娜阿姨平時除了賣藥也不做些什麼，偶爾會在私下裡做些生意，但我並沒深入瞭解





過。

「生意？是與玩家嗎？」

「不是的、好像是進了什麼來自卡邏波什城的貨。機械零件，因為我有見她之前在櫃檯上拆解研究那些機械部件。但我不太清楚這會和她受害有什麼關係。」

「私下進貨機械零件，光是這點確實沒辦法總結出有價值的資訊。」聆弦朝著結帳櫃檯踱步，眼神不離桌面的各種物件，「目前我沒有見到任何機械部件。」

「機械部件？連鎖核心，？」

一句聲如細絲的柔弱話語自房間的角落處傳來。「你知道些什麼嗎？」眾人隨著聞聲抬頭的聆弦目光轉頭瞧去，才見這柔軟的輕語來源於向來都一言未發的月見花綾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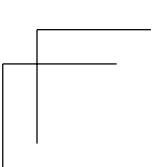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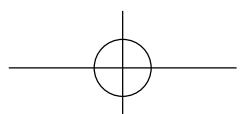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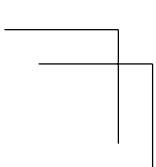
「之前我打癟了一整隊試圖截貨的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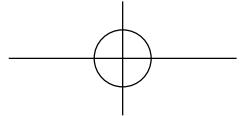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盜賊？是搶NPC貨物的玩家嗎？」聆弦詢問，她的眼中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陰霾。

「不。他們也只是尋常的NPC。」綾櫻小聲答道，「連鎖核心，是澤斐雅公房的最新魔導科技，能夠記錄遠端武器前一發攻擊的傷害，根據邏輯進行演算優化，強化下一次同類攻擊的傷害。」

聽聞關鍵的情報，聆弦其實已經有了可觀程度的眉目。她隨即點了點頭：「這新聞我確實未曾耳聞，果然我與遠端武器的情報毫無緣分。」

也可能是自己把自己關在家裡種了太久的藥草吧，最近也根本沒去多加關注TBO世界





的新資訊。

對聆弦的話語，綾鸞並無應答，再度陷入沉默。

「你們誰能夠遠端檢查人形寶體的背包內容物？茶屋和伊，你能做到嗎？」既然是開雜貨鋪的玩家。

和伊聽了忙擺手：「我？我沒學過那種，我點的是看破掉落素材和常見素材掉落概率增加。」

愛莫能助。

「那個……其實、我……我學了窺視背包內容物的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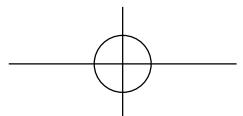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那真是幫大忙了。」聆弦循著聲音瞧向了在場幾人的後方——那名顯然此刻連站直都難以做到的紅發少女，「你能來幫我搭把手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當然，若不願同我一起檢查屍體的話，我也可以想到別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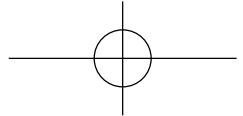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白夜轉頭仔細一看，將「神來社詞音」這個口再度默念了一遍。剛剛跑出店門的女孩……現在，居然還能鼓起勇氣回到店內啊。

「沒有關係……我、我可以。」

勇氣可嘉。但她明顯是自己逼迫著自己再度走入這發生了命案的店鋪之內。這一折返舉動是為了什麼？對此，白夜懶得去揣摩。

既然這個詞音回到了店內的話，在場的其他玩家又分別是？「月見花綾鸞」？「方聆





弦」？話說那個叫什麼久禮的男生去哪裡了？以及……咦？這個人是……

最先發出尖叫引起眾人注意的是一位現在早已嚇得花容失色，背靠在牆上一言都不敢發的天藍色長髮少女。看上去也和白夜差不多年紀，藍色游標，「玖琳然」。雖然剛才確實沒記住所有人的口名稱，但唯獨這位女生，白夜能夠肯定自己從未瞧見過。

怎麼自己一直都把她忽略掉了，再怎麼她也肯定一直在店內吧。擁有這麼微薄的存在感，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值得羨慕之事了……。

似乎是注意到白夜正在東看西看，回過身的勿棲也將視線定格於許久都縮在牆角，害得一動不動的玖琳然。勿棲知道自己對死者旁那幾位高玩正在從事的推理工作一點忙都幫不上，還不如過去照料其他目擊凶案現場的玩家。因此她趕緊走到琳然的身邊，慰問道：「那個，你沒受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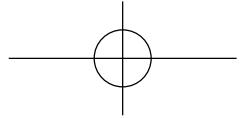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我、我沒有受傷。我什麼問題都沒有。」這藍發女生的話語聲，強作鎮定，卻多少有些顫音，「但、我覺得、我得先回避一下，我得出去……我得出去。」

「確實是，我們先出去吧，這裡太亂了。」勿棲扶住她的身子，欲要帶她先走出藥水店內，

「那個、白夜？能跟著我過來照顧一下她嗎？」

「……沒問題的。」

白夜又向著調查線索中的四人瞧了一眼，此時的詞音正在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地上的死者，料想是準備窺探已經死去的莎娜阿姨的素材物品背包。



店外的街道仍有玩家行走，似乎後來者並未意識到這家藥水店內發生了命案。白夜掃視四周，不見任何外人注意力于她們三人。勿棲在同時邊攬扶著藍發女生邊安慰道：「我可以稱呼你玖嗎？我也是第一次遇見這類事情，但千萬別擔心別害怕，首先要知道我們玩家们是不會經歷類似的事情的，而且……白夜，你幫我想想該怎麼說？」

「你問我的話，我可就更不知道了。」白夜瞧向勿棲與被她捏著肩膀的那位「玖琳然」。

「那個，我應該……不是在做夢，對吧。」琳然的眼神有些恍惚。

「嗯……很遺憾。但值得慶幸的是，至少這裡不是現實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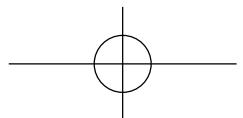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但儘管不是現實世界，儘管是人工智慧——有人被我們這些玩家殺死了，這就是事實吧。」她說到此處，抬頭望向陰雲遍佈的天空，「抱歉，我知道自己不該多想。我從來沒遇到過類似的事情，有人被殺了、被我撞見這樣的情景什麼的，我說的都是真的。讓你們見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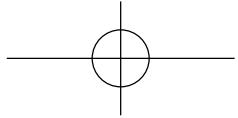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勿棲撫摸著琳然的後背，暫時沒有作聲。

「抱歉……是我情緒有些失控了。我可能需要些時間自己靜一靜。我……我要先從這裡離開。」

「需要我繼續陪著你嗎？我的朋友就在這裡開了家小吃店，我帶你去吃些甜食吧，不要再多想這件事了。」

「謝謝你，和歌森姐姐。但……不去多想什麼的，我做不到。在調查出這樁殺人案的真





相之前，我會一直關注後續的資訊。請你們一定要告知我最後的結果。」琳然的語氣中浮現出那少許的剛強，可她的眼神內卻飄忽著原因未知的膽怯，「我想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做出這種行徑的玩家……最後究竟會落得什麼樣的下場。沒錯。」

「我一定會讓你能夠跟進的。我們加一下好友吧。」勿棲順便側著腦袋詢問一旁無所事事瞧著街景過往行人的白夜，「白夜想要加一下好友嗎？」

白夜搖了搖頭，隨即轉移了視線。

「沒事，玖跟我加一個好友就行。先去轉換一下心情吧。」

「勿棲，那個、我先自己去逛一逛。」白夜終於開口，「我也想轉換心情。」

「不想跟我們一起來嗎？就到和伊碳的店裡吃東西，待會也可以一起去逛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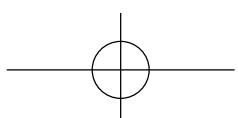
「我剛剛注意到有意思的東西。嗯。」白夜不想告知他人太多自己心中所想之事，便就此掐斷了下半句話，「總之……你先陪著這個女的，如果可以的話請容許我自己行動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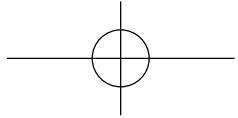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啊、那樣當然沒問題的，告訴我這些就別用敬語了啦。」勿棲露出半分的微笑，「那晚點你逛累了就回和伊碳的店裡？就這邊這家店。」

「我知道的。」

「嗯嗯，晚點我一定會在這兒。那麼就，到時候我們再見？」

白夜點了點頭，將雙臂圍抱在胸前，深呼吸一口。算不上有多新鮮的空氣。命案之類的已經不想管了，他們要調查的話就去調查吧，自己來這裡可不是為了給人當殺人案偵探的。





太煩人了，剛來竹內町就遇到這種事。早知道就不繞路，直接前往佈雷姆城了。但現在……好像反悔也太晚了些。看勿樓這副模樣，既然牽扯到了她很熟的那個茶屋和伊，那顯然她是非留在此處不可了。

「嗯。晚點見。」白夜隨意地一句道別，轉身邁步。背後，勿樓再度回歸了與琳然的對話中，兩人緩慢的談話聲隨著白夜走遠而逐漸淡去。

那麼勿樓要是打算留在這裡的話，白夜該怎麼辦？

拋下勿樓，自己一個人前往塞壬區域？那又能做什麼，人生地不熟，又是徹底換了個和艾茲維澤毫無相似處的生態區域。就算光是待在那座佈雷姆城內，自己對如何找到住處也完全沒有頭緒。住旅館嗎？住旅館的話就得先去刷錢了，甚至不知道那裡的旅館價格會不會比優妮瑟鎮的更貴。刷錢的話……不知道這裡哪個方向會通往最近的野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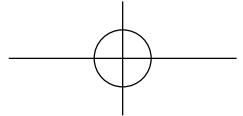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無妨，先隨便走走看看。自己還未曾有機會去逛逛京都呢，碰巧這裡看著風格和日本古鎮也挺相似的，就當是旅遊好了。

遊客在這類景區，一般會做什麼來著……？毫無經驗。就隨便看看嗎？大概吧。

白夜如此想著，朝著竹內町中心廣場的方向折返走去。

「我們去吃點好的吧，放鬆一下心情。」勿樓拍了拍琳然的後背。被拍了這兩下的琳然反應大得離譖。

「啊、抱歉。」她連忙向琳然道歉，「唉……遇到這種事情也不是你我的錯。不要多想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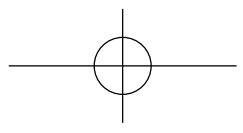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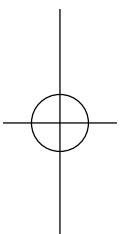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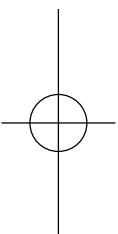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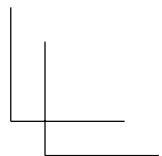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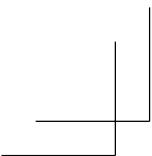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啊是的，不能多想。不是我的錯。……不是我的錯，真的嗎？」琳然的話語聲，越來越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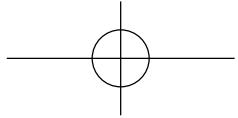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勿棲皺起眉頭，但嘴上還是安慰著驚恐之餘的琳然：「畢竟你也只是撞見了命案而已。」

「那肯定啊！……怎麼可能有關係。」琳然睜大了雙眼，「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什麼都沒做錯。不是我的錯……完全不是我的錯。」

「她畢竟也只是NPC而已。」

「只是NPC而已」啊……和歌森姐姐，你沒感覺到嗎？這一切太不公平了，就像是系統刻意的設計一樣，不合理，但卻又作為鐵則擺在了那裡。琳然的聲音略有些沙啞，「這可、她可是活生生的人類，就算她只是NPC，那也是切切實實地活在月星世界的人啊，只不過是沒有辦法去現實世界活動，只不過區別在此而已……為什麼同樣是在月星Online這個遊戲裡，我們玩家能復活，他們身為NPC就得永遠死去？還是以這麼殘忍、這麼痛苦的方式？我不能理解，為什麼製作方不能將NPC設為可以復活的存在？到頭來我們玩家對此居然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NPC被人殺害、死去，明明這些事情都是我們玩家導致的，為什麼因為系統的這些不合理之處，這些NPC就……我是個很奇怪的人吧，明明這件事跟我就沒任何關係，明明死掉的只是個人工智慧而已。你可以不用理我，我知道我現在說的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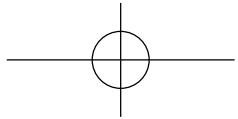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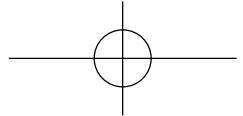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都是沒有意義的虛話，只是……對不起，我果然還是需要點時間自己想通。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切都會以這種方式發生再結束。我腦子裡一團亂。」

「玖的話……我能夠理解玖的想法，也千萬別說這只是你胡思亂想出來的無意義話題。但既然有牽扯到這麼多方面，這種事情恐怕真的只有遊戲策劃能回答了……我也確實不太能理解。因為就和玖你說的一樣，就算NPC和其他的怪物、野生生物本質類似，都是遊戲裡的資料——但既然程式賦予了這些NPC各有千秋、與真正的人類近乎無異的智慧、情感與理性，就不該把他們作為跟怪物一樣的存在對待。我認為這完全有道理。其實我們也不太清楚這些NPC是不是被程式設計好了行動方式啦，通過資料庫深度學習並進行類比完全有可能實現簡單的看似智慧生物的行動方式。但你想，能自主購買道具裝備、學習技能、出去刷怪，甚至跑到別的NPC那裡接取委託……這根本就和普通玩家無異了，完全就是個能不能復活和有沒有系統視窗輔助的區別。本來玩家的武器和防具都只是穿在身上才起效，沒有系統背包給無限收納，甚至很多道具也得安排空間掛在身上啊收在包裡什麼的，這遊戲幾乎就在最大程度地削減NPC與玩家之間的差異。」

「為什麼……一定要用到這樣的NPC？是因為必須要存在擁有足夠智慧的人去掌控任務、委託、情報售賣之類的工作嗎？」玖琳然知曉自己的這串問題並不會有人能夠當場解答，但還是忍不住道出了口，「因為……明明只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就能完成的工作，製作組卻選擇利用這種高度接近我們玩家——也就是真實人類——的虛擬存在，這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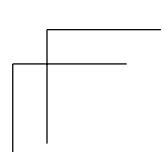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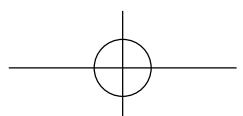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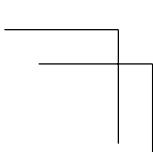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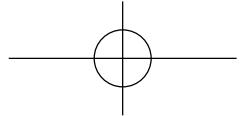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真的只是好玩嗎？真的是出於實驗觀察的目的嗎？明明這一切都可以避免，但……」

「因為，就算只是一個空有其表的低智商機械化行動NPC，很多玩家也會將其當成貨真價實的人類吧。哪怕只是一瞬。這樣的話，能夠狠下心將NPC殺死的玩家，他或她絕對有可能會在現實中殺人。」勿棲沉重地答道，「這裡是擬真現實，是沉浸式體驗的遊戲。不論我們面對的是否是虛擬存在，只要是我們操控著自己的身體親手做出了什麼行為，就一定會有實感體驗。就算殺死怪物都有沾血的負罪感，更別提擁有人類外貌的生物。重要的根本不是那些NPC的內核，重要的其實是那副形似我們的外表。」

「所以……我們在意的從來都不是對方有沒有和真實人類一樣的情感。」琳然領會了勿棲話語的涵義，隨即目光便黯淡了許多，「我們在意的僅僅是對方看起來像不像我們的同類，內核從來都不重要，我們只是在自我陶醉地行使自認為公平道德的偽善？」

聽了琳然自怨自艾的話語，勿棲卻搖了搖頭講道：「還不能就此定論，我理解你現在對待這件事的心態，但人類不去選擇肆意殺害一個徒有其表的人形物體，這應該正是佐證了人類善的那面；就算是偽善也好，自我感動又怎麼了，自我感動不也是一種感動嗎？就算是為了讓自己好過而去行善，接受我們善意的人只要切實收穫了他們所認同的事物，那我們不論抱著什麼樣的目的，又如何重要了？說到底，為了自我滿足甚至為了積德求運而行使善意，本就是人之常情。誰都知道神實際上不存在，誰都會至少去想一想做了好事會有什麼好報，做了壞事會有怎樣的報應。到最後好人惡報、惡人僥倖……這才是現實，但我們仍會去





選擇履行那一絲哪怕僅僅是為了自我滿足的善意，這豈不是已經證明了我們動機就算不純，至少也未做任何值得譴責的事嗎？」

「是的，我未做任何值得譴責的事情。沒錯……」

玖琳然一直在強調自己和這場案件沒有關係呢，勿樓想道。

但看琳然慌張的模樣，以及她手中那比自己都高的法杖……魔法武器，並未開刃。那位莎娜阿姨是被近戰武器切斷身體而死，事情一開始就懷疑不到琳然的頭上。那為什麼，她會擔驚受怕到此刻的這種地步呢……

「玖、唉，你等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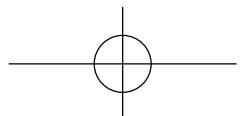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剛想要繼續同琳然講述其中道理的勿樓，卻見琳然自顧自地加快了腳步。勿樓可不放心現今的琳然獨自行動，趕忙追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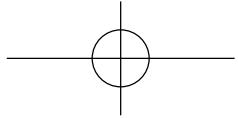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我知道你和這件事無關，玖。我信任你。」

「和歌森姐姐能信任我，太好了呢。」琳然淡淡地應道。她只是那樣乏力卻使足了勁地向前行走，簡直是具其中靈魂昏迷不醒的空殼。

這裡是薙峯霞林的主要安全區：竹內町。

今日，竹內北部街區某間藥水店的店主，NPO莎娜·克蕾伊爾文不幸離世。死因是他殺。真凶身份不明。





## 白夜的遊戲筆記

「實體」、「乙太體」、「資料體」

所有月星直接創造的物體都被歸類為**實體**。

實體包含始終存在於月星世界的物質，以及包括花草樹木與大地、房屋、生物在內的絕大多數物體。

所有經由生物直接創造的物體只能是乙太體或資料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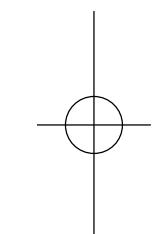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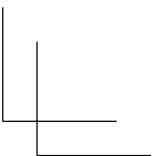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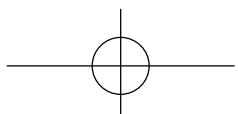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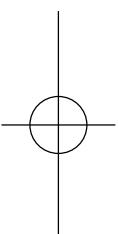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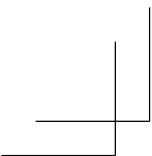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乙太體即通過魔法而存在的物質，往往會隨著時間流逝自然消失，且破壞力會在特定條件下被削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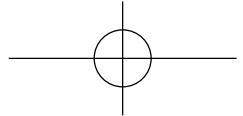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資料體可以被理解為一切在裝備與非裝備時具有不同屬性的物體，包括但不限於絕大多數的武器、防具與飾品。

要注意的是，資料體在非裝備（第二層屬性未發揮作用）時的耐久消耗度會乘十倍。

資料體不會簡單地隨時間自然消失，但也無法產生形變，是**月星世界**最穩定且固執的物體。

「魔物」、「野生生物」、「NPC」





魔物類生物與野生生物皆無法在安全區範圍內自然產生。兩者並無太多的區別，最顯著的或許便是野生生物仍能自外部進入安全區，而魔物會被阻擋在外。

當玩家在安全區內部時，發動的攻擊將無法傷害到魔物類生物。迷宮中的「安全地帶」也為同樣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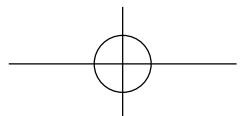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魔物、野生生物、玩家在死亡後都會化散為七彩的晶片，隨風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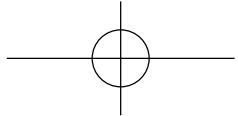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月星的NPC擁有與真實人類極其相近的一生與繁衍方式：他們也會傳宗接代，他們也會生老病死。

NPC們擁有與真正的人類近乎毫無差別的智慧、理性與情感，且每位NPC都擁有自身的性格脾氣甚至天賦資料。

NPC在死亡後不會像魔物一般化散為晶片，而是會成為屍體，正常腐爛。NPC也擁有和玩家完全相等的系統功能表與背包，但他們無法登出遊戲。

同時，他們也無法理解何為「系統」，認為人類生來便能使用遊戲中的那些功能。





## 第肆章：主觀善意，結局忽略式的情緒付出

我深知這一切都屬於單純的逃避現實。

而我同樣深知自己選擇逃避的理由：屢次多番的自我審視後，我知自身何處匱乏，我知道自己不勝其任。

這與我手上所掌握的外科技術、神經學知識無關。我所深思自審的，是遠比這一切世俗事物要更深層次的東西。在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認知中……只是想一想誰都會，但人盡皆知並無任何實質價值的事物。

我開始產生抵觸了。我開始厭惡我曾以為屬於我的最終歸宿。

正因如此，我不願再踏入那片或許將會迎來奇跡的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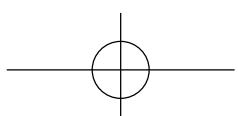
畢竟……身為「這類」存在的我，本就不該期盼著奇跡永遠都能夠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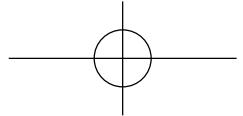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奇跡永遠都是奢侈的；**奇跡**之所以被稱之為奇跡，正是因為它在日常生活中近乎無從引發。

奇跡並不是牢牢掌握於我手之物。

它完全隨機，毫無機械化邏輯，不遵循任何世間唯物法則。

倘若我仍堅持這條道路，繼續負重前行……我將不得已地成為又一台手術機器。





那樣對病人而言或許真的是好事。

但對我……那種結局，本就重來都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所想做的從來都不是盡心盡責地履行使命。

我只是一個天真的，天真到愚蠢的玩著大人遊戲的小姑娘，想要看到奇跡因我之手而發生罷了。

我又不是什麼神明，我區區一介凡人，何時開始我竟自視甚高。

看清了這一切本質的我，看清了我自身本質的我，同時也認識到曾支撐著我不斷扛過一次又一次悲劇的空殼高牆，終究冰消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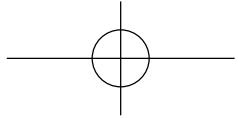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所以，我下定決心……離開醫術界。

離開這個……我曾經做了一場空華美夢的臆想之地。

兩個月前，被陰雨連綿的一日又一日輕柔地遮上了一層感傷氛圍的佈雷姆。如此午後，卻沒再有多少願意踩著水潭前去接取討伐委託或居民請求的玩家。能在這種日子出來閒逛的，除去那些仍處於初學熱戀期的新手玩家，以及每日必須要喝上一杯冰涼下午茶的東城區居住者，大概也只剩下心中切實懷有重要打算，不得不去付諸行動之人。

但有些人……只是單純有著需要她們站在屋簷下無所事事大半天的工作而已。

「你們的公會……星懸業火，是否還在招人？」



暗殺組織「星懸業火」的公會建築大門前，負責宣傳的伊朦原本還在聽雨聲滴答打著瞌睡，一聽到這熟悉的話語聲瞬間便清醒了數成。

「啊、有……是的是的、你是……那個方聆弦小姐？——你是有意願加入我們的公會嗎！」她大喜過望地兩步蹦下五階臺階，想要將聆弦的雙手給托起來瘋狂親吻。嗯？——就在這一刻，她也注意到今天的聆弦並未像往常每天一樣拎著大包小包的蔬果。

「不過、請問聆弦小姐是回心轉意了嗎？之前看您還、是……」她的視野緩緩地自聆弦的雙手處上移。上移、直到不經意間同聆弦那黯淡而充斥著悔恨的眼神直線相對。就連聆弦那烏黑的長髮也已濕透，明明今日降下的只是那種不足掛齒程度的小雨。難以捉摸，怎會有人冒著雨自城外一路走來位於東城區中間地帶的此處，還淋成這副狼狽模樣。

「讓我見一見你們的公會長。還是說，有什麼其他的申請程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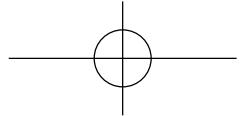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啊、沒……沒有的。我這就發條資訊告訴甯哥、呃……會長。聆弦小姐請稍等片刻……」趙伊朦埋頭對著空氣一通亂戳，想必是在書寫信件，「會長應該沒多久就能回信了。要先進去坐一坐嗎？」

「我無所謂。」聆弦淡淡地答道。

或許是因為腦中正被數條疑問所困擾，伊朦笨手笨腳地推開了公會的大門，示意聆弦進入。

「雖然好像有些冒犯，但請問聆弦小姐是遇到什麼事了嗎？」

「曾被我細心醫治，後來與我關係尚且算好的一名NPC，在光天化日下被幾個強盜殺害



了。沒有人阻攔，明明有旁人，他們卻全都眼睜睜看著這名NPC死在大路上。」「怎麼會……這種事情按理說應該絕對不可能發生才對，NPC之間再怎麼也幾乎不可能

痛下死手……」伊朦無比訝異地小聲說道，「他們是為了什麼？是仇殺嗎？」

「因為NPC也有屬於自己的人生與追求。他們往往不會售賣所有自己持有的道具，而他們囊中的某些道具可能會對部分玩家的角色資料帶來飛躍性的提升。」

「原來如此。不、不對，你你……您說的……那什、聆弦小姐的意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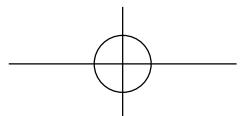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你也已經猜到了吧。嗯、沒錯，殺了那名NPC的幾個強盜，是玩家。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玩家。」聆弦咬了咬自己的嘴唇，緊閉起雙眼，緩緩地講道，「我深思了數日，但現在終已下定決心。現在，該輪到我將他們殺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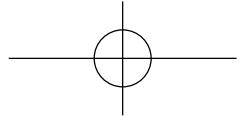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恍惚間，這女生好似瞧見聆弦後方的昏黑街區被瓢潑大雨所傾灌。顯然，這並非實景，但她確實是瞥見了那樣的景象，不過並非通過視覺。

也僅是半秒後，她意識到天際小雨依舊，雨點滴答清脆，無心聆聽時只感到那雨聲猶如弦樂演奏般，令屋簷下的她情緒平復卻又憂愁，也令這條平日喧鬧紛亂的街市寧靜了那短暫的一日。

「我們的公會就是因此才成立的。一開始正是為了對屠殺NPC的玩家降下制裁，後來才逐漸演變成會接取與玩家和玩家之間的矛盾有關的委託。其實聆弦小姐還真的找對地方了。」

「嗯，那真是太好了。」聆弦的表情涵義未知，卻顯然不包含欣喜。





伊朦清楚這點，也絕不可能會刻意去點明此事。因為，面前的這位方聆弦，將會成為這所公會極為重要的骨幹成員。至少，她是如此堅信的。

雖說是水上都市，卻還是不太喜歡陰雨連綿的時日啊。什麼時候這座城市才能重歸晴天呢。

「在你印象裡，只考慮NPC交際範圍，這家店老闆娘有什麼仇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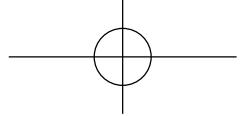
「莎娜阿姨平時除了賣藥也不做些什麼，偶爾會在私下裡做些生意，但我並沒深入瞭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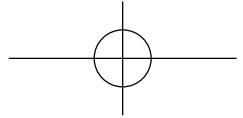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生意？是與玩家嗎？」

「不是的、好像是進了什麼來自卡邏波什城的貨。機械零件，因為我有見她之前在櫃檯上拆解研究那些機械部件。但我不太清楚這會和她受害有什麼關係。」

「私下進貨機械零件，光是這點確實沒辦法總結出有價值的資訊。目前我沒有見到任何機械部件。」

「機械部件？連鎖核心？」





一句聲如細絲的柔弱話語自房間的角落處傳來。「你知道些什麼嗎？」眾人隨著聞聲抬頭的聆弦目光轉頭瞧去，才見這柔軟的輕語來源於向來都一言未發的月見花綾鸞。

「之前我打瘸了一整隊試圖截貨的盜賊。」

「盜賊？是搶NPC貨物的玩家嗎？」

「不。他們也只是尋常的NPC。連鎖核心，是澤斐雅公房的最新魔導科技，總共只存在三枚。這零件能夠記錄遠端武器前一發攻擊的傷害，根據邏輯進行演算優化，強化下一次同類攻擊的傷害。」

「這新聞我確實未曾耳聞，果然我與遠端武器的情報毫無緣分。」

對聆弦的話語，綾鸞並無應答，再度陷入沉默。

「你們誰能夠遠端檢查人形寶體的背包內容物？茶屋和伊，你能做到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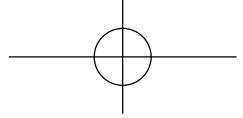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和伊聽了忙擺手：「我？我沒學過那種，我點的是看破掉落素材和常見素材掉落概率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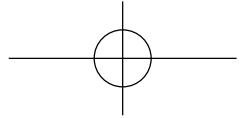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那個……其實、我……我學了窺視背包內容物的技能。」

「那真是幫大忙了。」聆弦循著聲音瞧向了在場幾人的後方——那名顯然此刻連站直都難以做到的紅發少女，「你能來幫我搭把手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當然，若不願同我一起檢查屍體的話，我也可以想到別的辦法。」

「沒有關係……我、我可以。」

隨著詞音顯然是撞著膽子硬走上前來，聆弦再度關照道：「記得就像我方才講的，最好





不要接觸到死者的衣服。」

「明白了。請先讓我吟唱魔法……」

詞音閉起雙眼，冥想般沉默兩秒，接著再度睜開雙眼。

「那個……她是叫，沙耶阿姨，嗎？」

「莎娜阿姨。」一旁的和三正道。聆弦附和著點了點頭。

水。都是生命恢復和物理防禦強化藥劑。」

「明白了。」聆弦的目光落在了桌面角落那支有過使用痕跡的螺絲刀上，「如果有什麼辦法得知死者生前背包中的內容物就好了。但那顯然太難辦了。現下，能獲得的線索基本就僅這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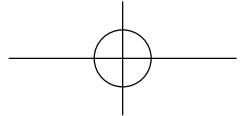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真凶無從查起。」店鋪角落，綾樂語調鋒利，「你難道是……有什麼打算？」

「沒事，我沒特殊的打算。不過月見花小姐，你看，我們之間不是已經有個傢伙去追查兇手行蹤了嗎？」聆弦不帶任何感情地笑了一笑，「他一定會回來的。」

綾樂的視線直勾勾指向正站在櫃檯後方的聆弦雙眼：「你為何這般篤定？你甚至無從知曉他離開的動機。」

「那麼想和我賭一場嗎？你賭他會回來，你賭贏了我就回去報告說我成功制裁了你。」

「我賭他會回來……？」這個方聆弦可真是太有意思的一個人了，「我為何非要站在你的



立場去參與這場賭注？應該是你賭他會回來，我賭相反可能……這樣才對吧。」

「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並不想殺你。」聆弦冷冷地笑道，「所以我把你除在了能夠賭贏的那一側。如果你輸了，你大可選擇是否與我再續決鬥。」

「我對擊敗你也毫無興趣。我想做的僅僅是懲罰那些不守規矩、不尊重其他玩家的人。」綾鸞扶了扶掛在背後的火繩槍，轉身朝向了店鋪的大門，「你想要賭的話，我不會阻攔，但也同樣不會奉陪。我有自己查出真相的方式，我現在就要那樣去做了。」

「噢，對。這次事情，你想我怎樣彙報給我的上頭聽？」聆弦追問，使得綾鸞剛走出幾步便再度駐足。

「我不關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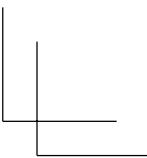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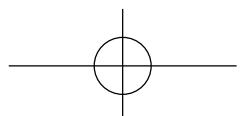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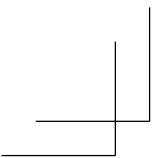
「還真是簡短的回答啊。你就不怕他們再派來一名沒我這麼好說話的暗殺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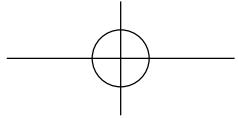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恐怕我這樣評價他人十分冒犯，但我……覺得你也不怎麼好說話。不論來襲擊我的是誰都無妨。」綾鸞簡單緩慢地活動了一下腰部，再度朝著店門走去，不再回頭多看，「你們直接派人吧……我不可能在決鬥中落敗。」

聆弦笑而不語，目送著綾鸞離開店鋪。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呢？她的目光落在了仍留在店內陪自己調查線索的和伊與詞音身上。

「你們打算下一步怎麼走？」





「我雖然真的很關心這件事情……可我得招待一下朋友，或許晚點才能回來幫忙。」和伊思考片刻後，如是答道。

「我……我沒有任何事情能做。但……我想要追一下那個穿著弓道服的大姐姐，我的裝備……還是被她追殺那個哥哥時發射出的流彈打碎的。」

「明白了。你們快去處理自己的事情吧。」於是聆弦道，「我會留在這裡檢查有沒有疏漏的線索，但過幾個時辰肯定也會去他處了。以防萬一，我們留個聯繫方式，方便之後再相互聯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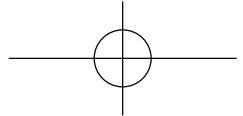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和伊與詞音相繼點頭，三人相互交換了用戶ID。此後再有什麼新的進展，至少不會是由誰孤軍奮戰了——至少，和伊、詞音與聆弦是如此企盼著。

至於其他人的動向……除去有很大概率會折返而回的那個名叫久禮夏月的男性玩家，其他幾位身上的不確定性都過於複雜，聆弦此刻不想去在意。

這樣看來……自己今天得在竹內町過夜了呀。

寂靜的傍晚，蟲鳴悅耳，林中歌吟的僅剩那品種未知的鳥兒。抬首，時不時餘光見著飛影掠過竹木之間的縫隙，興許是到落幕時分，它們也欲歸巢。

風兒拂過，竹葉如雨點聲響沙沙地潮漲潮落。這或許算得上陰雲籠罩的蘿峯霞林區域唯



獨缺失的落雨。只是聲響，卻無實型。

白夜對此頗有同感，原因不明——不言而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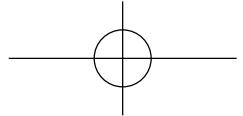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擁有只比你頭還大的寵物兔會是什麼體驗？可以在論壇上問一問。  
——寵物兔？哪裡來的這麼大的兔子，是想在月星世界裡養嗎？

很可惜，這麼可愛的生物居然不是野生生物，而是被定義為了「魔物」，這直接意味著沒有玩家能把它們活著帶入安全區內。在野外建個家？倒也不失為好主意，但白夜對野炊繁瑩不感興趣。

活著不能帶進去的話……死的總行了吧。她指的可真不是這些魔物兔的大塊兒屍體：這些頂著兔子外殼的大東西一旦暴斃就會與其他魔物一樣化散為彩色晶片。唯有名為兔腿的素材是擬真型態，可以被白夜從系統背包裡取出來，左右手各一條大搖大擺地進村掄太鼓。……還是快點打消這種怪主意比較好。

在這即將入夜之際，唯有箭矢破空聲打破了短暫的寧靜。那道灰色纖細橫影的飛行速度可遠比竹林的鳥兒要高速多倍：伴隨著竹林輕躍兔的一聲小鼠般的尖吱聲，一陣五彩歸白的光暈亮起飛散，地面僅剩下兩條生兔腿與一小盒暫不知為何物的素材。

將弓收至背後的白夜抬起左手隨意地按掉了還尚未完全彈出的「錫安×△」，快步走至方才小兔被射殺的地點，手掌對準地上的兔腿與小方盒一揮，兩者也瞬間憑空消失於她掌心之下。



「優良的輕躍兔後腿×2」、「綿軟的小團絨毛·純白×1」。沒什麼用，雞腿的話之後交予勿棲就行了，絨毛適合製作禦寒類的裝備以有效抵抗部分地形與天氣deBuff（如寒冷或凍結），也有魔法流玩家借此合成增加魔攻魔防的飾品或毛衣。這些白夜都用不到。

她閉著眼，抓起弓搭上箭，對準小道不遠處尚未聽見聲響逃跑的白兔，一箭射出。僅是眨眼間，又一標識錫安收入的視窗彈出，被白夜按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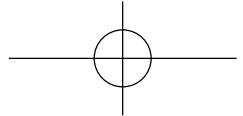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連道具匣子都沒掉，又只是幾根兔腿。那個「白兔的速躍足筋」爆率可真低，殺了滿滿一路二十幾隻兔子，兔腿都有三十更多了，就掉了一根足筋。保險起見，白夜對此素材的目標數量可是5。

「嗯？」自己右側的低矮灌木中忽然傳來了絕非人類行走時會製造的沙沙聲，有東西在接近自己。略微繃住神經後，她開始細心聽辨那聲響傳來的準確方位。

她根本沒來得及瞧個仔細，斜著眼瞥見一道中型犬大小的身影朝自己的腰部飛撲而來，立刻朝前一個躍步閃躲，單腳點地迴旋過身，手中已然是銳箭上弦之弓。

目標是……無法看清楚動的名稱。這傢伙速度太迅捷了，它的落地轉身速度比白夜還快——棕黑色毛髮、或者說除脖頸處外全身根本就沒幾根毛，確實是中型犬體型。自己的箭能射中嗎！？

隨著破空之風呼嘯，脫弦的箭矢高速直射而去，在那不明怪物的奇特行動軌跡影響下與其擦肩而過。白夜早已做好準備，一個猛後翻跟著雙腳跳離地面，那生物與白夜的鼻尖可謂



距離毫米，卻果然未能命中。

仍於半空處落體狀態的白夜飛旋轉體，箭上蓄力之際，整條箭身閃起灰色淡芒。她腳尖先碰地，趁著還未全身碰觸地面，橫著略抬起角度一箭飛出正中那生物的尻上。就那剎那，它喉中傳出犬非犬、虎非虎的沙啞低吼，上方血條被削去約四分之一。但它向白夜展開偷襲起，兩秒已過。

那可是發蓄力箭，想必這也不是什麼能被白夜一擊秒殺的低級野怪了。

趁它被射中且背對著白夜需要時間回身，她終於有機會瞧清面前那生物的粗略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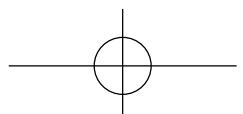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隱竹山猞 · Lv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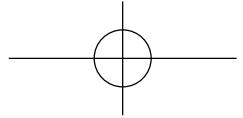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隱竹山猞」……這連毛髮都沒幾根的生物居然是基於貓科？白夜先前還以為是條什麼狗。

白夜方才的等級成功升到了Lv13 (8/1795)。順帶一提，她確實遵循了之前計畫的加點方式，8點給了靈巧，2點給了凝神。自己的移動速度、攻擊速度、閃避率、爆擊率等確實都產生了些微變化，但如今的白夜還未領會到任何質地差異。

於是乎，她與這只怪差了整整3級……但這樣居然還能被白夜打出重擊扣25%血的傷害，這怕是一隻16級階段的水怪。

那麼……她深吸一口氣，早已在思考期間搭上弓弦的貫通箭已完成一段蓄力。一箭射出，自那轉過身的山猞右眼直中刺入，貫穿其全身身長，由它身後撕裂穿出，飛射至後方甚遠。





還剩不到30%的血量。再來一招同樣的就能收工了。

——就在如此作想之刻，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白夜意識到這樣簡單的美夢立刻破滅了。群體意識魔物。這一詞彙劃過她腦海。

自己的身後，或者說正面朝向方才那只山狩時的身後……不知何時，已經站了另一隻山狩，已欲立刻撲上。

兩隻……？兩面夾擊？

白夜屏息凝神，不敢有什麼太大動靜提前激怒這兩隻不知哪側會率先發動攻勢的貓狗不像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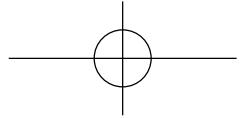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樹叢中——儼然一隻滿血的山狩奮力躍出枝葉繁叢，向著一米五開外白夜的面門直撲而去。

「可惡、……」

白夜也不管這樣痛不痛，直接一個前滾翻身出閃躲。雖說閃是閃掉了這第三只山狩的偷襲，卻正中了那殘血山狩的下懷。眼見自己要一頭撞到這魔物爪上，她抽起腰間備用特效箭矢，甩手就是近戰劈砍。隨著身體於地面疼痛擦行，箭矢折斷在魔物體內，而白夜同時腹部受襲，被劃出四道血痕。

「呃、痛……！」

血量的紅區瞬間從90%位拉到了約80%。這麼分析一下，這魔物的攻擊力並不離譜，



單單一隻應付起來其實並無壓力。方才白夜在不知這魔物屬性的前提下才如此小心翼翼，但她其實沒必要認真躲閃這幾個傢伙的每一次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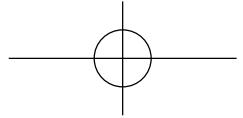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但目前三隻一起攻擊自己的話……壓力陡增。只要吃大約8下攻擊，她就飲恨西北了。沒事、沒事。

一個受身隨著慣性艱難起立的白夜由於中途受擊，沒掌握好平衡，一屁股摔在石板路上。她趕忙翻身，沖著遠處陰暗地暴走爬行幾尺。隨著「滴」的一聲，斷插那魔物體內的箭矢瞬間炸裂，將殘血的那只山狩炸得直接成了幾瓣。

白夜一見方才那魔物都裂開了，直接提前預判以最快速度扯飛了面前的錫安獲取窗。魔物有掉素材盒子，但她可沒餘興去搞清那會是什麼——身後那兩隻新出現的山狩不知何時早已超級加倍，變成了整整四隻。除了被爆炸箭矢範圍攻擊影響到因而扣了大約3%血量的那兩隻舊山狩，新來的那倆光是毛色都不太一樣，看等級也是「≤18，用頭髮絲想都清楚是更強的亞種山狩。

白夜的閃避與速度點得還遠遠不及自己的滿意範圍，操縱這具身體的熟練程度也尚未將角色能力最大限度發揮出來。就算是魔物，白夜對一挑四這種純下風局也要退避三舍，更別提她等級差了新來的那倆山狩如此之多。

還保持著一定距離。白夜迅速翻滾起身，搖晃著後退的同時又是兩箭射出，接著便轉身逃跑。



這條小路的寬度極窄，加上那些生物的能力數值基於貓科動物，自己沒幾步就會被追上。在這狹窄的空間內，朝側邊躲避一下便是極限，在面對多隻無法被一擊斃命的魔物時唯有吃虧的份。

白夜對此很清楚。但她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假如是退到樹叢裡，她無從確認那些本就都是從樹叢中沖出的山猞在草叢中有沒有額外的行動能力，搞不好還不如在外頭純拼腳速。伴隨著身後傳來接連幾聲嘶吼，她清楚那幾隻山猞果然來追趕自己了。

那又怎麼辦？要想活著回去的話……除非是朝著反方向以最快速度沖入竹內町的安全地帶。但……正所謂「反方向」，如此狹窄的單行道上，狂奔的白夜正與竹內町的距離越來越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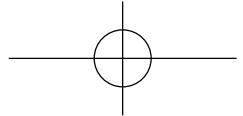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只要找到一條環形通道，拐上支路的話，就仍有希望——

面前不遠處的那兩排高聳細長的竹木間，古舊且被蒙上些許新泥的石磚路面上……赫然便是一隻似鳥般的魔物。棕色毛髮，尾部則漸變為綠。

只是，這鳥類魔物的大小可遠比三隻山猞疊起來還要巨大。而且它並非什麼和善的野生生物——那大型怪物頭上閃著赤紅光芒的兩個尖括弧標明了它精英魔物的身份。

由於那巨鳥幾乎只是靜靜站立在彼方（大約還剩百米遠），白夜只消定睛注視便提取了有關這精英魔物的身份。

▽ 築綻七羽 · ▵ 48 ▲



48 級。

鳥類幾乎全部都是速度型的魔物，就白夜這尚未練成的移速閃避流近乎沒有希望躲過這些高速生物在認真狀態下揮出的利爪或翼刃。

而且這樣的等級差距……不需要猜測它的血量與攻擊力，只需清楚白夜此刻的防禦與未滿的生命值在它的面前如同薄翼的飛蚊。

別說硬吃一下這精英鳥的平A了。隨便蹭一下碰撞盒就能把白夜魂送西天。而白夜不想死，她會盡所有可能不讓諒璃的這具身軀承受又一次死亡。這是白夜僅剩的，最後的，唯一的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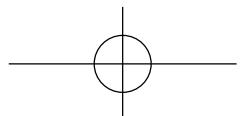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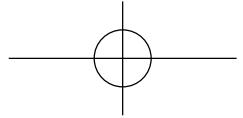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她減緩了腳步——在兩秒內便將腳步減緩到了龜速行走的程度。現在那鳥並沒有攻擊白夜的意願，因此，或許還趕得及。

只要不被那種東西給發現的話……

整整差了5級……才5級而已，差了5級的只有兩隻，另外兩隻的同類已經被她擊敗了一匹，以同樣的認真程度加上方才獲得的實戰經驗現學現賣——就算再多來幾隻相同的，我也打敗給你看。

既然兩邊都希望渺茫的話……既然自己的死亡概率只有百分之百與百分之九十九之分的話……





自己，將不會猶豫。她將義無反顧地立刻選擇那僅存在百分之一生還希望的道路。因為那便是自己所面對的未來。

「不會讓你們輕易得逞……」只要我仍有一絲氣息，只要我仍能瞥見逆風翻盤的可能性。白夜的雙手，死死地握緊了弓臂與箭身。準備永遠都不會做足，更別提是在此等危機之中。

……真是的，但凡自己能夠突破目前自己所能抵達的身體極限的話，事情就該輕鬆數千倍了吧。遊戲裡的自己，思想真的是很奇怪呢。

本來就不需做足準備。

因為自己，無論如何都會戰鬥下去。不是踏上面前靜待著自己的，終叫她心如死灰的送死之途，而是背後，方才自己所逃避的……那依然刺眼的微光。

這便是……所謂的，「可能性」嗎？

她深呼出一口氣，緩行的腳步於此徹底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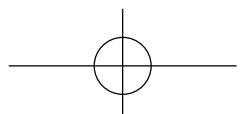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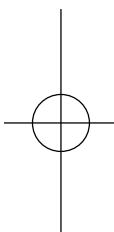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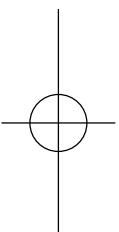
系統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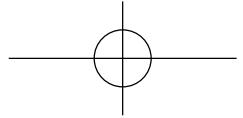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活下來。

戰鬥到最後一刻。

一定要保護。……這具屬於諒璃的身體。

習得戰技





這是白夜的心願。

並非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並非不願打破進入月星世界以來一次都未死亡過的時長記錄。自己早就不稀罕所謂死亡的真實體驗了。就算是十倍的痛苦，那又如何？但自己如今所見的，所感受到的：這顆並不屬於自己的，仍在跳動的心臟；這些並不屬於自己的，仍在流淌的血液……

為的從來都不是白夜自己。這便是白夜心中的，虛假到不堪入目的「真實」。

深知結局光芒無存，卻也拼盡全力去戰鬥……？

這便是自己的……選擇嗎。

不、這並非我所期盼的選擇，但凡擁有任何或許會更加保全的選擇餘地，我都會不暇思索地更改我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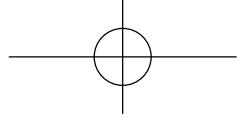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可既然這便是僅有的未來，——請容許我獲得踏入這條道路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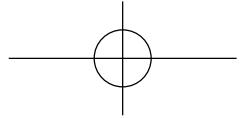
因為，現在的我已經不是為了那個靈魂殘缺的自己而戰了。

我將竭盡所有，堅持到最後一刻。

不能讓諒璃的身體……再度死亡。這是使我堅信諒璃仍舊活著的虛偽荒謬的證明，因

此……





因此……

諒璃，你是否能夠……

在此刻，見證我的決意？

緩緩舉起長弓的白夜，毅然轉身。她不懂得魔法，她未攜帶輔助道具。因此，唯有這把弓與背後的箭矢陪伴著她。這一定足夠了，她必然能存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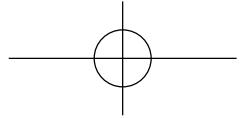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我會證明給你看的，諒璃。

取出三支箭矢……以指縫夾緊，將三箭同刻搭在弓弦之上，拉弦到底。

習得戰技：弧光遷散

同時消耗並射出三支箭矢，每支為原箭矢基礎攻擊力的80%，禁用穿透屬性；箭矢飛行時間每增加0.1秒（可疊加，最多2次），每支箭矢再次一分為三，分裂後的箭矢為分裂前攻擊力的80%。

身前，那四隻山狺已然襲來。距離尚好。雖然雙方此般接近，雖轉瞬的大意便會負傷——但、這樣咫尺之間的距離，不論是射出何樣的箭，不論分裂成多少根、散射為多大的角



度範圍……都必定命中敵人。

那麼……就在此刻，萬箭出弦吧。

「弧光遷散。」

三支箭矢逆發刺空竄出，轉瞬間便分散裂變為27道彎曲細長的箭頭金屬色光線。隨著大約15次攻擊音效與傷害數位同時自那批山狖頭頂憑空浮起，前面的兩隻原種山狖已然接近殘血。

趁此硬直，白夜不會給它們留下半分喘息的機會。她右手弓遞左掌，轉而抽出一箭猛衝上前，揮動斬出。

「涼璃，請讓我借用你的戰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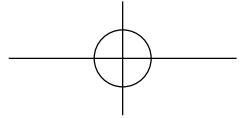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伴著細影舞動，雙道電流近乎同刻劃出的瞬間，白夜的身體輕盈地自兩隻山狖間穿過，腳尖落地。系統可證，武器類型判定通過，戰技施放成功。

——「雷光二連斬」。

前半段箭身顯現竄動的電光下一瞬便已在拖影的揮舞過程中閃爍於那兩隻山狖的身體表面，傷害至少可觀。

但僅是箭矢充當長劍的基礎攻擊還不足以一招帶走它們。白夜早已做好這樣的準備。因此……

後方亞種山狖直沖白夜的後背而來。她朝著身後一閃，腳尖點地斜身左躍，僅一隻爪尖



給白夜的皮革衫劃出一道飛塵。這回攻擊之下白夜滴血未傷。

「看招……！」

趁着電光仍舊附著於箭矢表面，白夜甩出長弓尖末撞開回轉過身的其中一隻原種，搭箭剎那射出。附著電火的箭矢穿透了兩隻原種山狩的身軀，它們徹底歸為彩色的晶片。

白夜甩手揮開了錫安提示窗——下次一定得找個方法把這彈窗功能給關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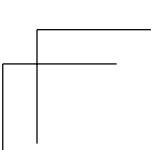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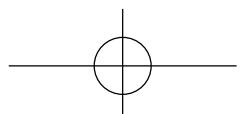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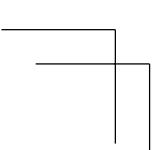
那麼……就只剩兩隻亞種山狩了。她定睛瞧見了那兩道幾乎沒有被削減幾段的血條，屏息凝神，腦中飛速運轉思考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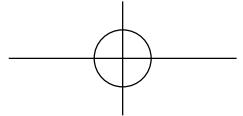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就算只是一打一，面對這對亞種增強魔物的壓力也與順利清除那兩隻原種前幾乎無異。只要……在冷卻結束後立刻再打出一次方才的弓戰技的話，仍有希望。

現在還剩……14秒。撐下去。

白夜直接朝著沖她面門撲來的那山狩腹下撲去，一個右翻身使得第二隻山狩只是與第一隻相互撞在一塊。12秒。哪怕知曉自己會死亡，撐下去。

她並未掉以輕心，連起身都未來得及，先是一箭射出，卻並未擊中山狩弱點。箭矢打在那山狩尾部的甲片上，彈離了軌道，落入遠處草叢。11秒。她趕忙又是一箭搭弦，兩隻山狩都已迴旋轉身。要直接射出這一箭，必然會狠吃一記重擊。她佯裝欲射，在那山狩撲來之際直接迅速翻至一旁路面，下半身卡在了樹叢的下方。9秒。8秒。撐到最後，證明自己的心願並非虛物。





糟糕……這下完蛋了。7秒。白夜使勁抽出雙腿，手腳並用朝著後方仰面爬行，趕在山狽一掌拍下前蜷起腿部，腹側卻仍舊沒躲掉另一隻尖爪的穿刺。5秒。因為……因為就算會死，就算知曉結局的悲慘……

她，不想就這樣放棄啊。

「啊……！」

疼痛。就算僅有真實痛感的四分之一，卻也足夠鑽心。

受擊後產生的撕裂性劇痛打斷了白夜的思考。縱使她立刻竭力將思緒拖回戰鬥場景，卻也經受了短暫的斷片。

接下來該怎麼辦？！朝著哪邊躲閃、反正已經來不及了，不論怎麼去躲都沒有希望了。

4秒。

3秒、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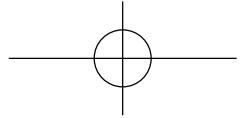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好像不是輪到自己進攻的回合呢。

山狽蓄力完畢，又一掌高高抬起，朝著白夜的面門拍去。

現在要躲尚且趕得及。但自己也定會被第二隻山狽的衝刺給補刀。白夜瞧向視野左上方，自己那已不足20%的血槽，歎了一口氣。

為什麼……要在這裡放棄呢。

她將長弓舉在胸前，意圖擋住這即將致命的一擊。也就是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



狂風呼嘯而過。白夜只覺得滿眼塵土，咳嗽幾聲，靜待兩秒卻未吃痛，還沒等視線恢復便艱難翻身騰起，幾步跑遠，接著才想起回首一瞧。

「七葉的翠羽」。

白夜首先注意到的是因身前道路的空中盡是飛散葉片而辨別不清的，好像是七簇寬長翠綠的尾羽。……是那只巨鳥，一定沒錯。

此時那巨大的鳥型魔獸正一爪一隻山狩，以恐怖的架勢刮起足以讓路邊所有竹葉顫動不堪的劇風，又是飛行半秒後便踩著那對山狩落地，利爪收緊——純白的光點已顯現於那兩隻山狩的表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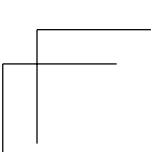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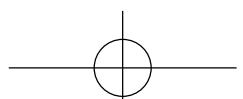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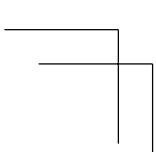
魔物……在捕獵魔物？！可是……為什麼、不是先衝著已經陷入瀕死狀態的她？是因為那山狩的站位對它而言要更好抓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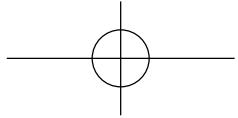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不是你傻站著幹什麼，快躲起來啊！！」

「啊、？！」

白夜感受到肩膀上一陣施力，自己被什麼人不由分說地拖進了一旁的小樹叢中。「快點蹲下！！」她應聲蹲伏，期間都未瞧清身後的究竟是何方神聖。

「那綠鳥對路人沒有主動攻擊欲望，但那也是建立於你不會在它餐點跑出來杵它面前的基礎上。黑羽桑，你是新來竹內町的嗎？但凡居住在這一塊常走這條路的都會在黃昏時繞道而行。」





「你、你是誰，你管我走哪條路幹什麼。」白夜一想自己為什麼要對這連樣貌都沒被她看清的陌生存在言聽計從，直接就撲騰起身，轉身瞪著面前與自己裝備穿著相差並不顯著的女生。她也是用弓，但那弓的兩側並非可以用於近戰撞擊的尖頭，而是末尾彎曲著，中間各卷著一團未被任何結構連接的幽藍色火苗。魔法弓。

「你怎麼還又站起來，你要尋死啊你瘋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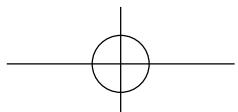
這女生一步上前雙手齊按在她肩頭，作勢猛力一把就要給她扯回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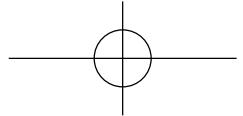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白夜被拉得失去平衡，摔向地面，「啊」的一下嘴中吃進一口枯葉，不知為何渾身立即竄過一陣猛烈而炙熱的惡寒，瞬間便條件反射地抬起雙手護住了後腦勺：「不要……！——對不起我錯了！請不要打我！！！」

那女生原本是想順勢跟著白夜一起倒在地上，被白夜這語氣驟變的模樣嚇了一跳，半秒後才慌忙俯下身去。

「不是你反應這麼大幹什麼，你聽我說我沒要打你，只要別被那綠鳥給瞧見就行。拜託拜託，你可別害我也跟你一起送了。」

原來她沒要用腳踩自己的頭。白夜並未撤下雙手，而是偷偷抬臉，瞄了眼那名與自己近乎是同樣的匍匐姿勢，除了雙手並未護頭，而是一邊握了個手榴彈模樣的道具，一邊抄著把雙刃匕首的女生。「那鳥不會攻擊貼著地面且未主動發動進攻的玩家。但你要大搖大擺站著可就是不同性質了。」





她瞧見這名玩家的ID是「竹取月」，ID的色澤是與先前町中街上襲擊了那弓道服少女的連枷使女性玩家相同的金色。

記得這樣的顏色是對應著……「日元素」。名字是「月」，卻是日元素？這是什麼奇怪的隱藏自身真實元素屬性的幻覺魔法嗎？況且、TBO內真的存在這種魔法嗎？

她吐掉嘴中殘餘的葉片，細聲問道：「那、你……請問你到底是誰？」或許是仍受到方才應激狀態的影響，她的話語聲顯得顫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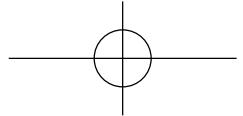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哎呀你13級了都看不出來的嘛？我很明顯是個自由雇傭兵吧。普通獨行玩家會像我這樣帶滿消耗性道具嗎？」她放下匕首，指了指自己腰間。白夜順著地面朝那兒一瞅，果然掛著數多與她左手那手榴彈的外貌相似的橢圓球體。

「這是……破片手雷？」

「一個才發展到蒸汽時代的世界哪那麼容易能批發到這麼多個手雷。這些都是煙霧彈啦，用來遮蔽怪物視野用的，只要不是魔法生物一般一丟一個准，保管你瘋狂潤掉保全自身走為上策。你看我等級多少？」

「呃嗯……15級……」

「所以不管是我是你，還是這遊戲**目前**絕大多數玩家，都不該有硬剛那種純粹的怪物的心理。碰上像那綠鳥一樣的精英怪，管你帶了多少手雷還是反坦克地雷，能僥倖逃走就不錯了。還好策劃把這些怪普遍都設計成主動攻擊欲望不高的習性，不然隨便走過去個玩家都當



場送。

白夜一邊將掛在腰間的恢復藥劑往嘴中灌，一邊聽得用心。待竹取講解完畢，她立即便要追問。

「那個魔物……什麼「七葉」還是「七羽」，至今沒有人打贏過嗎？」

恢復藥劑真難喝，像是薄荷摻了洗碗水。

「肯定有人能穩操勝算，四輪之柱隨便挑個人都能暴打它。但那種人來霧靄山這兒做甚。現在玩家平均才多少級，十幾級？可能更低喲，你百分百看見那怪有整整48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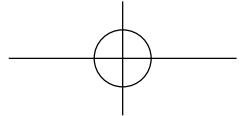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四輪之柱……？那是什麼東西，是公會名嗎？白夜聽在心中，隨即詢問道：「……呢，霧靄林？」

「你不覺得薙峯霞林這種名字很噁心嗎，我們都管這個區域叫霧靄山。」竹取月拿煙霧彈碰了碰自己腦門，「我就說呢，黑羽你果然不是本地的，你是哪個區域轉過來的？」

「我……嗯」雖然更想先糾正姓名稱呼的問題，但她現在並沒那心情。那只巨鳥正從他們一旁樹叢外的路面處像只公雞般前後伸著脖子威嚴路過。

「你這衣服倒是沙漠地區的陸行鳥素材。艾茲維澤？」

「嗯、是艾茲維澤。」竟然一下就猜出是沼澤紅樹林區域艾茲維澤，而沒有猜真正的沙漠地區亞穆路陀？這女生果然熟知有關BO的各種事項，「我們這樣說話，真的不會有關係嗎……？萬一被那只鳥給聽見。」



「它肯定聽得見啊。但蟲子在草叢裡叫那還不正常，只要你不閑著沒事腦抽去射那玩意一箭，趴著就保證安全了。現在也不用擔心大貓，只要有那鳥在巡邏，大貓兔子小蛇猴子全都退避三舍。」

白夜默默地點了點頭，但她還是心臟撲通撲通地直跳。方才……雖然自己在那大鳥無心的援助下明明是有希望獨自逃走的，可現在卻被這個竹取月給拖住，似乎是不得不開始一段本不會發生的社交了。

「你還真是膽大啊，新來竹內町居然敢立刻單人跑出來刷野怪。」竹取再次開口，「該說是不是要佩服一下呢……在這裡死亡可真的是會有死亡體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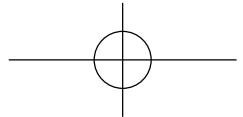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我會努力不死。」白夜立即給予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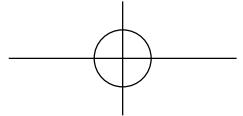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竹取頓了一下，不打算詢問原因，將話題轉移到了別處：「那麼，現在你是不是要打算回城了？」

「回竹內町。嗯。」

「不考慮請我護送一下嗎？像剛剛那樣的危險情況我多有瞭解，有我在身旁隨行的話路途會安穩很多哦。」

「你不是才高出我兩級……呃、回去的路也不遠。說實話我自己一個人跑也跑回去了。」竹取將頭探出樹叢，望瞭望南面茂密的翠綠色竹林，又瞧瞧北邊隆起的光禿山巒。「二十分鐘左右的路程，確實也不算遠。」





白夜將竹取的行動看在眼裡，不禁輕輕問道：「你看了看周圍就能計算出距離了嗎？」  
「那我可沒那麼神。系統地圖上有啦。」竹取連忙擺手，「上面導航說是大約20分鐘。」

「哦，這樣……」略感失望。

「那綠鳥已經走了，要想趁機開溜就趁現在。不過在那之前……」竹取月的語氣開始變得神秘兮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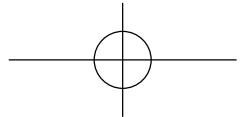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白夜的心中浮現出一絲不那麼好的預感，試問道：「是……還有什麼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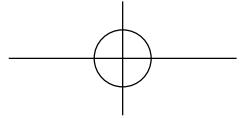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對、你知道我其實是名雇傭兵玩家是吧……」竹取看似羞澀，實則滿臉老奸巨猾地微低著頭，怕是下一秒就要忍不住開始蒼蠅搓手，「看在我剛剛從那魔物口中救下了你的份上、不考慮給我打賞點酬勞？」

什、她在說什麼？明明是日文，為什麼拼在一起白夜就無法理解了？

「我、我剛剛……」自己是要還嘴嗎？還嘴的話，會不會被面前的這個玩家報復呢。在擁擠且寸步難行的樹叢間如此近距離地進行玩家對戰的話，使弓的白夜是不可能有勝算的。  
剛剛……白夜方才都想過一遍了，剛剛她明明是能自行逃脫的。是這個人不打一聲招呼主動跑過來摻和一腳，加了點細枝末節的收尾小程式，現在居然……居然反過來問自己要錢？這、這種算是敲詐勒索？剛開始其實就是不懷好意的嗎？！虧白夜兩分鐘前還對她產生了一丟丟的信任感。

「啊、不過……其實也不一定是要馬內的。」竹取豎起一根手指，湊上仍舊跪坐泥草中的





白夜，嚇得她往後跌去，「我剛剛看你打的那些兔子腿口水都快流下來了……那個、那些腿你都要拿回去嗎？」

「兔、啊……？」白夜愣在原地，「你一直在偷看我打怪嗎，你跟了我多久？！」

竹取撓了撓頭發，尬笑著回答：「就大、大概是出町北的時候，因為你們那裡不是好像出了點小狀況嘛，我當時有看到你從那個案發現場離開。」

「你就一直跟著我？！」白夜的眼珠子都要驚瞪出來了，這人難道是什麼同性戀癡女嗎，居然跟著自己跟了……不對、難不成所有的雇佣兵都會為了情報跑那麼遠，跟香港記者似的追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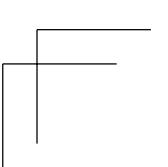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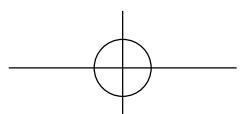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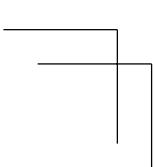
「不不不你誤會了，」竹取匆忙解釋，「誤會大了，我可不是跟著你。我只是說那時候有看到你……然後剛剛我可是來這兒采藥菇啊、到時候手工做一些廣域恢復霧氣彈，」她自豪地笑笑，立即抬起手指高速轉動眼珠對著空氣一頓猛戳，「你不信的話，我把剛采來的新鮮藥菇都實體化出來自證給嗚哩喨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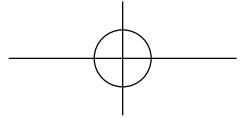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隨著一大堆竹筍憑空出現砸到她手中，幾根滾落在地上，白夜徹底蒙圈了。

「嗯……萌的竹筍？」

「選錯了，拿手選的老是戳錯而且（設計的還不加確認按鈕……唉對不起對不起！讓你看到我這麼狼狽的場面……呃，能、能不能幫我把那幾根遞過來？」

「好、好的……」





竹取迅速將竹筍都收回系統背包後，長呼一口氣：「可累死我了，下次果然還是得用腦聲執行指令。我就是不太喜歡用腦子跟系統對話，感覺心理活動都要被竊聽了。我說，你應該沒趁機偷我竹筍哦？」

白夜無奈瞪眼：「我要你的竹筍有什麼用……我不會烹飪。」

「唔唔好吧。就，給你看看……對，這個。」竹取捧著三朵巨大的白底綠紋蘑菇，水潤光滑，看上去Q彈Q彈的，白夜忍不住伸出食指去戳了一下，果然彈性十足，治癒目的這就達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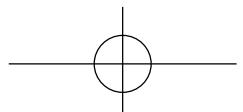
「這種一看就有劇毒啊……」白夜吐槽，「真的是用來做恢復彈嗎？不要是什麼……猛毒煙霧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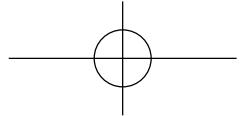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想法是不錯，我要能找到穩定獲取毒煙霧彈製作材料的途徑，那還不樂開花。這菇要不要送你一點？竹林綠紋菇我有很多的，用不完。」

「這起名……」她也對這遊戲高低差巨大的起名審美感到習慣了，「不對、剛才好像是你要我給你報酬的，不應該你給我蘑菇……」

「哦、對啊。我每次一聊到道具素材就把正事給激動忘了。老毛病。」竹取道歉。哎呀，白夜心想，自己為什麼要多事提醒她忘了向自己收錢？本來自己就沒欠她任何東西，剛剛應該直接開溜的。就因為有人願意跟自己聊天，就愚蠢到這種地步了嗎……

白夜默默地打開了系統背包，找到了距離視窗頂端並不遠的「優良的輕躍兔後腿×15」，





又瞧了瞧隔壁的「輕躍兔的後腿×34」，沉默兩秒，最終選中了優良後腿，實體化了6根出來。

「給你湊一對咯。」

「喔噢！是、是兔腿……呃好，總之謝謝你的酬勞了。我會非常珍惜的。」竹取雙手接過白夜捧來的六條兔腿，強忍貪婪目光地全數納入自己背包。

「然後這裡是剛才打到的，……山狩之尾尖，兩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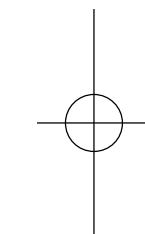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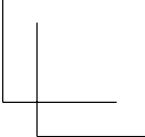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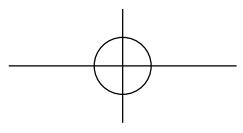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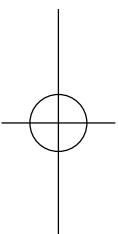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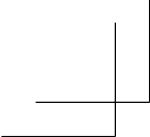
「嗯？！那麼多嗎，為什麼還要給我這個，你……」竹取的目光從白夜手中提著的兩條尾巴漸漸上移到了白夜那飄向一旁的視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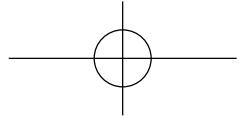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看……看啥看，當然是預付酬勞了。」

「預付……酬勞？你是想要我……」竹取大致猜到了白夜的用意，不過她完全沒猜到白夜會回心轉意，不免還是重複了一遍她的詞句以核實自己猜沒猜錯。

「就、你也知道我第一次來雍峯霞林啊。」白夜支支吾吾地解釋道，「我……剛剛遇上了那些山狩，再來一遍相同的怪物組合我還是會死的。雖然剛剛是運氣好死裡逃生了，但我也還是會害怕的……所、所以你，能不能……」

「哎呀這種事情，直說啦，擔心什麼！」竹取笑著拍了拍白夜的後背，起身向她伸出了手掌：「知道啦，我送你回町，你就放一百個心吧。畢竟……我可是非常專業的雇傭兵呢。」





回程的旅途比白夜想的要更加短暫。或許是由於竹取月也是弓箭使，兩人一側主修物攻、一側主修魔攻，站在原地就能把路上攔路的怪物都輕鬆解決。到達安全區內後的白夜並未自魔物處吃到任何傷害。

傍晚的夕陽已然斜下，雲端之上的晚霞投影於陰雲所掩出的渾濁粉紫逐漸被再度吞沒為灰黑的冷淡配色，只是卻要比白晝時要光彩黯淡。**恐怕是**恒久未能降下哪怕半滴雨的蓬勃厚雲在這種程度的光照下失去了原本那壓得令人喘不過氣的存在感，現在的竹內町垂直空間感反而增高了，空氣也因氛圍的優化而略感並無變化地更加清新。遊戲環境設計，打光技巧萬歲。

竹內町，問她對竹內町的第二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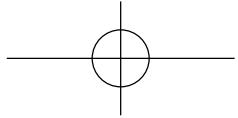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第一感覺，城景的亮度簡直像瞬間快進了時間般，又暗了一大莊。這裡居然真可以陰天大半天不下雨，徹底還原真實橫濱氣候。它真的，白夜哭死。

第二感覺，飄來的各種小吃的氣味讓白夜饑腸轆轤……或者說，自己僅僅是嘴饞了吧。「好香的烤腸味。」

「那是烤腸的味道嗎？」白夜問，「聞著更像是什麼放了香精的麵粉。」

「這可是中國傳來的澱粉腸，**裡面**肉越少越好吃。黑羽桑不想買點試一試嗎？特便宜了。」

「他們真的可以在月星還原各種現實裡的小吃啊……」白夜擺了下手，「算了，沒有肉的



烤腸感覺是在浪費錢。」

竹取「No、No、No」三聲：「這東西可救了我不少命。況且你可別忘記，在月星大快朵頤也不會吃胖，簡直是吃貨的福音了。而且飽食度不保持在需求百分比以上的話就不會自然恢復了。」

她指的是月星的生命自然恢復機制。只要將飽食度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以上，就可以隨著時間推移緩慢恢復生命值**至上限**。與此相對，**屆時的**飽食度也會逐漸減少，直到落出需求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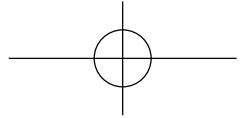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胡吃海喝的話只會將飽食度升上百分之百而不會造成奇怪的異常狀態，更不用擔心吃胖……某種程度上確實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享樂行為。

但白夜對吃東西一向沒有特殊追求，能吃飽就行。既然幹麵包恢復的飽食度最高，就先画上幾十份再說。雖說首要目標定為探索月星世界的話避不開品嘗各地特色美食……但那些既然是基於現實真正存在的小吃，食用優先度就不位於白夜內心的期待榜頂端。

畢竟……在這真實饑餓感與飽腹感只會隨著現實世界的身體情況而改變的世界，短時間內吃太多口味各異的食物只會讓大腦對味覺的判斷逐漸麻木吧。

回町的路上，竹取有詢問白夜為何要大批大批屠殺小白兔卻不怎麼打算保留兔腿，白夜便解釋自己正在嘗試刷五份稀有素材「白兔的速躍足筋」，不過現在並未達成目標。

那你是修移速流還是瞬暴流？竹取接著問道。白夜作答：自己想要盡可能在保證行



動速度提升的同時增加物理閃避率。

「閃避流啊……」竹取聽罷，微抬起頭略有感慨地講道，「以前我也有這麼個美好的夢想，直到我發現這TBO的閃避率只是增加你嘗試閃避之時與系統之間的互相回應速度，以及你的外判定盒面積大小。真的要躲還是完全得靠自己動……然後我就把專注力全都轉移到減魔耗和搓箭前搖時長上了。」

「完全不用物理箭矢的話，遇到魔抗怪物會怎麼樣？」

「我也有帶三根可以在使用前展開成原長度的機械彈片爆裂箭，這還應付不了的話一顆煙直接開溜就可以！」

聽她如此自豪感爆棚地雙臂抱胸道出了「遇到困難逃大跑」這樣的擺爛發言，對此只感到無奈的白夜反倒不想再進一步展開吐槽了。

是啊。想要閃避敵人攻擊的話……理論上就算不修閃避率，技術到位也是可以花式閃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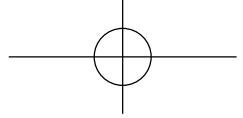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將個人點數的一大部拋到閃避率上，真的是正確的決策嗎……白夜陷入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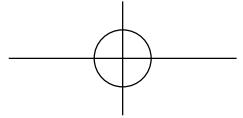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啊啊、月星的神……快點下雨吧，讓我練習一下STG閃避技巧。

「就是這裡了，很近吧？」

她差點踩到減緩腳步的竹取的鞋跟。

竹取指的是「小島八百奇貨屋」，一處專門交易稀有素材的地方。她告知白夜，若是想





要刷速度系飾品，最好的還是用本地特產的竹音靈木。對比稀有度的話，一根兔子的腿筋便足以換到幾乎保底一份提速飾品需求的靈木數量。

「所以是，木質的飾品嗎……」白夜以為與樹木相關的飾品再怎麼也不會與動作速度相關。

「可別小看霧靄山這裡各種稀奇古怪的工藝品。跟你講，如果黑羽桑你要玩弓的話，做個神准木環，竹內町的弓使人手脖子上掛一個，能給竹制箭矢增加誘導性和爆擊率，直接普通箭當萬能平>A用。」

「飾品……我現在掛的飾品只能算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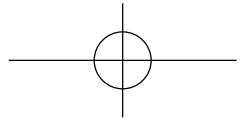
「反正掛多少好像都有用處嘛，就是身上會比較重而已。……」踏進店內，掀起門簾的前一刻，竹取停頓了半秒，「諒璃，你心裡還有在想幾小時前那場兇殺案的事情吧。」

「啊？不、我並沒去想，我完全不關心那種。」

「……那就好。」竹取點了點頭，「不要和這裡的店長提起有關那兇殺案的任何事情。拜託了。」

「啊、嗯。」白夜不明所以，但反正她原本就沒有主動尋找話題的意願，便直接答應了竹取的請求。

「歡迎光臨小島八百奇貨屋啊！」她與竹取剛掀開門簾走入擁擠的小店，店主便在正對著的櫃檯後方抬手打招呼，「是竹取醬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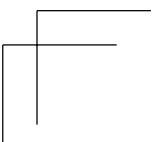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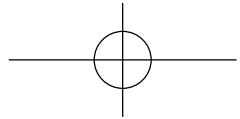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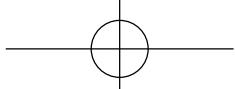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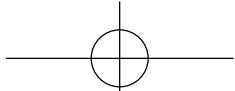
「小島桑，我帶了新顧客過來哦。」竹取身子微向右後方側去，為小島介紹道，「這位黑羽諒璃桑也是玩弓的，不過她是主物理遠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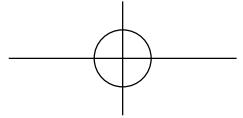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哇啊，練習弓箭的團體又增一員啦！竹取醬的意思是？」小島睜大雙眼，臉上笑得像是要即刻開花，「你們專程跑來，是不是有準備什麼好東西給我呀。」

白夜一言不發，靜靜地打量著面前二口名為「小島由亞」，年齡大約十七八歲的少女。一口顏色是……紅色？火元素。不過為什麼她的口下方沒見到白夜與竹取月兩人都有的旋轉小三角呢。

記得勿棲之前告訴過自己，沒有三角的玩家都是……都是什麼來著，想不太起來了。







「不瞞你說，之前你不是滿世界找……我想想是啥來著。」竹取眼神上移，「對對對，白兔的速度足筋。」

「白兔的速度足筋啦。不會吧，終於又有人打出來了？！」小島吃驚地雙手按桌，「簡直太玩美了吧，正好我就缺最後一份，等了那麼幾天都沒人打出來，沒想到還是竹取醬的人脈最廣啊。」

「哼哼，你也不想想我是什麼等級的存在。如果方便的話我在想給這位黑羽桑換一份神准木環合不合適呢。」

「改良版的都沒問題啊，你們可是我的大救星，這位黑羽姐姐尤其！沒想到今晚就可以開始開工啦。除此之外還需要什麼嘛？」

竹取先是瞄了一眼白夜，隨後便詢問：「嗯……我想想你還能提供什麼額外的報價？」由亞扶著下巴若有所思地「哼嗯……」了一陣，抬指提議：「我想了想，還能附兩瓶高速藥水或者鷹眼藥水哦，或者這位大姐姐願意的話也能準備兩捆竹箭，配套使用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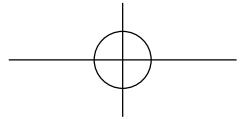
「黑羽桑有什麼想法嗎？」竹取回頭諮詢起白夜本人的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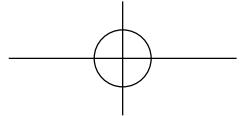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我隨便的。其實給我些傳送水晶就行。」

「這樣啊……傳送水晶那還不簡單，太平常了吧。」竹取聳聳肩。

「迷宮傳送水晶一份，可以嘛？」或許是想到馬上就要到手足筋，由亞的雙眼止不住地放光。

由亞的雙眼止不住地





「可、可以的……」迷宮、迷宮傳送水晶？真的假的，這個兔子腳筋有那麼值錢嗎？白夜咽了口口水，強掩著自己的吃驚。早知道自己不小心打出的這腳筋是稀有到如此誇張地步的素材，她就不告訴竹取了。這麼珍貴的素材丟背包裡吃灰也好啊，為了個飾品就要給出去什麼的……

但、自己又不懂鍛造技能，就連勿棲那種天性喜歡抱著一大堆素材去煉的玩家都沒興趣點鍛造。要真的讓白夜自己去用這份腳筋的話，結局就怕是純純浪費了。

既然能夠一步登天直接獲得一份提前確認有用的飾品（還是這個小島由亞提出的改造版本），確實也算是一比合理的交易吧。畢竟是把自己用不到的東西轉交到了真正需要這玩意兒的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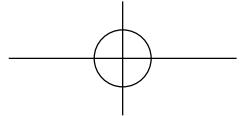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因此……「嗯，我可以接受一份木環和一份迷宮傳送水晶。」白夜如此作答。

稀有素材……換來了專業對口的飾品與一件可遇不可多求的傳送寶物，也不算是虧吧。這樣其實還不錯啊。如果日後打到了用不著的稀有素材，也可以送來這裡交換她真正需求的事物。

如此，不論是去刷何樣的怪物都會存在錫安與食材之外的收益了，何樂而不為……呢。

白夜微微露出一絲像是對未來產生期待的喜悅笑容。可惜幅度過於微小，甚至未被身前的那兩個人察覺到。她深呼吸一下，一邊上前一邊從背包中實體化了足筋。

「白兔的速躍足筋……」



「感謝您的慷慨交易……」由亞高興得眉毛都快飛出去了，雙手捧住白夜拎來去的足筋，盯著看了半天後瘋狂點頭。

「就是這個對吧。」白夜核實道，餘光注意著竹取的動作。

「對的對的完全沒錯！黑羽小姐請稍等，我這就去準備你的神准木環哦！竹取先等一等我哦。對了、那邊架子上有玄米茶，你帶這位大姐姐一人喝一杯先嘛。」由亞招呼道，等竹取應答完畢便一蹦一跳地開門進了裡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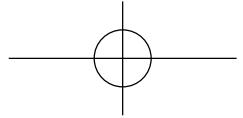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麻煩你啦！」竹取在櫃檯前追應。

仍舊站在門口附近的白夜悄悄地左右張望，卻未見屋內擺有長凳。這小島由亞的意思難不成是要她倆站著喝茶嗎……恕她完全不明白其中風雅。

不過，至少達成了最開始的目的吧。開了圖鑑、賺了些有限的錫安，最後在獲得了想要的飾品時還意外收穫了一份迷宮水晶什麼的。跟勿棲講一講她怕是要聽得樂起來。

竹取興致勃勃地跟白夜述說起她曾經在這裡的交易歷史：「我跟你講你可別張揚出去，你之前有提過手雷對吧。雖然我不清楚背後原理，但TBO還真有這玩意兒，上次我來這用一些我壓根用不到的回振晶片換來了兩個破片手雷。最搞笑的是小島她自己不知道那是手雷，還以為是什麼裝飾金屬球。我賺大了，拿其中一個端走了一隻精英怪四分之一的血……雖然最後還是慘慘落敗。」

「她……居然連手雷都認不出來嗎？」白夜略有困惑。



「畢竟NPC沒有見過我們那邊世界的高科技，也是難免的嘛。」竹取答道，接著便滔滔不絕地繼續講了下去。

原來如此——白夜想起來了，D下方沒有那個倒三角的話，代表這個人並非與她們相同的玩家，而是NPC。

所以說，這位元交易店的店主小島由亞……居然也是一位NPC啊。略有些意料之外，僅憑表面觀察她完全都察覺不到這個人的舉止言辭與真正的人類有什麼區別。

甚至比起之前在優妮瑟鎮遇見的幾位NPC更加接近真正的人類玩家。是因為年齡尚小嗎？才能夠學會更多的玩家間的相處與交流方式。確實，若說這個小島由亞是真正的人類，卻也存在一種不知源自何處的違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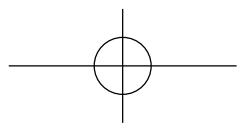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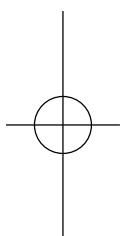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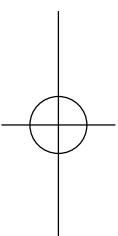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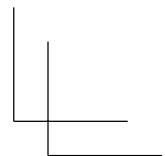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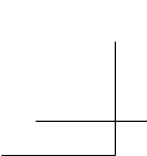
雖然不直接告訴白夜的話，她恐怕會一直被蒙在鼓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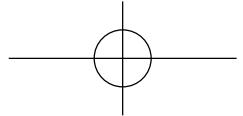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畢竟……誰會去特意在乎從別人身上察覺出的細小違和感啊，又不是閑著沒有事做。至少白夜是如此作想。

時間也晚了，在這位由亞將飾品遞給白夜後，她也該回去找勿棲和和伊了。不知道她們那裡調查現場的工作進行得如何。按理說，也不會那麼快就有進展的吧。

不過也說不定真的已經結案了呢？畢竟這裡是不符合現世邏輯常理的月星世界。  
她們真的會有那麼神通廣大嗎……

白夜對竹取仍在孜孜不倦講述的過去充耳不聞，獨自徘徊于自己的思緒。





「……璃，哎呀諒璃你沒有在聽嘛。」

「嗯有在聽。」白夜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果然還是在意那場……幾小時前的事情？」竹取的眼神短暫地瞥向了櫃檯後方半開的小門。

「談不上在意。」白夜拖著腮鬍子，半睜著眼，「但我才第一天來竹內啊，直接撞上這種事情。如果勿棲她們……我的朋友，如果她們想要摻和這件事的話，我去塞壬區域的行程就會被耽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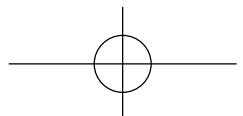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你想到我那……你想去塞壬區域啊。」竹取略為驚喜，「佈雷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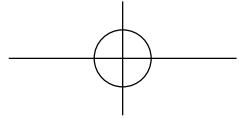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嗯、畢竟是塞壬區域的首都嘛。」

竹取提著下巴思索：「首都……倒也不至於，不如說是主要安全區啦。畢竟月星所有的區域都是無政府狀態。」

「佈雷姆也是無政府……嗯、不過，這我有聽勿棲跟我說過。我的朋友。她說月星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政府，任何NPC似乎都沒有這樣的打算。……但、竹內看上去是很有規劃的城鎮，也沒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嗎？」

「竹內有三奉行啦，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三個。但是他們再往上就沒有統治者了，所謂幕府將軍、竹內町町長之類的並不存在。倒不如說，這裡最有話語權的人反而是個實打實的玩家。」





「玩家？」可是「玩家群體的話才到月星世界……多少、6天左右吧。」白夜困惑道，「這就掌控了竹內町幾百年以來的體系？」

「你肯定想普通玩家哪有這種能耐對吧。那個女生可不一樣……聽說她的父親是中國排名前十的大富豪。她本人在這個遊戲裡也是很恐怖的存在。你的那個茄子朋友有跟你提起過，四輪之柱，這個稱呼嗎？」

「是有的。是指TBO目前實力最強的四個玩家對吧。」

「聽說過就方便多了呢、廣義上是這樣。具體點來說，星最強的風、地、水、火系玩家。風元素的羽昨禮香、水元素的玖蘭寶子、火元素的赤城……」竹取短暫地頓了一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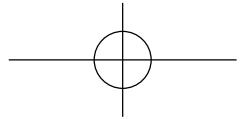
「以及，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女生。月星現存最強的地元素玩家，慕容思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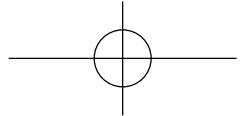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四個字姓名的……中國人。原來還有這種啊。」

「中國也是有的啦，雙字姓雙字名的人。可惜我就不是其中一個了。」竹取聳肩。  
「嗯……？為什麼這樣說？」白夜察覺到竹取語氣中的異常，「你……你叫竹取月吧。你不是日本人嗎？」

「哎呀。我只是碰巧有個日本人的姓名而已，遊戲直接就給我用上了，我也沒法改。」竹取神秘兮兮地說道，「我的國籍可不是日本，我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原來如此。……所以才會用這麼老掉牙的日文名啊。」白夜輕輕點了點頭。  
「喂你什麼意思啊。」





「久等了一位！！」小門被完全推開，**小島由亞**手心捧著墊了花巾的飾品滿臉喜悅地蹦躂了出來，「竹取，聽你們剛剛有提到慕容小姐，你們在聊什麼呢聊什麼呢，我也想聽聽八卦！」

「哦、一歡迎回來呀嗯、小島桑！我們在聊一些當地的公會，碰巧有聊到慕容思詩。」「慕容小姐是韻箋才淺公會的會長哦！這點我們本地人還是人盡皆知嘒。」由亞用右手比了個丫的手勢，「飾品已經做好了哦，黑羽姐姐！小島八百奇貨屋，為您呈上——：**神准木環** · 愛與感恩的特供版本！感謝您的幫助。」

「啊、謝謝你。」白夜趕忙起身，畢恭畢敬地雙手接過了由亞遞來的報酬。

「迷宮傳送水晶 × 1」

飾品：

· 神准木環 · 小島八百屋特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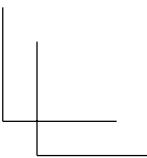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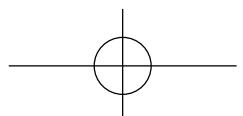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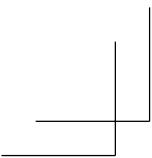
· 遠端物理攻擊 +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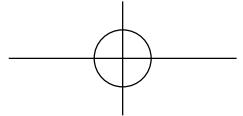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 遠端爆擊率 + 5%

· 遠端暴擊傷害 + 8%

· 幸運值 · 森林 + 10

· 幸運值 · 雜峯霞林區域 + 10





特殊：使用竹制箭身的箭矢時，遠端爆擊率額外+15%，獲得45°的追蹤補正（追蹤類型：距離優先一起點：裝備者）。

這回旅程收穫滿滿。竹取與小島由亞打了個熱情四射的招呼，跟著頭都不回的白夜走出了奇貨屋。

「涼璃，謝謝你沒跟小島桑提起關於那次兇殺案的事情。」

「哦、原本我就沒打算提。只不過是我的行程被打亂了所以有些煩。」

竹取點了點頭，爾後扭捏地問道：「嗯……你是打算日後去佈雷姆對吧。如果可以的話，我帶你熟悉一下那裡的城區？」

「你帶我走一遍嗎？……看來你很熟悉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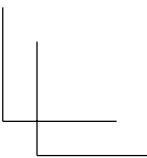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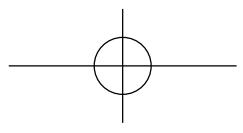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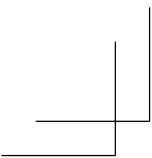
「因為某些原因嘛。」竹取乾笑著，「不過目前我確實是住在竹內町，算是薙峯霞林的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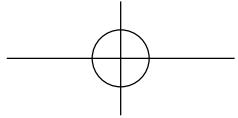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

「雖然我不是很懂……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玩家好像有些水火不容的意味啊。」白夜評價道。

「唉、是這樣。其實也是毫無必要，但就是有這種現象。」竹取撓了撓腦袋，「不如說，還好玩家之間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歧視，我才能順風順水地獲得全新的生活。我指在TBO的遊戲體驗。」

「你和我很像，會將這裡當成真正的異世界。」





「可原本就是嘛。畢竟……」竹取緩緩地抬起頭來，仰望著那陰雲籠罩的天空。雲層明明已經降到那麼低的高度了，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下雨呢？

……畢竟對許多的玩家来说，佩蒂利亞大陸是逃離現實生活的庇護所，是被封印在心底的妄想得以突破名為「實際」的限制的重生之地。

所以，就算竹取沒有再繼續說下去，白夜也感同身受。

因為她心中何嘗未懷抱著同樣的心念。

「諒璃，太好了，你果然不是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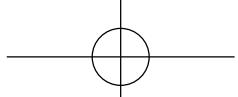
「嗯？你說什麼？」白夜陷於沉思過深，並未聽到竹取的話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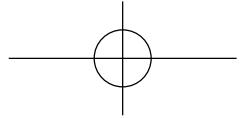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抱歉我開始還懷疑了你。像諒璃你這樣的人，絕對不會去傷害其他人。」

竹取閉起雙眼，「這鎮子上近來被玩家殺死的NPC不止莎娜·克蕾伊爾文一個。有些人怕是動了歪心思，另一些人估計也是看這麼做並未掀起多大風浪而去效仿，背著倫理尋找這遊戲的捷徑。若是我曾經的公會，對此絕對不會坐視不理。或許我也是被影響了吧……明明這一系列針對NPC的兇殺案和我沒多大關係。」

「不止這一樁。……竹取你難道已經調查很久了嗎？」

「也不算很久吧。而且，我這種程度也稱不上調查，倒不如說只是好奇心作祟加上自我





感動的氾濫。我從來就不是什麼善良的人，雇傭兵也好，加入公會也罷，都是被其他人推著走而已。我不做那些的話，就拿不到錢了。就算是在TBO，錫安也還是象徵了你的地位，很奇怪對吧？明明這裡是個RPG形式的異世界。結果，我就被這麼強推著、影響著……我活得越來越像在現實中的樣子了。」

「如果你缺錢的話，我可以借給你。我這裡存款多到完全花不完。」

「不了……」竹取平淡地拒絕了白夜隨口的好意，「我不想接受其他人的施捨，我自有生存的方法。用了你的錢，花完了之後，我還得回歸之前的生活節奏。而且會有區別，在根本不屬於自己的財物慣壞了之後，說不定我會更不如從前吧。」

白夜並未對竹取的話語給予回應。沒錢而已，好像白夜在現實中就有了錢一樣。要現在回到現實世界，白夜也是近乎身無分文的。

「但現在，我的生活……在這裡的生活，似乎有些不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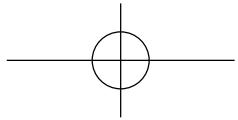
「哦？」不經意間，白夜瞥見竹取眼眸中那薄弱的光澤。

好似搖曳的風中殘燭，卻切實地存在著。

「所以……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她任何事。任何有關這些兇殺案的調查，我不想讓她知道。我不想讓她承擔我的精神壓力。」

「不想讓……誰？」白夜問道。

竹取微笑著搖了搖頭，打岔道：「要吃很好吃的牛肉料理嗎？我知道個不錯的店。」



「明天再說吧。今天我想吃點清淡的。」

「那就是蕎麥面啦。」竹取提議道，「現在餓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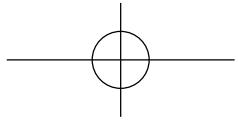
「這裡又感受不到饑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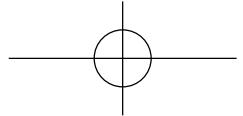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那你是真的沒有跳四頓飯玩過TBO呀。」竹取那輕鬆隨意的語氣，卻令白夜感受不到其中有任何程度的幽默。

她真的太像自己了。不論是在現實世界，還是在這遊戲之中。

這令白夜感到些許的不安。

白夜非常清楚自己的精神狀態有多麼不畏懼尋死之事。她是因為諒璃寄託給自己的希望才打起精神堅持到現在；那面前的這個竹取月呢？她又是靠著什麼才苟延殘喘地活著？對此，白夜不願再去多想。





# 端末行動



和歌森勿棲 與 茶屋和伊



- > 今天下午發生的事情……  
稍稍有些沒回過神來。
- > 就雖然說之前竹內町也出過類似性質的犯罪事件，但這回徹徹底底出現在了自己的眼前，而且就在和伊碳的店舖對面，會覺得有些不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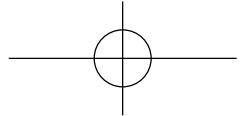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自己家門口發生命案，而且還是自己鄰居店舗的老闆娘受害唉……真有沒搞錯，我這幾天的遊戲體驗要直接掉到負一百分。

明明不管是玩家還是精英怪都能保留記憶無限復活，為什麼遊戲不乾脆就設置成NPC也能無限復活的模式？  
這樣是製作組看著覺得很好玩嗎？  
而且明明NPC也會和玩家一樣插重生錨吧，乾脆做成重生錨也能把NPC給復活了，不好嗎？

- > 畢竟所謂“重生錨”，在NPC的認知裡也只是用來驅趕魔物的啊。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那個都市傳說嗎……  
聽講《月星-Online-》的本質就是一個NPC發展的觀察模擬器，我們玩家也只是透過另一種方式進一步觀察NPC行為的細節與歷史的軌跡，並對他們做出一些系統範圍內的干預而已。  
所以實質上，這個遊戲最根本的“玩家”其實是“觀測者”，而“NPC”才是“玩家”。  

魔物本身是系統的工具，而玩家也只是套了魔物的底層的底層框架，再安上了人形——是指這則傳說吧。

月星 - 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6 日



# 端末行動



和歌森勿棲 與 茶屋和伊



這種說法本身就過於離譜了，但聯想到TBO本身的性質，又多少有了可信度。

> 你認為……有任何辦法使得NPC能夠復活嗎？

只有寵物才有手段進行復活吧，而且還是透過使用特殊道具。這遊戲裡頭就根本不存在用於復活的魔法，不管是風、水、火、日都是如此。完全沒有途徑復活任何人或任何物。玩家死了就直接從重生點復活，NPC死了就是永恆的死亡，不會留下任何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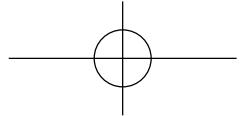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 既然月星的本質就是程序的話……你覺得，NPC會經歷輪迴轉生嗎？

無法確認，而且去想這種事情也沒有意義。雖然可能包括你在內的很多人不愛聽，這些NPC就是數據，這點永遠無法改變。就算他們會輪迴轉生好了，如果能保留上一世的記憶，那這說法早就被實錘了，根本輪不到我們兩個人在這裡琢磨。

如果是沒辦法保留記憶的轉世，就根本算不上轉世，對於這種本身就不是生命體的數據結合物加上人工智慧，只有存在記憶與情感的延續時才能被定義為獨一無二的特定存在，不然就只是格式化了一下數據而已。你當然可以認為格式化後的電腦仍然是同一台屬於你的電腦，可對它自己而言它就是一台被裝進了舊殼的新電腦。事情就是這麼殘酷，只要記憶無法延續，NPC就算能夠轉世也無法被看做與原先是同一人。

月星 - 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6 日



# 端末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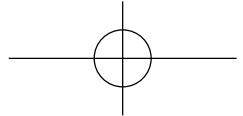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和歌森勿棲 與 茶屋和伊



- > 那這可就完蛋了呀……  
我現在要怎麼安慰我身邊這位大小姐呢。  
如果不找到什麼非常完美的藉口的話，跟她不停聊些  
有關人工智慧與NPC與遊戲的哲學大道理，感覺除了  
轉移注意力之外也沒法治本。  
雖然這就是我現在想要達到的效果沒錯啦。
- 勿棲你不會還陪在那位玖什麼的玩家身邊吧。 <  
你乾脆跟她說個我聽的謠言，說什麼NPC會轉生，就  
不過保留不了記憶而已，而且不一定會成為人類：魔  
物或者野生動物之類的都可能。沒什麼鳥用——但至  
少也比完全不會轉生要強。
- > 我感覺這位大小姐應該不會相信這類謠言。其實她也  
基本回過神來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好像心裡裝著些  
什麼別的事情，並不只是因為目睹命案現場而恐懼。  
我講不出這是種什麼情緒，但我也不方便問，人家剛  
剛從這件事情上轉移掉一點注意力，結果又去提醒她  
這件事什麼的……。
- 你愛跟誰去過二人世界也不是我管得著的，但記得也 <  
去找找你的那位頂著假名ID的朋友，她現在都不知道  
在哪裡瞎跑呢，萬一跑到石林區域那可就只能自殺回  
城了。
- > 白夜桑應該也不會那麼蠢吧，……她看到有什麼大霧  
太嚴重了應該就會往回跑了。  
而且她今天和我分開時也是朝著北邊去的。只要別跑  
到隔壁區域去就行。

月星 - 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6 日



# 端末行動



和歌森勿棲 與 茶屋和伊



> 這麼點時間，她也走不出蘿峰霞林，總不見得就徒步去塞壬不打算回來了。她今天傍晚走得還挺急的……嗯，你說白夜桑有沒有受到這次命案的影響？

怕她受到影響，那就把NPC會轉生成野生動物的謠言 <  
跟她也說一遍唄。

還有，那個白夜的性格很古怪哦，你可真要小心她徒步走去塞壬。她這個人心中裝了很多事，而且並不一定是些好東西，或許會帶來難以控制的結果。  
你以後也對她留個心眼。

> 這點我大致也有察覺……白夜之前跟我說的現實生活中被霸凌之類的事情我也都認真聽了，也都記在腦子裡。但其實我感覺她經歷的不止如此。

她經歷了什麼我不清楚，她具體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没有能力看透。我只能告訴你，她那表情永遠就是那幅好像會對什麼都不抱情感，不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會去訝異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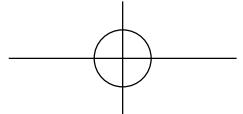
她所經歷的過去可能比我、比你，都要更加嚴重。

> 我會把這些時刻掛在心上的。  
謝謝你了和伊碳，就算想到了這些也依然能夠收留白夜桑。

至少你的白夜不是個會給人帶來危險的人物。我說那麼多也只是怕她會對自己做出些出格的事情。  
到時候如果可以的話，你也記得要對她現實中的真實情況多個心眼。

月星 - 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6 日



# 端末行動



和歌森勿樓 與 茶屋和伊



> 要在遊戲裡……做這些啊。

不然我們沒有途徑了解折磨她的心魔究竟是什麼。她  
這樣的人，要是放任不管，回到現實世界後絕對會尋  
死。你可以先想辦法問到她居住在哪個城市，我聽她  
說話口音應該是關東人，有點像我們神奈川的。

> 嗯嗯，到時候我睡前跟她扯皮的時候試試看能不能套  
出資訊來。她不像是很有防備的樣子。

沒錯……更像是單純對什麼都懶得在乎的樣子，我認  
為她完全不會在意自己的個人資訊洩露。這一點太明  
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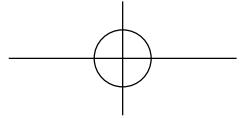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 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好事了吧。

> 我先去陪琳然吃個晚餐，今晚回你那裡睡。

你不回我這裡睡我可就將此預設為出了大問題囉，少年。  
多注意身體，多保護保護其他的女生。  
(對方已讀)

月星 - 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6 日



黑夜，月光仍被陰雲所遮掩。風拂樹叢，葉片打在木質房屋一三樓的窗扇上，時不時向房間內傳去驟雨般聲響。

但此地依舊不會被真實的落雨所眷顧。如同積壓於天穹一般，陰鬱而又微涼的又一夜寂靜。或許是因今晚的風比起平時要更為妖異，北町的街道只剩下三兩玩家行走四處，或是奔波提交委託，或是找尋著尚在營業期間的小吃鋪。

無人值守的藥水店，半開大門前的昏暗屋簷下，聆弦雙臂抱著胸，背靠在門旁的原木柱上望天出神。這種場合，想必手上搖著杯紅酒會較為襯托氣氛吧。只可惜，就算是這輩子見血足夠大量的她，今日也對任何鮮紅色的液體沒有任何興趣。

自屋簷上方（也或許是某處的屋頂吧）躍下一人，稍顯狼狽地著了地。聆弦就好似料到這不請之客將會到來般，雙眼半睜著打了招呼：「你果然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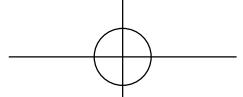
面前的那身披黑色風衣，頭戴兜帽的男人略為吃驚，趕忙邊拉扯帽檐邊轉過身來，定睛一看才見是今早碰巧於那弓道服女玩家的虎口之中救下了他的連枷使方聆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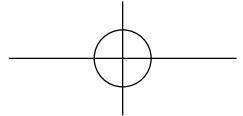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那場決鬥……最後她倆有繼續打下去嗎？

「啊啊……我還只是碰碰運氣，沒想到還真的有今天下午時的人留在這裡。」久禮夏月如此道。

陣風刮過，屋簷角掛著的淡綠色風鈴叮噹作響，好不悅耳。

說起來，那風鈴已經失去了它原先的主人。真是太可惜了，明明那個人也本該美美地過





著幸福祥靜的日子。

「那麼，我留在這兒也算是合了你的意？」聆弦後背朝牆施力，頂起身子朝前走去兩步，「還是，你不希望有人攔著你做進一步的調查？」

「不、我只是沒有料到，直到最後還守在案發現場的居然會是負責了絕大部分第一手調查的玩家。」夏月的眼神左右飄遊，最終再度定格於聆弦的胸口，「你是知道我會回來嗎？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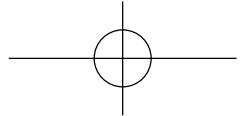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只是清楚，你一定會嘗試再到此處搜尋對你有利的情報。因為，你有什麼動力驅使著你盡可能要找到這場殺人案的真凶。」

「我一開始就覺得你這個人絕對不簡單啊……」夏月無奈地聳了聳肩。

聆弦淡淡地假笑，似乎摻雜著幾分好奇地質問夏月：「為什麼如此執著於尋找這樣一名殺人兇手？你應該清楚，對方屠殺的雖然在我們眼中只是NPC，在這TBO中卻是實打實的人類。在此殺人，與在現世殺人只有是否會被法律制裁的差異。不……這番話也只是針對大部分玩家有勸服力，但在你身上卻不一定適用了。依我看來，你早就預想到了自己這一系列決策背後的涵義。」

夏月未再應答，只是向聆弦身側的藥水店店門小心翼翼地走去。

「不打算從我這裡套點資訊嗎？要知道，相隔了幾小時後，就算無人碰觸……屍體上也都丟失不知道多少痕跡了。」



夏月聽罷止住步子，搖了搖頭：「我肯定想從你這裡買來情報，但我沒有任何能給你的。你可是高玩，我只是個普通的玩家，進TBO純粹就是為了一個目的：拍照。你要說我教你攝影技術還行，其他的我可真的沒什麼能給你的。」

「我很喜歡你的個性，完全不藏起任何心中所想。但你可是會因此吃虧的——反正我扮演的是惡人角色，你不打算用花言巧語從我這兒先套出些話來才好？」聆弦攤了攤手，「乾脆告訴我你到底是為了什麼才進入月星世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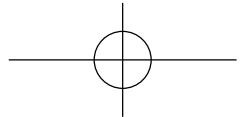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那種事情，我無可奉告。就算心甘情願想要告訴你，也無從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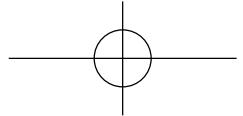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聆弦呵呵一笑：「但你可別太入了自己的戲。既然打算獨自調查，回到這裡檢查死者屍體並不是你的專長吧。」

「我原本是指望著那個憨裡憨氣的黑長直高中女生會和她的朋友在這裡，那樣說不準還真能如同你所說的套出些對我有用的情報。」夏月活動了幾下頭頸，「但如你所知，這兒除了你之外就只剩下我了。我什麼都幹不了。」

「她們可就住在對面，不去敲個門碰碰運氣嗎？」

「我對大半夜打擾人家高中生女生沒什麼興趣。不是，恕我直言，我壓根對女人沒有任何興趣。所以你大概想錯了，我也沒說自己是要指名道姓找那三位問事。」夏月略有些不耐煩。但他轉而想到，自己都被誤解為跟蹤狂變態了，在此基礎又進一步且會如何？「總之，沒有免費情報送我的話，就請容……」





「喫、對了對了，雖然你可以當作是我心血來潮——不介意的話，我該怎麼稱呼你？」

聆弦忽然問此類問題，令大腦回路仍在兇殺案與早先被綾鸞追殺一事中打轉的夏月短暫一愣。這樣的轉移話題方式也太唐突了吧，這個女人是打算把對話拉向什麼怪異的方向？

他將兜帽甩到頭後方，漆黑的短髮隨著夜風略微顫散：「我？你隨便叫我。我『』應該就頂在我頭上吧。『久禮夏月』。你叫我久禮，或者夏月、五零，都無所謂。」

「嗯……五零？這是你在其他遊戲的網名？」不知為何，聆弦無端聯想到五菱宏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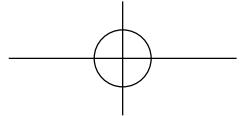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是但也不是。更準確地說，五零是我在圈子裡用的名字。你這麼在意我的事情幹什麼？和你有關係嗎？」

聆弦饒有興致地注視著夏月頭頂那深紫色的『』，默念道：「我對你挺有興趣的，你可不是個尋常玩家。你體內流動的可是象徵、虛、的月元素。」

說來也對啊——夏月瞥了一眼聆弦頭頂的金色名稱。「你不也是和我一樣有幸撿到了稀有元素？怎麼說的來著？學學你啊，體內流動著象徵、實、的日元素。你不要因為我看著像個宅男就用那種一次元中二式語氣試探我，可以嗎？」

「厭世系攝影小弟弟，成天宅在家裡琢磨人類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也不沉迷於整那些骯髒污穢的小獎勵。到這個沉浸式的遊戲世界內部來攝影，根本不是為了偷拍漂亮美少女這種膚淺的目的吧。那種怎麼想都不可能在你身上成真的指控，再怎麼看都是污蔑了。」

「真煩，你到底是幹什麼的？員警嗎？」



「我可不是員警。我從事的工作與刑偵或讀心可謂是半點關係都沒。我所處理的事大多只要我埋頭聚精會神往死裡苦幹就夠了。偶爾會有些團隊交流，可我的同事們還未有我的技術，主要程式必須由我親手操作。」

「我對你現實裡幹的是什麼也不好奇。」夏月將兜帽再度套起，「反正我是無業遊民。自由職業者，要我給你拍幾套正片確實也可以聯繫我。」

「哎呀，那種事情不太可能啊……我可不是日本人。」聆弦抬手撐了撐臉頰。

「中國玩家嗎。我看你那口也不像能用羅馬音寫出來。」夏月自長褲側袋中掏出一試管淡藍色的藥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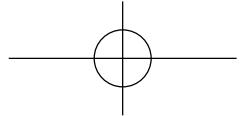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聆弦答道，視線瞥過他手中的那管藥水：「中國，但也不算大城市。那是用來顯示手印與腳印的情報藥劑？這裡白天時零零散散進來了多少十幾個人，後來那個用火繩槍的什麼月見花還聯繫了竹內町奉行的同心，那麼晚才調查腳印難度過高了。」

「至少也比什麼都不記錄好。」

「你是打算先用攝影機把這些都拍下來嗎？說來我也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捏個這麼高科技的東西，ZPC 就沒有對此評論過？」

「問出這種東西的你也清楚是怎麼回事吧，任何高科技在他們眼裡無異於魔法器械。」

「是呢……」聆弦單手插兜，「早上我趕在那月見花帶同心來之前已經將腳印記錄了下來，很遺憾的是現場足跡非常凌亂，就算排除我們當時在場幾人的足跡也沒什麼用。不過——



你跟我進屋，我給你看個有趣的東西。」

「什麼？行。」

二人先後走進漆黑的店鋪。聆弦自她那植生衣裝的口袋中取出便捷點火器，為店內尚留有半截的火燭點上了光。

「應該早上就點燈的，調查起來會容易不少。」她補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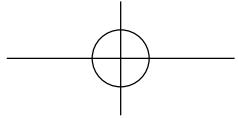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夏月走入店中心，一面戒備著這聆弦會不會做出什麼不利於自己的行動，一面觀察著屋內對比今早時都出現了哪些差異。

光線明暗只是一者。那名被殺害的老闆娘的屍體想必已經被轉送至其他場所，地面上仍有乾涸的血跡。如此出血量，之後打掃起來也會費盡功夫。

「那、方小姐，你都有記錄下哪些線索？」他主動詢問。當下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快速地調查到真凶的行蹤。

「像之前告訴你的，手印、足跡……老闆娘的私人物品，除此之外有交易帳單、庫存……哦、對。你猜怎麼？殺了老闆娘的人在動手時使用的是魔法技能。我捕捉到了那個人留下的魔力殘留。」

夏月雙眼睜大，不論殘留的魔力儲存著多少資訊，這都是極其有價值的情報。只有使用魔法時才會在對應場所留下痕跡；就算如此，魔力殘留也會在三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揮發殆盡。又有多少人會在一家並不起眼的藥水店內使用魔法？



「那裡面藏著多少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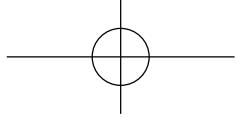
「這就是美中不足之處了。我只能從檢測儀的讀數上查出對方的元素屬性。」聆弦雙手朝兩側攤開，「錯不了，是水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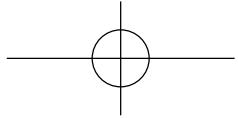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水元素？那個月見花綾鸞不也是水元素嗎？」夏月如此提出，轉念一想方覺完全不對，「不、她的單發遠端武器威力如此強大，**根本**沒有必要使用近戰武器站在對方面前殺掉對方。」

「你的邏輯是沒問題，可切入問題的角度也太奇怪了吧。」聆弦側著頭一臉嫌棄，「那個月見花根本沒有理由去做這種事啊，殺個藥水店NPC對她有什麼好處，這和她的遊玩理念都完全衝突了**好吧**。不過你分析出來的也不是完全沒用就對，真為了那個連鎖核心，也得是輪到其他槍械使去爭搶。那月見花最喜歡單發之內解決所有能夠解決的事情，哪用得到什麼子彈連續發射輔助零件。」

夏月眉頭緊皺。終於等到聆弦說完，他立刻開口反駁道：「雖然確實也有道理，但我並不喜歡通過情理與感性去推斷事實。你說的固然沒錯，可你真的能保證自己看透了對方内心真實所想嗎？」

「是啊，人不可貌相固然正確，但有些事情並不會多複雜，你覺得人心險惡，有很多人他們就是簡簡單單地單純。而且，我可是在這家店門口原地站了兩個小時，果然遇到了你。我做出這一決定的理由完全只是因為我推斷了你的做事理念。」





「我隨便你怎麼說吧。」知曉自己很快便會理虧，他懶得再同聆弦爭論，「對，那個什麼琳的也是水元素吧。」

「玖琳然。」方聆弦念道。這個很快離開了案發現場，暫且身份不明的玖琳然才是當時她們這群人裡第一個目睹凶案現場的。在第二個人進入藥水店前，沒人知道這玖琳然都做了些什麼。

會不會這個琳然才是真正動手的人？不、這女生手裡拿的法杖都快比聆弦人高了，明顯是個法師，看她那身裝備還是個負責治療的後勤位。更合理的猜測是，她和某人合作，由那個不明人物殺了莎娜，再由她掩護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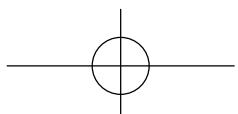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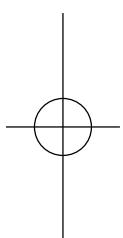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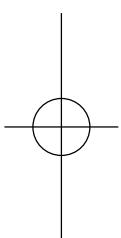
「怎麼了嗎？別發呆了吧。」夏月等了半天沒聽到聆弦再開口，焦躁地追問，「你現在怎麼辦？剛剛你要給我看什麼？就單單是個元素結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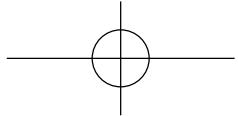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沒錯，聆弦完全忽略了玖琳然作案的可能。**這麼轉念一想，**玖琳然身上確實有無法忽視的嫌疑。

但現在要把這條資訊告訴夏月嗎……？——還不是時候。自己還需要整理一下手頭的情報，現在自己掌握著更加明確的線索。

她回答夏月：「那可不會。要真的只查出來這些，我也算得上才疏意廣了。我剛剛有提到我調查了老闆娘的私人物品，對吧？」

「那又怎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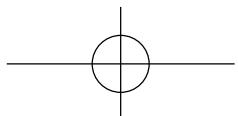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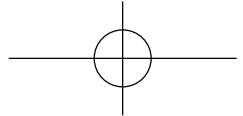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呵呵，你肯定沒猜著。」聆弦慢慢走向櫃檯，提起莎娜阿姨的小型記事本，「我從頭到尾給這本筆記本翻了一遍。有用的資訊堪稱不存在，但我也得知那連鎖核心根本不是這位老闆娘自己打算留著或上手使用的零件。」

夏月瞬間便明白了聆弦的話中之意：「有買家。」

聆弦陰森地微笑了起來：「沒錯。老闆娘的小本本上清楚地寫明瞭這連鎖核心買家是誰——而且，她可與我們一樣，是一名實打實的玩家。」

記事本末尾幾頁，赫然便是此小節筆記：「澤斐雅工坊魔導「連鎖核心」，售予韻箋才淺公會艾辰小姐，出價5500錫安。買家請求私人訂制，增加基於水元素的高強度運作溫度穩定系統，中和過剩火元素威力。交易日暫定5月37日。」





## 白夜的遊戲筆記

### 「四輪之柱」

TBO的玩家群體共同認知的四位最強TBO玩家。非系統意義上的四人團體，又被稱為「四柱」。

其成員均為遊戲內測期間對應各自元素屬性的頂尖之人。

四輪之柱的成員為：風之羽昨禮香、地之慕容思詩、水之玖蘭寶子、火之赤城。

### 「生命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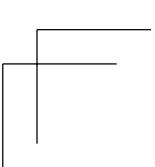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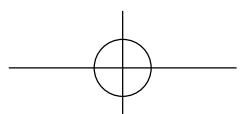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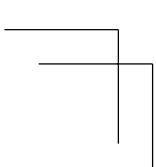
玩家在生命歸零後將會立即死亡，沒有任何原地復活的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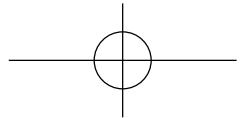
玩家受到傷害後，生命值被扣除的部分會立即轉變為相同長度的紅條，並且紅條將以每秒12.5%生命值上限的速度流失。這意味著玩家在滿血受到一擊斃命的傷害後，將有8秒時間想辦法進行恢復。

使用恢復手段後，玩家一般會獲得此恢復手段提供的生命值量，而並非將紅條轉綠。

玩家的生命值不會被扣至負數，但可以通過特殊手段超過最高生命值上限。

玩家在死亡後會立即復活在最後一次記錄的重生錨點。若綁定的重生錨已無法使用或





自己在一月星小時內死亡超過三次，則會轉而復活在傳送廣場。

復活後的玩家將會恢復50%的生命值與50%的飽食度，失去所有的增益與減益，再而獲得10秒的「生命不減」與「疼痛遮罩」增益Buff。

死亡不會導致玩家丟失道具、裝備或經驗值，除非裝備在死亡時恰巧耐久值歸零，自然損毀。

由於在月星世界死亡會體驗一回真實死亡的感受，絕大多數玩家會盡可能回避死亡結局。儘管如此，仍有部分玩家會使用死亡達成快速傳送的目的以節省傳送水晶。

### 「飽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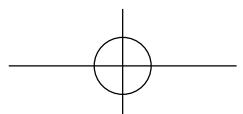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飽食度可以通過飲食恢復。在達成玩家個人的飽食度百分比要求後，玩家將會以自身的飽食度滿足後恢復速度持續恢復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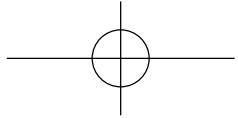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飽食度百分比要求默認為90%，但玩家可以習得被動技能減少需求量。

若玩家生命值未滿，飽食度默認一秒恢復1%的生命並同時扣除1%的飽食度。玩家可以通過習得被動技能縮短效果間隔、減少飽食度扣除量，或增加生命恢復量。

除生命恢復以外，運動、時間流逝、相關異常狀態等都會導致飽食度流失。

遊戲中的玩家默認將在不進食並靜躺24小時後失去50飽食度。若此期間玩家一直在保持慢跑，將會失去約100飽食度。





## 第五章：陰鬱之穹，未見應允霖霧

和伊左手端著沏好的茶，右手拖著盛滿甜食點心的小瓷碟，正準備進房間好好享受，就見白夜已經將裝備穿戴整齊，急匆匆地自一樓下來。

「噢，諒……白夜碳！門口那個穿斗篷的青藍色頭髮的女生……你認識她？是要一起出去練級嗎？」她立刻心領神會，那個傢伙方才在門對面那無人值守的藥水店旁不斷徘徊張望和伊的店鋪，給和伊嚇得，以為自己招惹上什麼麻煩要被殺人滅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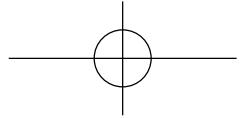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她甚至把自己在月星一年半內幹的所有壞事都給回憶了一遍，冤枉啊！雖然自己好像聽上去做了很多既不光明也不正大的事兒，也不至於被殺手公會通緝吧？！

所以從白夜那裡獲得了「嗯，是昨天認識的玩家」這樣肯定的後，和伊不光是松了一口氣，心臟跳動頻率正常了，步履輕盈了，身體也更健康了，現在爬20樓都不會喘一下。

「不吃完早飯再走嘛？」和伊稍抬高手中小瓷碟。她獲得了白夜果斷的回復：「不用，月星世界的饑餓完全沒法和現實比，我沒必要每頓都吃。」

「這樣啊——」和伊略顯失落，「總之如果有什麼想吃的，你是勿樓寶貴的客人嘛，隨時可以從我的店鋪裡取些甜品走的。完全不會虧本的喲！」

「就算是茶屋姐姐賣的食物，我也會好好花錢買的。畢竟……這裡的錢，只要打敗魔物



就能獲得了，門檻很低。」白夜如此作答，話語聲漸輕漸軟。

就像竹取曾說過的，就算換做遊戲世界，背包裡的錫安也是這裡最主要的話語權之一。因此，白夜不會去吝嗇用原價購買任何物品，她不想因錢財招來無意義的記恨。

「今天也要傍晚回來對吧，有什麼需求的話用郵件聯繫我就行！」

就像是媽媽同女兒在對話一般。「嗯，知道的。」——白夜也像個叛逆的孩子一般敷衍應答。

「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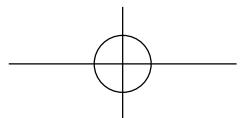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嗯？」剛一隻腳直踏上第二階樓梯的和伊端著早飯回頭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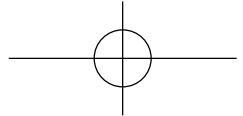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是允許我在這裡留宿過夜的事情……。」白夜並未轉過頭來，只是用但凡四周環境再嘈雜半許就無法辨聽內容的音量講道，「謝謝你，茶屋姐姐。沒有你的話……可能我會一直住在各家旅店，很久都想不到還能有一處會等待著自己歸家的場所。所以……我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程度的好意，明明我們之前根本沒見過面，還……」

「哎呀反正房間空著也是積灰啦。你和勿樓君能光臨寒舍借宿幾晚，最開心的必須得是我啦。」

白夜駐足原地三秒，像是遮掩羞澀般快步逃出了和伊的店鋪。和伊瞧在眼裡，僅是笑著搖了搖頭，幾步上了二樓去。

這女孩子會將和伊眼中的一舉小事看作如此善舉，平日裡遭受的該會是何種不公的對待啊。世界是殘酷的，和伊一向明白此理。和伊自認為自己也有權利證實世間之無理與荒謬。





但在這裡……她不會嘗試去開導或教訓白夜。而當白夜正在逐漸適應這種「遊戲世界中  
的正常生活」時，她也不打算去過度干涉白夜的心境轉換。

因為，這女孩子現在所需要的僅僅是一段平靜的休憩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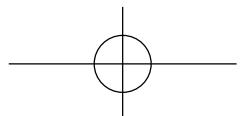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不光是同勿棲那類平常人眼中的異類、怪人成為朋友，這女孩甚至還能與從事雇佣兵業  
的玩家在半天內迅速走到一起。和伊清楚，像白夜這樣的女孩子……不論此刻正在追尋的是  
何種謎底，都一定能夠在最後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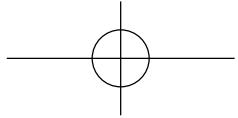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綾樂從今日負責守衛公會前門的河野這裡聽聞，有一位留著赤色短髮的身材嬌小的少女，  
指名道姓要見她——哪怕不進公會大門，在門口談一談也罷。

「有什麼人會見我……？」自己在公會外部沒什麼能稱得上「人脈」的關係，應該不會  
有人單純閑著一大早七點不到就來登門拜訪吧。她對河野的傳信內容充滿了困惑。

首先她猜測是町奉行的同心要來傳遞關於莎娜受害案的最新消息，但自己忙活了一個通  
宵都未能尋得關鍵線索，直到半小時前才終於找著空暇，回到公會準備睡個短覺。

現在的綾樂雖說正聽著河野的傳信，但人還躺在地鋪上呢，怕是一時半會兒根本沒精力  
再站起身。





來者若真是捎帶了有關真凶的情報，剛才經過町奉行總部的時候，他們應該會直接叫住自己的……所以，怎麼可能隔了半小時突然突擊到訪……

「能拒絕會面嗎……我如果太累的話遊戲可能會將我卡下線……」所以，她的第一反應是如此回答。

河野無奈地邊攤手邊道：「對方很堅定地要見你哦。說是昨天傍晚的時候與你打過照面，你誤傷了她。」

「誤傷……」綾鸞使勁地回憶起昨日遭遇的一切。與那位名叫方聆弦的姐姐認真地切磋了一戰。在那之前，好像是……對，因為發現有個男人鬼鬼祟祟地窩在牆體上方偷拍公會內的女性玩家，她追殺了那混蛋一路。最後因為中途撞見了命案現場，還是給他趁亂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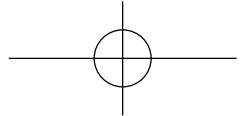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誤傷的物件……來找自己的這位玩家既然是少女，用腳趾想都不會是那男人。且不談方聆弦究竟算不算得上少女……她的發色可完全與紅色沾不上邊。

不過、昨天……確實還有遇見一名紅發的少女。後來自己離開那家藥水店（命案現場）時，她與方聆弦都還留在店內。

記得叫……神來社，神來社後某某一字。只是因為姓氏過於獨特，她還多看了好幾眼。

自己有誤傷過她嗎？綾鸞對此毫無自覺，但既然指名道姓來找她，顯然對方已經很篤定造成誤傷的源頭定是綾鸞。

是真的被她追殺那個男人時使用的散射流彈所擊中？那的確錯在綾鸞，自己得好好向



人家賠禮道歉了。

「我……我去見見她。」因此，綾鸞如此道。  
「不用我將她帶進來嗎？」

綾鸞搖了搖頭，一邊從地鋪上起身：「不了，……不太安全。」

好累……

搖搖晃晃地一路走去，做出近似整個身體倒向前方的體勢推開了公會正門門扇，又是兩步朝前，剛欲扶住一旁門框之時，還未詢問來者所為何事的綾鸞便見那紅發的女孩主動迎了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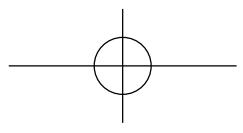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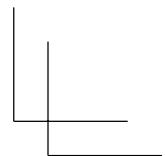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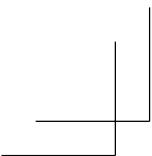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眼見這幕的綾鸞立刻抬起手指，指尖一道藍色的泡沫流線瞬間圍繞手指旋轉為環形：「先請別靠近我。」她的語氣比起冷淡，更該描述為有氣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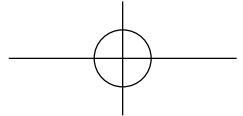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啊、啊……」被直接拿魔法指著的聲音嚇得一哆嗦，趕忙朝後退了兩步，「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叨擾您，只是……先日我的鎧甲可能是被您給擊中、那個……」

「你的鎧甲被我擊中？恐怕是我在追獵那個男玩家的時候無心擊偏的流彈吧。」綾鸞閉起雙眼，險些站著直接入睡。

「嗯，就是我的那件騎士鎧甲……」

「損壞裝甲的話，單純一發流彈不會減太多耐久。」她插嘴應答，「你將維修所需的費用與素材告知予我，我會想辦法補償。」





詞音面露難色，視線開始左右亂移。

「你……是還有什麼請求？」綾鸞直接問道。她現在只想儘快擺平這樁事，加緊回房享受精緻睡眠。

「就是……昨天、您的流彈擊碎了我的盔甲，現在已經被系統移除了……」

「耐久歸零了？」綾鸞本就疲倦的神色多出一分困惑，「我的穿甲數值雖高，但還不至於一發流彈擊碎金屬盔甲的。你是帶著低耐久度的裝備，碰巧被我誤擊了？」

詞音小聲地「嗯」了一聲，雙手輕輕搭在身前，低著頭不敢直視綾鸞。

「耐久度……多低？」

「好像是只有個位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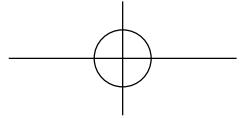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你沒有早一點進城修復嗎……？」

「對、對不起……因為刷怪的時候太得意忘形了，等發覺的時候就已經只剩十幾了，然後一路頂著魔物的進攻撐回安全區的時候……真的非常抱歉，感覺好像是我為您添麻煩了，對不起……打擾了。」

綾鸞不解地凝視著好像要直接轉身離去的詞音，對這女生的一系列行為只能說是摸不著頭腦。

「你先等等，方便的話可否告知，你丟失的裝備稀有度如何？」

「啊」詞音一愣，「是我花費了很多中級礦石才鍛造出來的薔薇騎士鐵鎧，防禦力的



話……怎麼說，就是還算可觀的程度。」

「大致是……？」

「嗯……是增加225的物理防禦，但、但也有減少15%的移動速度和30%的物理閃避率，屬於是重裝甲類型的，就那種、捨棄機動性换取防禦力的類型。我也不知道在您眼中稱不稱得上較為優良的裝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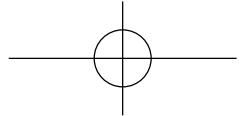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兩、……百？兩百一十五？」

綾樂聽了這始料未及的三位元數字後未免吃了一驚。她用力眨眨雙眼，再瞧了瞧詞音頭頂標注的「LV11」，這個等級段的玩家普遍主防具防禦力在60至80不等，因此甚至別提什麼用速度減益换取物防了，80和225可是將近差了三倍，倒貼出去的15%移速連提都沒必要提到。這位姓神來社的小妹妹或許真是下了血本，花了絕對不算少的功夫才超幸運地在低等級階段鍛造出如此強度的裝備。

「這是你親手鍛造出的裝備嗎？」

詞音再次點了點頭。綾樂瞧了瞧她那串紅色的ID，猜測面前這女生的鍛造等級絕對不低。「融合」類強化上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地元素天生專精「附魔」，水元素則在「改造」上具有天資。

而這女孩子頭頂的紅色ID，意味著她擁有在「鍛造」方面持壓倒性優勢的火元素。



「是生產系玩家嗎？」綾鸞未免來了興趣，願意修武具鍛造被動技能且在此領域頗有心得的玩家可遇不可求（真實人類顯然比知識水準仍停留在幕府時代的竹內町ZPC要更能理解其他玩家腦中正譜畫著的設計呢）；有這女孩子的幫助，自己說不定也能趁此機會入手更加精良的火槍類武器。只不過考慮到現在自己是有愧於她……請求她幫忙鍛造武器這種事顯然尚不合時宜。

「既然對鍛造頗有興趣的話……不妨……」綾鸞歎了口氣，身體不自覺地一沉，「不行了、我真的好累……」

「那個、難道說月見花姐姐您昨晚一直都……」

「一分鐘沒睡。一直在調查殺人犯的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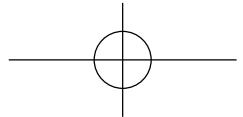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原、原來如此。那我確實不該打擾您了，若可行的話或許我能在明天早上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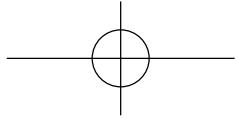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沒有裝備的話你也沒辦法跑去太遠的野區吧，一天可就荒廢掉了。除非你願意……嗯、在家窩著鍛造一整天、呃——怎麼說，好困、……我真的不行了，再不睡的話……系統要把我彈下去了，你……」綾鸞轉過身去，還沒走兩步就差點被大門的門檻絆倒，再次面向詞音關照道：「過……過四小時再來找我……」

「四個小時嗎……？會不會、那時候您還……」

「肯定沒睡醒。六個小時吧、六個小時後……你就、找……找方聆弦……」

**詞音聽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方……聆弦？為什麼是找聆弦小姐？難道說你們兩





個……」

綾鸞猛地搖頭：「不不別聽我的、唉我這是在說什麼東西、不是……我要你找……嗯……河野葵，這個公會的、津風禮社的。就說……我讓你把我叫醒……」

她再度回首，一步一晃動地緩緩朝著門內庭園走去，留下詞音在公會門口一臉擔憂地目送著，直到見她進入了公會大堂建築內部。

昨晚一直都在調查凶案線索的話——詞音心道，想必是片刻未停地四處奔波了一整夜（通宵啊），她都不敢想像這種場合下的運動量會多麼恐怖，更別提這位月見花綾鸞昨日還先後與兩名玩家進行了PvP，後者還是個勢均力敵的對手打算跟她拼死較量……

這麼一想，現在就算本著良心也該讓綾鸞先小睡一會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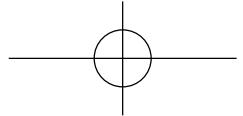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不過，關於兇殺案的情報……不知道方聆弦小姐那裡有什麼新線索。她有請求詞音與和伊在發現新線索時儘量轉達給她，但詞音昨晚都忙著刺練習木樁了，想著要整理一下能用來鍛造下一件裝備的素材，結果理了一半便昏昏睡去，一覺睡到半個小時前才有精力過來拜訪綾鸞。

她在津風禮社的正門前駐足許久，翻開系統功能表向聆弦發了一條消息。

「方聆弦小姐，打擾了，我是神來社詞音。」

——「噢，早上好啊神來社桑。起得挺早的嘛。」

秒回了……詞音還忙著輸入下一句資訊呢。她刪掉打了一半的句子，換成了對此問候的



應答。

「嗯嗯，我本來是打算早起到月見花小姐的公會向她詢問裝備的事情。」

——「她那爛好人的性格絕對會加倍賠償給你的，不用擔心太多。」

——「不過我還沒獲得任何新情報呢。神來社桑是想問這個沒錯吧？」

「嗯。好像月見花小姐昨晚也徹夜調查，忙到現在才有機會睡下。」

——「所以你這次白跑了一趟對吧。」

「是這樣的……方聆弦小姐果然什麼都猜得到。」

——「你有興趣幫我查一件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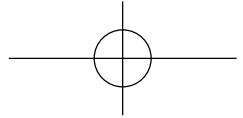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有。」詞音近乎是條件反射地立刻回道。話了，她才意識到自己尚不知曉聆弦想要她幫忙做些什麼。

——「很果斷呢。不過還是聽一聽再做決定吧：你有興趣幫我去調查一家店鋪嗎？」

「嗯，是什麼樣的店鋪？是NPC經營的嗎？」

——「沒錯，名叫‘琴音繞梁’的東亞樂器店鋪，店主有兩位，NPC與玩家合作經營。玩家在匿聲季結束上線後發現留守經營店鋪的NPC已經被殺害了。我嚴重懷疑這件事與藥水店主莎娜受害的案件有關，但我如今正在與町奉行交涉抽不開身。所以才想知道詞音是否有興趣幫我去調查一下？」

「沒有問題的。我現在就去調查看看。」



事。

「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想的話，也可以去問問茶屋桑有沒有興趣協同你調查。她在本地開店，與許多NPC有交情，是個值得依靠的萬事通。」

「好的……我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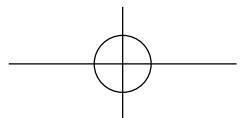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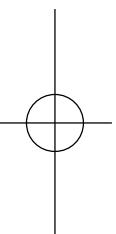
詞音其實並不會去聯繫只有過一面之緣的人。她只是如此敷衍罷了，反正自己並沒承諾一定會去邀請茶屋和伊小姐加入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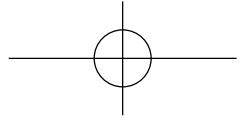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一切小心，不要抱壓力。我這裡也沒什麼值得談起的進展，大家以玩遊戲為主，你也別有太大心理壓力。」

「嗯，我明白的。……謝謝方聆弦小姐。」

調查同樣是身為NPC的店主被他人殺害的案件啊——詞音一邊關閉系統功能表，一邊邁步離開了津風禮社的大門口。聯想到這兩起案件相同的性質，說是巧合反而會牽強，不論怎麼都有簡單調查一番的意義存在。

最重要的是，自己若能調查到有用的資訊，不光能說明到聆弦小姐，還能引起那位同在專心探案的月見花小姐的興趣，之後她興許會更願意賠償詞音。……反正她無所事事，不妨就先去那裡看一看吧。





雖然詞音不願意與人進行不必要的交談……但這並不代表她迎合他人對話以套取線索的本領就不合格了啊。既然是為了套出對自己有利的資訊，跟陌生人說話算得了什麼。

不過，方才詞音為了表示出同月見花小姐就裝備損壞問題進行談判的誠意，特地沒有攜帶任何武器。遇上危險的話，自己有辦法防身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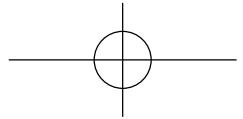
能無限復活是真，想盡可能別再體驗死亡的感覺也是真，她決定找一位保鏢沿途保護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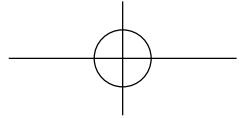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所以在遠遠眺見街對角的麵包店門口，玖琳然正抱著一袋法棍與吐司走出店門後，詞音便清楚自己該幹些什麼了。

既然是案發現場的第一目擊者……這位琳然姐姐，必定會想搞清案件的真相究竟為何吧。免費的保鏢，這不就手到拈來了嗎。

短短的一小時內，白夜與竹取已經解決了早飯問題（這片街區就近的某家豆腐味噌店）。光是喝湯便能恢復飽食度這種事情簡直過於便捷了，白夜現在開始認真考量以後自己是否要做個素食主義者。

開玩笑的，她怎麼可能會認真考慮這種對自己來說壓根沒意義的事情。幾年來都擔心溫





飽問題的她，餓極了就算對面是人也吃給你看。

……之前就已經提過，現實世界的自己，因為買下了那張遊輪的船票，現在已經身無分文了。

必須得在現實世界的晚飯時間到來前想辦法找到食物才行。家中……家中的存糧好像昨天就已經被她清滅了。但自己該上哪裡找錢？難道該去偷東西嗎？自己被上天安排莫名其妙活了下來，就是為了到時候去偷人家便利店的盒飯？

「所以你們到時候真的幫我注意一下呀！昨天那一步失敗絕對是魔法容器的材質問題，只要換成毒沼礦穀的幽燦秘石……說不定真的可以三回之內融合成功！」

「我記得諒璃桑就是從優妮瑟鎮那裡來的，不知道諒璃桑有沒有下過礦穀。嗯？你一臉嚴肅在想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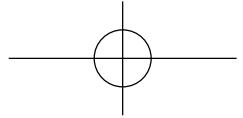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啊」白夜雙手抱著茶杯，自思緒中被拖回身旁那兩個傢伙的對話。

是啊，自己跟著竹取月再次來到了小島八百奇貨屋。她這傢伙不跟由亞閒扯半天就沒興致跑去幹正事。「那個、你們是在說……？」白夜事實上也確實沒在聽她們聊的內容。

「就是諒璃桑你是從艾茲維澤來的話有沒有下過礦穀呀。」竹取再次詢問。

白夜靜默幾秒，搖了搖頭，卻又點了點頭：「我不知道我那個算不算下過礦穀。」

「嗯？啊、？這是什麼樣的情況？」兩人訝異地對自己的發言展示了面部表情上的困惑。白夜歎了口氣：「應該下去過很多次，我記不清。但是是為什麼突然問起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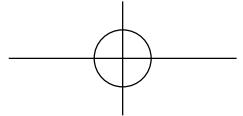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小島桑想要問問看你身上有沒有多餘的幽燐秘石，是毒沼礦穀的特產礦石之一……聽聞至此，白夜已經展開菜單翻動起了背包，「我覺得既然是其他區域核心地帶的特產、小島桑，你出個不錯的報價嘛。」

「嗯……我想想……我現在需要的是三塊正常類型的幽燐秘石。」小島由亞在櫃檯上的一堆筆記本裡挑選半天，挑起一本翻了幾頁，「琉科希婭瀑布群的岩壁山洞中有特產一種名為淨琴石，的水元素魔礦，不管是在製造樂器方面還是打造水元素遠端武器彈藥方面都是絕佳的底材。除此之外便是薙峯霞林西部邊界的楓染木石，我也不知道算是礦石還是木材的衍生物……不過這個素材就少見許多，我經常在那一片收集材料也很少有見過這種木石。」「瀑布群……水庫方面的話，我之後會去塞王地區，可能也有機會采到那些礦石。」白夜回想起之前在野外練級時，她無意間發現自己的被動技能中有「<2的採礦」、「<3的金屬探測與「<2的寶石探測（可能是諒璃留下的技能吧……畢竟在白夜接手帳號前，諒璃就是從毒沼礦穀下線的）。要尋找裸露地表的礦藏或許並不會太難，「請問……您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

雖說對方是NPC，白夜問話的語氣反而變得更加尊敬了。白夜自己也有意識到這點，可

但凡A1長著個大活人的模樣，她就做不到不用謙卑膽怯的語氣去拜託對方做任何事。

「我在想，小島桑要不要給諒璃桑一瓶那個……叫什麼來著？你調配的可以增加遠端物理攻擊的藥水。」竹取提到，「我是沒辦法能用上，我這平A吃的是魔攻，但如果主修物攻的諒璃應該可以飲用。」



「喂喂、我那藥水可不是用來喝的，喝下去真會出啥事我都不知道啊！」由亞嚇了一跳，趕緊指正道，「那東西叫‘矢刃銳化液’，是拿來做融合素材的，和箭矢一起融合可以高概率出遠端物攻更高的箭種。」

「那就是……純純的更高級箭種。鑑定為強化頂針。」竹取下意識地接道。白夜與由亞完全沒能聽懂竹取在說些什麼，便繼續將話題保持於交易報價。

白夜低著頭解釋道：「我對消耗品其實……倒也無所謂。彈藥之類的一下就用完了，我會選擇一直存著珍惜起來。甚至，可能都不會真的去用這瓶素材藥水。」

「原來是這樣……那麼，在兩瓶‘矢刃銳化液’外額外一枚應急用摔落緩衝傘壓縮包。可以防止因為失足跌落懸崖峭壁而死哦！」由亞的語氣活潑到簡直令白夜聯想不到這段話語中的「死亡」對由亞而言便是真正的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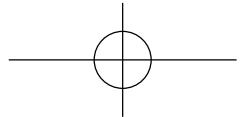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可以在危急時刻防止摔落死啊，如果是在野外探險的話。……怎麼說比較好呢，總之、我接受這個報價。」白夜點了點頭，「但是我想兩枚，作為交換我可以提供五塊礦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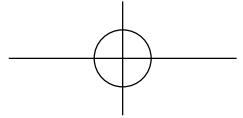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成交了成交了！！」由亞整個上半身都快從櫃檯後邊撲出來，「你和竹取醬簡直是天使，這麼照顧我的話我會感動到不知所措的嗚嗚、！」

「因為小島桑是我很重要的朋友嘛。雖然……嗯。」竹取頓了一頓，偷瞄了白夜一眼，

「我們待會反正就去我的公會那裡看一看。諒璃桑還沒去參訪過。」

「哎，竹取醬所在的訪世者公會是有許多其他公會沒設立的設施。」





「對呀，自設食堂的公會恐怕除了咖哩烏冬面以外……只有另一所公會的那家黑暗料理餐廳了。」竹取的表情欲嘔非嘔，「不行了……不能去回想……味道是非常不錯，提供的Buff也……呃啊，算了，當我完全沒說過。還是我的公會比較合理，小日本小美食。」

白夜對竹取提到的那餐館居然產生了那麼半絲的好奇心。不過，「訪世者」這個稱呼或許是代指玩家群體吧；或許對NPC而言，像玩家們這些從天而降還能無限復活的陌生人類確實看著像上級生物下凡參訪。

而且……每當現實世界有要事處理的話（譬如說，上學上班），就總要從TBO下線。包括白夜現在也必須得在晚飯時間到來前想到一個能解決溫飽問題的辦法（現在白夜仍舊對此毫無頭緒著呢，不去偷東西如何憑空獲取食物，啃樹皮還是啃紙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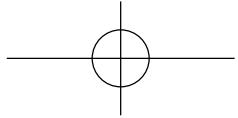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是啊。大批玩家因幾乎相同的原因而在幾乎相同的時刻集體接連下線的話……再次上線會是現實世界的平均8小時後。

這對NPC而言，是所有的玩家憑空失蹤了1152小時。整整48天。

勿棲曾經教過自己該如何準確地以其他玩家聽得懂的方式表達這段幾乎所有玩家失蹤，僅剩下NPC留守月星世界的時日：匿聲季。

也被稱為……「極晝」。

「今天晚上要一起吃飯嗎？我真的要好好答謝一下你們，實在是感動過頭了！」白夜回頭看，由亞此時正抓緊竹取的手，二人興奮地討論著晚飯的內容，「昨天我跟黑羽小姐也踢



躍討論過了！今晚，帶上黑羽小姐，我們三個去吃隔壁的焰火牛排！」

蹣跚……討論……？啊？她和竹取什麼時候討論過類似的話題了？

「正合我意，我們倆也好幾天沒在一起吃過啦。今天要配上蘿蔔絲配海苔粉年糕一起享用。諒璃諒璃，你喜歡吃類似鐵板燒嘛，他們那家飯店很像鐵板燒的形式。」

「聽說過但從來都沒有吃過，鐵板燒是什麼樣的？」白夜問道，「我只知道好像是在燒熱的桌臺上煎烤各種食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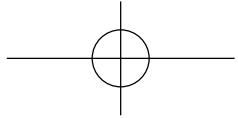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竹取愣了一下，左思右想一番：「今晚你就會知道了，我感覺這裡的醬料與配菜雖然沒有現世的花裡胡哨博人眼球，但肉類品質可謂完爆現世了，諒璃桑絕對不會失望的。」

「嗯……就選擇先信你了，別讓我失望。」白夜略有些羞恥地轉過了頭，「因為是第一次吃鐵板燒。」

「好吃的好吃的。但中午先帶你去吃漢堡排唐揚雞烏冬面！那麼，我們晚上在餐廳見咯，由亞。」

那神秘的小眼神，奇怪的肢體動作……這兩人果真不是什麼互相稱呼時名字後面還要跟「桑」的關係。她們一人顯然遠比白夜此前所見的要親近得多，就連白夜這種人都能明辨此事了。……就連「我」這種人？這種想法應該算是一種自暴自棄吧，白夜想。

人類……與NPC啊。人類與NPC之間友好相處的情況，就算真實發生了，又會是出於何樣的心態呢？



因為NPC並不是真正的人類。他們沒有靈魂、他們甚至不存在真實的軀體。全部都是……數位擬態而成的感官資訊而已。NPC並不是真人，所有玩家都知曉這一點。

但說到最難聽的程度，這簡直就像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戀物癖一般。人類能對顯然不含情感與靈魂的無機事物表現出擁有靈魂的生物才能展現的情感，自然也會對極度接近真實人類，不存在靈魂與思維卻無限接近存在靈魂與思維的NPC產生情感。

這一切都是虛假的一廂情願。是玩家们作為人類的一種居高臨下的玩樂般的情緒宣洩方式，甚至可能接近一種「施捨」。甚至都稱不上「施捨」如此高級的偽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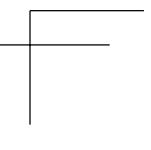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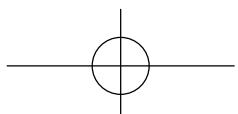
白夜作為第三者，能夠看清竹取月與小島由亞之間一系列層層糾纏的潛在問題，甚至也足以推斷出「NPC與人類永遠都無法共存，因為本質上人類便已不將NPC視作平等人類」的如此冷酷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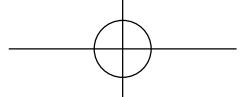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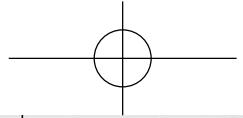
——那麼，自己為何還會被竹取與由亞之間的交流而打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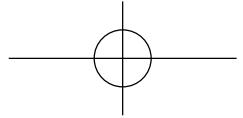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因為自己也成了戲多的「演出者」嗎？出演一位妄圖將自己與NPC交好的行為稱作「跨維度友誼」的純粹的精神病？

這可是AI，眼前一切非玩家的事物都是AI。既然是人工智慧，這一切便並非與人相等之事物。

向瀨白夜，既然如此，你還如此珍視這嶄新的世界嗎？







既然都要如此，為何久久不願離開此處？為何將自己視作月星的住民？就憑你的厭世嗎？還是你不想接受黑羽諒璃在另一個世界（被稱之為「真實世界」的夢魘）離去的事實？

你來到月星Online，來到這片佩蒂利亞大陸，並不是祈望獲得新生，而僅僅是為了逃避現實嗎？

是啊，既然產生了月星世界為自己斬新生命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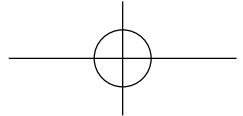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從此刻起，所謂的「NPC」，也已再不代表數字與程式的排列組合。因為人類所寄託的心願，原本就能跨越時空萬物。

——那你是要承認嗎，「小島由亞」……以及其他NPC，都是與玩家同為人類的同等層級的存在。

白夜對此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她想試著朝「認同」的方向走去。至少，當今如此。至少，在短暫的未來中如此。

因為人類……

因為人類與月星世界的NPC本質的區別，從來都只有「是否能夠在遊戲中復活」而已。因為眼前的竹取與由亞，早已將對方視作自己最為重要的朋友了啊。



這或許……便是月星世界的本質吧。白夜露出淺笑，她自己或許都未曾意識到自己嘴角處所產生的角度變化。

「嗯嗯！到時候你們可要好好等著我，我打理完店鋪立刻去！」由亞向竹取關照道，「要提前占一個靠吧台的好位置哦。」

「你又不能喝酒啦。」

由亞嘟起嘴，搖晃手中鋼筆：「你管嘛，都只是圖個氣氛而已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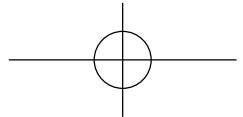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知道了知道了。」竹取輕輕摸了摸由亞的腦袋，「我會給你占一個最靠門口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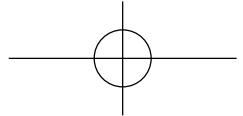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下次再戲弄我就要絕交了哦。」

「不敢了！」

二人短暫而歡快地互換了告別詞後，竹取先行領著白夜離開了奇貨屋。

二人凝視著那塊已從店鋪大門上端被卸下，此刻正斜立在牆邊的「琴音繞梁」的店標木牌，許久未能做聲。





# 端末行動



神來社詞音 與 玖琳然



> (田中烘焙坊的店主確實有聽說過NPC被殺害的新聞，但似乎是有關昨日藥水店老闆娘莎娜的那場事件。)

> 抱歉，我確實是在竹內町住了很久，但主要都在南街區活動……

南街區我確實沒有好好地逛過，我因為比較喜歡…… <  
吃喝玩樂，應該是可以這麼說吧。所以我主要是在這一帶活動。

讓你看笑話了，明明是在這附近居住的我，卻對最近正在發生的連環殺人事件一無所知……

> 第一個撞見了命案現場，我完全可以理解琳然姐姐的。畢竟……我們怎麼可能想到會在一個遊戲裡目睹真正的命案。

是這樣……嗯、昨天我是跟著和歌森小姐提前離開了 <  
現場，之後我就回旅店了，我……那時狀態很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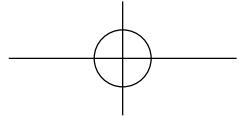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 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琳然姐姐千萬不要自責。  
不過我也很在意，聆弦姐姐剛剛跟我說的在與町奉行交涉……是在嘗試獲取什麼樣的情報。

嗯…… <  
是那位身材很高挑的女性玩家嗎？  
我有注意到名字，好像和我一樣是中國玩家。

> 我有聽說布雷姆有一個公會專門獵殺試圖傷害NPC的玩家，那個公會內部就全是中國玩家。

竹內町 - 明園北古道

翡翠新曆 1年 5月 37日



# 端末行動



神來社詞音 與 玖琳然



- > 不知道聆弦姐姐對此有沒有過了解，她好像也是從布雷姆來的……
- > (昨天我掃描藥水店店主莎娜的背包時也順便掃描了近在咫尺的方聆弦，她背包裡有許多塞壬地區的特產，基本都是植物相關的素材。  
很在意這個方聆弦為何既手持原型為農具的武器，又對植物類素材情有獨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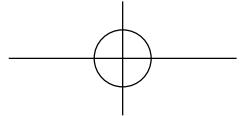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應該是叫“星懸業火”的公會，在中國的B站上大有名氣，爭議性也很……  
但有關那些爭議圍繞的話題，我覺得我不太好做個人評價。我是偏向走與世無爭的玩法，玩家PVP什麼的  
簡直不敢相信在TBO這種遊戲裡也會頻繁發生。

- > 既然懷疑連續殺害NPC的嫌疑犯是玩家，那麼聯繫這家公會的話多少會有幫助吧。  
……不過，既然是發生在竹內町的案件，讓竹內町的玩家自己來解決才更理想。

不過，嫌犯不挑在NPC囊中素材豐富的卡邏波什市下手，而是認準了竹內町——  
會不會是因為卡邏波什的NPC等級太高，他還是怕打不過呀。

- > 嗯呃……其實，敢在同一個地區連續殺NPC商店店主而毫不在意惹人注目的玩家，可能根本就沒考慮過換其他大型區域的主要城市下手吧。

竹內町 - 明園北古道  
翡翠新曆 1年 5月 37 日



# 端末行動



神來社詞音 與 玖琳然



> 等等……

如果那個玩家真的是為了素材或道具才殺NPC，而且只殺北街區的人，那他/她會不會心中其實早有了明確的目標，想要尋找指定的某樣事物？當然這只是個無稽猜想，我手上並沒有任何旁證。

你的意思是……他/她殺害NPC，是為了尋找明確位於某名NPC背包中的某樣物品、？但他/她並不清楚是哪位NPC正持有這件物品，所以只能分散性地殺死他/她所懷疑的目標。

> 我不確定聆弦姐姐那裡聯繫町奉行是否正是為了驗證此事。如果我剛剛的這一想法是正確的，那聆弦姐姐必定也想到了。

她拜託我來調查這家樂器店說不定就是為了讓我詢問受害的店主是否遺失了什麼特殊的財物。這樣的話，我只要詢問身為玩家的二店主有關稀有材料或者道具的事情，說不定能獲取十分有價值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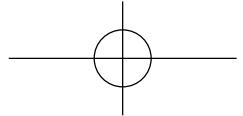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那個，詞音妹妹——現在除了我們與那位姓方的姐姐，還有什麼其他人能夠依靠嗎？

我想到，如果是使用大型近戰武器的嫌犯，只要觀察到形跡可疑且手持這類武器的玩家，不說八成，至少有兩成可能是個重要嫌疑犯。

> 是哦，可以從武器方面下手……可以一擊斬斷正常成年NPC腰部的武器，普通的長劍難以做到。

竹內町 - 明園北古道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7 日



# 端末行動



神來社詞音 與 玖琳然



- > 等級和近戰攻擊力足夠高的玩家很難想出有什麼理由會推動他們對NPC下毒手。這樣的話……實際上可以被懷疑的行兇武器範圍其實比乍一想的要小非常多。

我這裡可以聯繫一下昨天的和歌森小姐，她雖然不是正統近戰輸出職位，但……既然是喜歡鍛造近戰武器的人，我覺得她說不定會對行兇武器持有一些我們外行人想不到的觀點。不過詞音妹妹你用的是什麼武器？我好像沒見你……

- > 嗯，出於某個私人原因，今早出門沒帶武器。應該是只能在安全區內活動了……我用的是刺劍，但我的鍛造技能研究範圍都在防具上，武器方面我也只熟知西洋劍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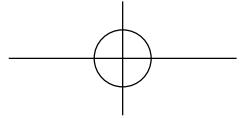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原來如此。我這裡主使的是法杖，你應該已經注意到了的。

- > 是的。可以的話你試著問一問你說的那位和歌森桑關於武器的事情，我先聯繫一下昨天跟我和聆弦姐姐留到最後的那個茶屋姐姐，她在北街區開店，肯定對周圍的NPC受害新聞多少有耳聞。

嗯唔……  
你說的那家叫“琴音繞梁”的店鋪，好像就是這家？

- > 已經到了？不應該啊，那塊牌子應該在……呃，怎麼、……

竹內町 - 明園北古道  
翡翠新曆 1年 5月 37 日



「所以……我們好像是，跑了個空？」多少秒的鴉雀無聲後，琳然打破了沉寂。  
詞音未能作答，只是抿著嘴點了點頭。

「那家店的店主先前遇害了。」二人的身後，某個聲音淡淡傳來。  
詞音未能反應過來有人在與自己對話，還是琳然先轉過頭去，映入她視野的是一身著灰藍色調男性漢服，且手持團扇的女生。她的身後，一身穿色彩偏粉白的女性漢服，留著長髮的少女正一臉埋怨地轉過頭去。

「我這位朋友從前總是光顧此店，最近這家店遭受了飛來橫禍，現在已經永久休業了。  
你也覺得遺憾吧？」

「曉風你都走走停停多少次了，快點啦，到底想不想和我去刮竹笙了。」她幾步走來，拉著那灰藍服飾的女生就要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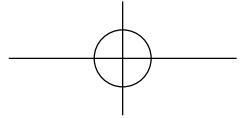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這女生並未被扯動，朝著詞音與琳然補充一句：「你們要找店主的話，可以去一個叫咖喱烏冬面的公會，不會白跑。」

「等、等一下，可否先……」

詞音半步朝前，試圖挽留這女生並留個聯繫方式，但她卻已經被再遠幾步那衣著筆劃著粉白色的小女給拖走了。一眼晃去，最後也只瞧清了那手持團扇的女生頭頂翠綠色調的

「司空曉風」。

或許是察覺到對方正在凝望自己的姓名，正被抓著手腕向遠處走去的曉風側著頭伸出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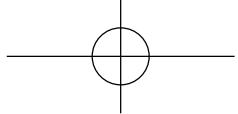


手拇指與食指，對著詞音比了個心，露出簡直像把「看好你們」寫在臉上的笑容。只可惜，作為日本人的詞音根本就沒明白曉風這一手勢的任何含義，她的笑容也只令詞音心感莫名其妙。

「好活潑的女孩子啊，好羨慕……是我的夢中情女類型了。」同樣身為中國人的琳然在詞音身側吐露出這麼一句令她摸不著頭腦的自言自語，可惜詞音這回是徹底被蒙在鼓裡了。

要託付給町奉行的任務已經交代完畢。現在的任務就是鎖定兇手的身份，並等他自行上鉤了。

### 三



# 端末行動



方聆弦 與 久禮夏月



> 聯繫完了。  
在我看來，那個小姑娘調查起來不會太久。

我記得你說過，你昨日在臨走時拿了兩個人的聯絡方  
式。開小吃店的茶屋那邊情況如何，不打算拜託那個  
人協助調查嗎？

> 和伊小妹啊，她在NPC雲集的街區開店，熟悉周邊  
的風土人情、比普通玩家認識更多NPC……  
是因為考慮到這些，你才困惑為什麼我不去尋求她  
的幫助，對吧。

畢竟相比之下，我也只是會幾種隱身魔法，適合做跟  
蹤與間諜工作。  
既然是NPC受害，我並不理解為何不找個與NPC關係  
更加親近的人來協同處理這樁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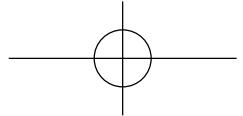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 我一開始確實也是這麼想的……但、你有注意到一  
點嗎？

注意到什麼？她還是名大學生，心智尚不成熟嗎？

> 哈哈……你也太嫉俗了吧久禮君。我可完全沒打算  
去評判其他人成不成熟。  
你沒發現嗎？和伊小妹開的那家和菓子店在“距離”  
這一要素上是不是很有苗頭？

確實如此。她店鋪就在藥水店的斜對面。  
……我大概能猜到你要說什麼了，你是指距離這麼近，  
她與這藥水店老闆娘的關係說不準也會親近？

竹內町 - 奉行所前通路  
翡翠新曆 1年 5月 37日



# 端末行動

方聆弦 與 久禮夏月

- > 這只是第一層表象。  
既然是玩家親自下場開了店鋪，還賣的都是些現實流行的日本小吃……你不覺得，這種性質的鋪子定會有常客嗎？
- 我不是太明白，有常客能說明什麼？<  
就算是恰巧目擊了真兇走入藥水店殺了老闆娘莎娜，  
如果不提前告訴這人眼前的便是個即將行兇的殺人犯，  
這人也無法對其產生印象。

- > 你再仔細思考一番？我們這裡可不是普通的MMORPG 啊，你覺得月星世界的哪些特性現在會對我們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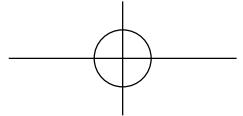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夏月沉思默想，最終視線定格到了聆弦背後的那柄連枷之上。  
爾後，他低頭瞥了眼掛在自己脖子前方的魔法攝影機，已經大致有了眉目。

- > 真聰明。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條新的調查途徑：尋找帶著能夠一斬之內殺人滅口的大範圍近戰武器。<  
長劍、闊劍、長斧、鎌刀，以及那些攻擊方式近似的自訂武器類型。

- > 真兇既敢大搖大擺地背著此類武器走進現場，我無法揣摩他/她到底在想些什麼，簡直像根本不怕被路人懷疑。  
那樣的人，除非嗜殺成性自身數值極高，町奉行來了也能保身逃離之人……

竹內町 - 奉行所前通路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7 日



# 端末行動



方聆弦 與 久禮夏月



> 之外就是已經提前踩過點、光顧過店面的常客或回頭客，知曉店主並不會戒備自己。再然後，則是根本就不會再回到這附近行動的其他區域的玩家。

但我們還無法肯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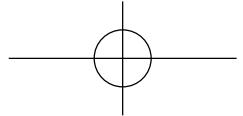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 沒錯。而店鋪就在斜對面的和伊小妹，一天基本都站在櫃臺後，總能看見對面幾間店鋪常有誰來拜訪。正因如此，我們過早地請求和伊提供相關情報……只會使得我們的資訊源走偏，過早地將目標鎖定在個體而不是範圍群體上。在這間隙，或許便會錯失找到真正的兇手的良機。

因此你聯繫了神來社詞音…… <  
但她、也能提供什麼情報嗎？

> 別小看那小姑娘的行動能力，昨日你同月見花綾櫻在街上大肆作戰之時，她也會有膽量在完全破甲的情形之下追趕你倆索賠裝備。況且，她那身鎧甲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損壞的。我不覺得被她視作如此珍物的自訂製鎧甲不會被她定期維護。依我看，她昨日根本不是去普通的野區刷怪。她去的，說不定正是飛鳥泉，薙峰霞林最危險的區域。

霧靄山的最終迷宮就是在飛鳥泉的東南盡頭。 <  
不過你這人從塞壬來，對我們這邊區域的難度劃分知道得還挺清楚？

竹內町 - 奉行所前通路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7 日



# 端末行動

方聆弦 與 久禮夏月



- > 那些並不重要。  
我將詞音引去那家琴音繞梁，是因為她隨後便一定  
會順藤摸瓜跑去咖哩烏龍麵這所公會進行調查。

是因為昨天我告訴你的，有關琴音繞梁店主是咖哩烏 <  
龍麵公會成員這件事？

- > 正是如此，而這樣的話……借她之手，資訊網路就  
能成功連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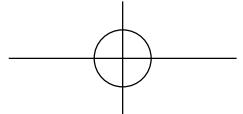
在那之後，你還指望那個詞音能獲得什麼我們二人都 <  
未掌握的情報？  
單純是縮小真兇的特徵範圍嗎？

- > 既然是在匿聲季時NPC好友被害，不論他何方神聖，  
顯然也不會有把握掌握嫌犯的任何特徵。  
我在咖哩烏龍麵認識個曾也在星懸業火當過傭兵的  
舊友叫竹取月，也是中國人，轉籍到了日本。  
昨日我聯絡她，她跟我說自己交了個新朋友叫黑羽諒璃。

黑羽諒璃？<  
對應這個姓名的人昨天應該也在案發現場吧。

- > 其實不止如此，我昨晚一直都留在藥水店附近，親  
眼見著這諒璃被竹取送回了和伊小妹的店鋪。  
她可是直到凌晨都沒再出來，八成是在那過夜了。  
今早，竹取還跟我說要帶諒璃去咖哩烏龍麵的食堂  
用餐，想必能夠成功撞見某人吧。

竹內町 - 奉行所前通路  
翡翠新曆 1年 5月 37 日



# 端末行動



方聆弦 與 久禮夏月



我算看透你打的小算盤了。<  
你想讓詞音和我們同時展開調查，並且將她那裡有關  
真兜特徵的情報先傳給諒璃，再透過諒璃傳給和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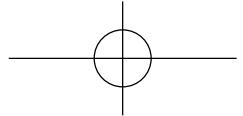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 > 沒錯，而且我們這裡已經注意到了“武器”這一顯著的線索，那小姑娘要反應過來這件事也不會花費多久。  
  
為了不被人看出你一個塞壬的玩家插手薙峰霞林事務，<  
你可真是煞費苦心。揣摩詞音的想法並利用詞音，利  
用詞音去利用諒璃，再利用諒璃去利用茶屋……  
哪個殺人犯攤上你去調查案件可真是倒夠了霉。能想  
出這種可行性極其值得懷疑的辦法，還得是你。
- > 分析得確實不錯，看來我找你來做搭檔還是有點用處的。

你是想幹架吧。 <

- > 算啦，不扯這些有的沒的。今天中午打算吃點什麼？  
我請你好。

不了，AA吧。我還沒有窮到需要其他區域來的人請我  
吃飯的地步。  
那我是不是該盡一下地主之誼？  
竹內町有家飯店賣的菜品很古怪，但我想你或許會對  
那種玩意感興趣。

竹內町 - 奉行所前通路  
翡翠新曆 1 年 5 月 37 日



在這玩家無法封禁玩家、被殺的玩家可以無限復活的世界……如何將兇手繩之以法，將會是最大的難題。

但這對歸屬殺手公會的方聆弦而言，從來都不是需要擔心的程式。聆弦與夏月都清楚，此次行動的最大不確定性——已經僅剩下兇手的身份。

聆弦淺淺一笑，計畫目前為止都在如期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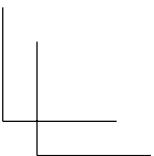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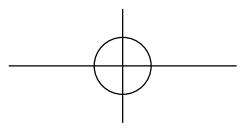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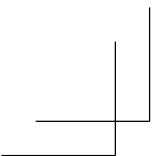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那麼，作為最關鍵的一步棋……神來社詞音，你可不要讓我失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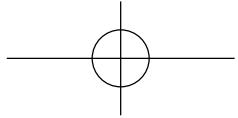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那個、打擾了……」

「對不起、我現在沒有空。真的很抱歉。」又一位完全沒接受詞音搭話的玩家。

類似的場景發生了五六次，詞音已經直接麻木了。不知道為何琳然還保持著最初的活力。是因為……她從一開始就節省了力氣，沒像自己這般拼盡精力調查吧。恐怕這才是較為明智的決定。

不是所有玩家都會願意為了一個陌生人花費掉自己玩遊戲的時間。現實世界是如此，詞音倒確實沒料到即使將地點換入TBO內，這一事實也並未產生多少的差別。算換琳然上前搭話也沒有什麼質地改變。二人能夠獲取的資訊非常有限。





像司空曉風那樣愛湊熱鬧、真的會主動向陌生人提供重要資訊的社牛確實是少數。竹町這條街上至少一路走下來，更多的是像曉風身旁那位粉色調漢服女玩家的類型：看似禮貌，實際上並不會為你駐足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消息。

說實話，住在這裡的玩家不見得比住在附近的琳然知道得多。看來絕大多數玩家還是起早貪黑跑出去刷怪或找素材為主，要麼就吃喝玩樂。誰來了TBO還會專心研究樂器啊，更別提是像亞洲古樂器這樣本就小眾的分支了。能吹個笛子撥個古箏就不錯了，其他的樂器甚至詞音連名字都叫不上來，又怎會有人特別關注……除了那些本就對此有非凡興趣的玩家。

問題是，這樣的人也不見得會向自己提供資訊，這點在樂器店遺址前的那段對話中就體現得相當清楚了。

詞音同琳然在那之後調查了琴音繞梁原址的遺留物品。有價值的情報幾乎不存在，但通過留存店內的帳本殘頁可以推測出這家店的玩家店主名為阮桂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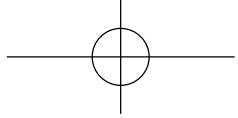
此乃她們所認為的棘手之處：這名字並非由漢字或韓文書寫。若不是借助了TBO系統的翻譯功能，她們連讀都讀不懂這串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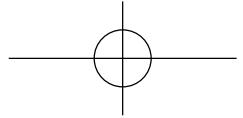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亞洲……但、這個似乎是東南亞的姓名？」那時，琳然總覺得這語言的形式有些眼熟。

「是個越南名字。」

「詞音妹妹很清楚啊。」

「因為日本有很多越南留學生。」詞音解釋道，「光我的年級就有四個。」





那麼大的佩蒂利亞大陸，上哪去找一個越南玩家？——答案顯而易見。TBO 根本不能有太多東南亞用戶，而且她們早已知曉對方正是咖哩烏冬面公會的成員。

所以現在的詞音只期望阮桂映最近有上線遊戲，不然她可對如何在現實中找人一點頭緒都沒有。

但在前往某所公會這種十分明確的目的地前，她決定先從調查真凶身份下手。就算是找到了桂映本人，也不見得她就會知曉有關真凶的任何事情——說白了，她的NPC朋友可正是她在離線時被人殺害的。

相比之下，說不定詞音和琳然都已經知道比桂映更多的情報了，還不如就在安全區街道最熱鬧的中午先收集目擊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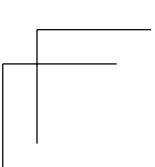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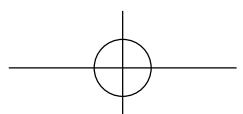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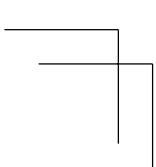
……她確實是這麼打算的。但有利的資訊實在是太少了……就連知曉有NPC被人殺害的玩家都少得可憐，再這樣問下去，搞不好詞音反倒要成為這則大新聞的主要散播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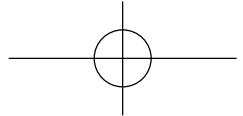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因此，她決定從現在起暫時只去詢問本身就顯得非常可疑的物件——任何身上裝備著大型近戰武器的玩家。

而就在做出這個決定後沒多久，可疑的物件便立刻出現了。

「那個、請問……」

詞音的目光首先是注意到眼前那位玩家背後巨大的鐮刀。在朝對方小跑而去的同時，她才想到要看清對方的形象。





是位男性玩家。渾身透露著陰沉氣息，披著深紫色紋路的大型斗篷，背後是殺意的鐮刀，怎麼瞧都是「殺人犯」一詞的代名人。

「找、找到了！！」聲音失聲叫道，一個後撤步，手朝腰間一抄，這才想起自己根本沒帶上任何武器。

所幸身後緊跟著的玖琳然反應迅速，立刻便領會到了聲音動作的意圖，前舉法杖隨時準備吟唱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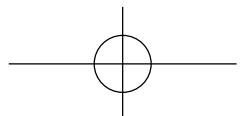
那男性玩家被嚇了一跳，半天愣是沒有意識到面前這倆傢伙打算做些什麼，良久才終於開口道：「你們在發什麼神經，要打架的話在街上可不是什麼好場所。而且讓我打你們倆，會被人懷疑在欺負小姑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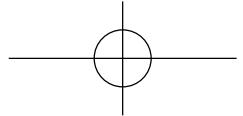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你、你是不是有殺過人、……」琳然簡直沒想到自己能問出如此愚蠢的問題。

那男性玩家——詞音與琳然趁僵持之際瞥了一眼，寫著的是「池穀徹」，象徵風元素的青綠色。他聽了琳然的質問後，先是傻在原地，隨後禁不住笑出聲來：「拜託，在這兒的誰沒殺過幾個人，殺人是獲得經驗最直接的方式啊。」

「果然是你嗎！？」琳然的法杖開始散發幽藍色的光芒。這個男的……距離太近了，在對峙開始的時候一人完全沒與他保持距離。如果戰鬥開始的話，他的巨鎗瞬間就……

但那男人——就算是此刻被琳然的法杖直指，敵視的意味擺在他面前——都未有出手的跡象。他只是抱著雙臂，饒有興致地打量著面前急切而恐懼的兩個小女孩。





「你們到底想要表達什麼？雖然我今天很閑，但被陌生玩家攔著要打一頓可不是什麼會讓人多樂的事。」他的眼神陰沉，抖了抖肩——似乎是在穩住將要滑落（但實際並不會滑落）的斗篷，「要有事相求，沒有人教過你們要好好說話嗎？」

「我們、這……但是」詞音一邊質問，一邊幾步後退，「你是殺人犯吧，殺了……」她雖未攜帶刺劍，另一側腰間卻也別著閃光彈；必要之刻，或許真的要靠逃跑來應對一切。

沒事，現在自己躲在了琳然的身後。如果對方發動攻擊，也幾乎沒可能先打中詞音自己。況且在此處死亡並不會有「體驗」以外的懲罰，只要知曉了對方姓名口的話……沒有問題，絕對不會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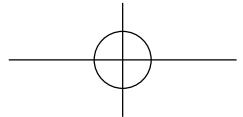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可惜……事態的發展卻與詞音琳然所預料的相差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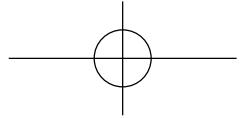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你們真的沒有殺過玩家嗎？那有什麼，遊戲規則有寫不允許PvP嗎？」他立刻強橫地質疑道。

「PvP……可……」難道說，這個池穀徹所指的，並不是指殺害NPC、？

「那你、你難道不是為了NPC的道具才……你難道不是要……」

「什麼道具啊、不是，你說的是NPC？」徹皺了皺眉，「搞了半天是為了這種事情。我也聽了小道消息了，但很遺憾，殺琴音繞梁店主的玩家可不是我，我對殺一般的NPC一點興趣都沒，獲得的經驗跟殺個玩家也沒什麼區別，沒必要那麼大費周章招人恨，對不對。」「哎？這、這倒也是……」詞音支支吾吾地應和著。





「而且我要殺NPC為什麼要背著這麼顯眼的鐮刀在安全區亂跑啊，專門為了讓你們懷疑嗎？」徹嗤笑道，「你們去找找那些開店的玩家，他們或許知道的會比我多。但你們要找我的話，我雖然不是什麼好人，但不會做對我沒有任何好處的事情。」

「對、對不起……是我們誤會了，請問我該怎麼賠禮道歉才好？」詞音滿滿的歉意，恨不得找個井蓋掀開跳進去。

「不用了，你們先繼續去調查吧。查真凶挺重要的，別給我耽誤了你們的時間。」徹攤了攤手，繞開一人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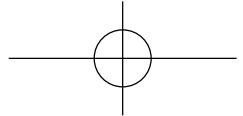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認、認錯人了呢……」琳然整張臉寫的都是尷尬，收起法杖哈著腰朝詞音走來。

詞音不知所措地講道：「看來、下次……呃、這次我們太不小心了，萬一對方真是我們在找的殺人兇手就完蛋了。這是我不好，我完全在想著該如何有效率地查到情報，忘記考慮萬一真的直接碰到真凶該怎麼辦……」

「但是、果然武器是一項很重要的線索呢。」琳然抬起一指，強裝微笑安慰道，「如果是真凶的話，顯然不可能將‘自己是真凶’這種挑釁性資訊寫在臉上對吧！只要我們將這點也銘記於心，推理就有了新的進展呀！」

「是……這樣的呢。謝謝你，琳然姐姐。」

「我們是同舟共濟的夥伴嘛，接下來也一起調查吧。」琳然搭了搭詞音的手臂，二人互相投予淺笑，繼續朝前行進。



竹林的魔物種類說白了也就幾種，而且昨天傍晚就被白夜和竹取撞了個遍。除掉那只打起來她們完全沒有勝算的精英怪（也就是篁綻七羽，那個綠色的巨大鳥）外，也剩不下幾個能有效增加經驗值的怪了。

不管是為了開生物圖鑑、點亮地圖，還是收集素材，她們二人今日都有必要換個地方行動。於是，二人離開奇貨屋後進行了一段持續過久的討論，最後才定下來去竹內町西部的野區瞧一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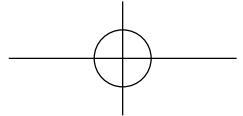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可是職業雇傭兵耶！而且主要負責治療後援。雖然比不上那些牧師位的，但可別小瞧我啦。」

「我信你了。」

「因此……其實我們大可以選擇去飛鳥泉逛一逛？而不是走那種新手都可以橫著跑的商路。」於是，半路上的竹取忽然提議，「而且薙峯霞林的迷宮區域就在飛鳥泉的東南邊。」

白夜思索：「那麼那附近應該很危險吧。而且我們可是在整個薙峯霞林區域的最北邊，你忘了？」

「那怎麼可能忘記，我才是住在薙峯霞林的玩家。但那兒真的很刺激！前往迷宮區域的



必經之路上還有個霧影狼王帶著一大群白狼魔物攔路。要跑到那一塊的話，我單槍匹馬十有八九直接就死原地了，但如果是咱們兩人攜手的話……」

「那還是算了，我不信你了。」

「哇啊不得不說，你這不信任感來得好隨意！！！」竹取欲哭無淚，「我身上有重生錨的哦！充滿之後一小時可以重生整整三次的。」

「我不想死，所以算了。去飛鳥泉不管是對我還是對你都為時過早，所以想都別想了。」白夜氣惱地瞥了竹取一眼，「你心思放空點，不要一直想些那麼危險的事。別說我帶上你了，就算三個我和六個你一起也不見得能摸到迷宮區域的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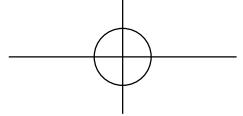
「這、這倒也是啦……」竹取撓著頭髮，「不對、為什麼我的數量比你要多一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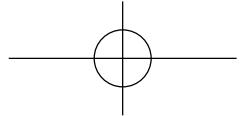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你自己說的你是後援輔助吧。我肯定比你強。」

「這可有待探討，我實戰能力也是有的好吧？！」竹取氣得牙癢癢，「乾脆打一架，我們？」

白夜趕忙擺手回絕：「我可不想跟你打架。為什麼偏偏要和你打不可啊。可以的話，我盡可能不想進行任何程度的PK。特別是跟你，唯獨是你，我不想跟你打。」

「唉但我提醒一下，公測七天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場公會戰的哦？屆時我肯定是代表我的公會，咖哩烏冬面，了。白夜你的公會肯定不在竹內町吧？到時候我們肯定是敵人，說不定真會打起來。」





「我根本就沒有公會。而且……都跟你說了，我才來這遊戲多久啊。公會戰什麼的……我沒有優勢，自然不會去參加。」

「諒瑠你很不懂樂趣耶。」

「懂不懂樂趣我不知道，總之我不想在這遊戲中死亡。一次都不要。」

竹取捂著嘴：「哈哈，這算什麼。難道你至今為止一次都沒死過嗎？」

「嗯。」

二人逐漸靠近了竹內町的西沿，這裡的華懷周遊道可以直通西面的次要安全區。村，但那兒卻不是她們的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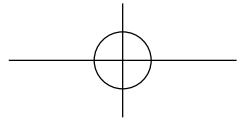
今天也只是在村子的周邊開開圖，隨便轉悠一番罷了。順便給自己漲點少得可憐的經驗值——白夜是如此打算的。

「真的一次都沒死過啊？！」竹取更加要捂著嘴了，「不、要我說……啊？你沒死過而且不想死，這你昨天都敢跑去面對那群高你那麼多級的山狹你、你膽子是真的大啊，太牛了，太牛了。」

「那不是輕敵了嗎。而且你看我最後也沒事。」

「哈哈，還得是歸功於我營救得即時……」

「昨天晚上沒你我也一樣能逃走啊。拜託。」白夜翻了個白眼「總之，公會戰之類的……我大概率完全不會去接觸。所以你可以放心，我們不會有機會PvP的。」



「可是我很想跟你『唉』，反正有重生錨，原地重生啦。諒璃是害怕重生之前真實死亡所帶來的痛苦感嗎？那種其實習慣就好了。」

「並不是因為那種理由。跟你說不清楚……總之，很複雜。非常複雜。」

「唉？跟我說說看嘛。」

「因為太複雜了所以我拒絕。」

「故意吊我胃口太討厭了。」竹取埋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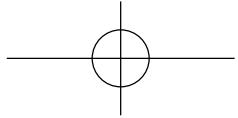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一人陷入短暫的沉默，直到已經走出町口一段距離。

「中午我是打算帶你去我的公會吃飯，所以我們別走出太遠喲。」竹取開口道，語氣中滿是小欣喜，「可別小看咖喱烏冬面的料理，你永遠可以信任玩家開的飯店！」

「玩家開的……飯店呢。」白夜嘴中重複道。只要可以吃就是好東西，味道什麼的也都無所謂。

但既然是竹取推薦給自己的餐廳……那就去試試看吧。

詞音與琳然在前往咖喱烏冬面公會的路上耽擱了許久。情況大致是：但凡是頭上帶著倒三角標識的基本都被詞音攔下來詢問了情報，但果然如同先前所述的那樣收穫甚少，成效嚴



重不足。

甚至在加問了沿途店鋪內的NPC後，也只得到了除琴音繞梁店主外也有其他NPC在近期失蹤的訊息。但這種負面新聞對案情的推進可沒有任何幫助啊！詞音已經逐漸感受到了氣餒。

按照琳然的話來說，現在兩人才調查了一個早上，幾乎不可能瞬間收穫什麼關鍵的情報。剛才以為自己意外撞見了真凶……但這果然是毫無根據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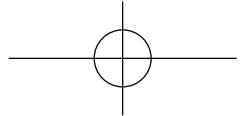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說到底，要真能如此簡單地瞧見真凶，那詞音可真的會質疑自己至今為止的努力都是為了什麼了。

——總之，還是不能放棄調查。因為這是方聆弦姐姐交代給自己的極其重要的任務。

如果早點能結束案件調查的話，說不準月見花小姐也能早些著手於賠償詞音的損失。那樣自己就能再次前往野外越級開圖鑿了。現在的自己……說到底，被困在安全區內，也只能打打沒什麼價值的普通周邊低等級小怪，讓她這樣追求新奇玩法與內容的玩家枯燥地刷怪還不如把她直接踢出遊戲。

調查……能獲得真正進展的話就好了啊。光是自己與琳然的調查，真的可以獲取足以幫助到聆弦姐姐那邊的情報量嗎……？

嗯？前面似乎有一位、一看就是居住此處的玩家。是這樣嗎？是這樣的吧。詞音在撞上那名玩家前，大腦都完全用於案情的推理與自我質疑上，甚至未能察覺到自己的視野中已



逐漸闖入此者。

或許是因為路途上的詢問舉動幾近機械化，在面前閃過了那身著巫女服的身影時，詞音根本沒來得及瞧清對方的身份或樣貌，身體卻已趕著上前，嘴中冒道：「打擾了……」明明，自己已經打算只詢問帶著大型近戰武器的可疑玩家。

為什麼，身體不受控制地向面前那女生……

「打擾我做什麼？你叫什麼，神來社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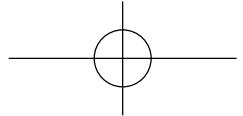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啊、」不過被對方如此強硬地質疑還是首次。詞音愣了一下，幾近後退一步。她略帶膽怯地抬起頭，卻見對方表情淡然，僅是繼續問道：「你在這附近調查什麼呢？為何不前去拜訪町奉行與寺社奉行？」

終於才能瞧見那鮮紅色的口。與自己相同的色澤……赫然書寫著「二階堂才新」。詞音雖然辨不出人臉，怎可能不識得此名，嚇得連忙鞠躬道歉，「對不起打擾了，我不是故意的！」

琳然還沒搞清楚詞音為何一秒低聲下氣，便被詞音一把拖走，一先一後跑進了近在咫尺的某條昏暗巷弄。

「怎麼、突然之間？」

「不是你瞎啊沒看到那女生的口嗎！」詞音急迫地為自己解釋著，「寫的是二階堂才新！」



「二階堂……好奇怪的名字，這是真名嗎？她……你那麼害怕她，她難不成是什麼不得了的大人物？像慕容思詩小姐那般的？」

「津風禮社的會長，這麼說你懂吧！？」詞音雙手捂臉，「我對二階堂小姐有種莫名的恐懼，就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清楚地解釋。就你知道，昨天傍晚不小心打碎我裝備的月見花小姐就是津風禮社的成員，所以我有去簡單瞭解過，結果才知道月見花小姐是她們公會的類似處刑人一樣的存在，專門負責去殺掉一些冒犯到她們公會成員的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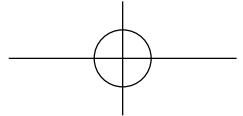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對，這件事我有聽說過，畢竟居住在北區很難沒聽說過綾樂小姐令人聞風喪膽的威名呢……」

「但是其中有很大的盲點，總之我就是覺得月見花小姐能殺那麼多玩家卻遲遲未被惡行玩家集體針對，那麼久居然只是出現一個方聆弦姐姐去奉命討伐月見花小姐，我覺得真的很蹊蹕，可能月見花小姐的背後有某種更為威懾性的存在……但我也能想到的，只有一階堂才新小姐了。」

「公會長作為成員背後的撐腰……確實是合理的推斷。」琳然低聲分析道。

「但、但我根本查不到一階堂才新的任何記錄，她就像是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津風禮社一樣，目前我沒有收集到任何關於她的目擊情報，沒有任何她留下的購物記錄，甚……」

「你你你先等等，你說的這些……你調查月見花小姐是因為昨天傍晚的故事吧，這些難不成全都是你才獲得的情報……？」琳然的眼中閃過了一絲難以察覺的恐懼。



詞音的表情有些困惑，好似完全沒認識到為何琳然會問出這類問題：「是、是啊，昨天回旅店的路上大致就查清楚了……」

「沒事，是我多問了。」

「但、你覺得一個公會的公會長怎麼可能沒出過公會建築吧，她練級又該是怎麼練的？北區的公會長，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存在，這是竹內町人盡皆知的定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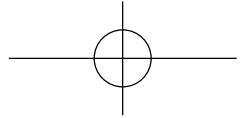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所以就是說……？」

「就是，二階堂才新小姐，不是很久沒有上線……就是一直在野外沒回過安全區。」

「那……應該、也不會太過異常吧，畢竟還是有很多的玩家會選擇在安全區外定居。」琳然視線瞥向巷弄之外，二階堂早已離去，「至少，我這裡應該就沒怎麼注意到津風禮社公會有什麼不對勁的點……倒不如說，應該普通玩家是沒辦法注意到的。」

詞音愣了愣神，又連忙使勁搖頭：「不、不對不對，琳然姐姐說的完全正確，我在想些什麼？！覺得事情不對、但背後的理由肯定不止如此，我應該是注意到了什麼別的東西才會這麼激動……對不起，我不太清楚自己為什麼會覺得事情很蹊蹺。或許真的不是因為沒人目擊到二階堂小姐的這件事，可能真的是因為別的，我只是不小心立刻找了個藉口嘗試去解釋自己懷疑的事情，你無視我就行。」

「沒、沒事的。我覺得詞音妹妹能注意到的疑點一定真的有問題，就……嗯……」琳然吞吐了半天，沒能說出一句合適的話語將對話給進行下去，只得轉移道，「總之……我們



先直接去咖哩烏冬面看一看吧，也可以在那裡直接解決中飯。」

「是呢，是呢。……中飯啊。」詞音喃咕道，腦中思緒排列洶湧，滿臉低沉地跟隨著琳然朝著巷弄的另一頭鑽去。

到底……是因為什麼？

如果殺害NPC的真凶真的不會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

那麼，他或她又是如何博取NPC信任的？又是如何知曉哪位NPC手中持有他或她渴望的資源？

到底是……其中到底是、怎樣的一層邏輯？莎娜阿姨是被人一擊之內斬死的，她……她為何會如此簡單地被殺死，究竟是……這名真凶，到底為何要盯上莎娜阿姨？

不、所謂的連鎖核心既然是造福遠端武器玩家的特殊零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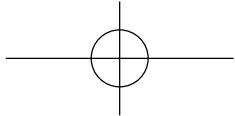
為何……

為何，擁有能一擊將NPC斬決實力的近戰玩家，會對此零件產生足以使他或她下定決心殺人的興趣？這零件根本就專業不對口，為什麼一名近戰玩家會為了一個遠端配件如此地……

到底三……到底是為了什麼，我不明白……

團爛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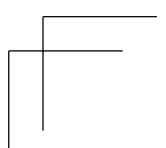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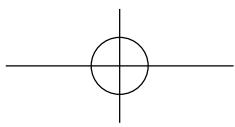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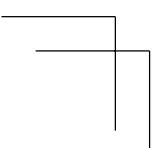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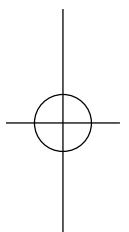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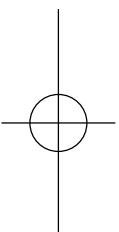
詞音好似顯現出一絲光芒的腦海內，全部的線索與資訊又一次轉瞬間被無情地碾碎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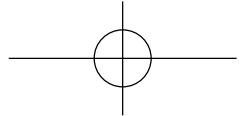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310



白夜的遊戲筆記





### 「重生錨」

TBO並不承認住房於系統層面的存在，住房的概念只存在於生物自己的腦海之中。若想將自己的住房設置為重生點，需要自行合成或購買價格昂貴的「重生錨」。

重生錨錨定狀態被啟動後將會綁定原主，並只有原主才能將其解除。

一個重生錨一旦被設定，任何玩家都能利用此錨重生，但必須經過原主的許可才能設定。解除重生錨不需要原主的許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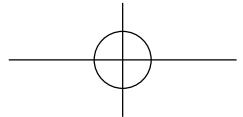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每個重生錨最多有三點充能，每當有玩家利用這個錨點重生時，充能將會減少一格。充能歸零時，錨點無法發揮效果。每一月星小時，錨點都會恢復一格充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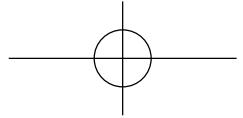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重生錨錨定狀態在被解除後，將會立即失去全部的充能。被解除錨定狀態後，原主也將失去原主身份。

再次啟動錨定狀態即可從零開始累積充能。這同時意味著斬新獲得的重生錨不會含有充能點。

被綁定在充能為零的重生錨的玩家在死亡後，將會被傳送至死亡時所屬區域的傳送廣場。姆歇戎區域的玩家則會被傳送至姆歇戎系統層面的初始地點。

### 「安全區」





月星系統並不承認建築物，但承認設定完畢的重生錨。

雖然NPC無法使用重生錨重生，但由於能夠驅散半徑10米內的魔物並防止魔物或野生動物在此生成，重生錨被NPC廣泛使用並安插於定居地點。

當一片面積為78500000平方米的圓形區域（直徑10000米）內同時存在超過1000個重生錨，此處便會被系統劃分為「安全區」，其內任何區域都不會生成魔物或野生動物（野生動物的繁殖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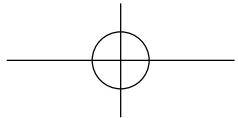
當魔物嘗試進入或攻擊安全區內部時，將會如觸碰到空氣牆般無法干涉到安全區裡的事物。處於安全區內的玩家亦無法對安全區外的任何生物造成傷害，且就算有幸找到了遠端殺死生物的手段也無法從中獲取經驗值。

### 「匿聲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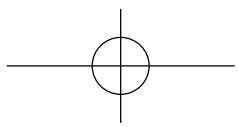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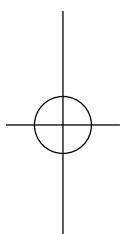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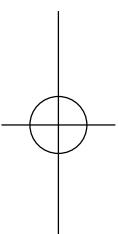
由於TBO的時間流動速度是現實世界的144倍，現實中的白天需要從事學業或工作之人將離開TBO將近60天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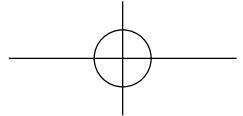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這段時間內的NPC會經歷大批玩家集體銷聲匿跡的數十日，因此NPC群體將此稱為「匿聲季」。

也有玩家稱此為「匿名季」、「離線季」、「社畜季」、「極晝」等。



313 第貳章：無需期望，為世之中美夢無存





## 第陸章：星離月會，複返世事之公理

踏上吱呀作響的老舊木質矮台，身著鮮紅和花衣裳，化的是對比行業傳統標準要更顯清淡的妝容。我為偏僻的日式料理店面表演，我為偶然過度嘈雜的居酒屋表演，我也為私人於他們宅邸內表演。

與正當舞妓不同的是，於最後一處地點……在那之後他們要求我做什麼，我多半會從是的，這就是我的第二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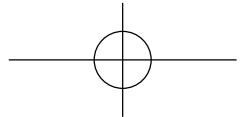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舞蹈表演之事許多人不求穩重，只論優雅，我倒是兩者皆會留心。花街立方職位，評定藝術價值也見個人修養，我深知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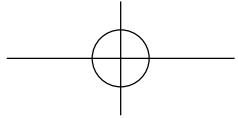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從事舞妓者，乃此地不可或缺人士。娛樂行業懈怠，不再有如此多人嚮往古典傳統藝術，我所從事細分又無法算作後繼有人，偶爾還是會替先一輩感到遺憾與惋惜。

抱歉我無法傳承這門文化，我雖有意去做，卻從根本上無從踏入門檻。我身骯髒，踏不進日本傳統藝術的大雅之堂，雖得以被良好訓練，但自知不勝此職。

我會堅持，但也是為了我的愛好，僅此而已。如此作想，我甚至會不再在意他人的目光。任何人對我指手畫腳的評論，我都會視若無睹，這便是我。

今日的帳單結了。我踏上歸途。





我常於深夜的街道上獨自歸家，已經習慣了那時舊樓小巷間幽靜的漆黑。雖說並不支持我所愛之事，家族卻無從阻止我的決定。依稀記得，父親曾執意派人為我提供每日接送，我婉拒了。

確實會有人跟蹤我，我見多了。但若只是因為這種緣由談論保護我人身安全的提議，其實並無意義。

反正那時他們並未盡哪怕十分之一的責任，最終令我落入那種地獄。

反正……嗯，反正我的身體也不乾淨。

既然我已是集千百骯髒於此身的遍體鱗傷的女性，就早已沒有必要忌諱。  
他們要求了，但凡提供合理數額的金錢，我就會同意。但我顯然不認為與我持相異命運的同類同性該受到如此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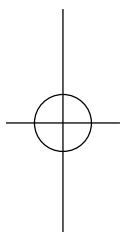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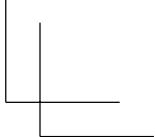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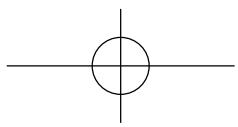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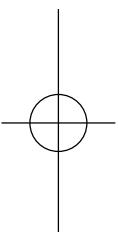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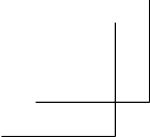
這該是僅屬於我的……「專屬特權」一樣的選擇權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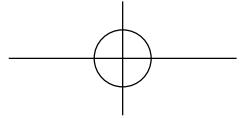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要細說的話，幼時我便是這麼走過來的。

不……那時，甚至沒有金錢報酬。

但我沒有資格去從事更正大光明的職業。這條路便是我自那段黑暗的時期起，可能性僅剩于此的未來。

我不會在其他的事物上懈怠。琴棋書畫論不上樣樣精通，可但凡我能從中體會到「美感」的事物，我都會去接觸。





這算是我享受生活的途徑。應該不是之一。我的第二重職業便是其中一者。他們覺得這種事情骯髒且見不得人，毫無美感而齷齪低劣，只是因偏見而忽略其中固然存在的美感。

萬物不論貴賤不分高低，皆有其美所存，這乃常理。明明是很淺薄的道理。

除此之外……插花、茶道、神樂舞、弓道，但凡能顯現大和女子風采的興趣愛好我全都嘗試過，也全都堅持了下來。

況且我也必然仍是大學生，我唯一飽受周遭同齡人（與……長輩）爭議的便是自己從事的這第二重職業。

但我對此並無嫌惡。

畢竟，這也是日本文化的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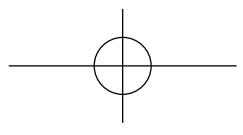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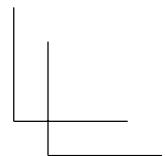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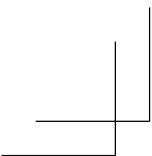
畢竟，這也是註定刻印在我生命中的，與我息息相關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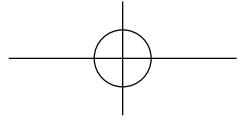
多少的秋風葉落，多少的雪花飄舞。似乎童年時的我，曾為無名之花。

他們見我容貌出眾，出身有錢人家，賜了我「月見花」這代名。他們當然清楚我原本的姓名，但既然是在那種地方工作的大人們……怎會有人去關心呢。

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質疑活著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放棄作為自己而活下去。





我已經全都忘記了。

究竟是什麼時候被警方救出那永不見天日的墨染花園。  
究竟是什麼時候主動、親口拒絕做曾經的自己，隨家族的夙願……  
究竟……是什麼時候……

而今，我終決定為自己這不潔的靈魂求以「綾鸞」之名。

因為我，原本是那般美麗的月見之花呢。美麗而楚楚可憐，從未被憐惜對待的本該珍惜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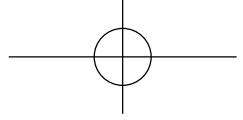
只是……我也開始對此產生質疑了。他們的話語——從前那些大人們的話語——向來並無多少可信度。我明明本是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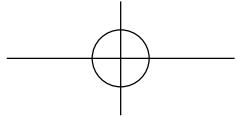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我幾時曾自願成為「月見花」了。

那種事絕無可能。

但如今的我獲得的是並非自願的新生。

福安純晴……這個死在了六歲那年的小女孩，與我截然無關。





因為我的姓名……  
「我」的姓名。

是「月見花綾鸞」。

「……」

刺眼的陽光，僅是穿破紙窗投入的那些許，便使得綾鸞睜眼尤其艱難。

「……呃」揉了揉眼睛，順帶手肘撐著床鋪上身半起。為什麼越睡越接近昏厥，感覺整張臉都要發腫了——明明月星世界中的玩家睡覺時是不會感到任何不適的，「河野……河野？你在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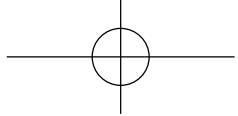
而且也並不會做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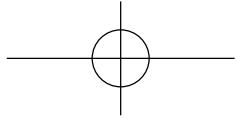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方才所想的，實際為她墮入睡眠狀態前所逗留腦中的思緒。入眠僅是一瞬間。

蘇醒後就會發現，眨眼的功夫，清晨便躍至……什麼時辰？

她的視線瞥向眼前畫面的右下側。現實時間是早上11點左右……自己還能玩大約一小時不到一些。

嗯……月星時間是下午兩點。





綾欒整個人「砰」地從床鋪豎直坐起，整了整睡衣的袖口。十五秒內，她便完成了起身、整理床鋪、穿衣系帶的全套操作。

那位神來社詞音……應該是這個姓名。那女孩子，最後沒有來找自己啊。

說來，她會不會自己先行出發調查案件了？昨天的最後綾欒離開藥水店時，那女孩子同方聆弦與那位開店的玩家一同留在了案發現場吧。

走至衣櫃旁，打開紙窗窗扇，外面的徐徐清風……並沒能刮進來。恐怕是被圍繞公會的牆給擋住了。綾欒實際也對此多少習慣。

第一站是去尋找並不知身處何方的神來社，還是前往町奉行詢問最新情報？兩者皆不是理想選擇。尤其後者，她已經在短短24小時內叨擾町奉行同心五六次，接下來再去煩他們感覺也沒什麼必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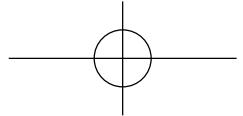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特別是……就算如此三番五次拜訪町奉行所，他們一隊同心能查到的線索也不比綾欒自己搜集到的要多。

今日入夜前，就先試著在竹內町中央的傳送廣場附近捕捉一些流言蜚語吧。希望犯人現在還沒有離開竹內町，那樣的話可真就得查遍整個佩蒂利亞大陸了。

唔……這可就太過糟糕了啊。

「啊呀啊呀、你終於醒了我的大小姐。」

寢室的房門被拉開一半，河野葵從門口探出半個身子來。



綾樂面對房間的全身鏡，輕撫著手中那柄通體漆黑的火繩槍。

「就算我的名字是綾樂（Aya-mado），也請別那樣跟我打招呼……」

「哼哼，沒想到意見還挺多。」葵嬉笑著說道，「怎麼，這下睡飽了吧？」

「睡過頭了。」

「沒有睡到缺氧？」

「明知故問。」

「做了噩夢？」

「遊戲裡又沒法做夢。」

「哎呀，調侃你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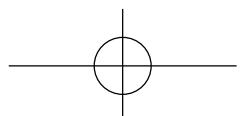
「也請別調侃……」綾樂將兩柄火繩槍都掛到背後，朝著房門口快步走去，「……抱歉，  
河野桑請讓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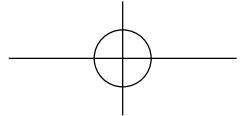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綾樂於葵的身旁帶風走過。也就是那時，葵關切地問道：「還在關心NPC連環受害案  
嗎？」

「因為對方在竹內町撒野，挑戰本地玩家的權威。」綾樂停住腳步，「我無法坐視不理。」  
葵微微笑著：「這樣啊。那如果這件事是發生在葉賴錫安呢？或者，塞壬？」

「……河野桑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想……綾樂桑現在的行動力恐怖地高呢。就算是會長吩咐你去做什麼，你也不





會像如今這樣拼命地去試圖達成某個目的吧。」

「因為他們踐踏了竹內町玩家的尊嚴。我覺得這理由已經足夠我去全力以赴地阻止更多類似的事情發生。」

「你知道，其實會長給你交代的許多工也是為了不讓慕容思詩掌握太多竹內背後的權利吧。但那時候，你並未這般衝力十足。」

「抱歉，我不是很想你的意思。」綾變遲疑一會兒，終於直白地說道，「我今天浪費太多時間了，河野桑沒什麼事的話我就先去調查案件了。」

「你明明昨夜通宵未眠，現在也只是補足了原本該有的睡眠時間吧？」葵側過頭去，望向無人的臥室，「不要太累到自己了。這裡畢竟是遊戲內，死的是……嗯，我不會再說。綾變桑請去做你認為正確的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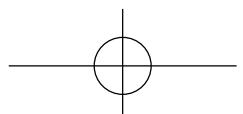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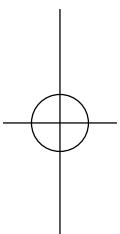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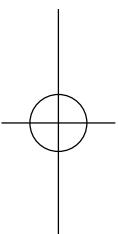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正確的事……？」綾變的右手一顫。她將手指探向身後，正巧觸碰到火繩槍的槍管，「我很早就忘記我該怎麼定義正確的事了。所以……我一直在從其他人身上尋找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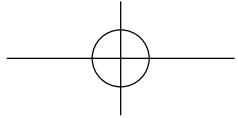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那麼，你認為這次的案件？」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

「是這樣啊……」果然，綾變對正義的定義早就扭曲了吧，「我在想，交給町奉行的話也許會更好哦。」

「他們也會死吧。」





葵肯定地點著頭：「完全沒錯，正是因為他們也會死；正是因為你可以復活。綾鸞，好好思考一下NPC與玩家的區別，以及其中的含義吧……如果是你的話，也能領會到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吧。」

綾鸞忽然沉默。她似乎終於意識到了事情的關鍵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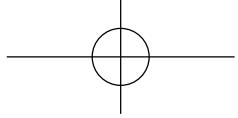
「有時候借用其他人的力量也不是什麼壞事哦。有些事情，就是沒法自己完成的。」葵將目光轉向綾鸞的後背，真的想去直接為綾鸞點明自己的話中之話，「合作從來都不是什麼恥辱，純粹的自食其力也未必明智。你這次面對的敵人不同往日，我希望你謹慎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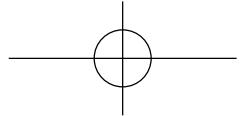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會的。」

就算是這樣立即答應了葵，綾鸞的內心之中也是一團亂麻。  
她……感覺自己開始有些不知所措了。

咖哩烏冬面坐落在北街區與中央廣場的分界線上，甚至新建的食材儲藏室已經造進了中央街區範圍內。町奉行所到這兒的距離鉤足了勁走也就十多分鐘，卻硬是被詞音與琳然走了將近一小時。

「我感覺這一整個月的社交量已經透支了……」琳然垂著雙臂，跟在詞音身後無精打采





地一起進了咖冬的側門。

「琳然姐姐終於也不行了嘛……」詞音單手撐著牆，已經不急著走入公會庭園，只是緩緩地抬起頭，試著深呼吸了一口，「琳然姐姐覺得我們有收穫什麼突破性的情報嗎？」

琳然走到詞音身前一點，搖了搖頭，歎氣道：「我覺得、很難說……好像頂多也只是鞏固或否定了我們的某些猜想，沒有任何實質發展。」

「我也知道呢。」詞音不再說話。

太累了，一路上的玩家與NPC加起來多少已經被詞音攔了三十餘人；原本是要到咖冬來打聽最關鍵的情報，她現在卻只想先囫圇吞一碗面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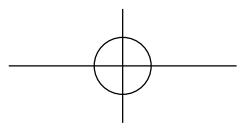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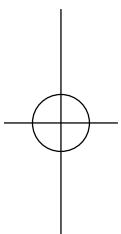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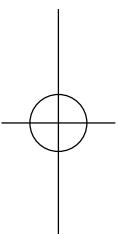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那個、琳然姐姐肚子餓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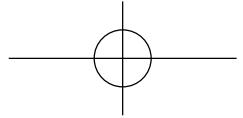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對對！我們先去吃中飯吧！」琳然以另類的形式給予了應答，「都專程跑到咖喱烏冬面來，錯過這片地方最美味的玩家餐廳就虧得大發了！」

「這裡真的有那麼好吃嗎？我上次點了明太子玉子燒，感覺也就那個樣……」

「哎呀，別點那種夜市小吃類的、我跟你講，她們在烹飪日式傳統主食上特有一手！來這裡就該吃打工人定食，咖喱飯、烏冬面、咖喱烏冬面……啊啊、好幸福……」詞音真想伸出手去接住琳然那時刻都要滴落下來的口水。真的如此具有誘惑力嗎？果然不管現世遊戲、認識一個對「食物」熟門熟路的吃貨嚮導都是一般人品嘗到優質菜品的敲門磚啊。

詞音瞧見琳然繼續朝公會內走，便在牆面上一撐，簡單地跟隨過去。





「那麼我換班了。嗯、夏椰姐午安！」二人來到餐廳視窗前時，一旁通廚房的小門正好吱哩一聲，一位身著黃白色短袖禮服、雙手戴著白色手套的女子正一邊背起斜挎包，一邊推門從臺階走下來。

這女生沒走幾步，瞧見正朝視窗外那幾排露天座位走去的琳然，立刻抬手打招呼道：「哎、這不是玖琳然？」

「嗯唉？啊是詩織醬」琳然加快了腳步，面露笑容回應道，「我又來吃午飯了。」

「真好，這次你還帶了朋友啊。冒昧相問，這位是？」詩織朝著琳然背後的詞音瞧去。兩人互相望向了對方頭頂的「D」，「神來社詞音小姐……啊、我家琳然沒給你造成困擾吧，我先給你道個歉啊。我是明石詩織，請多關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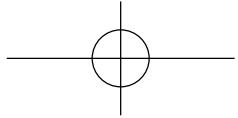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啊、嗯這裡也請多關照……」詞音趕忙應道。

「你別鬧了真的是」琳然輕輕推搡了一下詩織，飛速地瞧了一眼詞音，嘟了個嘴，「詩

織的話，是剛下班嗎？」

「嗯，下午今天是夏椰姐一個人掌廚，你們運氣比較好。」

詞音此時的目光仍停留在一位扛著一把巨大（可能笨重）到難以用人類言語表述的金屬重錘的少女上。不知吸引住詞音的是這女生的超規格武器還是她那再少一點就幾乎要暴露出糟糕部位的衣裝；節省布料也不會節省到這種地步，這女生這麼穿能保證裝備提供了足夠的防禦性能嗎？



「能碰巧遇上夏椰大姐頭親自下廚真的太好了……只不過品嘗不到詩織你的蛋包飯了。」

「好好喝你的生椰西瓜汁去啦。怎麼樣，需要我陪你們一起吃個午飯？」  
詞音的目光仍舊緊盯著朝點餐視窗若無其事輕鬆走去的那女生。換做詞音背著如此恐怖的一把金屬錘子，恐怕脊椎要當場折斷，腿都給壓成紙了。這女生居然還……十分輕鬆氣都不帶喘一下地在走來走去？她五大能力點裡究竟朝力量裡分配了多少點數？無法理解、這就是……筋肉專修嗎、就這樣居然還保持著少女的體型……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啦。下午詩織是要老樣子去砸木樁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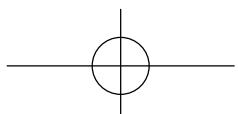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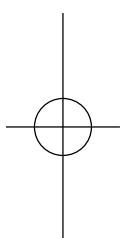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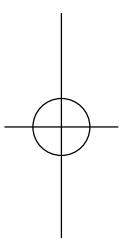
「不砸了，太無聊，我估計會去刷一些禽類食材，可能再撿些竹雞蛋之類的。」詩織提了一提垮包的肩帶，「那麼、我不能再打擾你們兩個了，你去照顧一下你的朋友。」

「好的唉，下次有空的話再一起去收集些松木嘛？我之後造小房間應該會用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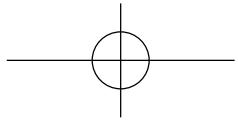
「那就先約好咯。」詩織閉著眼笑了一下，「回見了我的琳然。」

目視著詩織離開（實際上詞音的目光仍舊聚焦在出餐口，只不過這回是換成了視窗上側屋簷下的大片帶圖片功能表，光是看就快流下口水了），爾後琳然便領著詞音到了點餐的視窗。掌廚的兼顧點菜收錢與下廚多重工作，頭上頂著個帶倒三角的「弓長夏椰」紅色ID；玩家公會內由玩家全權經營的餐館，性質上很合理吧？

但這就造就了奇怪的後果。







「好的好的，牛肉咖喱烏冬面一碗七倍辣、雞蛋捲天婦羅兩份、雞軟骨醬串兩根、還有什麼，我真的服了，深煎去骨竹雀爪一小盤對吧，真就一片綠的葉子都沒有唄。」引長大廚抱著臂滿臉嫌棄地盯著面前身旁置著巨錘的少女道，那腔調完全不像是名給錢就燒菜的普通經營者。

「行啦我忙活了一早上刷那麼多怪，現在只想大口啃肉，還跑這兒吃什麼菜來啊。」那少女單手撐起腰來，「先做吧，我真的要餓死在這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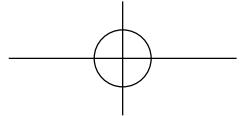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大廚小姐冷冷地「哈啊？」了一聲：「小鳥游大小姐啊，我沒記錯你上次吃綠葉菜是什麼時候？看在還注意蛋製品的份上就想想給你幾次機會，結果四天沒動一口食物纖維。」詞音與琳然排在這女生的後面。琳然做出一副這倆人一時半會可能吵不停了的無奈表情，詞音心領神會，走向最近的長椅，坐下並仔細閱讀起功能表。

果然是以烏冬面為主要賣點的和食餐館，但也有售賣炸雞、豬排、牛肉甚至香腸、魷魚咖喱飯，不論是飯還是面都有辣度與蔬菜量的選擇。最辣好像是……

等等，推薦的辣度是在4，挑戰級別是在12，結果最辣的居然是……36倍？不論從什麼角度去想像這種辣度也太恐怖了吧，這是實證了玩家發掘調味料可能性的行動力嗎。

「很遺憾，咱們的菜品都是現做的，目前所有的菜都要幾小時才能做完。」夏櫚大姐頭攤了0.25只手。

「好的。啊？幾個小時啊、這也太過分了，你昧著你的良心至少也重新說一次。」那女



生揮手一砸錘柄（雖說錘身紋絲未動，掌側倒是震麻了）、「啊嗷好痛、這還經營餐館呢，我搬個合成爐過來丟地上拿食材往裡灌一小時也能出來菜了，一碗烏冬煮幾小時你是在用鐵鍋煉餃子皮嗎？」

「不過也有個解決辦法，我點了個被動技能可以增加烹飪速度。」夏椰側過身子，不知從何處掏出杯芝麻淋黃瓜沙拉，「你把這碗草吃了，點的菜三分鐘就能全都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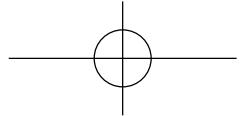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女生手背一貼腦門，大聲哈哈：「哎呀搞了半天就是為了這事——不不，至於繞這麼大個彎嗎……而且老是在TBO裡追求營養均衡搭配的人是否身體某處有些疑難雜症啊，來來你把頭伸過來，我給你上套治療。」她將手按在了錘柄上的某個部件，貼地的錘身後側忽地噴射起青藍色的火焰，被她一把掄起。

「在這打可別順帶把我廚房給拆了。」夏椰將手搭在了有她身板一半寬的黑鐵闊劍上，提起，再輕放下。如此欲攻卻退，大約有七成原因源於：窗口前那女生錘後的火焰只持續了兩秒便「撒啦」地熄了。眼見她被整個重心仍在半空的錘子帶得摔向一旁，連人帶錘砸落地面，整個公會的庭園感覺都在跟隨顫動。

「我……我真的不跟你計較，你快把菜幫忙做一下，我真的要餓到掉線了。」

「那麼小鳥游大小姐就先把這碗綠色心情給一口悶了吧。」

「行、行……我吃我吃我吃，我吃吃吃吃吃。」女生揉了揉腰，敲了敲脊骨，自地上爬起接過了那杯黃瓜沙拉，「吃那麼多葉子，我是山羊嗎？」



眼見餐車前的——位終於要結束這段令旁觀中的她感到五雷轟頂的糾紛，詞音剛想要起身過去點上自己早就盯了很久的「炸魷魚菠菜咖喱飯」，屆時肩頭忽然被一拍。

「嗯？ 琳然姐姐怎、唉？」

「沒有，就是……你看那邊兩個人，是不是那個黑長直有些眼熟啊？」  
自己的視線與正從公會正門那一側入口朝此走來的白夜撞了個四目相對。兩人都是先一愣，覺著自己是不是有見過遠處那名玩家，隨後便不約而同地緩緩舉起手打了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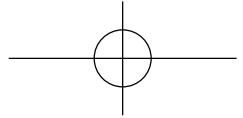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黑羽姐姐……你也來咖哩烏冬面吃飯呀。」詞音率先開口。

白夜只是因為這意外的相遇而臉色蒼白，只是點了點頭，視線移向身旁那披著披風、肩頭還著兜帽，背後垮著長弓卻不見矢袋的女生。是似乎有過幾面之緣卻並未進行過交流的陌生玩家。——姓名為竹取月。

琳然裝作才看到竹取的驚喜神情，用中文問道：「啊、竹取小姐今天也來了，好巧！」  
「噢？ 喔啊，琳然也來食烏冬？」竹取似是因此喜笑顏開，也是同樣以中文回應，「我帶新朋友來這兒嘗嘗玩家的頂尖手藝。你身旁這位元也是你新認識的？」

「嗯，是叫神來社詞音的小妹妹，昨天才認識的朋友。然後，你身邊這位黑羽諒璃昨天也和我見了。」自此，系統開始將琳然的話語翻譯成日文，「黑羽桑好呀。」

「啊、嗯……」雖說完全沒聽懂她們剛才那三句話都是什麼意思，但白夜是覺得面前這位美少女有幾分眼熟，這才回想起昨日傍晚勿棲與琳然在藥水店事發現場門口進行的那場有



關於PC與玩家的交流，「是玖桑，你昨天、嗯……」去戳別人的傷心痛苦的回憶屬於非常無恥的行為吧。這麼想著，白夜將溜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

詞音不知該如何加入她們幾位的交談，餘光瞥見那位操使重錘的少女正端著一大餐盤食物走去挑選座位了，便提議道：「那個、要不我們可以先點菜，然後一起吃……」

琳然一頓，立馬應答：「啊、好的好的，我正好也餓了呀。二位意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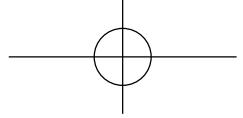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一起吃吧一起吃吧，好像都差不多是熟人嘛。」竹取抬起一指，「黑羽桑沒什麼意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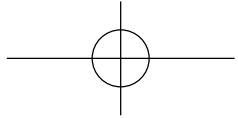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白夜簡單地搖了搖頭。在群體中的交際……雖說從未有過，但顯然會比一對一地應付另一個人要簡單許多吧。

至少白夜此刻是這麼猜想的。希望自己的猜測並沒有錯誤，因為萬一三個人的話題都落在了白夜身上的話……

唉……光是要解釋清楚自己真實姓名，就要花費好一番功夫了吧。真的是毫無意義的資訊交換行為。乾脆就不用告訴她們自己真名其實並不叫「黑羽諒璃」吧。反正同樣無趣的人際交往活動在隱瞞這一層資訊後也不會有什麼差別。

雖然非常地對不起諒璃……但自己，甚至都有些習慣別人稱呼自己為「黑羽」或者「諒璃」了。某種程度上，這倒令勿棲與和伊二人成為了更像是與自己知根知底的家人的存在。家人，……開什麼玩笑。





反正家人到頭來也都是些完全沒用的東西，毫無所謂。

她們也都陸陸續續點完菜了，輪到自己；其實吃些什麼都無所謂，但考慮到自己資金充足，試著點一些不會被人評頭論足的看上去比較正常的選擇搭配與分量吧。辣度……點甜口的話說不准會被人嘲笑太辣自己又承受不住，該點幾分辣好呢。

第一個點完菜買完單的詞音將幾步遠處這位「黑羽諒璃」全程的動作與表情變化都深刻收在了眼底。對方甚至都沒有發現自己正如此高強度地近距離凝視著她……剛才諒璃的這一系列表情，是代表著何樣的心情？她在思考著什麼？絕對不可能單單是吃什麼而已，但卻又真切地閱讀著功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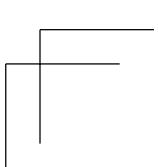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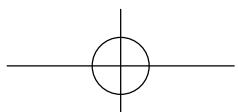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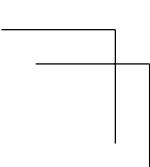
不……她那飄忽的視線，就像是在眺望著極其遙遠的事物一般。詞音對那種表情的涵義相當熟悉，甚至可以一眼注意到這絲旁人無法察覺到的，甚至可謂常常轉瞬即逝的異常。絕對不是良性的思緒——這位黑羽諒璃的心中，都裝著一些何樣的情感，何樣的……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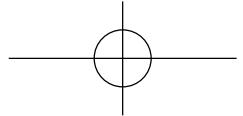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沒錯，她已經大致猜到白夜都經歷了一些什麼。

因為——這種跡象完全處於詞音自身所能感知到的範圍之內，甚至她有把握斷言問題的謎底十之八九不會偏離她的預測。

沒錯，詞音指的是受霸凌者相互之間的感知。

面前的諒璃，或許是比自己「更加完美的受害者」。





但在關心這個與自己根本不熟的人之前，詞音知曉自己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個，琳然姐姐，我們吃完之後……」

「對、」琳然放下湯匙，「琴音繞梁。我還沒有忘記。」

在說出這個店名的那一瞬間，還在用筷子朝嘴裡送食物的竹取的身軀就以白夜肉眼可辨地幅度一顫。白夜隨即反應過來，這件事與竹取所關心的那一連串事件有關。

非玩家角色經歷的連環兇殺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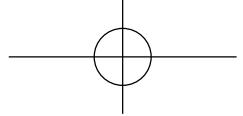
「你們知道琴音繞梁的事情？」竹取壓低嗓門，詢問對面的二人，「阮桂映開的那家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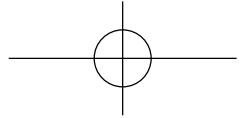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我……是覺得，我們兩個知道的可能沒有這個公會內部的成員多。」琳然支支吾吾地坦白道，「其實就、還基本什麼都不知道。」

「說得小聲點，我怕這裡有其他人。你們什麼都不知道沒事，因為這個公會內部的成員確實知道很多內幕。如你所見，你面前得我就是這個公會的成員。」竹取嚴肅地問道，「但這背後牽扯到的線索非常怪異，你們真的要打聽嗎？」

「怪……怪異？」琳然弱弱地詢問，「為什麼竹取小姐會這麼形容？」

「因為我調查很久了，我正是從阮桂映經歷了那件事開始才正式調查起近期竹內町屢屢發生的兇殺案。但……唯獨這件，我找不到和其他幾個案件的共同點。你知道之前的ZPC死狀都很慘烈吧，明顯是被人偷襲殺害的。」





「不、我不知道……我只見到了一家藥水店老闆娘被殺害後的場景……」

「莎娜·克蕾伊爾文吧。」

「哎？」

「因為我已經說了，我有在調查竹內町這些殺人案。」竹取鄭重地分析道，「阮桂映的朋友，那個NPC，死的時候一滴血都沒留。他是這堆案件裡唯一一個被魔法直接殺死的NPC。你們為什麼要著手調查這件事？這後面絕對不止一個兇手、一個團體，利益太複雜了。就因為你們目擊了凶案現場嗎？」

琳然與詞音各自展現出古怪的神情。竹取看得出她們各懷鬼胎。

這可真是失算……當初怎麼就直接跟著面無表情離開現場的諒璃去竹林了呢，明明真正可疑的玩家是桌子對面的那兩位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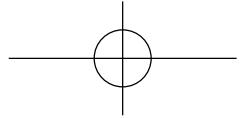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但……她們一人沒帶武器（好像之前用的是刺劍？），一人執法杖，兩個傢伙等級都奇低——竹取的目光在對面兩人高於桌面的上半身上不斷遊走，觀察著她們的衣物與武器，以及她們此刻的姿勢。

「奇怪。」

「唔……？」琳然愣了一下。

「沒事，我在想事情。」

詞音早就意識到對面的竹取懷揣著敵意打量自己，立刻以冷漠的眼神回報，惹得竹取趕



緊撇開視線。反倒是這個琳然……她的語氣、她此刻不安的姿勢，正對著桌面卻無處安放的雙手，十分可疑。

但她看著也不會是真凶。那為什麼會是此刻擔驚受怕的模樣？是因為這件事情對她而言比較駭人嗎？不，這個琳然心中有鬼。她旁邊那個詞音可能早就已經察覺到了，因為在自己打量琳然的時候，詞音並未再度投來剛才那兇狠的目光，而是跟著竹取一起偷偷打量起了琳然。

各自心懷鬼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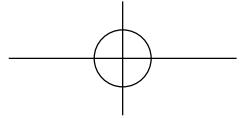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身為第四者的白夜端起茶杯嘬了口微涼的抹茶，將嘴中的半塊炸雞給咽了下去。她絲毫沒有察覺到此刻的檯面之上正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心理戰。

「總之……」竹取打破了這一沉默，接著述說下去，「如果你們是想通過桂映這件事尋求更進一步的線索的話，我認為成功率很低。況且我猜，你們心中現在其實也有了更靠得住的想法吧。」

「竹取桑是這麼想的啊。」詞音軟綿綿地說道。

她分析道：「不然的話，你們就不可能先吃飯再突然把這件事想起來吧。這裡的人又不會肚子餓扁。哦，那位小鳥遊除外。」

「隔壁有耳，聊我幹什麼？」一旁的長桌，獨自霸佔了整張桌子激情用餐的小鳥遊那兒幽幽地飄來了這樣的一句。



「在聊小鳥游桑的作戰實力確實很強。」竹取隨便應付道。

「這還需要你告訴我？」小鳥遊嚼斷一節面，輕哼一聲，「下次你被狼群圍堵了還得我來救。」

竹取聳了聳肩：「總之，我說的大概沒錯？」她指的是自己方才的猜測。

「因為當時經由各種機緣巧合，一大堆本不該同時行動的人聚在了那裡吧。」詞音回憶起那天下午的情景。

「在場的我……」竹取道，「以及諒璃、神來社詞音小姐、玖琳然小姐，當天都先後來到了案發地點的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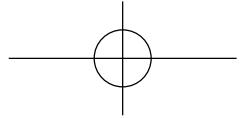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還有月見花綾櫻姐姐。」詞音接道。

除此之外，她說，就是方聆弦、茶屋和伊、和歌森勿棲。

「啊，對！還有那個男人……久禮夏月。」琳然猛然回想起那日躲在門後，不一會兒就離開了現場的手持相機的男人。

是說那個久禮夏月啊……沒錯，他太鬼鬼祟祟了，竹取想。但不是他，因為那天晚些時候他還回到了現場與方聆弦一同取證。熟悉周邊樓房結構，躲在暗處的竹取將他們二人的談話聽了個徹底。

他絕對不像是會殺ZPC的性格，至少竹取是這麼想的。嗯，不僅僅是「不會去殺」——那男人眼中冰冷的情感，就好像是他根本不稀罕殺人，完全看不起用「殺人」這種手段



來達成目的一般。竹取曾經在那些自相殘殺的ZPC眼中見識過同樣的情感，她太熟悉這種眼神了。她是多希望自己對這種眼神一無所知。

「那麼，案發現場那天出現在附近的是……」

最開始，然走入藥水店。

琳然近乎立指正道：「不、我是因為怕那位聆弦與綾鸞小姐的打鬥波及到我才躲了進去。按理說，在我之前到的應該是……」

最開始，茶屋和伊在自家小吃店內，並未注意到門外的任何事物。  
接著，和歌森勿棲與黑羽諒璃（事實上，是向瀨白夜）來到茶屋和伊店舖的附近。

然後是月見花綾鸞追殺久禮夏月，翻越牆壁來到這條街。

此時神來社詞音恰巧從旁經過，被流彈打碎了盔甲，因此追上綾鸞與夏月。

茶屋和伊被外頭的聲響吸引，翻出小商店上街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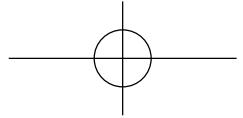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方聆弦出現在屋頂，對綾鸞發動突襲。二人隨即激烈對戰。

為避開戰鬥現場，玖琳然躲入藥水店，撞見莎娜的死亡現場。

八人齊聚藥水店內（或者說，夏月並未真正進入藥水店）。同時，位於附近的竹取月聞聲趕到，在遠處靜觀事態。

當天第一批發現這場命案的共九人。

「而我和琳然姐姐在想，既然綾鸞和夏月、諒璃姐姐和勿棲、我、聆弦小姐是從四個不



同的方向來，而在那附近逗留的又有和伊與琳然，是否有人曾用擊攜帶了大型或任何近戰物  
理武器的玩家。」

竹取的目光再次掃過琳然身旁斜靠在長椅上的法杖與詞音那空空如也的腰側。至於諒璃，  
則是仍舊將長弓背在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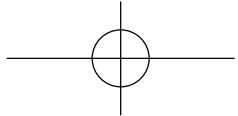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TBO之中，武器與防具被玩家裝備時所發揮的數值加成並不等同於將它們丟在某個地方  
時發揮的數值。若是對著玩家手中的長劍連斬十下，那長劍的耐久興許還會剩下不少；但若  
是以同樣的力度對著一把擺在桌上的長劍斬去，搞不好能將這劍一刀斬斷。不光耐久，就連  
武器碰撞它物時所產生的破壞力與傷害也會受到玩家裝備中狀態的影響。這便是月星世界的  
「資料體」的特性。

而不管是武器還是防具，只要裝備時和非裝備時所發揮的數值不相等，就無法被收納至  
系統背包。這意味著在使用近戰武器殺死了莎娜後，真凶不得不將那把武器揣在手上離開現  
場。

考慮到莎娜身上的切痕大得離譖，這絕對不是什麼短小的近戰兵器，搞不好是長劍、長  
柄闊斧或鐮刀之類無法被完全藏在披風內或背後的大玩意兒。

「無法藏在身上某處的武器，丟棄在現場也很快會被人察覺。」如此多人從四面趕  
到，……結果，在場吃著中飯的幾人總結下來，居然沒人看見過裝備著類似武器的玩家？

此時，咀嚼著口中食物的白夜也被話題所吸引。她知道暫時住在同一屋簷下的茶屋和伊



正在調查這樁案子。有必要將這幾個人的對話內容傳達給她嗎……？

至少可以試著說說看，就當是她如此照顧自己的謝禮吧。也不知算不算得上厚禮，白夜不願去思考。

竹取慢條斯理地吃了口蒸蛋，隨後言道：「桂映上次上線是將近一周前。她將樂器店鋪位轉手後便離開了。很遺憾，咖哩烏冬面太自由了，沒幾個成員相互之間有集體性，沒人是她朋友。」

這果然便是琳然最害怕的情況了——雖然同她一起調查的詞音早已想通，就算找到了桂映也沒什麼本質上的用處。

「如果你們想的話，我可以幫你們留意一下桂映的上線情況。嗯……不過，並不是無償的。」竹取刻意做思考狀。

詞音立即詢問：「是什麼條件？……竹取姐姐可以向我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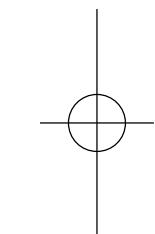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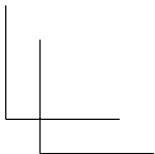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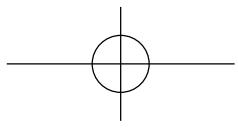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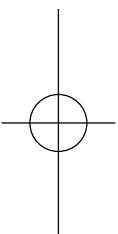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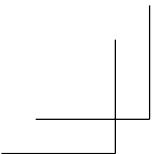
竹取閉起雙眼，回憶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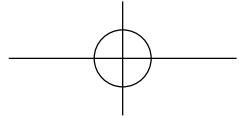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楓染木石，你們聽說過嗎？」

「哦，鍛造材料。」詞音立刻答道，「我有十多塊。」

琳然完全就沒聽說過這個素材，難道身旁的詞音妹妹是什麼素材收集派系的玩家嗎？  
「我需要3份。」

詞音的面色一沉。





「……竹取姐姐，你知道這素材有多稀有嗎，為了這份都不清楚價值的情報，想要從我這裡拿走三個？」

竹取輕歎一口氣，這傢伙真不好騙。「這樣吧，我們的報酬定在一塊。如果事後你對情報的價值滿意的話，剩餘的數量你來決定。」

「那就先這樣決定。我們需要加好友嗎？」詞音道。

「不了。」她回應，這反而讓詞音松了口氣，「事後聯繫的話。你找諒璃或者……那邊的小鳥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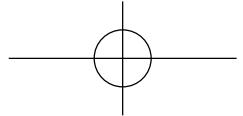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跟小鳥游小姐不熟啊。」

「反正是我告訴你情報，你無需擔心如何聯絡我。」

「先這樣說定吧。」詞音點了點頭，心不在焉地清掃起盤中剩菜。

火繩槍穿甲彈出膛之聲炸響，打破了南部街道本就短暫的巧合式寂靜。

隨著面前數十步遠處甚至未被綾樂瞧清全名的玩家應聲倒地、瞬間死亡並逐漸化散成飛舞的晶片，她也將左手拖起的槍身緩慢舉下。若是只看到那微張而毫無情感的雙眼與那睡腫到肌肉都有些鬆弛的臉龐，根本無人能猜到她居然在三秒前才手刃了一條性命。收穫？無



道具、無錫安。可能有個位數的經驗值，但擊殺這麼低等級的玩家或許真的獲取不了多少經驗值。

3055/3127，還算勉強可以吧。在殺他之前左邊的數字是什麼？綾鸞腦中不存在相關的記憶。

「太好對付了。」令她感到發自心底的無趣。不存在戰鬥體驗，甚至連精神都沒趕得及集中就已將對方了結。

自己已經讓了對方10秒。很遺憾，他甚至都未嘗試過朝兩側的小巷子裡逃竄，此般愚蠢的逃跑方式根本是在侮辱她的PVP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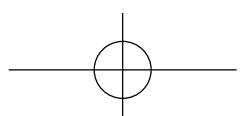
事實也確是如此。能被自己一發蓄力彈直接秒殺的玩家，居然也敢在方才頂撞綾鸞的質疑。早些承認盜竊那家麵包店食物的便是自己，心情大好的綾鸞還能免他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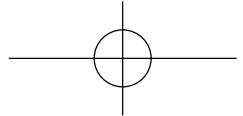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只可惜，現在已經晚過頭了。槍起彈出，香消——玉殞。犯人已被處置完畢。

「所以，這種實力根本做不到秒殺NPC。」綾鸞自言自語嘀咕道，從發現那男性犯罪玩家後背上是一把長劍時的驚異轉變為了與平常時期無異的情緒全無狀態。沒有什麼失落，僅是情報量未能產生變化罷了。

嗯，仍然沒有調查到任何新情報。自己的調查方向是不是從根本上就錯誤了？

自從今天醒來，這已經是綾鸞所擊殺的第三名玩家。前兩者並沒脆弱到像這位般足以被她一槍擊斃的程度，卻也只有幸將同綾鸞的戰鬥延續到十數秒長短。會不會是因為綾鸞自身





的傷害過高，導致無論挑哪名玩家進行PvP都有超過90%的概率能迅速結束戰鬥？

她回想起昨日與方聆弦於藥水店附近的那場殊死拼搏。好久沒能打得這般盡興了，那時綾鸞能切實感受到身體的每一寸部位都處於高度緊張的集中狀態，上次進行這種需要高度專注，靈活掌握身體移動節奏的戰鬥還是自己單挑薙峯霞林迷宮「薙峯霞城」的一階段BOSS，也就是砍倒那棵妖櫻樹之時。但要跟玩家打得不相上下？這對綾鸞來說可是求之不得的展開，可惜卻未被15級後的她遇上幾次。換做如今，早已升至22級並快要突破等級瓶頸的綾鸞在竹內都快不見敵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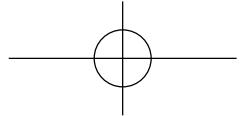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居然有幸遇上了能與自己五五開的強大玩家嗎……之後一定要找到這個聆弦，同她再續這場未盡的決戰。這可比與自己的公會長（那個令她感到生理不適的二階堂才新）戰鬥要更能令綾鸞體驗到自己所追求的「PvP遊戲」實感，而不是單純無意義且滿含猜忌的為廝殺而廝殺。

「話說……」

那個方聆弦的話，現在也在為調查NPC被害一事四處奔波吧。

綾鸞從町奉行那裡獲取到的最有價值的情報是：最近受害的NPC遠遠不止莎娜姐姐一位。主要分佈在北町，但中部與南面也多少發生：共有至少8名NPC被不明人士殺害。

「不明人士」這個用詞還僅適用於其中六起。有兩起NPC受害案的犯罪玩家在嘗試殺害第三位NPC時被韻箋才淺公會的幾位成員抓了現行；那幾位當場將此犯罪玩家殺害，導致



玩家死亡後復活在未知的復活點，從此銷聲匿跡。

唯獨可以確定的是，這位玩家後來並未現身於竹內町的安全區範圍之內，且另外六起殺人案現場所留下的勿棲痕跡與這位玩家所使用的槍類武器截然不同，攻擊習慣更是相差甚大，很難令人相信這剩下六起案件也是同一人所為。

而這也為綾樂帶來了最大的隱患問題：

只要將真兇殺死，或給了他／她使用傳送水晶的間隙，不論是誰想要在TBO找到這玩家的所在處都難如登天了。

而除了將真兇殺死之外……綾樂暫時沒有想到任何可靠的處罰方案。

甚至就連殺死真凶也無法與他／她犯下的罪孽對等；在TBO這個遊戲世界中，玩家的犯罪行為本就無法正常管束。

因此，就算玩家殺死的是形似真人的NPC……也沒有辦法對他／她降下合適的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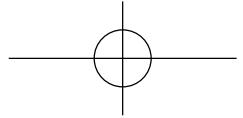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因為這名玩家——從未真正地殺過人。

不論綾樂與其他人做何種調查、進行何種譴責、展開何種懲罰……都全無法律的支持。

這一切都是私刑，一切都是自詡正義的其他普通玩家的一廂情願罷了。

綾樂接受了這樣的現實。但她的妥協也只是被迫而為。

——要找到，與這名罪犯對等的，卻局限於TBO系統的處罰方式。



在那之前……絕對不能殺死這名罪犯。也絕對不能讓他／她知曉自己的身份已經在被追查。

這一切……又怎麼可能做到了。

這可是遊戲世界，這裡是現實的法則無法干涉到的遊戲世界內部。因此……她又該做些什麼，她們又能做到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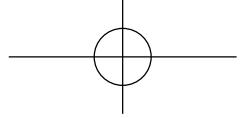
「我該做什麼、我接下來該走什麼樣的路……誰能告訴我答案？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啊。」綾鸞本就在不斷減緩的步伐，終究停滯在了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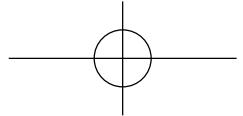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時間、靜止——或者說，在這 $144$ 倍加速的世界中，相對於現實世界……本就臨近靜止。但綾鸞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時間正在流逝。自己的時間有限，且在這種情形下——已經不再夠用了。

留給她們的調查時間本就不多，所有人從一開始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只不過是能無視這一事實多少的差別罷了。後者毫無實際意義。

無助地抬起頭，是陰雲籠罩的天空啊。

就像那個時候一樣，同樣灰暗的天穹，同樣陰鬱的世界。自己已經不知道未來該向何處前行了，這場案件……





說到底，插手這場發生於另一個世界的連續殺戮事件，真的是正確的選擇嗎？這本就不是屬於人類的世界。這是異次元維度，這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異維殺戮』。因此……自一開始，真正的人類就不存在對此進行干涉、約束的權利。哪怕這一切都始於人類的私欲與暴行。

沒錯，這場悲劇始於人類，卻無法歸人類所管轄。這便是真正的遊戲世界。

就算是在這月星之中，「遊戲」這一詞的本質也將永駐，人類無法逃離這些公理所定義的真實。

但……自己，不想就這樣放棄啊。

該如何，才能懲罰在遊戲世界肆意妄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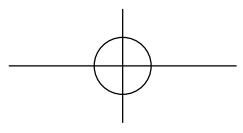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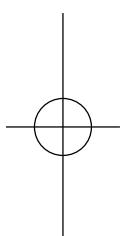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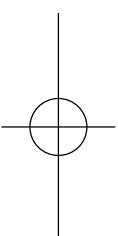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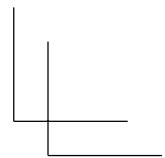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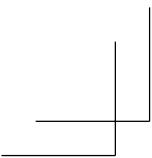
該如何，才能懲罰那些毀滅擁有自我意識的事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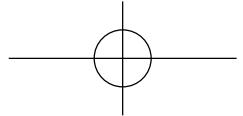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該如何，才能……證明上述這兩條行為的合理性？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一滴晶瑩的雨珠，似是自天際而落，砸碎在她的眼角，自那柔軟的臉頰滑落而下，印出一道虛假的淚痕。

綾櫻痛苦地低下頭，左手死地摑住了被弓道服所隔起的胸口。自己……自己已經失去方向了。





「我究竟……」

我究竟，該怎麼做才好……

夜。

時有落雨，現在也仍在落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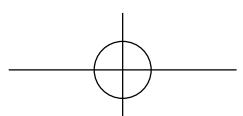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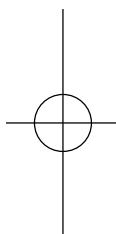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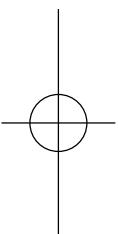
卻也稱不上雨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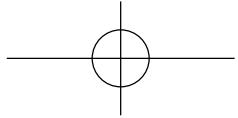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僅是有雨罷了。

時而聲響轉大、時而零散寧靜。

這便是這場雨的樣貌，同其他的雨無異。

說到底，被陰雲籠罩此等數日卻直至今日才降下的薄雨，已經失去了「雨」本身的一半





意義。

大家都已經做足了落雨的準備，做得太多了——以至麻木；以至就算是眾人蹣跚而待的這場夜雨，也顯得理所必然而失去了絕大多數的存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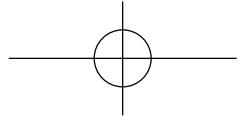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就算是不幸淋到了雨，衣物也會在短時間內乾爽如新。真正會改變衣物性質的多少也只有異常狀態與耐久值。

單單的雨水改變不了裝備的多少性質。因此，雨最終只被當成渲染氣氛用的環境事件。只是，現世延續而來的避雨習慣……卻一貫被虛偽的人類照常遵循。

白夜同竹取月二人趁著這一陣雨點稀疏而快跑趕來了「竹內烤肉製造所」，占下了圍繞鐵板桌台的三個座位。

現在倒也稱不上饑腸轆轤（要說能在TBO內體驗到貨真價實的饑餓感可真是過度誇大了，這裡餓壞肚子可不會得胃病或低血糖），但二人著實累得只想找處地方歇腳，哪怕不點菜吃，光喝幾口水也好。

二人今日又走了一遍北部竹林的那片小道，刷了數十隻竹內町周邊常見的野怪；製作防具的素材全都歸白夜所有，可用作烹飪的材料則相對地全部進了竹取的囊中。傍晚時分，二人再度撞見了同一只48級的篁綻七羽，好容易才在未驚動這綠鳥的前提下安全回到了村中。按照竹取的意思，乾脆死回來也算一條捷徑。白夜自知沒有合適的方式同竹取解釋自己為何在盡可能避免讓這具身軀死亡，因此只得找了藉口：反正距離竹內町不遠，靠跑的也能趕在



那綠鳥反應過來前躲進安全區範圍內（這顯然也是誇大了，雖說白夜和竹取的移動速度都不算低，可篁綻七羽本就是主要依靠高速移動襲擊獵物的精英怪，就現在的二人想跑贏它壓根是天方夜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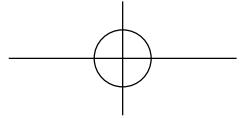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好在最後……也算是平安回到町內了吧。接著便是竹取帶領白夜光顧了她平日裡用來練習射擊肌肉記憶的移動靶場，但因為這小靶場內的所有練習靶位都恰好被佔用了，二人白跑一趟。

「雖然對著木樁和靶子練習獲取的經驗幾乎接近0，但……還是有很多人甘願花上幾小時在這裡進行練習啊。」白夜那時不由得感歎。

「畢竟TBO的戰技在平時適用性太低了，大家既然依靠系統外技能去打架，肯定也會有人想發掘一下自己覺著舒服的作戰方式。」竹取聳聳肩，「雖然我是覺得打移動靶子確實不如去打打小白兔和竹雞，還能掉些食材。來這兒基本都是因為我實在想不到該做什麼了，過來瞧瞧竹內町的弓箭流派玩家都在整些什麼新花活。」

二人一邊交談一邊離開了爆滿的移動靶場，隨後便是這場雖遲但到的雨。開始時還是基本不影響她們繼續逛街的斜風細雨，結果沒過多久風是緩了許多，雨卻愈下愈大，直到二人不得不就近躲進了一家地毯鋪，趁著方才雨稍小些了，這才趕著奔到了烤肉店的屋簷下。

「腳差點都跑扭了……」竹取一邊吐槽道一邊翻菜單。白夜沒接竹取的這句話，腦中自行思考著這種類型的烤肉店一般會需要點些什麼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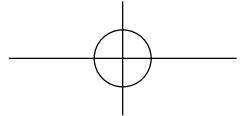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但她倆還不能直接開飯：小島由亞現在還未趕到。原先便是說，由亞會先照顧好自己店鋪，為今日的生意收尾完畢方會前來赴約。二人本就有些趕早，自然暫時還見不到由亞。

「我和小島桑來吃的時候一直都會點他們推薦的套餐。有兩種基於現實動物的肉類，比△套餐的那些遊戲裡的海鮮菜更貼近現實裡鐵板燒的口味。諒璃桑也可以試試△套餐選項裡的葉賴錫安產麵包，比你能想到的普通麵包要好吃一百倍，當然也可以傳統點選擇配白米飯啦。他們的米飯品質也不錯。」竹取滔滔不絕地為白夜介紹起她所推薦的點餐搭配與食物情報，「像是這種香酥陸行鳥肉塊就沒什麼意思了，太模式化了，竹內不管哪家日本料理都有賣，味道也參差不齊。浮菌水母切片生吃還行，煎烤完之後水分全都沒了，只能吃個口感，我認為性價比並不高。像一般的牛肉與竹牛肉區別雖然不大，但確實是竹牛肉的那種血腥味要更少一些，多點牛肉本身的獨特香味。都包括在同一個套餐裡，你也可以吃著對比一下。」  
「我其實對海鮮應該不太行，平時從來沒吃過，我覺得自己也接受不了遊在海裡的東西的味道……」

「珊瑚刺金槍魚的話確實味道挺腥的，嗯……但水母的話別說，還真的算不上是海鮮。畢竟是飄浮在空中的魔法生物嘛。」竹取笑著講道，讓白夜聽得一愣一愣的。會飛的水母？不算海鮮？還有奇怪的金槍魚品種……

「果然我還是吃牛肉之類的……」白夜於是道，心中裝滿了無菜可點的憂鬱，「嗯……竹取可以幫我點菜，全權決定。」



竹取單手遮嘴，大呼道：「哇啊，諒璃桑對吃東西真的好隨意！但我喜歡，我還真的就喜歡你這種！你就交給我！只要你人還能吃出味道就行，在飯店點菜這種事如果信不過我就無人可信了，就讓諒璃開開眼界吧？TBO的高級美食！」

「我也確實想不到該選什麼吃……」白夜一臉痛苦地說道，某種意義上也是無視了竹取一段話中絕大多數的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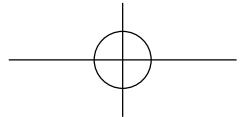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這個蘸醬辣度你可要小心了，三種分別是酸甜味的柚子醬油、鹹鮮味的日式烤肉醬和傳統味增醬。這個味增醬是可以選辣度的，但和中午的烏冬面差不多，最辣的是簡直可以殺玩家的程度。上次小島桑點了十六倍辣的味增，要不是蘸得少了，我差點得把她抬到附近急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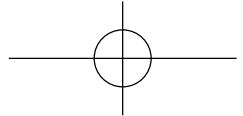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竹取你真的非常在意小島桑啊。我看你一整天一直在不斷提到關於她的事情。」白夜忽然如此講道。

「啊」竹取略微一頓，「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嗯……好像確實是三兩句不離她呢。」

「我一直都很在意的，但因為考慮到某些方面才沒有詢問。竹取知道小島桑其實是NPC，但為什麼你卻願意向她……」

竹取聽到這裡，本是興奮狀態的她釋然般放鬆了雙肩：「你在困惑，為什麼我會向她流露出真情實感，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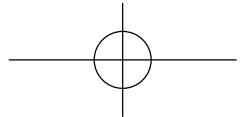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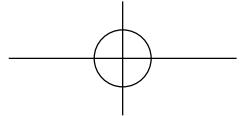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我當然也知道呀，由亞只是一位NPC而已。我曾努力地想要將她當成真正的人類，因為她會像我們一樣正常自然地思考、說話、行動啊，因為就算是NPC也會使用系統背包、也會傳送到其他區域、也會去接委託完成委託、睡覺吃飯娛樂甚至練級……這一切我都有想過。恐怕正是因為就連這樣我都無法將由亞是NPC這一事實拋在腦後，我才會如此重視由亞吧。」她緩緩地講述道，臉上露出了淺淺的微笑，「因為我也不清楚啊，由亞……我一直都無法阻止自己將由亞視為一位元系統層面的人工智慧，那為何我又會真心地想與她交朋友？為何我的內心會產生這種程度的自相矛盾？我太在意這些……我越是在意這些，我越是發現，關於由亞是不是NPC這種事情早就已經不再重要了。」

「竹取你的意思，是……就算知道NPC與人類的區別，你也會願意與身為NPC的小島桑交朋友嗎？」

「是啊，到底是誰有規定過人類就不能和NPC、不能和AI交朋友？想要同NPC交朋友得先騙過自己將NPC視作人類什麼的，這算何種自命不凡的高傲心態，為什麼與另一種存在交朋友得把它們先視作人類？完全是精神潔癖，我根本就不在乎也沒有他們的這種潔癖。由亞在我的心中就是NPC，是貨真價實的AI，但我知道……我已經將她視作自己最重要的朋友了。」

「竹取是如何認識小島桑的？是在來竹內町之後……去了她的奇貨屋，受到了很多的照





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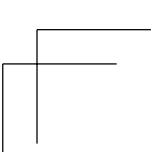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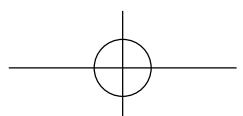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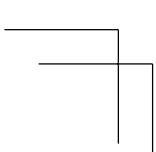
「我應該從沒跟你说過吧。我曾經是歸屬塞壬區域的玩家。佈雷姆的雇傭兵公會，星懸業火。——我曾是那裡的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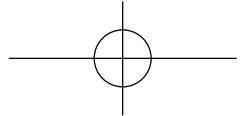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然後，你做了……自由雇傭兵。你退出了那家業火公會？」

「我意識到，我想幫助自己真正想要幫助的人，而不是誰遇到了各種各樣大小煩雜難事都嘗試來找我出面處理爛攤子。我原本當一位雇傭兵就是為了在其他人的身後默默地守護著他們，可能再獲取應得的報酬……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我發現自己已經意識不到自己在幫助他人了。對方甚至也鮮有對我抱有感激的、在大家看來，金錢買來了服務、服務對得起開支，這不就已經是完美的交易了嗎？可我要的並不是純粹的金錢收入啊，我想要的是向另一個人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幫助，在這樣的旅途中獲得救贖，不是去接委託殺人賺錢啊。」

「好像……我能大致理解竹取的想法。」

「我後來申請退出公會。我幾乎是倉皇逃離塞壬的，那地方被我無端地結下了太多的仇；你想像一下，我原本只是想要去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貢獻出我的力量，最後我卻反倒成了一堆人眼中的仇敵？被我幫助的人卻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都沒好好地看過我一眼，不記得向他們伸出了援手的我是誰？這根本不可能是我想要的結果。我甚至無法理解為什麼還會有人留在星懸業火，甚至還有人不斷地加入這所公會；我不好對此進行任何批判，只知道這絕對不是我所期望迎來的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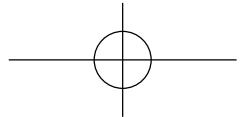
「到了竹內後，我雖然錢財充足，卻流浪於街道不願住進那些旅店。我嘗試去幫助一些玩家，組隊分擔些後援恢復或輔助刷怪的工作，但現在的TBO已經不同了：公測期間沒有新的玩家持續進入遊戲，大家都已經提升到了一定的等級，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作戰方式並逐漸體系成熟。我能提供的幫助越來越少了，我甚至連等級都不及我期盼著自己可以幫助到的那些人，我還能怎麼去當一位雇傭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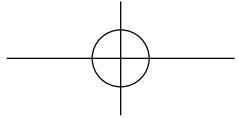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之後我或許是情緒崩潰了吧。我決定下線，至少是現實裡的三五天。由亞是在我按下登出的前一瞬間叫住我的，那一刻的我機緣巧合站在了她的店鋪門口——或許，這就算是所謂的『緣分』？我還清楚地記著，當時的她問我是不是雇傭兵。我給予她答覆，她說有事相求於我，要我幫忙護送她前往▣村收集名為『竹返棱鏡』的稀有工具；我近乎是聽都沒聽仔細就瞬間答應了她的請求，甚至不知曉自己接受她的委託的真正原因。但、那次便是我與她的初識。」

「是委託人與雇傭兵之間的關係作為開端啊……」

「對呢……後來啊，因為我本就流離失所，由亞就提到她的屋子還有間空房。她父母在一年前失蹤於倫卡由旬區域後那間屋子便一直空著。我說我絕不能叨擾她太久，提出我只能自己能居留三日，而後我將自己尋求容身之地。我找到的是公會的玩家宿舍……於是我才加入了『咖哩烏冬面』。」

「但我與由亞的緣分並沒有就此斷連呀，後來在某天清晨經過了由亞的店鋪，她正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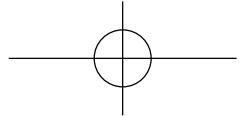




門口準備開張；我跟她交談幾句得知她自己有在私下鑽研煉金術，之前的棱鏡便是煉金用的成果錨定輔助工具，也就是讓煉金輸出的結果更加穩定——抱歉啦、跑題了。因為對這種特燒素材的工藝感興趣，她需要些自己無法輕易入手、普通玩家也不太可能願意出手的特殊魔物素材。好處就是，她開的是奇貨交換屋——我作為一名雇佣兵，不可能在她店內找不著我能派得上用場的消耗品。由亞搞的煉金可不止能煉出飾品、我最穩定的高密度煙霧彈供應商可就是由亞了。而且她在煉金失敗後總會產出一些她本人無法使用，而且觸發條件很苛刻的飾品或零件，許多最終都是送予我隨意使用改造。我後來用一部分零件找人融合出了叫「螢火召閃」的魔導武器，又找町內的工匠于此基礎上進行鍛造，才造出了現在我使用的這把「螢火輪返」。竹取說的顯然是她背後那把可以自動召喚並用以射擊的魔法箭矢，那幽藍色的飄飄然法術感，時而黯淡、時而耀眼的無聲火焰，確實能讓白夜聯想到螢火一詞。

「你們算是煉金術上的好夥伴了吧。」她不知怎麼地就使用了這類老掉牙的詞彙，「一直都有合作、你見證了她的成功，也陪伴她不斷地失誤、失敗、重試……直到迎來下一次成功。這算是很珍貴的陪伴了吧。」

「是啊。由亞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陪伴她一輩子，跟著她遊歷月星、走遍這佩蒂利亞大陸，同她一起尋找她失蹤的父母、帶她尋找此世間最為罕見稀少的素材、見證她在煉金術領域的成長……最後，作為一個在TBO中不會受到壽命影響的存在，陪伴著她老去。這些，便是我埋藏在心中的情意與願望。……聽著應該很可笑吧？對方可是個貨真價實的△，是



NPC啊，我卻……去向她表露真情實意，想和她成為她一輩子的摯友。」

「沒有，竹取……我真的非常能夠理解你的內心。」白夜低下頭去，「如果我也有一個這樣的朋友……不論對方是NPC、人類還是什麼別的存在，我都不會介意。我會和你一樣，甚至都不去在意這種事情。所以、竹取……我能理解，我想要祝福你和小島桑，你們的友誼是貨真價實的情感，我很羨慕你、也羨慕小島桑……」

「謝謝你，諒璃桑……」竹取的聲音低沉下去。

兩人沉默不語，就這麼靜坐了些許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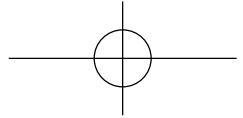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不過」終於，竹取的語氣恢復了些許元氣，「這個點由亞應該已經在關店了吧，她有告訴我們先點菜的。」

「小島桑每天的經營都非常認真的樣子。」

「那可不嘛、但煉金術方面她也從來不懈怠的。一般你看店鋪裡如果沒見她影子，多半就是在倉庫裡鼓搗融合了。我身上好多裝備、倒不如說我現在穿戴的所有飾品都是經她一手改造的，可以說她確實是歪出了很多碰巧能被我用上的裝備呢，哈哈哈……」

「那、那個到時候你們也要為我準備一些，如果可以的話。」白夜鼓起勇氣提到，「我……會準備對應價值的稀有素材，我會去瞭解一下煉金術一般都會需要何樣的材料。」

「嘿嘿，諒璃桑真的是我見到的為數不多可以理解我與由亞的玩家啦。我都不太敢跟其他人提我對由亞的看法……」



「所以竹取在人前才會用 小島桑，來稱呼小島桑嗎？我當時就有感覺到，你們兩個之間應該不是那麼淡薄的關係。我居然沒有猜錯。」

「讓你見笑啦，畢竟是在某些人眼中可能非常奇怪的關係……」竹取用手指敲了兩三下桌面，「由亞最近在製造一種新式的遠端武器零件，據說可以用來提高連續命中時的爆擊率。我倆提前給起了名叫‘複輪之齒’。她說如果這個遠端武器零件製造出來了就送給我，說是我一定能派得上用處。如果有這樣的部件去改造‘螢火輪返’的話，要是連魔法攻擊的平>A都能增加爆擊率，那可就真的成為神器了。魔法爆擊率這種可遇不可求，如果是基於連續命中次數的話，魔法可不是一般情況就能閃避得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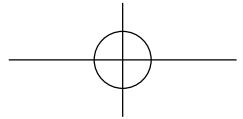
「原來如此……」白夜的注意力完全都在魔法閃避與魔法暴擊這些術語上。是啊、光是練習近戰的閃避率還不夠。如果不能閃避魔法的話，但凡遇上什麼魔法專精的玩家，自己都該白點那麼高的靈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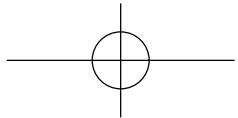
魔法閃避……僅憑系統層面玩家的閃避率資料所同時給予玩家的大腦反應與身體行動速度加成，能夠在不修習特殊閃避類被動技能的時候成功閃避魔法攻擊嗎？

白夜向竹取提出了這層疑問。她只得到了「魔法一定是能閃避的，但反正我是沒有成功閃掉過任何不是單字吟唱的魔法攻擊」這種消極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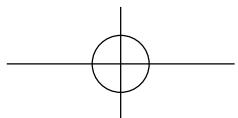
那麼對於專修閃避與速度的白夜而言，她現今可必須多花點時間去摸清楚這方面的遊戲機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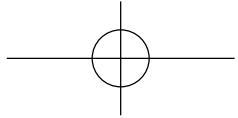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點時間去摸清楚這方面的遊戲





不過……新式的遠端武器零件？昨天茶屋桑在晚上睡前告訴白夜，藥水店的老闆娘被害也是疑似因她持有一件獨一無二的遠端武器零件。偏偏都是遠端武器零件啊……不知道昨晚茶屋桑所提到的那個「連鎖核心」是原定賣給誰的零件。





隨著門簾被掀起，連接著門框的小鈴鐺發出清脆的聲響。剛把帳本收進桌屜，抱著一把箭矢推開櫃檯後的小門打算走進倉庫的小島由亞瞬間興奮起來，但瞥了一眼視野右下角的系統時間，只得暗暗地搖頭。

「你好，你就是小島由亞嗎？小島八百奇貨屋的店主？」低沉的男聲如是緩慢發問。「啊、歡迎光臨小島八百奇貨屋！我是店主哦，但很遺憾，今天本店已經打烊了，您可以明天早上八點再來進行交易。」由亞一手抱著箭矢，另一手撓了撓為方便整理貨架而紮起的側馬尾，臉上掛起歉意。

「沒事，我想要先看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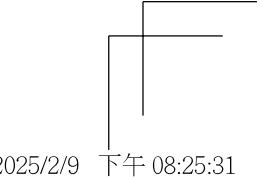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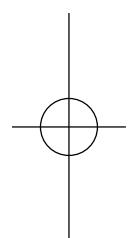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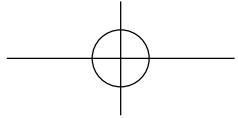
「沒有問題的，外面展示的這些道具和素材如果有客官您感興趣的，都可以先記在心中，明天只要拿等值的素材同我交換即可哦。」由亞熱心地介紹道。只要不是現在提出交易的話，趁著自己閉店整理的這段時間，這位身披斗篷的男性顧客還能再看個三五分鐘。

「對了……」

「嗯？」

那一刻——由亞察覺到這男人語氣中那絲極難察覺到的變化。

獨自經營奇貨屋數年的由亞，當然熟知顧客各種情感上的變動，以及這些情感會怎樣影響到他們提問時的口吻。



但這次的情感變化……由亞、未知其為何物。所以，在那一刻、那一刻，她轉回過身去。

哪怕僅僅是早些回過頭，不自顧自地想著要快點把箭矢放進房間，而不去在意這種令她異常心生困惑的古怪的語氣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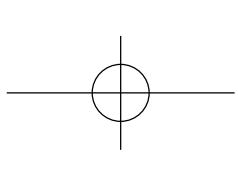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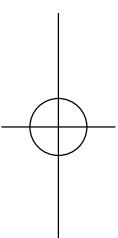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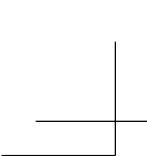
哪怕僅僅是早些回過頭，不自顧自地想著要快點把箭矢放進房間，而是全身心地像往常一樣，將一腔熱情都灌注於自己最重視的顧客身上……或許……屬於「她」的故事，都會變得不同現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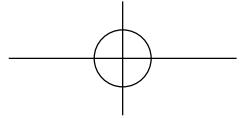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你們這裡，是不是還售賣『複輪之齒』？」男人冷冷地笑道，「還是說……這件是非賣品呢？不管如何，可否讓我一睹為快？」

由亞的表情驟然凝固。或者說，她寧可時間也隨之凝固。

就像是那忽落的驟雨一般，許久未能降下的來自天穹的淚水，今夜也終於光臨了這片陰沉而昏暗的城鎮。

而由亞的結局……何嘗不是同一境景呢？





隨著刀刃揮舞而過，鮮血洶湧地濺滿了房間的每一處角落。

櫃檯長桌、後方的展示牆面，本鋪設了地毯的地面轉眼間便被刺眼的鮮紅所淹沒。由亞頭頂處懸浮的紅色只在眨眼間便消失無蹤。

而她的身體——她的身體，下半身仍舊佇立於原地，但上半身……卻隨著血液於空中的飛舞，隨著那四散滑落的箭矢，朝著地面摔落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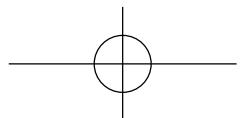
失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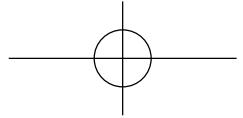
也僅是眨眼的間隙。

失血。



男人心滿意足地將複輪之齒收入了系統背包，將武器背到背後，心無波瀾地離開了這間奇貨屋。





「謝謝你願意跟我述說那麼多有關你和由亞的事情……」

點完菜的一人面對尚且空空如也的餐桌，似乎是再續了先前的話題。

竹取笑容滿面地說道：「到時候我們三個人也要經常出來聚，由亞肯定也願意為諒璃你提供超多的幫助，她畢竟總是湊巧歪出遠端系玩家可用的飾品嘛。而且她手上資源超多，多到你絕對想像不到。不管是素材、消耗品、彈藥還是人脈……」

「嗯嗯，我也很期待能受到小島桑的照顧。」白夜淺淺地笑著，「到時候，你可不要覺得我在和你爭搶小島桑手上的資源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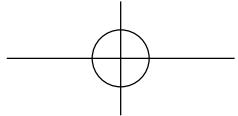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我們一個是主修物理弓，一個是主修魔法弓，很難撞在一起的啦。」竹取輕拍了下白夜的肩膀，「我雖然是從塞壬搬家轉到霧霾山的，可我也算是半個竹內町屬的老玩家了哦，就讓我好好地照顧著諒璃桑吧。以後，我罩著你啦！」

「嗯……謝謝竹取，我真的……很開心。」靦腆地道出了這番對白夜而言已經過重的道謝之言，她已經開始幻想起未來於TBO的日子。

看來，也不一定要前往佈雷姆市。住在竹內町，對白夜而言……也足夠開心了啊。

「由亞真的是一位超級善良超級暖的可愛女孩子，你不久也會知道她的魅力的！相信我，跟你打賭。」

白夜注視著竹取沉浸在友誼的幸福之中，心中彷彿就快被竹取的好心情感染了一般，不自覺地也想要舒心地微笑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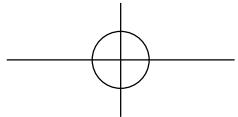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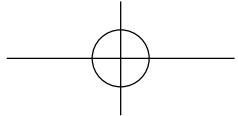
竹取與由亞的友誼啊……

人類與ZPC的友好相處，有朝一日……必然能夠成真吧。

見證了竹取與由亞的故事後，白夜相信，就算是那樣的未來，她們也終會成功抵達。

【第一卷完】





# 妄想限界：白夜今明 1



發行：2025年7月30日 初版第一刷

著者：杉原夜季

發行人：巫素鐘

出版者：更生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106-4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72號地下

電話：(02)2836-9888

email：gscdl1111@gmail.com

總編輯：何培慶

美術設計：HPC

翻譯：江東

※著作權聲明：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商標聲明：本書的所有內容，如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翻譯、  
抄襲或節錄。（包括儲存於資料庫，或任何存取系統。）

※嚴格禁止非法盜版，例如影印、複製、轉載、掃描等行為。購買者與之外的第三者，  
皆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重製、散布、公開播送、出版或發行本書任何內容。

※本書作品內容皆為虛構，與實際的人物、團體、事件等，完全無任何關聯。如有雷同，  
純屬巧合。

ONNADOSHI TOKA ARIENAI DESHO TO IIHARU ONNANOKO WO  
HYAKUNICHIKAN DE TETTEITEKI NI OTOSU YURI NO OHANASHI 2

Copyright © 2020 Teren Mikami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20 Yukik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omplex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SB Creative Corp.,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626-98026-6-1